樱花号方舟

〔日〕安部公房 著

杨晓禹 张伟 译



樱花号方舟

〔日〕安部公房 著
杨晓禹 张伟 译
耿仁秋 校订



樱花号方舟

作者：〔日〕安部公房
译者：杨晓禹　张　伟
校订者：耿仁秋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插页**：2
字数：208千　　**印数**：0001—20,300册
版次：198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87—7/I·86
统一书号：10248·0256
定价：2.20 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译　　序

一位评论家写道：安部公房的新作《樱花号方舟》写得幽默滑稽，每一页都令人发笑。

安部公房(1924——　　)是日本少数几位驰名世界的作家，著有洋洋十几卷作品，包括我国在内的近二十个国家，翻译出版过他的作品。这样一位笔力雄健的作家，写这本不足二十万字（中文译本字数）的作品，竟费时七年，足见安部氏在这部小说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安部氏于1962年写成的《沙之女》，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而《樱花号方舟》发表后，立刻轰动文坛，被誉为“近年来最有趣的作品”，“安部文学的高峰之作”。

安部公房的作品大多以现实的材料，构筑出超现实的世界，富于哲学味道，其中的平凡得近于平庸的人物，滑稽可笑而又令人悲哀，读来有一种亲近感，因而，安部的作品因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和多层次的深刻寓意而显得比较难懂。在这里，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谈谈《樱花号方舟》。

沉重的幽默

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于1984年5月14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其主题是“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而写作？”之后，世界文坛反核浪潮高涨。《樱花号方舟》就是在这样一个

背景下于1984年11月发表，“敢于向恐怖核战争这一社会问题挑战”，“是一座大型里程碑式的作品”。

安部公房借旧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写了一个用现代科技成果建成的核战争掩蔽壕——海边的废石矿。宣称，只有被选上的人才能进入废石矿，在任何时刻都可能爆发的核爆炸中保全性命，作为未来的人种延续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

主人公“我”是个肥胖高大的青年，苦于运动，性格懦弱内向，有孤独癖，优柔寡断，热衷于可笑的发明，坚信核战争可能在任何时刻爆发，对女人充满了永远的好奇心。他是个母亲被“猪突”这个强悍暴戾，身体高大的男子强奸后生下的私生子，十二岁时，又因强奸嫌疑被摇身一变而成为“正义”的代言人的猪突绑起来锁在海边的一个废石矿里。因而，他的绰号叫“猪”或“鼹鼠”，不过，他非常讨厌“猪”这个绰号，一提起这个字便怒火冲天，这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猪突怀有铭心刻骨的憎恶吧。

“我”在这个有无数个大小石洞的巨大的废石矿里，依靠偷来的物品和电做了各种各样的改建，把这座洞洞相连，神秘莫测的巨大的废石矿建成了随时可以与外部世界隔绝，以在核爆炸中求得生存的现代方舟，自任船长，贮藏了大量的粮食、武器、燃料、饮水、睡袋，安装了计算机监视器、人工发电机、照明、起爆装置等一系列现代化设施，当然，他还设置了防卫武器，击退入侵者的陷阱等。

但是，方舟建完之后，光靠一个人是不能航海的。“这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驾驶的船，计划最终要让三百八十五人乘船”。招募船员之前，“我”遇见了由布凯恰这种奇怪可笑的昆虫。“体长1.5厘米，属鞘翅目，胖墩墩的黑身子上，长着茶褐色的竖

条……”，肢体退化得只剩下几个小点，腹部呈船底形，靠两个长长的触角转动身体，吃自己拉出来的粪便。由于它原地旋转，边吃边拉，因而其粪迹总呈半圆形，且朝食夕眠，头总朝向太阳。所以，其产地土著把它当作钟表使用，对与太阳方向无关的指针刻板地刻划着时间的机械表抱有深深的怀疑。

这种又被称为“钟表虫”的昆虫那种近于自我封闭的生态系统，使主人公大为感动，“我认为由布凯恰是某种哲学，或是表达某种思想的标记符号”，潜藏着拯救人类于互相杀戮之中的方法论。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组成集团欲求社会化的扩张倾[illegible] 一种是固守地盘，向城池化发展的固定倾向。不知为什么，在人身上同时具有这两种倾向。人类比老鼠和蟑螂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在大地上繁衍，而另一方面却具有互相杀戮、憎恶的才能。’而由布凯恰的生活，则是‘我’的梦想与希望，说“把由布凯恰画成图案，可以当作为我们的旗帜”。人类互相争夺地盘（即国家）永无终结，不知何时便会发展到最坏抑或最终的争端，以至令人绝望地用核武器毁灭人类自身来解决这种争端。‘我’认为，‘如果大家都象由布凯恰那样生活，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不协调之处。如果没有互相扩张地盘的冲动，也就不用担心相互侵犯地盘了”。主人公的梦想，便是在方舟中建立由布凯恰模式的和平世界。他招募船员之前，自己一个人蹲坐在方舟中那个巨大的恭桶上吃饭喝咖啡的时候，便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正在成为由布凯恰”。

然而，招募来的船员——卖由布凯恰的虫贩子、被叫做‘樱花”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却并不尽人意。这三个人的闯入，打破了方舟的平静，他们置核战争于不顾，只是相互猜忌，争夺权利，在女人身上争风吃醋。后来，由猪突领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扫

带队 ’老人集团和叫‘ 猪肉火锅 ’这一奇怪名字，以‘ 猪 ’为敌的少年集团也闯入方舟，猎取被他们追得作鸟兽散的女中学生们，似乎要在核爆炸后全球唯一安全的方舟中繁衍人类。方舟的存亡已迫在眉睫了；‘ 我 ’万分恐怖。恰在此时；‘ 我 ’的一条腿又陷入方舟中巨大的恭桶里被牢牢吸住而无法脱身。最后，“ 我 ”只好放弃苦心经营的方舟，引爆炸药，谎称发生了核爆炸，逃出了方舟，回到了现实世界里。

小说的后半部，是围绕方舟中那个巨大的恭桶展开的。这个恭桶大而奇怪，压力高得惊人，可以处理从工业废料到人的尸体等任何东西，同时也是主人公“ 我 ”的休息处和餐桌。自食其粪的由布凯恰，巨大的恭桶，作为唤起人类最终悲剧的形象，让人感到滑稽和过分。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幽默和悲哀之处。读者是在轻松与滑稽的气氛中听到最终审判日的庄严音乐的。

主人公“ 我 ”曾做过一个梦：一群肥猪及其朋友冲进奥林匹克运动会场，把运动会搅得大乱。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是以国家为组织公然礼赞肌肉（即暴力）的大会。他讨厌国家，讨厌暴力。因为国家的存在，会使武器合理化并形成军备竞赛的顶峰—— 核竞赛。一切裁军和限制核武器的方案和建议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只要国家不消亡，核恐怖便永远存在。政治不得不用毁灭人类自身来最后解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主人公“ 我 ”对横冲直撞的猪突怀着无上的恐怖，总喜欢囚闭在自我之壳中，做着由布凯恰似的理想之梦。于是，他建立了与世隔绝、自我生存的方舟，可谓国中之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虚构的生存空间，渐渐呈现出与外界一样的现象，他与船员的关系马上染上了世俗色彩，开始了奇妙的战争状态，但最大的讽刺，则是他突然被恭桶把腿吸住，使他的痛苦与不安在瞬

间达到了绝顶。人类的一切卑劣之技，都在方舟中得以展示，使主人公真正变成了没有腿，只能在恭桶上旋转的由布凯恰。主人公“我”的梦想是成为由布凯恰，然而，他真的成为由布凯恰时，他的行动却是朝着他意志的相反方向，恬不知耻地把同伴留在没有出口的黑暗中，解放了自己的身体，逃回到现实世界中。由布凯恰式的方舟之梦就此破灭了。

“我”逃回到阳光明媚的现实世界，当来到市政府大楼前准备给自己拍张纪念照片时，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是透明的，这是虚无与绝望的象征。当我们从安部作品里超现实的世界里走出来，跟主人公“我”一起回到七彩阳光照耀着的现实的世界，你就会发现，从物理学上讲，以地下掩蔽壕抗拒核爆炸以图生存是不可能的，该是多么沮丧。

安部氏曾悲哀地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希望是绝望的形式，绝望是希望的形式，因而，把希望和绝望对立，在现代社会未免过于简单了。看来，绝望——便是留给面对核威胁的人类唯一的一线希望之光了。

与主人公“我”鼹鼠般的性格相反，其生物学上的父亲“猪突”则是个攻击型的丑恶人物，读来有一种厌恶感。这个暴力狂试图用暴力来摧毁阻挡他的社会之壁，拼命想当市议员。他强奸了良家女子生下儿子，又强行把自己的儿子以强奸嫌疑的罪名锁在废石矿里。他倾家荡产去竞选市议会议员，最终名落孙山，还踩死了自己的妻子，吓跑了佣人，最后变成了臭气冲天的酒精中毒患者。不过，他还是当上了老人集团“扫帚队”的队长。他领导可怖的“扫帚队”，一心要建立新的国家，非法处理工业有毒废料，想与恨他的儿子和好，进入方舟。可笑的是，这位壮志冲天的暴力主义者，当他真正进入方舟时，已经成了

悲哀的尸体了。

这对形体酷似的父子不共戴天，性格迥异。但改变一下视角，他们却是殊途同归的。猪突坚信用暴力可以突破一切墙壁，但最后还是被社会之壁弹了回来。其子“鼹鼠’以废石矿的石壁为盾，恪守身心于社会之外，但社会还是漠然无视地侵犯他。他们都失败了。

虫贩子有一个显眼的大秃头，样子十分可笑。他曾在日本自卫队干过，后来开了小差，以卖昆虫标本为业。他自称是和平主义者，但进了方舟，见到主人公自己改装的枪械便热血沸腾，最后终于开枪打死了猪突，当上了“扫帚队”的队长，发号施令起来。这个形象，给那些自诩和平主义的道貌岸然者以绝妙的讽刺。

“扫帚队”是由一些孤独无比的老人们组成的，他们组织严密，穿着制服，每晚排成一队，唱着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代的军歌，合着节奏挥动着扫帚扫街，在昏暗的路灯映照下，呈现出蜈蚣般可怖的影子。这些人丧失了前途，只剩下食欲和性欲，似乎是丧失了自我的存在，仔细想起来，让人感到痛苦。但他们爱好暴力，在猪突的领导下试图冲进方舟，给人以厌恶恐怖之感。他们的精神构造，很难说没有希特勒纳粹党徒冲锋队和日本旧军国主义者丧失人性的思想内核。

“樱花”是个着墨不多，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也许是他，安部氏把方舟的名字也叫做“樱花”。所谓樱花，在小说中有买卖促进员之意，就是围在商贩子的柜台前，夸耀货主的货物之好，以各种手段诱使顾客上当；另一个意思，便是日本国家的象征。樱花头脑机敏，身轻如燕，他十分敏感地察觉出方舟的意义所在，魔术般抢走了方舟的船票，

闯进了方舟。“樱花”这一职业，便是明知道是谎言，却要维护和赞美谎言，并靠谎言生活下去。令人吃惊的是，当主人公“我引爆了炸药，谎称发生了核爆炸要逃出方舟时，劝他和女人一起逃出被“扫帚队”占领的方舟，并告诉他核爆炸是谎言，留在黑暗的没有出口的方舟——废石矿中是毫无意义的时候，他表现出超人的镇静，竟毅然留在了方舟里，去过一种谎言的生活。这是发人深思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有多少人不是在为了一个又一个明知是谎言的目的，十分认真而又信心十足地生活下去呢？

现代的孤独

在传统的审美意识中，孤独是一种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以高洁的孤独写出了他超凡的心境。当代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审美价值，近年来为世界文坛所乐道。然而，安部公房的作品则以其超现实主义的特殊手法，通过幽默荒谬的描绘，使孤独蒙上了一层令人厌恶和绝望的色彩，因而，这种“现代孤独感”让人感到有一种令人悲哀的情绪同化的同时，又激起了人们对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渴望。

茨威格说：“真正的伟大是孤独。”萨特借剧中人之口说：“他人就是地狱。”而洛厄尔甚至说“我自己就是地狱。”马拉美的表述则更令人悲哀：“我作为诗人的处境，正是一个为自己凿墓穴的孤独者的处境。”可以说安部公房便是这样一位诗人。日本现代文学评论家佐佐木基一说：“贯穿于安部公房作品的重要主题，就是对现代人孤独的探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了安部公房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有

时，在惶乱中，他看见自己判定要做一种不可避免的梦——一种挣扎也无用的特别的梦魇。他在恐怖之下反抗这种命运，但是，一当这争斗的紧要关头，他便发觉自己是被什么不可知的力量压倒了。然后他又神智昏迷了，并且看见他眼前裂开一个充满无限黑暗的深不可测的深渊——一个无法越过的深渊——一个他会痛苦地绝望地叫一声投下去的深渊。”在安部公房的笔下，主人公面对自己不熟悉的巨大力量，象孤立无援、赤身裸体地被社会曝于旷野的蛹虫一样，徒然地蠕动着。在《樱花号方舟》中，主人公甚至有孤独癖，认为原地旋转、自食其粪的由布凯恰，竟蕴藏着人类未来归宿的启示。为了逃避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迫害，为了在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核武器威胁下求得生存，他逃进了方舟，以坐在恭桶上看立体地图“旅行”这种孤独的游戏为乐。他对他人充满了怀疑和戒备，而又要寻求女人对他的理解和同情，然而，他最后的结局证明他这一切追求皆失败了——他一个人逃出了方舟。

安部公房在以《破灭和新生》为题的谈话中指出“我的小说的主人公，很多是被社会抛弃的孤立无援的无能为力者。弱者比强者，败者比胜者更有时代感。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极其平庸的人。开始是出色的人物，到后来也写得平庸化了。从平庸之中才能找到解开时代的钥匙。”安部公房所写的现代孤独感，是把它放在整个社会现实关系的高度加以把握的，因而具有更明显和更深刻的悲观色彩。在现代社会的混乱、焦灼、现代人的不安和孤独这些沾满了别人手垢的概念中，安部公房以一个作家所具有的敏锐观察力和特殊视角，似乎找到了一种通向自由世界的可能性——不是在孤独中死去，而是从孤独中逃亡，他把现代社会看成了“自由的荒原”，在现代生活的沙漠上

梦见了“反复无限的逃亡”。这种“逃亡”主题在他的《沙之女》（1962年)、《他人的脸》(1964年)和《燃尽的地图》（1967年)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安部公房是个超现实主义作家，热衷于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里尔克的《形象诗集》。他的作品汇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日本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学精神的叛逆。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明显存在着卡夫卡的痕迹，时常又带有存在主义文学的气味。在我的眼中，安部公房与其说是位日本作家，莫如说他是欧美作家。大概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达到了顶峰，便可能产生这种文化现象吧。

我注意安部公房，是在大学时代。彼时门户初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如潮涌来，引得我们这些学子如饥似渴地生吞活剥。我在中文系读了几句日语，便找来安部公房的全集读，以至毕业论文竟也写了安部公房创作上的理论问题——《安部公房与异化》，受到指导教师孟庆枢先生的好评。想来这也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竟有机会用我拙笨的笔去翻译安部公房先生的长篇力作。

我与耿仁秋同志从同一所大学毕业，都曾醉心于日本文学。张伟同志是我们后结识的大姐。我们都初涉文墨，外语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指正。

另外，把《樱花号方舟》从日本寄给我的葛城二郎君，是我的至友。这位爱好中国文化的青年，时常沉醉于中国古书之中，但性格却有中国东北人之豪爽。可惜他以三十七岁的青春年华告别了人世，远去他界了。葛城君生前十分关心这本书的翻译，

几次写信给我。而我性情蔬懒，面对安部公房先生的大作感到踌躇。是葛城君的在天之灵激励我们译完了这本书，我怀念他，更感谢他。我想，安部公房先生也会感谢他的。

杨 晓 禹

1987年6月30日于

长春市百汇街4号

1987 年9月18日改于

北京市安贞里二区

目　录

第　一　章

猪或鼹鼠是我的绰号

我每月都去一次省城买东西，虽然要开一小时的车，但我所需要的大批特殊物品在本地的商店是买不全的，如水龙头包装材料、电动刮脸刀片、大型积层干电池等。即使能买全，我也不愿意碰见熟人。因为我的绰号象影子似的紧跟不放。

我的绰号是猪或者鼹鼠,身长一米七十,体重九十八公斤，溜肩膀，短手短脚的，为了使我的体型显得苗条些，我曾试着穿那种长长的黑雨衣。但是，当我站在面对火车站前马路新建的合同市政府大楼面前时，这种幻想立刻被一扫而光。市政府大楼嵌着黑色的钢筋和玻璃，是座黑镜子般的建筑，要想坐火车，就非从它面前经过不可。映在黑玻璃中的我，象个陷入迷津的小鲸鱼，或象个垃圾堆中变了色的橄榄球。对面的街道歪扭地映在里面趣味横生，而我歪扭地映在里面，则惨不忍睹。而且天气一热，打皱的下巴被汗水泡得发胀，很容易患湿疹。下巴又不能象脚掌和额头那样，可以靠在石壁上凉快一下，这使我经常睡眠不足。无论如何，雨衣是穿不了啦，于是，我便更加不爱出门了。

如果一定要称呼我的绰号，我想鼹鼠要比猪好。因为鼹鼠

这个名字不但有点可爱，而且更合乎事实。大约从三年前，我就开始过洞穴生活。说是洞穴，其实不是鼹鼠洞似的圆洞，而是座废石矿，所有的洞口都是方形的，里面从室内运动场般的大厅，到试掘留下的小房间，至少有七十多个石室纵横交错，由石阶和隧道将它们连接起来，构成一座具有收容数千人能力的大型地下城。不过，没有上下水道和输电线这些公共设施，商店、派出所和邮局也不存在，居民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找不到更贴切的字眼儿，还是叫我鼹鼠吧。

我决定，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两件东西，一件是废石矿出入口钥匙，一件是名片大小的卡片，卡片的里面画着地图，外面印着‘ 乘船券　为了活下去的船票 ’几个字。去年岁末,我把这二件东西作为一组，装进皮袋子里，总共准备了三十五个。在外出穿用的裤子口袋里，我偷偷藏了三个。这是为了遇到适合乘船的人时，避免错过劝诱他的机会。半年来，我一直留心于此，可还是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启航的准备工作大都完成了，以后的工作，必须由船员们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募集船员，现在成了头等大事。即使如此，我也不想为募集船员而做一番艰苦努力。我所支付的报酬，是无法用金钱换算的生命。应募者定会接踵而至，如何处理窗口的拥挤混乱，倒是个问题。这也许是我不爱出门的借口，我认为真正的伙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即使没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我也有必要每月一次挤在人群里，与人接触，观察别人。

平时，我都把车停在公园边上的县营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场是露天的，不但收费少，而且任何时候都是空的。而今天我决定把车开进站前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在站前停车场的楼上，

悬挂着一条竖幅，上面写着一句古怪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稀世珍品　祖传宝物展销会”

我不但被这种蹊跷的说法勾起了好奇心，而且还对云集的顾客产生了兴趣。一进商场，广播就反复播送说，楼顶展销会的卖主都是些外行人，商品是他们各自拿来凑在一起的，都是清一色的珍品。看来，被激起好奇心的不只我一个人，电梯中几乎都是到楼顶去的顾客。一出电梯，只见露天小店似的摊床足有百家，迷宫般挤满了宽阔的楼顶，有人步履匆匆，有人张惶失措地跑动，形成了集市特有的充满汗臭的热闹场面。

△长尾林鸮钩瓜钥匙链

△父亲的遗产　手动卷烟机和火绳式点火器

△狗熊擦屁股纸　干海草似的东西（象是一种寄生植物，卖者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装满纸箱的各种发条、齿轮

△三颗马牙

△用于酒精灯的老式吸入器

△唱机竹针削制刀具

△二个揉成直径三十厘米的鲸粪蛋

△玻璃钉子

△大象感冒时擦在鼻子里的新加坡制软膏

△日本海海战使用过的(据称)血染信号旗

△带圆珠笔的塑料戒指（可以自由伸缩）

△带在脚脖子上，随着脉搏跳动施加刺激的袖珍计算机催眠器

△存放六十五年的壶装烧酒，酒质没有保证

△运用杠杆原理的水压铝罐压制机

△只此一册应用自如的私版电话号码簿（练马区居住者使用）

△1.5公斤芭蕉树皮粉末（大麻代用品？）

△身长四十七厘米的沟鼠标本

△能吸在乳头上喝奶的玩具娃娃

……

然后，我就遇到了由布凯恰。

有个摆着昆虫标本的摊床，正居迷宫中央，象是为了让孩子完成暑假作业，孩子们喜欢的蝴蝶和大型甲虫类昆虫一个也没有，柜台中间只固定着摆了几十个香烟盒大小的盒子，清澈透明，是用丙烯树脂做的，但里面却象是空的。在铝箔片标签上,印着"由布凯恰",下面还有用括号括起来的译名:"钟表虫"。

盒里象是空的，是因为里面的东西过于弱小了。无论怎么看，里面的东西都象是在垃圾堆中爬来爬去，叫人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虫芥而已。卖主也不那么兴奋，这个戴着瓶底般眼镜的男人，只有他的大脑壳十分显眼，看上去忧郁得很。好在摊前已经来了一对男女，似乎满有些鉴赏力，一边摆弄着小盒子观察，一面出神地听着虫贩子讲着什么。我也被他所吸引，停下了脚步。上前一看，才感到由布凯恰的禀性确如人们传闻的那样，钟表虫这个名字，也确有引人之处。

据说，由布凯恰这个词，在其产地的埃皮恰姆语中，既是这种昆虫的名字，又有钟表的意思。这种昆虫，身长有一点五厘米，属鞘翅目，胖墩墩的黑身子上，长着茶褐色的竖条纹。

如果说还有什么特征的话，那就是它连条腿也没有。其肢体退化到这等程度，大概是由于它自食其粪，没有必要移动的缘故。把消化吸收过的残渣作为主食，就象在燃烧过的灰烬上点火一样，让人感到靠不住，但它却搞得很高明，吃的速度极慢，这期间繁殖出的细菌，为它进行了养分再生产。由布凯恰以其凸成船底形的腹部作支点，用发达的长触角向左旋转着身体，不断地边吃边拉。它的粪总是拉成个漂亮的半圆形，从黎明开始吃，到日落吃完，然后睡觉。因为它的头总是指向太阳，所以可以当钟表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居民对机械表似乎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很不适应向右转的时间，而且还觉得与太阳的位置毫无关系的指针，均等地刻划着时间的运动，过于单纯，令人可疑。据说直到现在，机械表仍叫由布凯·奴，与真正的由布凯恰是有明显区别的。

由布凯恰的确具有大于其实用价值的引人之处。它那近于完美的闭锁性生态系统，也许会使受过伤害的心灵得到抚慰。这个岛上只有一家旅馆，叫由布凯恰旅馆，住在这里的客人，都要在屋檐下和铺路石缝中找由布凯恰（这是旅馆经营者想出的一个服务项目），把它固定在那里。据说，有个钟表行业的人（好象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日本的推销员，另一种说法是制造钟表的瑞士人）甚至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用放大镜看由布凯恰，最后竟看得嘴里塞满了自己的粪便疯狂而死。虽然这定是招徕顾客的夸张，但我对此深信不疑。

当地人并非如此痴迷。当雨期到来，旅游者纷纷离去的时候，粪便里的细菌再生能力开始衰竭，所显示的时间总是爱慢。这以后，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交尾期，由布凯恰的尾部从

粪便表盘上跳起来，时间就死去了。受精后的雌性，挥动着薄如肥皂泡的翅膀，在地上笨拙地飞来飞去，一找到半圆状的粪便痕迹，就把卵产在上面。这样，生态系统一被封闭，时间就消失了。拔掉指针的钟表，就象印在地上的爪痕一样，显得那么虚幻，那么不吉利。

尽管如此，我还没听说岛上的居民否定时间，这大概是由于由布凯恰总象是有复活征兆的缘故吧。

尽管如此，与我极其相似的虫子还是存在的。我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但虫贩子当然不会知道我这种感觉。

“你不高兴了吧，因为这虫子？”

男客人吮咸梅干似地咂着舌。他的唾液过多。旁边的女人仰头望着男人，让人感到她嘴里含着冰糖。她大概是个常常口渴的人。

“买一只吧，多可爱呀！”

女人嘴唇透明，嘴角瘪下去，露出了姣好的微笑。那男人伸着脖子，演戏似地掏出了钱包。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决定买一只。这时，我感到了一种嗅到自己汗味似的亲近感。如果被标本针固定住，我也会不劣于由布凯恰，成为满有个性的标本。两万日元这个要价，是贵是便宜，我一时难以判断，但我确信，我邂逅了我所寻觅的东西。

由布凯恰被一根极细的尼龙绳交叉系住，吊在上下透明的丙烯树脂的盒子里，象是为了能观察到虫子的肚子。的确，如果看不到退化掉的腿的痕迹，要把它与拔去腿的粪金龟区别开来是很难的。

我随着那男人付了钱，让虫贩子在小盒里装上些干燥剂颗

粒。当我把它 装进兜子里的时候，就象穿上了穿惯的鞋子， 心情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

“今天卖了几只……”

也许我问得唐突，虫贩子缄口不答。他的视线被厚厚的眼镜片折射着，让人揣测不出他的表情。他是装做没听见呢？还是真没听见？令人兴奋的音乐随风蜿蜒起伏着。

“倒底有没有埃皮恰姆这个岛子，我回去查查地名索引……噢，开个玩笑。”

仍然毫无反应。这个玩笑也许让他感到难堪。我被他弄得连再喊他一声都感到犹豫了。

第　二　章

由布凯恰图案可以作为我们的旗帜

里面有个高高地挂着帐篷的休息处，完全可以作野外音乐会的舞台。卖冰镇咖啡和汉堡包的售货店边上，有间卖削冰的铺子。我要了一份冰小豆。透过为防止发生危险而张挂的铁丝网向下望去，尘土飞扬的街道，象个拉长的旧鱼网，远山隐入云中，雨就要来了。数千台发动机引擎声，相互交织着射向天空，与百货公司里流出的音乐交汇在一起，象牛蛙叫疲后的喘息。

盛冰小豆的容器，向我整个手掌渗着凉气，许多客人开始往外走，但这里仍座无虚席。我坐在一个学生（从他细脖子上披着的长头发和带血丝的眼睛上，我估计他大概是个学生）的对面，他穿着藏青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白色的POPOPO，正把脸埋在盘子里吃着中国冷面。我用匙子肚把冰小豆抹平，一点一点地掏起来含在口里，这时，学生的颈关节响了一下，抬起了脸，好象对我那审视的目光很生气。这是我拿着“乘船券”出来以后的怪癖。我每月只外出一次，对物色船员不敢怠慢。

“买到什么好东西了吗？”

“什么也没买到。”学生用手指把垂在嘴角的面条塞进去，生

气地说："都是些骗小孩子的东西。"

"由布凯恰也不好吗？"

"什么？"

"由布凯恰……"

我把丙稀树脂盒子从兜里掏出来给他看。

"是一种昆虫。你没注意里边第二条路中间靠左侧的哪个店？"

"是什么特殊的虫子吗？"

"是甲虫类的一种，它的腿退化了，总是象针表一样在一个地方不停地转，它吃自己的粪便啊！"

"那么又怎样呢？"

"不是很有意思吗？"

"没劲！"

这个人不够格。

这样说多少有些过分，我认为，由布凯恰是一种哲学，或是一种思想的标记符号。无论它移动多少次，也只是循环，实际上是没有移动的。最重要的是它那静止的心，就是用由布凯恰图案作我们的旗子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画图案的话，它的背部要比腹部好，腹部到处是疖子，象个干蝦蛄，而背部只有两个椭圆，能够绘成图案，象个BMW的暖气装置，很不错。据说，BMW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汽车。由布凯恰图案所放的地方也决定了，就放在我工作现场的恭桶上的架子上，凡是与旅行有关的东西，都放在那里。我偷偷笑了一下。把由布凯恰比作旅行用品，真让我心里高兴。

令人不快的学生走了，我一点也不想挽留他。即使我对他的吃相所反映出的感觉迟钝不予理会，他也是缺乏活下去的

真态度的。今后，由布凯恰要起到一个乘船资格审查标准的作用。这个虫子就象描绘地球这个圆形的圆规支点，对它没有丝毫的好奇心，无论如何是过于愚钝的。

毋宁说，我对在我之前买由布凯恰的两个人倒感到依恋不舍，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应该对他们进行资格审查。我这人，总是这么被动。不过，那个男人倒可以从审查对象中除掉，这家伙毛手毛脚的，脑子里象是搬进个乒乓球台，肯定忍受不了那种“鼹鼠”生活。但那女人可不一样，作为候补船员，她有相当充分的审查余地。想买由布凯恰的，好象也是她。我决定，第一个船员最好是女性。我口里含着冰，十分留恋地反复想着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没当场喊他们呢，那样的话，我们作为买由布凯恰的伙伴，也许现在会情投意合了。问题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又象夫妻，又不象夫妻。如果是夫妻或近于夫妻关系的话，我这种特殊期待，则属枉然。由布凯恰原本是自言自语的世界，不是夫妻买的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象路人的夫妻，比象夫妻的路人多得多。

回去吧。好容易得到了由布凯恰这个收获，也就不再奢望什么了。在这种风天，最怕天黑开车掉到海边的岩棚上，车身一沾上海水，很快就会生锈。

有个身影坐在了学生离去的空座上。格外显眼的大脑门，显得很沉重的近视眼镜，有些肮脏的脸……是虫贩子！他打开包三明治的纸包，把椅子拖过来，发出很大的响声，好象全然没有注意到我。空座很少，因而，他坐在我前面，并非偶然得让人吃惊。虫贩子只把三明治外面的面包揭下来，卷成个圆筒，就着筒装咖啡仔细地吃着。

“休息一下呀!”

虫贩子停住口，慢慢地抬起眼睛看着我。

“问我吗？”

“你不记得了？刚才我买了你的由布凯恰。”

他又闭着嘴，透过防弹玻璃似的眼镜，盯了我几秒钟，似乎充满了戒备。也许我是“猪”吧，肥胖容易同愚钝联系在一起，被异性所疏远，被同性看成傻瓜，甚至成为一大就业障碍，人们大概从身体重量和大脑容量的比例上，把我类推成鲨鱼和恐龙的同类了吧。我自己也讨厌肥胖，但我不愿说我们同类的缺点。

“你买后悔了吗？”

我也并非完全相信他的由布凯恰，可能的话，我想消除我的怀疑。我也不想听他的什么心里话。

“哪里的话，我很喜欢。不过我想，由布凯恰真是你自己采集的吗？最近，由于环境遭到破坏，昆虫都死了，据说有人专门饲养昆虫。”

“可不是，有的人象魔术师一样，不但用饵料养昆虫，而且用粘和剂和小钳子什么的，养出了很不错的昆虫。”

“你总共卖了几只？”这时再转移话题该是无可非议的吧。

“一只。”

“真的！”

“你可以退货。”

“为什么？”

“我被这些虫子弄得心烦意乱。”

“我买之前不是有人买吗？”

“没人买。”

“有啊，那两个人……”

“你真是个老实人。那是樱花，招徕顾客的樱花。”

“我没看见樱花啊。”

“他们大概与百货公司有个契约，比起在集市上走江湖卖假药的来，那也算个正经职业呀。那女人可满不错，能搞上这样的女人，我就把她藏起来。”

“我被他们骗了!”

“真是个好女人啊，太棒了！那小子可……”

“女性类型的最新分类法，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是从名媛图表研究得出的，好象是分五种类型，母性型、主妇型、妻子型、女性型、人性型……她是属于哪种类型呢？”

“我对分类没兴趣。”

“这可是电子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好象是从市场分析方法中开发出来的研究方法，信任度是很高的。”

“那你信吗?”

一群麻雀在我们头上低低地横飞过去，乌云象是追赶麻雀一样掠过百货公司的屋顶，风把小卖店的帐篷刮得哗哗作响，客人都慌慌张张地向外走，马上就开始有人出来关店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做完生意了，还是觉得再也卖不出货了。

“我们还是回店里去吧，天要下雨了。”

“已经关门了。”

虫贩子把薄薄的火腿片和蕃茄放在一起，用叉子叉起来，露出了微笑。这孩子般的笑容与他的大脑门很相称。

“你别灰心呀，由布凯恰是有希望的商品，不是已经卖了一两只了吗?”

“你也是个怪人。这算什么买卖。”

虫贩子用汗毛浓密的手指，来回摸着自己的头。他的头发

象烟雾一样稀疏，紧贴在头皮上，使他的大脑门显得更加宽大了。

旁边的店里来了顾客。那个店经营的是万能振动器，这是一种椭圆形的按摩器，其特征是先端部分挪用了电钻装置的金属零件，孙子的手、牙刷、洗脸海绵、铁丝刷子、捶肩用的橡胶球、小型铁锤，等等，身边所有的东西都能作为零件安装上去。这的确是个发明，但没什么希望。而且，柜台上只有样品，如果想买先预交十分之一的手续费，在登记卡上填上顾客地址姓名，一周之内会把货送到顾客家里。我真怀疑，这样奇怪的条件，他用什么解开顾客的钱包带。

“希望的反义概念，归根到底就是实用。”

“这种东西只是诈骗入门。总之，离奇古怪的东西是不行的，最好是日用品，特别是厨房用具，做得漂亮点连同行都会上当受骗的。但是，一重复就不灵了，在一个地方只能卖一次。所以，在想出下一个方法之前，只好走乡串户，挺费劲的。”

“由布凯恰能总在一个地方卖吗？”

“你把它也看成假货了吗？”

“别客气，吃点三明治吧。你早饭吃什么？”

“吃早饭与这有什么关系！”

“我的早饭是白薯点心和热饼，还有咖啡。热饼我自己做。”

“我可做不了。”

“我也不行。”

“我有十年没吃早饭了。”

“这可真让人惊讶！”

“没关系的。”

我使劲地吃着三明治，象是要吃尽天下的背叛。我想也没

什么不可以的。虽然我是由布凯恰的发现者，但在如此滞销的情况下，我也会产生与他相似的心境。不爱幻想的人完全理解不了，即使是沙柱立在大地上，也完全有可能支撑起高楼大厦。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那四、五只剩下的由布凯恰我也可以要。”

“为什么？”虫贩子把剩下的三明治塞到口里，“别说这种让人不愉快的话，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因为我是个胖子，你就对我这么粗暴无理？”

“肥胖和人格有什么关系！”他把嘴里的面包挤到一侧咀嚼着，瓮声瓮气地说：“肥胖是因为黑色脂肪的自我增殖，不过是皮下几厘米的问题。”

“你知道得真详细。”

“从报纸上看的,现买现卖。”

“剩下的由布凯恰，你还打算到别处去卖吗？”

“这些虫子,真让我头疼。”

“你不会为此把它扔掉吧。”

“碾碎了做药吧，还不如木炭省事，光留下盒子吧，还需要本钱。”

“那就让给我吧，我用乘船券和你交换。要扔的东西和我换是亏不着的。”

现在拿出乘船券也许为时过早，一走嘴说出来之后，心慌得象屁股贴到冰上一样惊慌失措。对我自己所买的东西，我是极不愿被人说坏话的。说由布凯恰的坏话，就是说我判断能力的坏话。我感到，在钟表虫的身上，铭刻着拯救人类于敌意和不安之中的启示。例如，人类和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就存在着

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组成集团，向社会化发展的扩张倾向，一种是固守地盘，向城池化发展的固定倾向。不知为什么，在人类身上，同时具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人类比老鼠和蟑螂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在大地上繁衍，而另一方面又具有互相杀戮、憎恶的才能。对于站在大自然对面的人类来说，这柄双刃剑的确过于沉重了。这使人类对用巨大的电锯割开银鱼肚子似的政治鬼迷心窍。如果我们象由布凯恰那样……

“你用什么跟我换？”

“乘船券。”

“这是社会调查者的方法。”虫贩子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从厚眼镜片的边上盯着我。“你要把同行当成冤大头，还得再锻炼几年。”

“搞社会调查的……”

“你不知道吗？看你这副样子也不知道。瞧！那不是，拿着纸和圆珠笔，站在交叉路口上的家伙。”

“是。他在干什么？”

“他拉住别人，问些您的暑假旅行计划定了吗之类的话，最后让人家加入他有特别待遇的旅行之友会，敲一笔廉价的入会金。”

“你误会了。”我犹豫了一下，可还是不得不取出了皮口袋。“你看，钥匙和乘船券，这是为了活下去的船票。”

不知是谁在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飘过来一阵刺鼻的发蜡味儿。

“不许做未经许可的买卖，大伙都是缴纳了场地费才开业的。”

这个箱子一样的男人，叉开双腿站在那里，头发三七分开，

凹陷的圆眼睛眼圈红红的，从他笔直的背缝和西装胸上的徽章上，我立刻看出他是个与百货公司警察有关的人。

“我们没做买卖!”

“一起走吧，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说去！”

周围的视线都集中过来，形成一道好奇心的墙壁，期待着看场好戏。眍䁖眼抓住了我的手腕，手指陷进我的肌肉里，使我手腕子一阵发麻。这警察干得很老练。我给虫贩子使个眼色，向他求援，他当然该为我说句好话。但他只是低着头，不断地翻他的衣袋。光是口头说说是靠不住的，这是个教训，今后决不能随便拿出船票。

我绝望了，随警察站了起来。眍䁖眼的手突然松动了。虫贩子的手从衣袋里拿了出来，两个手指之间夹着一个浅茶色的卡片。

“许可证,第十八号。”

“不行，不行，做买卖的是这个人！”

“他是我的伙伴。契约书上的规定中，哪里写着禁止本人以外的人使用？”

“那样的话，这可怎么办……没办法，跟我到派出所去吧。”

“不用,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那不行，在众人面前让我丢脸，还想就此罢休？”

“真是对不起。可我们在原则上回避了在规定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交易。”

“明白了,二位辛苦了。”

眍䁖眼垂着手，脚擦着地皮敏捷地后退着不见了。我反省着自己，虽然只有几分钟时间，但我对怀疑虫贩子感到胆怯。

“对不起,让你为我解围。”

“他们大多是警察出身的，对抢份子十分热心。”

“你还是接受下来吧。”我把乘船券推过去，“这套子不象由布凯恰盒子那么漂亮，但做得不错，是手工制做的真正皮货。”

“你是说我的由布凯恰光盒子漂亮，里面装的却是废物？你真是直率的人啊。”

“哪里的话。这是为了活下去的船票，你打开看看。”

“活下去？因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危机。”

“什么危机？”

“你不认为已经濒于危机了吗？大自然、人、地球、世界。”

“我是这么认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们一起走吧，我当向导。”

我站起身来催促着，而他却既不想碰乘船券套子，又不想站起来。

“我可不擅长这些社会活动。我喜欢万事顺其自然。”

“用不着关心别人，这是为了你自己的船票。”

“我可不这么想，怎么可能离开别人而独自活下去呢？奢望也是一种罪恶呀！”

他合情合理的回答，正戳到了我的痛处。

“你还不明白，我是换你卖剩下的由布凯恰！”

“又提这事，你慌什么！”

“这是因为你还没认识到危机马上就迫在眉睫了，你没看报纸上写着吗？”

“马上，多长时间？”

“即使说是明天也不过分。”

“不是今天，是明天？”

“我只是打个比方。也许就是现在这一瞬间，反正迫在眉睫了。”

“你敢打赌吗？”

“赌什么？”

“从现在开始，十秒之内，”他把带秒表的手表挑在指上说：“如果象你所说的发生危机了，我给你一万日元，如果没发生，你给我十万。”

“我只是想说明危机的可能性。”

“延长到二十秒也可以。要么十分钟也行。随你的便。二十分，两小时，两个月，两年，都行。还是赌十分钟吧。”

“不打赌你就不关心了吗？”

“你何必当真呢？我明白你的意思。假设现在发生危机，那么，即使我好容易赌胜了，到那时候钱也不好使了，只要没发生危机，赌不发生危机的人就能赚一笔钱。无论怎么样，这个赌都是不成立的。”

“那样的话，你还是接受我的乘船券吧。”

“这事真让我心烦。”

“为什么？”

“我很不喜欢到处贩卖世界末日的人。”

见他的鬼吧！白长了那么个大脑袋，里边都是豆腐渣！他的由布凯恰我真是给价太高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去小便。”

“你真的不要乘船券了吗？”

虫贩子站起身来。我不忍心让如此重要的乘船券遭人白眼，就伸手想把它拿回来。这时，虫贩子把手飞快地伸了过

来，抓起船票袋，扶起滑下去的眼镜，整个脸上溢满了笑容，象是和解，又象是嘲讽。

“你在我铺子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你可别让我白等。”

“我的东西还放在那里。”

“不就是你想扔掉的由布凯恰吗？这种东西怎么能做担保？”

虫贩子摘下手表，放在原来放船票袋的地方。

“这可是新型精工表，你别拿跑了！”

第　三　章

樱花拿跑了“为了活下去的船票”

虫贩子的铺子已经收拾停当，似乎不再想卖了。对面左侧的店(我想不起来是经营什么的了）也关门了。快六点二十了，天也阴沉沉的，该到关门的时候了。我穿过摊床入口来到里面，只见一只大皮箱当作凳子，放在那里，由布凯恰大概就装在皮箱里。我向来怕别人注意我，就弯腰坐了下来，心里担心得要命。顾客已寥寥无几，象一群没赶上退潮的小蟹子，匆忙离去。

我把虫贩子放在我这里的手表，从裤子后袋里拿出来，装到上衣口袋里,心情非常忧郁。这也许不只是天气阴沉的缘故。我是不是后悔把乘船券交给虫贩子了呢？在想象中焦急期待着的伙伴，一旦出现在现实中，我又开始犹豫起来。这是个坏毛病。更积极一点考虑，他也决不是个坏蛋，虽然不讨人喜欢，但总比花言巧语的嘴皮子好得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由布凯恰的发现者，也许他的头脑比外表更聪明。特别是第一个伙伴，最好别是个唯唯诺诺的走卒。

如果还不放心，等他小便回来，我就告诉他我是船长，让他在誓约书上签字，无条件地听从我让他上船的劝告。这船是

我发现、设计、建造的，船员当然要服从船长制定的方针。不过，签不签字无关紧要，他有反心，终究会单方爽约。到那个时候，我就只好动用惩罚装置了。这是一种抵御外敌的防卫装置，有可能给他以致命的打击，但维持共同生活的最低秩序还是必要的。这并非摆什么船长架子，我也不想摆，但总不能把船当成一口棺材。

决策早晚是避免不了的。我如果有所妥协，今后就得唱独角戏。这条船，一两个人是难以驾驭的，我计划最终招募三百八十五人。如果我不想在起锚前就把它变成旧船，就应该下决心把虫贩子拉进来。

过道对面的标签贩子（搜集了数千种火花和糖果包装纸），也开始匆忙收拾铺子了，他似乎对这倒霉的销路忍无可忍，连薄板上的图钉都不摘就塞进手提包里。他的买卖当然不会景气，而由布凯恰则不同。商品这个东西，太偏重于个人趣味了。那卖货的女人站在铺子里，为了遮掩她的人老珠黄，戴着黄色的太阳镜，穿着风流的和服，和柜台很不相称。加之她在广告牌上写了令人沮丧的“亡夫的回忆”几个字，反而使顾客敬而远之。确如虫贩子所说，世上的事情，过分希望也许是一种罪恶。

右边卖水炮的（不是水枪）两手托腮，倚在拆除了底座，直接放到地板上的奇妙的机器上，恨恨地凝视着天空，任凭录音机介绍着水炮。云朵比刚才更高了，色彩斑驳的漩涡，直升飞机般高速飞行着，象是竭力保存住雨水。但是，水炮看来是卖不出去的，首先是售价太高，一千万日元这个数目，大概是把将来的涨价因素都估计进去了，如果没有实用价值，这个价格是不成立的。据他的录音机介绍，计算原价，似乎只根据制造天数。据说，这个人原来是日本国铁的职员，运用蒸气机车的

原理制成了水炮。虽然他的实用新方案正在申请，但即使是外行人，也不会认为蒸气的压力能与火药的起爆力相匹敌。如果作为低噪音、无公害的短距离物体发射器，那么，橡皮的力量就足够了。它的设计也不让人佩服，笨拙的煤炉子上伸一个胖墩墩的炮筒，象个男性器官，虽然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但却不想为它花一分钱。

我总觉得这些人象百货公司的自我吹嘘一样，是些纯粹的外行。我认为，现在不是外行登场的时代。他们虽然能引逗起人们的好奇心，但一动真格就让人灰心丧气。他们只是贪婪无厌，而完全缺乏对他人情绪的关心。骗人也是可以的，因此我也想享受一下。在这点上，由布凯恰是与众不同的。它纯粹是行家的作品。

在路的拐角处，一个男人的身影象只鸟一样飘然而至。他的西装身影，隐在热气中，象钻进了面条铺子的厨房，但仍十分显眼。即使没看到他胸上的徽章，我也能一眼看出，他就是在休息处找碴儿的那个警察。他又来找什么碴儿？我可再不想让他打扰了。柜台空着，就容易被他钻空子。于是，我把剩下的两个乘船券拿出来，摆到了柜台上。没有一张床大的柜台露着白木碴儿，显得有些空旷。但我正气凛然。乘船券的价值，是一万个摊床也抵不上的。警察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视线从我身边一掠而过，下巴尖滴着汗珠。我也大汗淋漓，周身象个水源地。

虫贩子在磨蹭什么。小便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得了肾结石？

两个人站到了摊床前。男的剃着短短的运动头，穿着黑裤子、白翻领衬衫，香肠般肥胖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的项

链。女人的头发只是用手指胡乱理理，抹着发紫的口红，花哨地穿着印有夏威夷海岸风景的T恤衫。他俩搞错了，我只是装装门面而已，并非真的要卖东西。我刚想谢绝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女人肯定就是在我之前买（或做出买的样子）由布凯恰的樱花中的一个。虽然发型、化妆和衣服都变了，但我不会看错，虫贩子也对这个女人连连叫绝。即使刻意装扮，她身上也有一种无法改变的独特气质。

但是，这男人是不是原来那个人，我却不能确认。原来的长发也许是假发。女人改变了装束，男人也有可能改变装束。可即使如此，我还是看不出前后是不是一个人。人要是看谁不顺眼，就会只注意其外表。如果他俩年轻十岁，以这种装扮站在一起还是相称的。

“虫贩子去哪儿了？”

男人的手指在柜台上抹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灰尘。我一时无以应对，就口齿含混地说：“去厕所了吧……”

“关店啦？还换了商品？”

他的手指拍电报似地颤动着，说话的声音呆板而嘶哑。我觉得我没有义务回答他，可还是回答了他。

“是关店了。他好象不想再卖了。”

“为什么呀？”女人歪着细细的脖子，若无其事地把手伸向了乘船券，“那么可爱的昆虫。”

如果是男人伸出手来，我的反应肯定不一样。但女人的手指透明，象没骨头似的，让人毫不担心乘船券会受到伤害。

“这可怎么办，我是顺路来收款的，你能不能先替他垫上。”

“他好象什么也没卖出去呀！”

“哪有这事！”男人加强了语气。这也许是一种职业的自尊心。“没错！我亲眼看见他卖出去的。”

女人也微微点点头。于是，大家的眼光变得紧张起来，似乎又象是认真地强调着由布凯恰的价值，弄得我莫明其妙。她也是樱花的同伙，当然不可能真心诚意，而一定是拉顾客的演技。即便如此，我仍压抑不住自己的亲近感，就象一个讨厌猫的人，一个小猫却在向他悄悄贴近。终于，我找到了一句闲话，把他们拖住了。

“还记得我吗？”我把下颏缩进长满痱子的火辣辣的脖子里，夸张着自己的肥胖。“我可记得你们。”

“记得！”女人拍起手来，眸子更加发亮。“在我们之后买由布凯恰的，对吧？”

“是的。他只卖出去这一只。”

“笨蛋！完全算错了。我们也买了，因而他至少卖出去两只！”

“别来这套，我懂。”

“你懂什么？”

“你们之间的交易。”

两人对视一下，毫不在意地笑了。在他们的笑里，透着困惑。

“你和虫贩子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只是我挺喜欢由布凯恰的。”

“这就怪了，如同路人，怎么能让你给看店？”

“有尿不撒，有害身体呀！”

“这是什么呀？”

女人把乘船券袋放在耳边使劲摇晃着。用如此清冽的尖声

发问，不能不让人感到紧张。也许他俩被我识破而感到狼狈了吧。

“这么薄,是纸虫子吧。”她摇晃着右臂,指节作响,干瘪的声音里充满了讥讽。

“这年月，小玩艺儿不长角是卖不了钱的。”

“由布凯恰就不长角啊。”

“所以才卖不出去。”

“什么东西硬硬的，象是金属做的。”

男人敏捷地把手伸向了剩在柜台上的最后一个乘船券。不能让他拿走！我抓过来装进了衣袋。

“别这样！”

“我不想卖。”

“可以看看吗？”女人向上翻着眼珠窥视着我。

“没关系,打开看吧。”

女人抓着袋儿的两边，把里面的东西往柜台上倒，装饰漂亮的黄铜钥匙“啪”的一声掉出来，塑料卡片随风飘落。就在要滑落的一瞬间，那男人正好抓住了卡片，象抓个飞虫，把我同时伸过去的手甩开，向后退了几步，恶作剧似地笑了，象是装出始终都在做游戏的样子。

“噢！这就是乘船券呀。为了活下去的船票，满有深意的嘛。你是不是在募集会员呀？”

女人一边上下抛着钥匙玩，一边紧紧窥视着男人手里的乘船券。

“这背面是地图啊。”

虫贩子在磨蹭什么，厕所再挤也不至于用这么长时间。他去了足有五分钟了，是不是不想回来了。他讨厌我，能到不惜

牺牲他的皮箱和手表而逃走的程度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人却对此颇感兴趣，这也许就足够了。我不是不服输，没必要非是虫贩子不可。我看看女人，和男人比较看，如果女人不是樱花带来的，而是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无条件地接受眼前的新事态。第一个船员，必然是女性为好。

“这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你们，是什么关系？是同事，还是……”

这确是个奇怪的问题，我自己问完都想堵上耳朵不听。男人止住笑，把手背放在唇边擦着。

“我知道我们很不般配，别人常这样问我。每当别人问我时，我都想到用香鱼钓香鱼这个词。”

“别人常这样问，为什么……”

“这个人啊。”女人用下颏指着男人说：“总是显得十分凄凉，这让人感到我是让一个讨厌男人大献殷勤的可怜女人……，这就能挑起男人的争斗心。只要我一举鱼竿，马上就会用香鱼钓香鱼。”

“这个人”这种称呼，总归是不亲密的。这使我也感到充满了希望。同时，她似乎是在我面前夸耀她那钓鱼者的立场，使我感到那个多余的男人很不顺眼。

“真不巧,我不喜欢钓鱼。”

女人脸上的微笑慢慢消失了，一点一点地向上翻着眼睛，嘴角满是皱纹，由于浓妆艳抹，显得非常凄凉。这也许是故意做出的表情，她完全知道这种表情的效果。

“不谈这些。关于这个商品，你是否给说明一下呀？”男人用指甲弹着卡片，提高尾音加重了语气。“对顾客是不能挑剔的，商品一旦摆到柜台上，就不能采取这种态度。你从虫贩子

那里也听说了吧，这个摊床我说话算一半数。既然我包下了，我也有责任。对客人挑挑拣拣是不行的。”

“你误解了，我一开始就说了，这不是商品。”

“不对，摆在柜台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商品。”

“这样的话，我赔礼道歉。把船票还给我吧。”

“虫贩子对你胡说八道了吧，樱花呀什么的。”

“难道他说得不对吗？”

“根据字典的解释，樱花就是伙同卖主鼓动起顾客购买欲的摊贩伙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演员同谋，煽动起观众热情的人。语源似乎是‘徒赏樱花’。但现在已经不用樱花这个词了。其实质姑且不论，这种不体面的叫法是不用了，而叫做贸易促进员。因为大百货公司都承认我们是一门正规行业，还给我们正式立了户头。”

女人抓住男人的手腕，想看清楚乘船券背面的地图，但男人兴奋得身体不停地摇动着。女人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显得急躁不安。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我照准乘船券伸出了手。我感到我的手以想象的速度达到了想象的位置。沉重的下半身姑且不说，对上半身的运动来说，肥胖并非机敏的大敌。我失败了。乘船券从樱花的手里消失了，简直是个魔术师。这男人得意洋洋地挥了挥另一只胳膊，卡片便出现在另两个手指之间。他对着卡面吹了一下，卡片便象风车一样旋转起来。

“我认输了，把它还给我吧。然后咱们有话好商量。”

“这么认真，好象是贵重物品呀！”

“效果完全相反！”女人笑着看看我，又看看卡片，“肉包子打狗……”

“是贵重品。”我的声音微弱得连我自己都厌烦。“逛摊床的

客人是买不起的。”

“你瞧不起我!”

“没有这个意思。”虫贩子这家伙，是不是想永远尿个没完。“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它就是个废物。”我只好等他回来，向他求救了。“让宝贝烂在手里也是可以的。”什么时候才能等来援军，我是不得而知的。“它可不象一般的商品，付了钱就成了自己的了。”单凭腕力，虫贩子象是还有份儿，但实战能力上，我感到还是樱花强。两人之间，大概势均力敌。如果樱花有钢丝般的锐利，那么，虫贩子就有切断钢丝的顽强。而且，我也并非无力之辈，方法得当，体重就是强大的战斗力。

“叫乘船劵的话，就是船吧。问题是什么样的船。”

“问题是钥匙，是哪种锁孔的钥匙。”

“想起来难上难，做起来极简单……”

女人的声音，象撕裂旅游指南手册的纸页一样尖利。她把钥匙放在鼻尖处，摇铃般滑稽地摇动着，试图缓和一下紧张空气。即使乘船劵要不回来，我也想把钥匙要回来。徒手捉落着的苍蝇，是我的绝招。我盯住了女人的手。虽然从男人手里抢不回来，可从女人手里抢，我却很有自信。但是，一种东西却使我踌躇起来，似乎是对自己过于感情用事的自戒。对毫无兴趣的虫贩子，我努力劝说他接受乘船劵，而对立刻上钩的樱花，我却急着要回乘船劵。我不能这么冲动。我要拖延时间，等着与虫贩子联合起来。无论如何，我要避免“为了活下去的船票”分散各处而无法管理。

雨激烈地倾盆而下。眼前白雾濛濛。大雨砸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很大的共鸣声。顾客一齐向出口涌去，店主们慌忙收拾商品。

樱花们也趁乱跑掉了。我顾不得喊住他们，挤出柜台的隙间就追。就在这时，帐篷上积存过多的雨水，把支柱压倒了。支撑木一下子压住了我的腿，使我摔趴在地，膝盖一阵剧痛。膝关节软弱，是身体肥胖的致命之处。

有人从背后把我抱了起来，一股狐臭扑鼻而来。是虫贩子。

“你磨蹭什么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本以为只小便，没想到还有大便。这阵子一直象拉痢疾，是由于低气压的缘故吧。”

“快给我追！”

“追谁？”

“当然是樱花！”

我本想先站起来去追，可左腿象橡胶一样毫无感觉。我靠在虫贩子肩上，勉强没有摔倒。

“是那个漂亮女人啊，我看到她的脸就想抱住她，看到屁股就想让她抱住我。”

“你说些什么,是叫他们拿跑了。”

“把什么？”

“乘船券！叫他们抢跑啦！”

“为什么？”

虫贩子想避雨，把我拉进了帐篷。我想反抗，但腿不听话。

“你不知道船票的价值，所以才这样慢吞吞的。”

“我当然不知道。可他们也不知道呀。”

“他们好象比你敏感。”

他那被雨淋湿的大脑袋上，头发象是用圆珠笔画上去的，

耳垂和下巴松软软的，向下滴着水。

“你别着急，我能猜到他的住址。你要是能走的话，就扶着我的肩。”

我的腿象万把钢针扎上去一样痛疼，但总算有了感觉。虫贩子拎着皮箱，我紧紧抓住他的肩膀，蹚着水向出口走去。扬声器开始播送闭店通知。从太平梯奔上来的商场工作人员，从工具袋中拿出铁撬，开始从边上拆卸摊铺架子。

电梯前有个五平米左右的房间，挤过来避雨的人们都挤在这里。电梯门开着不动，响着超载警铃。没有人肯退出电梯，即使想退也动不了。相互斥责声……孩子的哭声……女人的悲鸣……警铃继续响着。

“妈的,这可怎么办!”

“快找，男的剃着运动头，女人烫发，T恤衫上印着什么风景……”

“不用你说,我一看就知道。”

“从楼梯下去怎么样?”

“这可是九楼啊。”

绕过电梯的升降口，有个涂着白油漆的铁门，上面挂着木牌，用印刷体写着：紧急出口·非公勿进。

第　四　章

我生物学上的父亲通称猪突……

一打开门，通风洞中的马达声如万只虻虫在轰鸣。在店内的吵闹中，很难想象出这个只重实用的陡峭楼梯。除了楼梯拐角处刷着楼层顺序号外，混凝土墙壁上空空如也，散发着晒干的生皮子气味。

楼梯扶手在左侧，正便于保护我疼痛的左膝。在六层楼梯的拐角，我歇了口气，伸直了关节，试着把身体重心移过去。虽然有积水的感觉，但疼痛是局部的，没有扩散。虫贩子的眼镜上，开始蒙上了一层白雾。

“你真知道他们的去向吗？”

“他们成立个事务所。只有一部电话，房子是借来的。”

“那么，你在樱花那里登记了吧？”

“都是商场斡旋的。收地盘税也是个买卖呀！”

“他们也是跑江湖卖假药的呀，还说什么促进贸易，净说漂亮话。”

“我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流氓的附带条件，是不许我公开出入百货公司。唉！赚点钱全都给缴走了。”

“原来如此，没出我之所料。这些家伙真讨厌！”

“女人也讨厌？”他的回答带有过分的诘问。我装做膝关节痛，停住了脚。虫贩子把皮箱换到另一只手上，回过头来，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你挺关心她吧。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是挺挂念她的。跟那家伙在一起，真是太可惜了。”

“他们是以香鱼钓香鱼！”

“可能吧。”他用舌尖交替舔着上下唇，每下一步楼梯，手里拎的皮箱，都要碰到楼梯角上。“那小子不能等闲视之，就是个蟑螂，也要留点神啊。”

“可是，现在他们能直接回事务所吗？我们去之前，还是打电话看他们在不在吧。”

下了五楼，在四楼的楼梯拐角，两个穿制服的警卫步履匆忙地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大概是为了使电梯正常运行，上去维持秩序的。雨冲刷着采光天窗。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追他们，而是赶快直奔港口。”

“港口？”

“是港口吧。即然叫乘船券、就应该是乘船。而船停泊的地方，不是叫港口吗？”

“可我的船不是停泊在海上的。正确的叫法，应该叫船坞吧。嗯，船坞这个叫法可以，今后就叫船坞吧。”

“他们迟早是要去乘船的。”

“为什么？”

“船票的背面画着地图吧。”

“你知道得真快，已经看了？”

“看了。我大便时有个癖好，无论什么都要读读。”

“只看地图能知道方位吗？”

“如果喜欢钓鱼的话就能知道。我常去海里钓鱼，所以一

看便知。”

“是吗！那家伙也喜欢钓鱼呀，说什么用香鱼钓香鱼。”

“那地方有很多好钓鱼场啊。”虫贩子夸张地拍了拍屁股兜，里面好象装着乘船券。“你还记得那里的地形吗？肯定有个钓鱼用的旧旅店。”

他裤子忘系了，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我想，谈话就到此为止吧，千万别扯到船上去。在启航之前，我想让船象婴孩般纯洁无瑕。

“我真马虎，忘记还你手表了。”

在二楼楼梯拐角，我们最后休息了一下。膝盖差不多不痛了，只是有些发酸。但为了让他别疏忽大意，继续装疼也许是聪明的。虫贩子接过手表戴在手腕上，在装由布凯恰的皮箱上坐了下来，叼起了烟卷。

“这里禁止吸烟！”

“我只是叼着。我一天只吸五支。”

“看来你还是想活下去。”

“不。我只想死得象样些。因为肺癌到死时是非常惨的。”

我们面面相觑，毫无意义地笑起来。

“也许是这样的。的确，去事务所太费事，也许还是先赶回船上聪明些。你能陪我去吗？”

“当然陪你，如果你是去医务室的话。这层楼里面一定有。扭伤不马上治好，以后是很麻烦的。”

“我不是说这个。我们不是约好了一起去他们那里吗？”

“是约好了。”

“不去医务室紧急处置一下，我是开不了车的。 因为那是辆吉普车，就放在楼下的停车场，离合器踏板很重……”

“你是说让我开车？”

“你不会？”

“你别笑，我开过通勤车。可是，凭什么让我陪你呢？”

“我把手表还你了，可你还没把乘船券还我呀？”

“你也没说要我还啊？我以为，你想要剩下的由布凯恰，我就用它跟你换回手表。”

虫贩子站起身，开始掏屁股兜，狼狈得象满桌子乱滚的鸡蛋。

“我们谁也没说要还什么！

“别这么大喊大叫。我讨厌大喊大叫的家伙！”无论是狗，猪，还是人。”

“连猪也……”

猪可不行。我的耳朵里，响起一阵虫子乱爬的声音。我原本并不是猪。我儿时象烤鸡肉串一样苗条。而且，即便是猪，也并非有史以来都是肥胖的。的确，在约克夏种饲养头数占百分之九十的时代里，猪是肥胖的代名词。这种猪别名也叫猪油型，是化学合成油脂实用化以前的重要脂肪来源。它不仅被当作食用油，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可以制造蟾蜍油、万金油、用于坐药的不可思议膏和路易王朝时代流行的胡须发蜡。可是不久，随着需求转向肉用型，蜡用型的朗特雷斯种和火腿精肉型的巴克夏种做了正房。它们脂肪层很薄，瘦肉率很高，肋骨也增加了四根，身长变长，体格健壮，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异常肥胖的样子了。

我生物学上的父亲通称“猪突”，在当地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猪突”是猪突猛进的猪突。其性格也象是猪突猛进，而且以前还在叫‘猪口”（地名）的岩棚经营一个钓鱼旅店（虫贩子听

说过这个地方，让我吃惊），因此而得了“猪突”这个绰号。“猪口”这个地方，是猪山边缘伸入海里的峡湾，象个鼻子形，“猪口”便因此而得名。

我生物学上的父亲猪突与我之间，不能不多少有些共同点，例如近百公斤的体重。只是，猪突身长有一米九十以上，脖子短得连现成的衬衫都穿不了，比起一般的猪来，具有大猪的威压感。实际上，他动作迟钝，性格懦弱。但是，人们一见到他，便有一种敬畏之感。这是由于外观的缘故。为了隐藏其奇怪地打着卷的猪鬃，他总是戴着一顶漂亮的绿色鸭舌帽，这似乎也是让人感到不安的原因。总之，他是个惹人注目的家伙，有事没事都到市政府周围转来转去，随便安个头衔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不久，他的欲望燃烧起来，开始想戴市议会议员的徽章了。他的妻子（就是我名义上的母亲），是个有主意的人，她反对此事，可他还是决定把钓鱼旅馆换到了自己的名下。这个旅馆间数很多，每个房间都带厨房，似乎深得喜欢厨房的钓鱼者的青睐。猪突的资产，此时还有两艘二十五吨左右的渔船。没出他妻子所料，每次提名候选人，他都名落孙山，即使把鸭舌帽换成呢子礼帽也无济于事。当他钱袋空无分文的时候，他就成了严重的酒精中毒者。不愿意洗澡的猪突，身体上不久便臭气冲天，连狗都远远逃遁，在市政府也开始吃闭门羹了。一天，他绊在正睡午觉的妻子身上摔倒了，自己只是挫了一下鼻子，可妻子却一命呜呼了。由于妻子死于内脏破裂，因而，风传是被他踩死的，虽然由于证据不足而免于起诉，但在他家干活的人却都给吓跑了。于是，猪突就把我和母亲（亲生母亲）领了回来。我母亲原来在隔着官道的后山（猪山）经营烟铺子，好象是被猪突强奸而生下了我。在我被领到钓鱼旅馆之

后的翌年，十二岁的夏天，这次是我犯了强奸的嫌疑，陷入窘境。对方是卖五香菜串的三十岁的老女人。强奸者是别的男子，我只是偶尔窥视了现场而已，但我的身上流着猪突的血，这就很难申辩清楚了。而猪突突然成了“正义”的代言人，把我捉住关进后山的废石矿（现在的船）里，锁了一星期没有管我。是母亲悄悄为我打开了锁。

那以后，我就开始肥胖了。我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胖子，而是由非法暴力带来的代价性肥胖。到现在，我的左脚腕上还有锁痕。我十四岁就离家出走了。那以后，我不断发胖，对于猪突的憎恶，也和锁痕一起，不断增殖。据传，猪突现在仍没有放弃当市议会议员的梦，但这个据说有四次或七次犯罪前科的暴乱分子、酒精中毒患者、十米之内臭气冲天的家伙，有谁能选他？连我这个生物学上的儿子，虽然住在一个市里，和他也有几年没见面了。

提起猪突来，我只想说这些。只要听一听，你就会感到，这简直是把人格囫囵个儿塞进绞肉机里。我事先就把那些把我看成猪的当地人，排除在船员审察对象之外。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是排除对象。管我叫猪的家伙，在我的想象里，就让他从头到脚变成跳蚤。成了跳蚤，我就用拇指甲把它卡碎。

“你别为这些小事生气了。我不是出于恶意。叫得不讨厌，我还是很喜欢狗的。现在我就养了一只，虽然是杂种。”

“我也养了一只狗。”

“是斯庇茨①吗？”

“当然。”

①德国种的白色长毛尖嘴哈巴狗。（译注）

“你讨厌去医务室，也并非没有道理。”虫贩子又重新叼上一支没点燃的香烟，抬头看看并不存在的窗子，“因为这个时间的医务室，挤满了晕商店的患者。你知道晕商店吗？是家里没人陪伴的家庭主妇得的病。”

“你陪我到船上去吧。”

“我没答应过你。乘船券在我手里，无论如何还会有机会去的。天要黑了，想先去喝一杯。为了这个我也要每天活下去呀。我把由布凯恰给你搬到车上吧。”

“你好象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

“我真是高看你了，”他潇洒地拍着戴着工作用的橡胶手套的两只肉墩墩的手，兴奋地站起来，“没见过你这么钻牛角尖的。”

“别说这些，陪我走吧！船上也有酒，上了辅助公路用不了一小时就到了。我还知道一条只能通吉普车的路。”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让我陪你去。”

“因为你拿着由布凯恰呀。”

“对我来说，由布凯恰是我最近的失败之举，只卖出一只就是个证明。我的判断完全错了。那个德国心理学家叫什么来着，他说现代是个比赛模仿的时代。因而，现实和符号就会发生混同。闭锁愿望，堡垒愿望，如果再加上攻击性，就成了坦克愿望。你不明白吧，不明白也没关系，报纸上写着哪。其结果，电动怪兽、玩具枪、电视比赛广为流行。这样一说，你也有这种感觉了吧。”

“樱花说过，由布凯恰没有长角，所以才卖不出去。”

“的确。你也和他们搭伴吧，比我强。”

“对我来说，没长角也可以。等到为船做旗的时候，我就

把由布凯恰画成图案作为旗的标帜。”

“你最终是要把船分割出售，还是出租？”

“生命是无法标价的。”

楼梯走完了，前面是地下室的门。虫贩子握住把手，但没有立刻拉开，而是倾听着什么。

“为了防止店员偷带商品，这里有看守值班。我们倒无所谓，不过，搜身是很讨厌的。”

门打开了，喷出了食品部特有的被浓缩在一起的噪音。售货场和门之间只立着个屏风，没有看守。

“走！”虫贩子把皮箱拎在前面，象破浪的船头一样，冲进了卖货场的人群之中。

“病人！病人！让开点！病人……”

我也配合他向前哈着腰，夸张地喘息着。

停车场也开始出现车流。

“这辆吉普很棒吧。”

“二千六百CC的，转矩很大的。”

但是，虫贩子似乎并不想开车。他绕到助手席上，把椅子靠背放倒，把皮箱里的由布凯恰一古脑儿倒在了车箱地板上.

“丙烯容器就白送给你了。”

他再也不想问我膝关节痛不痛了。随他便吧，已经足够了。我把由布凯恰收拾一下，别妨碍开车。吃亏的是他。我好容易给他个机会，他再找麻烦，我可就照顾不了他了。要击退樱花，我一个人足够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在坑道连接处和石阶后面，都安装了御敌装置，弹簧机械装置，电动装置，瓦斯喷雾装置，种类方法多种多样。对没有向导的入侵者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

“太棒了！就是在黎巴嫩落下一颗原子弹，我也要到你的隐蔽壕里去。”

“不是隐蔽壕，是船。”我扭了一下钥匙，启动了发动机，做了一个深呼吸，平静一下心情。“隐蔽壕说到底也就是个临时性的，可船就不一样了，是生活的地方，在那里过日子。”

“可一到港口就要下船吧。因为交通工具归根到底是转移的手段呀。”

“你不知道有水上生活者吗？”

“我可不愿意过那种乌龟似的生活。在坑里和你顶着鼻子厮守在一起，我可受不了。”

“坑里当然不行。那是把一座小山全部挖空的废石矿。如果你愿意，三、四天不见面也可以，别说顶着鼻子了。”

虫贩子把唾液泡胀开的烟卷吐到地上。

“是一座小山的话，规模可够大的了。大约能收容多少人？”

“去看看全国所有车站前的地下街，没有一个规模能与之匹敌。能把一个小城市的人口都装进去。”

“那怎么管理啊？有居民组织吗？你是担任广告宣传工作的吧。”

“现在，居民只有我一个。”

“是吗。还有不住在船里，手里又有船票的人吗？”

“如果不算樱花的话，只有你一个人。”

“真想不到。”

“好吧，你想不到也可以。”

我脚踏离合器，膝盖有点感觉，并不痛。

“慢着，我怎么能如此轻信你。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虫贩子用手使劲抓住车篷的门。形势发生了逆转。我松开

离合器，夸耀般地叹了一口气。

“大家都想忘掉与这事有关的人。八年前，他们四个同行聚在一个小山上拚命挖掘，最后发生了塌顶事故，结果，他们一起放弃了采掘权。坑道口都是封闭的。现在，房产商已经把山表面全部分割盖房子了。因此，地下的事情，谁也不想提起。”

“即使停止开掘，也是登记在案的。登记在谁的名下了？”

“那是个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市政府已经认可了。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地名……”

“可至少是日本领土吧。”

我没有回答他，又踩下了离合器踏板。

“真对不起。”虫贩子从车窗把大脑袋伸进来，抓住我握着方向盘的手腕。“让我开车吧。我现在才明白过来，真不好意思”。

“你认识到危机迫在眉睫了吗？”

“当然。世界充满了危机，这不是常识吗？你真伟大，就象……怎么说呢，就象一个帝王，一个独裁者。”

“那是个只有幽灵人口的国度。可我不喜欢独裁。”

他晃着大脑袋，坐到了司机席上。

“奇怪，我真感到庆幸。不管怎么说，从上小学的时候起，我没有一次被人指名选上过。最后看来，这也是托由布凯恰的福啊。”

第　五　章

蹲在恭桶上旅行

毕竟是开过通勤车，出停车场不久，他便驾驶自如了。此时正是高峰时间，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我们被卷进了堵塞的汽车流中。车篷满是缝隙，行驶中尚可忍耐，但在雨中慢行，则叫人无法忍受。没有冷气，而且通风很差，我们只好不断地交替擦去汗水和玻璃上的雨雾。

“汽油够用吗？”

“足够了。油量表不准。”

“如果他们也走这条路，那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在那边吃点咖喱饭吧。”

“还不到半小时呀。我知道一条只能走吉普车的近路，现在灰心为时尚早啊。”

“嗯，是为时尚早。”他表现出生硬的姿态。我不知道他是硬装老实，还是不善于理解我的意思。”晚饭我过会儿去买吧，附近该有食品店什么的吧”。

“那是条远洋船，已经购置了足够的物品。”

“是吗，你的食欲很旺盛吧。好吧，再坚持一下。但你对超过他们心中有数吗？他们那么蛮横，还拿着钥匙……”

“门里插着门闩。铁门插着铁闩。”

“他们很可能在那儿等着。”

“你不是说贮备充足吗？打持久战也能取胜。”

虫贩子笑了，他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声音和表情融为一体地笑了。可我笑不出来。如果樱花把女人当诱饵使用该怎么办？我还能守住笼城吗？即使门闩是铁的，我的心也不是铁的。

“他们先到怎么办？你有办法对付吗？”

“那就麻烦了。”

“那家伙说起话来满嘴冒沫。据说唾液分泌多的人性格狂暴。”

收费处象是限制车辆驶入，只能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三四台三四台地往里开。我下颏刺痛，被汗水浸湿的皮肤象是打着卷。让企鹅洗温泉，它肯定会发疯。

“他们也开车吗？”

“大概是吧，但不知是什么车。”

即使知道，透过不好用的车窗雨刮，也只能勉强看清前面一辆车。我真想把上衣脱下来，拧一下水。

“连点风都没有。”

“有个吉普车，你经常出远门吧。”

“以前是这样。我曾当过一段摄影师助手。”

“现在呢？”

“不行啦。想拍照片，可一准备好照像机，就感到无聊。大概是我这人生性懒怠吧。”

“我也是个懒人。人本来就是个懒怠的动物，因为使用了大脑，才从猿进化到人。”

“这也是从报纸上看的吧。”

“搞摄影，也是个很不错的买卖吧。”

“我不是摄影师，只是见习。”

“被警察询问而不感到脸上无光，那才叫棒！”

过了收费处，风景豁然开阔。虽然车流有些煞风景，但由于是高架公路，清风习习吹过。我又怀念起废石矿里的生活。在那儿，根本不用担心人工冷气装置造成的气喘和过敏，那是自然的冷气。真想早点回到船上。

事先声明一下，我绝不是个纯粹的懒人，毋宁说，我是个喜欢旅行的人，但不是开吉普车旅游，而是蹲在恭桶上驰骋于日本全国。由布凯恰边拉边吃，虫贩子蹲在恭桶 上总要读点什么或东张西望，而我则是旅行。

我非常喜欢国土地理院的彩色航空照片。这是用瑞士制的特殊照像机拍摄的二十五厘米见方的精密照片，根据地点不同，其种类有从八千分之一到一万五千分之一的，但每一种都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析像力。用放大镜一看，不但一间间房子，就连正在行驶的车和人影都能看清，旱田和水田也能分清，就连道路的铺装材料也能大抵看清。

更有意思的是，戴上专用眼镜，便成为立体映像。航空照片是每隔一定间隙（测量用的航空指挥速度，约十秒）按动快门，使地形大约重复四分之三。因此，把页码相连的地图摆在一起，利用视差，地面的凹凸会变成立体图象，浮现在眼前。眼镜是两片凸透镜安装在长方形的金属板上，装上个化妆假面似的夹鼻处，两端再安个五十厘米左右的支柱。先在两张地图中找出相同地点，平行摆好，使其间距比透镜的间距稍窄些。其要领是要保持一定的方位。把眼镜放在正上方，看时稍微离开

透镜一点，无视左右地图，把视线集中在中央的映像上。因为不能校正视力，因而，近视眼最好戴上近视镜。集中视线，同时，轻微调整两张地图的间隔，不知在哪里，就会突然找到适当的位置。就在这只能说是“突然”的一刹那，低处离远了，高处拉近了。这不是单纯的距离感，只能认为是个实物模型，而且比实际的比例更加夸张，因而就会感到城市里的高层建筑和电视塔尖，山顶的岩石和一棵杉树梢直刺眼球。第一次看，我把头向后一挺，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这期间，我患了病，是中毒症状。每三十分钟用湿毛巾冰一次眼睛，交替使用两种眼药，每天平均有五小时在地图上留连忘返。我不想出门，是为了避免增加膝盖的负担，因而，如果能把眼球当作车轮，自由自在地四处漫游的话，也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立体地图上的旅行，就象是学会了空中游泳术。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瞬时间飞越大海，从岛屿到大陆，又从大陆飞向别的岛屿，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我的欲望很小，喜欢耐心地观察一个地方，直到无处不晓。比如观察一个旧市街，这里起伏叠嶂，连一条直路和十字路口都没有，迷宫一样错综复杂。乱麻般的道路，即使是在杂货店问路也完全不得要领，就连当地居民，也画不出正确的地图。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是以自己眼睛的高度来观察景物的。但我则有把全景尽收眼底的特权。如果有一条在前方并线的岔道，我就把自己一分为二，同时在两条道路上散步取乐。如果迷人被悬崖遮断的死路，我就可以摘掉眼镜，返回到平面图上来。我不用担心别人看见我，尽可以在全城窥视着每家每户。如果弄清逃路，还可以胆大包天地穿过庭院，通过室内而毫无危险。楼上楼下连接着导水管……二楼色彩明快，象是最近增建的建筑……被瓦房盖围起来

的小院子里有个水池……掩映于杂木林中的小屋……后院里摆着二十四个汽油桶的神社……房盖上开着大洞的农民协会仓库……延伸到河里去的二栋木材加工厂……终日不见日光的山阴人家……

把这些连结起来的，是条不是路的路。与时间成正比例积蓄的信息。感到疲惫，可以坐在港口公园的椅子上，在阳光下做深呼吸。沿着便于眺望景色的堤坝游泳也不坏。麦田波浪滚滚，金黄一色，菜地则多少有些斑驳不平。河边的草，也可以从色泽、粗细上分清是芒草还是猪草（讨厌的名字）。沿着埋在樱花林荫树里的山路，知道走错了路但仍然飞行也满有意思。藏身草丛，能体验到痴汉的心情，还能体会到刑警埋伏的快乐。一旦受到盘问，就可以摘掉眼镜，飞到远山的无线电中继塔上逃之夭夭。

我总是感到不满，世界为什么不能象这张地图呢？我想，用眼镜看到的立体航空照片上的世界，与由布凯恰的粪便有多么相似。

“这个离合器是不是没调好，间隙太小了。”

“这样上坡的时候好挂。”

“在卡车后面跑车真讨厌，泥水都他妈溅过来了。”

吉普车开出县境的高速公路出口，驶进了沿着海岸的辅助公路上。也许因为这里没有成排的房子，风刮得更猛烈了。雨用无数个手指，敲打着哗哗作响的车篷，说话必须吼叫，车厢时时陷入沉默。

不一会儿，车就驶到了漫长的直线下坡，离目的地不远了。这里的海边没有山，遥远的前方，看得见大海。今天的大海，浪花沸腾，宛如肮脏的肥皂沫。

绿色标志：[加太方向出口　1.3KM]

“在下一个收费处下车吧。”

“怎么啦？”

“头盔。我们象是从戴在头上的头盔里出来了。

疾驰的云彩中露出了桃花色（也许该叫做猪肉色）的裂缝。夜景又恢复了六点之前的光亮。闪电横贯天空。吉普车停在收费处旁边，我拉开车窗拉链，把衣襟拉到下颏扇着风，擦着汗。突然，十分眼熟的茶色箭头形浮现在眼前，那里卖的咖喱饭配有福神咸菜。胃底涌起宛如开个洞似的饥饿感，这大概是因为看到了饭厅招牌。

“坐吉普车容易肚子饿呀！”虫贩子似乎也产生了同样的条件反射。“那儿的饭厅好象没多少人。”

“不行！没时间了。”

绝不能让他看出我的软弱。船长就该有船长的气派。我不报姓名，他也该叫我船长，这之前，我这种毅然的态度不能崩溃。

“站着吃个饭盒就可以啦。一边跑一边吃也行。鳗鱼饭盒加上筒装咖啡就足够了。”

“一边开车一边吃的话，还是吃竹鱼糕。”

我想以强硬的态度，挫他一下。

“好吧，就吃竹鱼糕……”

他跑走了。我有些沮丧，因为我预想他多少会有些反抗。过了一会儿，他头上顶着手帕，满脸堆笑着小跑回来，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抓着个串起来的东西，小指提着纸袋，右手拿着二个纸杯。

“将波片和咖啡。四盒五只装的竹鱼糕。可以边跑边吃，也

可以作啤酒的下酒菜。”

“将波是什么？”

“猪牛肉混合型红肠。上面有不少芥末，别洒在裤子上。这种颜色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狼吞虎咽。这种饥饿，我已经忍耐多时了。

“你，叫什么名字……”

“对了，我们还没有互报姓名。我姓菰野，菰野万太。不巧，名片用完了。”

“这名字真少见。”

“菰是真菰的菰，是编席子的材料。我的祖先大概是个乞丐。你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嗯……”

他把串将波片的串子从窗口扔出去，沾满芥末和蕃茄酱的手指伸进嘴里吸吮着，一边踏离合器一边说：“还有什么瞒人的事吗？”

二“哪儿的话。因为，这几年只是在换驾驶执照时才使用名字。”

“你说得真逗。可今后我们共事，喊你的时候不方便啊。”

也许如此。他提起名字，我才注意到，我在潜意识中，似乎躲避着别人称我姓名。无意之中被别人称名道姓，我就会感到一种触电般的冲击。在我当摄影助手的那段时间里，不知不觉就用起了‘鼹鼠’这个绰号。这个名字要比‘猪’好上几倍，因而，连我自己都自称鼹鼠了。而且，现在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鼹鼠。

“……没关系，需要的话，我只叫你船长吧。”

我一笑，耳底里响起揉纸的声音。鼻腔里充满了刺鼻的孤

独感。偶然遇到的陌生人；自觉地管我叫船长了。也许这样更好。兄弟是第一个陌生人，连结婚都是血缘关系越远越好。偶然的选择，大概是符合遗传学法则的。

“你说的近路，是不是过了河翻越对面的山？”

“你怎么知道？光看那个地图就能知道吗？”

“我开过通勤车，识图能力很高哇。”他用擦头的手帕揩了一下鼻涕，说：“你看，那就是柴油发动机排出的烟雾。所以，我讨厌高速公路，绝对应该统计一下卡车司机的肺癌发病率。”

从夹着河的加太市望去，猪山是个靠近山褛的断崖，颇象战国时代武将的头盔。因此，加太的居民很早就叫它盔山。河的对面，就是猪山。

过了加太桥，就来到了猪山的北侧。左侧的山麓是一片蜜桔林。由于最初设个公共汽车站，柑桔林间的山路，偏离了国营公路。穿过这条路，就可到达山顶。这就是我说的近路。如果不知道这条近路，就必须先到国铁的车站，穿过架空铁桥，再返回来从山麓迂回过去，比这条路多跑十分到一刻钟的路。我之所以估计能超过樱花，也指望这个时间差。

这条路的路面没有铺装，是个崎岖不平的上坡。道旁的草经雨一淋，变得很滑。快到山顶时，道路终于平坦了。这里与其说是道路，不如说是个被稀疏的杂木林围起来的广场。雨完全停了，天空飘着破布般的云彩。云彩的轮廓象早早的月出，又象刚落山的残照，十分显眼。

“那是什么？ 象个什么纪念碑。”

他一说，我也觉得象。杂木林的左边，黑乎乎坐落在那里的岩影，的确象个忽视实用价值的建筑物。

“那是岩盘的露头部分，好象是最初的石矿坑道口。因为

是柑桔山地主的土地，所以扔在那里没使用过。其他的都被平整过了。”

“那就是你的船的舷梯吧。”

“敢情。你从地图上知道的吧。在山下的海岸边。”

“真奇怪。坑道在里面是相互连接的吗？”

“我调查了一番，可还没腾出手调查到这儿。就算直线距离，也有三公里以上。”

穿过树林，有一个拉着铁丝网的栅栏。沿着栅栏有一个公共设施模样的轻型铁骨建筑物（这是“扫帚队”的办公室，但现在还空无一人），只有这里没有铁丝网，地面上有车轮痕迹。路面开始有沥青铺装，风景为之一变。这就是云雀丘的风景。山丘向着大海抛出一条缓缓的抛物线，被一大片住宅屋顶覆盖着，云间露出的淡铜色光线一照，比起猪来，更象犰狳的皮肤。

“再加把劲！直驶港口，方向不变，换成两轮驱动，加速前进！”

八年前，猪山真可谓名副其实，四处长满了杂树，石矿的马达杀气腾腾地竞相吼叫，大型自卸车夺路奔驰，扬起沙尘满天，撒下泥水满地，用不着树立禁止人内的标志，这种威压感足以吓跑孩子。而现在，路灯等距离地排列着，人行道上画着黄色的斑马线，公共电话亭镶嵌着玻璃，长满嫩叶的樱花林荫路寂静宜人。

虫贩子突然用假嗓唱起了带鼻音的歌。

“黄金虫是个大富翁……”只唱一句就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哼了一下鼻子。“这是我的口头语，卖由布凯恰之前，曾经营过一段甲虫。”

“我听樱花说了，是长角的那种吧。”

“是这样的。”他把左手食指立在空中，装出一副嘶哑的嗓音：“看，我手指尖上有个虫子，看见了吧。自古以来，正象童谣所唱，甲虫类象征吉利。有趣的是，以甲虫为尊不仅在我国，在古埃及，它的名字叫斯卡拉贝，也作为太阳神的化身被人崇拜。著名的法布尔博士为研究斯卡拉贝倾尽半生心血，在各种百科全书上均有记载。作为呼唤你幸运的护符，请买一个吧！甲虫之中，这种甲虫十分珍贵，它产于热带丛林，是世界上最小的亮绿丽金龟。您看得见吗？这甲虫太小，肉眼也许很难看见。据说，扩大镜就是为了观察亮绿丽金龟而发明的。这种透镜的开发，不久就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所以不可小视。是否可以说，一微米的甲虫，也有零点五微米的灵魂……”

“有人买吗？这种东西。”

“卖得出去，至少比由布凯恰销路好。特别是带孩子的妈妈买的多。孩子笑眯眯地移过视线，妈妈就惊慌失措地打开了钱包。”

“你真是个三寸不烂之舌。”

“五寸也有啊。”他伸出发黑的舌头，舌头尖微微颤抖着，“当妈妈的就是这样。”

在贴着黑玻璃和黑色人造大理石的合同市政府大楼旁边，坡道平缓了。单程双线的县营公路，直线般南下，直至港口。运石船绝迹之后，为此而开通的辅助公路十分萧条，即便如此，每当红灯亮时，以小型卡车为主的车流，也要在路口停下两三台。作为渔港，这里有全县最大的冷冰设施。

“呵，就追到这儿吧。走哪条路最后都是到这里汇合。可以说我们追过他们了。”

“真是的，你说的近路，原来只是一点一点地翻山。”

他不说我也知道。我不能对他勉强维持的期待吹毛求疵。拖延出发的罪魁不正是我自己吗？

“国营公路在铁路北侧转了个大弯，如果出发时间相同，那么至少该差十五分钟。”

“知道，知道。就这么向大海方向前进吧，船长。”

他好容易叫我一声船长，而我并没产生象期待那样的心情，甚至感到是一种嘲讽。

“看见正前方那排橙黄色电灯了吗？那就是刚才走过的辅助公路，在前面向左转弯。”

第 六 章

废　　门

驶过狭窄的阴沟，沥青路面便开始波状起伏。这是条荒废得碎石裸露的市营公路。不一会儿，便开到了粗大的钢筋混凝土桥墩支撑着的高架辅助公路上。市营公路先与辅助公路平行，但在第二个桥墩处开始拉开距离，硬硬地划出一条弧线，到峡湾的对面，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弧线的内侧，就是险些被道路公司买去的猪突（我生物学上的父亲）名下的私有地。

钓鱼旅店就在汽车路下面，土地、房屋、栈桥，所有过去的遗痕都荡然无存了。被市营公路和辅助公路夹在中间的月牙形斜坡，连个狗窝也没有，这就是勉强留下来的全部资产。这片土地已经毫无价值，连猪突都对它漠不关心，我因此得以擅自使用这块土地。在弓形的中部，开着一条通往废石矿的路口。二十年前，我因强奸嫌疑而被锁住时，走的也是这个路口。也许是采出了优质石料，当时，这一带都已采掘完毕。记得有几个石匠，在这里加工石灯笼，还悄悄分给我饭盒吃。尽管如此，为什么要把废石矿和钓鱼旅店的院子连结起来呢？我至今不得而知。猪突也许知道，可去问那家伙，还不如不知道。

猪山延伸到峡湾的岩棚，形成一个陡峭的斜面，市营公路

是在这个斜面上凿开的山路，象个斜切的鸡蛋，弧形的中间，道路高高弓起。石头堆起来的悬崖，高近七米，直至下面的岩棚。因而，不用钢丝绳，是很难从市营公路上下去的。

“从第一个混凝土桥墩向右转弯……”

“那儿没路。”

“没关系，这是吉普车。”

以前，钓鱼旅馆有个入口，但现在已被高高的杂草覆盖住了。一旦钻到汽车道下，绕过沙滩，就只好再返回岩棚。

“樱花也会在这里迷路吧。”

“在那儿停车，关掉发动机。”

我从座席后面的工具箱里拿出手电筒，下了车。

“你的膝盖没事吧。”

“还可以。”

再装病就无法从容自若了。我弯着腰，窥视着周围，竖起耳朵倾听着。即使樱花和同伙的女人看懂了地图，比我们捷足先登，他们的车也只能丢在这一带。找不到新的车辙，回响耳畔的，也只是在头上辅助公路疾驰而去的车胎共鸣声和拍击海浪的风声。听不到试图从沙中挣脱出来的马达的喘息声，也看不见遮挡住泛着幽光的水平线的异物。

我总觉得他们已经赶来了。

“那儿是不是足迹？”

虫贩子(叫他菰野似乎还需要些时间）从司机席上探出身来，指着接近桥墩的一块沙地。我用手电筒照去，只见岩棚之间的沙堆上，有两个并列的小坑，看不出是不是足迹。我只去注意司机可能选择的道路，想不到把这里看漏了。

“是不是狗？”

“如果是狗，轮廓也未免过于清晰了。不过，还是狗。”

“快！”

我催促着虫贩子，上了司机席，挂上四轮驱动，双速启动，朝沙堆方向加速驶去，绕了个大圈，从汀线开上了岩棚。

“别胡来！”

虫贩子紧紧抓住减震器，伸手去扶方向盘。

“你一松手就会把手指头弄断的！”

吉普车左蹦右跳地没命疾驶。大灯前黑影一闪，我来个急刹车，吓出一身冷汗。有条三条腿的野狗，一条后腿只到膝处，垂着头不慌不忙地钻进草丛。白色的胡须，丑陋的姿势，看起来衰老不堪，但这家伙却是君临这一带独霸一方的七、八条野狗的刺头儿。

“倒底是狗的足迹。”虫贩子叉开两腿，连声音都变了调，“这家伙怎么杀气腾腾的。”

我关掉发动机。不远处传来贴着地面的低声呻吟和摩擦木片般的呼吸。

“听见了吗？”

“不就那一条狗吗？”

“象是七、八条狗在交尾。刚才那条狗是他们的头儿。”

“狗这东西只是吓唬人，没受过撕咬训练是咬不死人的。”

“咬得死！这里的狗不相信人。”

“可它们对船长很驯服呀。”

“嗯。”

他称我船长的语气中，有种献媚感。这总比被他小瞧好。我又启动吉普，从高架汽车道下径直冲过去，开到了前面的悬崖底下。朝车灯飞来的飞虫撞着挡风玻璃。

悬崖高近九米，垃圾山快堆到了悬崖的中间。各种厨房废弃物……缠在汽车座上的尼龙袜子……连木桶一起扔掉的咸菜……叼着破碎的电灯插座的鱼头骨……旧冰箱改成的狗棺材……套着熔成橡胶状的破鞋的可口可乐空瓶……棉胎般塞满虫窝的电视光屏管……

“真荒凉啊！这不是个垃圾场吗？”

“这是迷彩。你能找到出入口在哪里吗？”

“能，在那儿。不就是在垃圾堆上面那个昴306型废车里吗？”

了不起的观察力！的确，注意看一下，长满铁锈的废车中，垂着一根钢丝绳。但我并不认为伪装能如此轻易地被人识破。即使进了入口，那些老辣的鉴别老手，也会对把手、合页上的新机油味抱怀疑态度。

“你的直觉不错。”

“只是不迟钝而已。这些破烂儿，你是怎么搞来的？”

“我只是在上面的公路上立了块告示牌，写上私人土地，禁倒垃圾。”

“是这样。可是，一抓住钢丝绳，不就哗啦一下滑下去了吗？”

“已经用螺丝牢牢固定住了。”

“真棒！”虫贩子拍着两手，高兴地从车上跳下来。他叉开双腿，把双手交叉着放到脖后，左右扭着腰，做准备运动。他比我想象得要敏捷，大脑袋也不那么显眼了。我想，运动员大概也有他这样体型的。

“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冒险气氛了。”

“打开车后篷，里面有个箱子，装着高筒胶靴和军用手套。”

“有高筒胶靴可不错，我可不愿意蜈蚣、蚯蚓都钻到袜子里去。”

等虫贩子转到车后，几条狗短吠了几声。它们象是在黑暗中移动着。野狗群象排球运动员一样，具有从防御到进攻，瞬时间改变形势的能力。虫贩子使出全身的劲，撬开车篷拉链，滚进了车箱。

“我都说几次了，我不喜欢乱叫的狗。更何况咬人的狗，讨厌死了！”

“你别怕，它们跟我很熟。”

狗在手电筒的光亮中愈加兴奋，有的跳起来把爪子搭到车篷上，有的开始毫无目的地掘土，还有的开始交尾。我准备吓唬一下虫贩子，就学狗的长嚎。不知为什么，我一长嚎，狗就会神志萎缩，变得老实起来。我从半开的车窗探出上半身，向着夜空长嚎三声，近处的一条狗，伴我一起用笛子一样的鼻音鸣叫，别的狗则悲戚地发出哀鸣。虫贩子笑得浑身乱颤。我理解他为什么发笑，但也觉得，他作为一个被人帮助的人，未免不够谨慎。

“我做过这样的梦，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他换上长筒胶靴，把军用手套上的连线用牙咬断，跨过椅背，回到助手席上，说：“我先去吧，两个人一起下怕不行。”

“是不行，虽然我没试过。”

“那就让我先下去吧。因为，顺钢丝绳子下去的途中，千万不能让狗咬着屁股。真的，狗这东西，圆物体能刺激起它的追踪本能。大概是因为从后面看起来，颇象动物的轮廓吧。”他登上梯子，留神着暗处，说：“求你再叫一声，牵制一下狗。”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犹豫。我完全知道，募集船

员是头等大事。但是，我太习惯于独自一人的生活了。我在头脑里打算欢迎虫贩子乘船，可心里却有些害怕。我感到困惑，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也许都是轻率之举……的确，从外面回来，当我把钥匙插进弹子锁的一瞬间，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感便向我袭来，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这只不过是瞬间的晕眩，一回到船舱，我的心情便又平静得不知孤独为何物了。用虫贩子的话（不，套用报纸上的说法）说，大概就是现实同符号混同，患了堡垒愿望症了吧。

“快点，再学一次狗叫！”虫贩子催促道，“我肚子都饿了。”

“是不是先搞个作战演习？”

“什么作战？”

“万一他们比我们先进去了，我们该怎么办？”

“别杞人忧天了，不可能！”

“是吗。”

我也不认为樱花会捷足先登，只是有些征兆，象是我不在时有人侵入进来。比如，为防万一，我每次外出前都特意摆好的椅子腿和油炉的位置，被人弄乱了。不过，下过一场滂沱大雨，这也不足为奇。地基多少崩塌一点，也是当然的。不妨认为，这是入侵的猫，跳到油炉上躲闪狗的进攻留下的痕迹。

大型拖斗车一辆辆在头顶驶过。轰鸣过后，虫贩子不耐烦地说：

“打个赌吧。我赌他们没来，赌吗？”

“赌什么？”

“吉普车钥匙。”

“我在想一个更一般的问题。由于你的加入，对付非法占领

的方法，和我一个人的时候，当然就有所不同了……”

“这样的话，你还是扫扫门前雪吧。”虫贩子笑着奚落道：“垃圾堆那群野狗，何止是非法占领，还跟你很亲近。什么味这么呛人，闻一下都头痛。”

“由于天气的缘故吧，撒上消毒的漂白粉气味很大。”

“仅此而已吗？恕我直言，我感到是由于你的性格。防卫过度啊。船长的排他性这么强，怎么能完成长期航海呢？”

“就连卖锅卖壶，也有义务让它不漏水，何况这船，漏了水可是性命攸关啊。”

“我并不想袒护樱花。可作为船长，你应该有更大的度量。”

“不是你硬说他是个值得警惕的人吗？”

“你何必拘泥成见。如果他们突破这重重障碍进来的话，难道不该受到表彰？”

“嗯。女人进不来吧。”

“不过，连你都进得来……噢，失言失言，船长您是宽容大度的……这种失言，也是信赖您的一个证明。而且，现在是个女性也能登上喜玛拉雅山的时代。不过，要进来还是很难的，这狗，这垃圾山。”

我也开始感到的确如此了。这也许只是捕风捉影。首先，要打开出入口（今后就学虫贩子的叫法，叫舷梯吧）的弹子锁，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大概只是望风捕影，便得罪了虫贩子这把尚未用过的小刀。

“明白了，如果狗过来的话，我就给你轰走。”关掉了发动机，我们一起下了车。我把小手电筒递给他，用大型手电灯照着脚下。“打开那辆废车的司机门，就是隧道，注意别撞了头。到入口处正好九米。我随后就到。”

虫贩子捯着钢丝绳向上攀登，脚下的沙土哗哗而落。但他并不比我缺乏敏捷。由于垃圾的杂乱和庞大，好容易才相互撕扯着保持着陡峭的斜面，如果不知道落脚之处，就连猴子大概也不过如此。矮瘦的长耳朵黑狗贴着我的脚边，象是向新来者致意。只靠长嚎的技术，这群狗就承认了我的首领地位。但这招儿对人行不通。我换上橡胶靴子，戴上军用手套。虫贩子的小手电筒的光亮一闪，就消失在废车里。等钢丝绳不再摇动了，我便抓住钢丝绳跟着下去了。我安全而准确地登着踏脚处，品味着这微小的优越感。废车门是块生锈的铁板，对面便是一点四七米见方的隧道口，里面若隐若现地闪烁着虫贩子的灯光。我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想出如此不全面的计划。只有入口部分围着铁框子，但里面却是残留着电锯切削刃迹的岩石表面。脚边铺着生满铁锈的铁轨，间距正合于坑道搬运矿车的轮距。隧道简直穿过市营公路，又向前延伸了五米左右。尽头的正上方，便是我生物学上的母亲开的烟铺子（也就是我的出生地）。向里一走，声音就开始变化。高音相互撞碰着被石壁吸收，只留下低音深深的呻吟。风的吼声，海的鸣响，与高架公路共鸣的车轮胎摩擦声，这些声音的共同分母，便是风掀动着濡湿的大帐篷的哗哗声。

“我不是开玩笑，这里根本没有锁，你看！”

虫贩子声音沉闷，象是从电话里传来的。

“在插销的左面，你面对的左面……”

“你来看，插销也开了。”

这是真的！锁不见了。这个直径有五厘米的大型不锈钢锁是不会看漏的。有人打开了门。一定是樱花。锁是弹子锁，只用钥匙打开还不行，必须把锁从金属卡子上拿下来。他们当然

不会把锁当成土特产拿回家，肯定是进去了。我后悔没安装个向里窥视的锁孔。我盘腿坐在铁门前，侧耳倾听。声音杂乱，什么也没有听到。

第　七　章

陷阱和恭桶

“象是有人来过，不打赌好了。”

虫贩子压低嗓音，用衣襟擦着颏下的汗水，露出了白色的肚皮。我看见他肚脐旁有块巴掌大小的黑红色痣。

“我不是说过吗？这不是什么防卫过度。”

“但是，真的是樱花吗？有没有可能是别人？”

“少罗嗦！别人没有钥匙。”

“没看见有他们丢下的车，而且，这条近路，光靠地图是很难找到的呀！”

“也许是坐电车来的。”

“什么，电车？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要是迫不及待地找急行车的话，还是电车快。把灯关掉！”

门是块一厘米厚的铁板，因而，门轴的负重很大。打开它还有个小小的窍门。向外拉时，斜着向上推，修正一下门轴的位置，门便会无声地自动滑开。我倾耳静听，海鸣般的声音，海螺的嘟囔，没有距离感的水滴声……静极了。我把门开大些，钻进铁门，来到杉木地板上。虫贩子紧紧抓住我的腰带，跟在后面。如果铁门外叫舷梯的话，那么，这里与其叫甲板，不如

叫舱口。我们来到了通往船舱的阶梯平台。濡湿的绿色和完美的黑暗。其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入侵者怎么了？我有一种很坏的预感。

虫贩子还不知道，船内到处都有防范装置。比如，通往船舱的梯子本身，就是个危险的陷阱。表面看来，只有从这里才能下去，但从第四个到第七个踏板，却隐藏着阴险的诡计。踏板的一边，装着带弹簧的轴，而另一边则是空悬着的，一旦承受体重，就会踩空。这里离地面高达七米，摔坏的部位弄不好便是个致命伤。实际上，上下必须使用立在里面的梯子。这个障碍我就设法平安通过吧。紧接着便是登上了望塔（这是第一船舱里阳台状的突出部分，因而我就习惯地随便称之为了望塔，正确的叫法，是我的私室，或该叫船长室）的阶梯。如果不按解除按钮，只踏上一步，喷火装置便会射出火焰。在你的手接触到工作台抽屉的一瞬间，杀虫剂喷雾器便会喷出毒气。如果你洋洋得意地对夹着书签的日记本，怀有过分的好奇心的话，也是绝对要不得的，就在你接近的同时，红外线报警装置就会发出指令，玻璃粉便会从头上向你撒下。这是旧灯泡的碎片，每一片都象云母一样薄，象剃刀一样锋利。一旦洒进你的头发里，用刷子刷也无济于事，想用水洗掉的话，就会把你的头皮割碎。

我并不真心期待着这些装置的实用。在船员正式乘船之前，它们就象封印一样，令我心情轻松。我制造这些装置的契机，是我为了配钥匙，买了一台澳大利亚产的小型万能工作机。我先做了一个固定眼镜腿的小螺丝，然后修理一下钢笔，又加工了一个半新不旧的照像机零件。渐渐地，我着了迷，开始信手修理、加工、改造。其中的杰作，是连发式气枪。这不是一般的气枪，除了枪杆稍粗些以外，外表和雨伞极其相似。遗憾的

是，没有地方装瞄准器，只好省略。因而，它只能近距离使用，没有发挥出当时预计的能够消灭老鼠的威力。不过，作为雨伞，它是无懈可击的。即使摆到百货公司楼顶，也决不次于水炮。

即使如此，如果入侵者受到伤害，大概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也不知过了两秒还是二十秒，铁门靠自重关闭了，发出沉闷的富于重量感的残响。虫贩子打开小手电筒，光线哪儿也照不到，便渐渐消失了，只是强调着长二十二米，宽三十一米，高十八米的黑暗的幽深。虫贩子向黑暗里投进了喊声：

“有人吗？”

“有！”大型手电筒光裹在喊声里，一起向我们撞来。“等你们多时了。快开灯，求求你。”

没错，是樱花的声音，有些跑调、兴奋，但也让人感到有一种挑战的尖刻。接着又传来女人的声音。

“痛啊……痛啊……”

我朝没有痛苦呻吟的地方看了一下，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两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异常状态，我这才放心。虫贩子被他们吸引，没走几步就在黑暗中跌了一交。他的脚刚离开地面，照在地面上的小手电光就被黑暗吸收了。

“也不安个扶手，多危险！”他的声音有些畏惧，干咳了一下，象是有痰在纠缠着喉咙。他调整一下音调，说：“原来是你们呀！怎么混进来的？”

“这不是菰野吗？”女人的声音也兴奋起来，象是马上受到了樱花的提醒，又“痛啊，痛啊”地叫起来。

“真是连个蟑螂也不如！那狗你们是怎么对付的？”

樱花在摇动着的手电光灯影里答道：

“你这是什么话！你有什么事，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从他们三人的举止看，不象只是认识。在与樱花的关系上，虫贩子象是有事瞒我。

“你别耍嘴皮子！你们不是强行抢了船票进来的吗？”

“别这么恶言恶语的。事情总是变化着的。我们也是狼狈不堪地从那里找来的呀！”

“找来的？那你们辛苦啦！亏你说得出口！”

“如果收入场费的话，我们没意见。”

“你们有资格吗？”

“我们不听你菰野的，快滚开！”

“偏巧，我被这位船长正式雇用了！”

他一开始就介绍我是船长，很合我的心意。虫贩子大概真正站在我的立场上。

“船长？……也是，卖船票当然就是船长。”

“是的，是船长！”此时此刻，我应该断然表明我的坚决态度。“这是条特别船，当然要求船员有特殊资格。”

“那菰野有什么资格？”女人嘲讽地抬高了尾音。“痛啊，痛啊……”

“参谋，兼，保镖。你真痛吗？”

“太痛了。”

樱花快嘴快舌地尖着嗓子插嘴道：

“对不起！菰野当参谋，还不至于稀里糊涂。但是，船长，如果选保镖的话，请你对我也进行资格审查。别说臂力，就是实战素养我也不服他。”

“要吵架点上灯再吵！真讨厌，把伤员丢在一边……真

啊。”

“是啊，还是先点上灯吧。”樱花随声附和道。“小姐好象是挫了脚脖子。”

“小姐”这个称呼，让人感到奇妙而新鲜。也许只是个绰号，但也给人以陌生人称谓的印象。我心里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又一次点燃了。虽然这说不定又是个以香鱼钓香鱼的把戏。

“脚尖一点感觉也没有吗？也许是骨折。”

“那个阶梯的木板都烂了。我好象也闪了腰。你们也从那里走下来试试，弄不好肯定骨折。”

好了。事到如今，他们也回不去了，就给他们点上电灯吧。开关吊在我的腰带上，是个红外线遥控装置。我用指尖摸到竖排的五个按钮，把最上面的按钮轻轻按下，向右一推，便打开了开关。五十六支荧光灯闪烁着一齐亮了。无论点过多少次，每到这一瞬间，我都非常激动。没有星星的夜空与蒙在被子里一样，黑暗本身并无差别。因为黑暗是没有大小的。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在黑暗里浮现脑际的所有物体，都让人感到收缩变小了。人成了矮子，风景成了盆景。因此，当废石矿的全貌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宛如鸡蛋中飞出一座山来。

高高耸立的蓝色空间。刃削般锐利交叉着的巨大石壁。电动锯在石壁上留下的无数条横纹，象用梳子梳过的痕迹。由于灯光照不到整个石壁，这里看不出是个标准的正方体，有一种四壁向中心陷去的歪扭感。摆在船舱右角的三十二个汽油桶，小如鲫鱼鳞，呆然仰望着洞顶的樱花，只有大拇指一般高。小指般的女人抱膝坐在他的身旁，也在从东到西地用眼睛扫着洞顶。他们俩还穿着我在百货商场楼顶最后见到他们时穿的服装。

只是女人的发型又恢复了短发，比她戴着假发看着合适多了。

“真不得了！”虫贩子噎住嗓子，身子靠在石壁上。他也许患有高处恐怖症。“真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象个室内运动场，足有五个网球场那么大！”

“这算什么，只是一小部分。”看着他们三个完全被这阵势征服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高兴。“我大致测量了一下，这么大的船舱此外最少还有十八个。向右看，摆着汽油桶的里面，在柱子和石壁中间，有个狭窄的缝隙，那就是通道，可以通到另一个船舱。还有，左上方挖开一个阳台状的地方，那是我的居室，里面也有通往别的船舱的通道。整个船就象个蜂巢……”

“那是什么？”

樱花用下巴指了一下左侧的石壁。虽然他并未特指，但一看便知，那是片鲜艳的白色。

“恭桶。”

“恭桶？是拉屎撒尿的恭桶吗？”

“型号有些不一样，水压很大。”

“没有围档的厕所，总让人心神不安呀？”

女人拍着手。

“噢，声音好响啊！”

“在这里唱歌，一定能唱得很棒吧！”虫贩子仰面倾听着回音。

“当然，我们也交船费。这船是需要钱的，当然不能免费。商量一下，然后我们按标准价格支付。”樱花把三个手指头用唾沫蘸湿，在额头上抹着，想起什么似地补充说，象是念什么咒语：“菰野，趁你没忘，我说一下，你的，买卖促进协力费，尚未征收呀！”

虫贩子装出一副没听见的样子，向下看着楼梯。

“哪儿也没烂，很结实呀！”

我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扯回来。

“危险！是陷阱！从这里下去……”

实际使用的梯子，垂直支在里侧，因而很容易混同于了望塔的支柱。我应该先下去，然后再听凭虫贩子在前面走。我后悔了，但为时已晚。樱花咚咚地跑过来，开始用手摇梯子。

“原来如此！你事先明知危险，又不警告。是这样的吧！小姐就是因此而受伤的。”

多么不利的形势！他们似乎要诉诸暴力，但我绝不能服软。

“我没有警告的义务！是你们不经同意非法侵犯！”

虫贩子在梯子顶上老鼠般呲着牙窥视着。

“算了！再吵架各打五十大板！”

“这不是吵架！”何谈各打五十大板？反抗船长，就是不折不扣的谋反。

“你少恶语伤人！”樱花继续用手摇着梯子。“我只是想帮你们的忙。我们负伤就足够了，怎么好再让船长吃苦头？”

女人停止了呻吟。

“这石壁上的石头，真是蓝色的，还是看起来发蓝？”

她抱着一条腿坐在空旷的废石矿中，象个滚在足球场上的铝罐子一样显眼。据说女人的腰容易受凉，她直接坐在石头上行吗？如果挫了脚，她只能这么坐着，不过，曲膝而坐的姿势可够刺激的。

“真是蓝色的，因此叫水石。没听说过吧。现在写成‘不见’，

读成‘米兹’①，过去大概写成饮水的‘水’吧。这种石头，稍加磨砺，就象大理石般光润可鉴。但不能保持长久，一干燥就化成粉末了……”

樱花松开梯子，后退三步，采取了中立的姿势。虫贩子从梯子上下来，向女人喊道：

“怎么样？还痛吗？”

“痛啊！”

虫贩子的脚就要触到了我的头顶，还有三阶，他一咬牙跳了下来。地面的冲击如一束针刺向膝盖，使他踉跄着靠在樱花身上。虫贩子从我背后挤过去，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直奔女人而去。

“怎么样？用看医生吗？”

“我走不了哇！”

“外面有吉普车。”

“她的腿骨折了！”樱花焦躁地拦住虫贩子，“又登梯子，又上钢丝绳的，怎么可能？”

“我背着她。骨折最好尽快治疗。”

“胡说！”樱花的喉咙里象爆炸了一个气球，“背着个人怎么登钢丝绳？”

“我曾参加过自卫队，受过点这方面训练。而且，也没有必要向上登，出去是往下下。”

“向上登！”唾液使樱花语声混浊，语尾震颤，“来的时候是从上面下来的，难道出去不是向上登吗？”

“你们，来时是下来的？”

①日语“水”的发音。（译注）

虫贩子锐气顿消，用责难的视线盯着我。我也狼狈不堪。

“下来的？从哪里？”

“当然是从上面的公路上。”

“是市营公路吗？”

“反正是上面的公路。”

“那儿没有钢丝绳吧。”

“钢丝绳是我们自备的。”他钻到脚手架下面，从梯子旁拿出一个摄影包似的皮箱子。

“这皮箱子里……装有七件一套的必需工具。”

“这是为什么？”

“有备无患呀！”

“原来是这样。”虫贩子用大脑袋在空中打了个“×”字。“你们免受野狗的袭击，理由也就昭然若揭了。”

“可是，你们是怎么来的？”

“把那张地图给出租车司机一看，就直接到达了。”

“司机？”我不能显得过于兴奋，这样反而弱相毕露。“这真是意外！所以我原先就不想给你们船票。你这家伙，把一切都弄糟了。”

“你别言过其辞，我只是把地图给他看了一眼。”

“那也不行！”

“嗯，船长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虫贩子慢悠悠地贴着女人蹲在地上。“知道的人越少，分的红利就越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我不能原谅！归还船票，立即滚蛋！”

“可我负伤了呀！”女人仰脸看着身边的虫贩子，尖声尖气地说。樱花的语调象金属发出的声音一样强硬：“如果出租车司

机不行的话，我们不是更不行吗？把比出租车司机更知情的人赶出去,不大合适吧。”

沉默。时间短暂却长久难耐。

“什么味？”女人嘟囔道。

的确有什么味道。我闻着是女人的体臭。但女人当然对自己的气味不会抱有怀疑态度。

“漂白粉吧，消毒用的……”

“不是。我鼻子很尖，象是酱油烧焦的味儿。”

三个男人一齐摇着头，伸出下巴，开始四处乱嗅。

“这么说，昨天吃烧乌贼啦？”

“是长枪乌贼吧。烧到这个程度很好吃。”虫贩子不甘示弱地说。被刺激起的味觉，使他的软口盖一阵痉挛。“做生鱼片也行。”

“叫救护车呀！”女人放声大叫,语尾的‘呀’拖长如歌,象是表示着急，又象是试验回音效果。

“不能叫救护车！”

这句话我几乎脱口而出。虫贩子的嘴也以否定语的口型开始动作。而实际说出这句话的，却是樱花。

“嗯、”女人老实随和道“如果想避免同外界接触,当然不能叫救护车。可是，真痛啊！”

“趁你没忘，还给你吧。”樱花从皮箱里的小物件盒中，取出弹子锁。我们之间的距离伸手可及，但他还是冷不防地扔了过来。我没接住，掉在地上。但是，并没有发出落地声，弹子锁仍在樱花的指头上旋转着。又是他的绝技！这次，他把锁慢慢递到我手上，说：“管理锁头越严越好。”

“顺便把钥匙也还我吧。”

“当然。”他一边去摸衬衫胸口袋一边说“让菰野现在也还吧。”

“当然可以。”

虫贩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钥匙。钥匙正确地飞出一条近十五米的抛物线，落到樱花手上，然后移到我手里。这种机敏的反射神经，我不那么喜欢。节奏轻松地不断传球……球突然被换成手榴弹……在我接到的一刹那，游戏中断了。事情总是如此。钥匙和锁成功收回了，但也等于允许他们赖着不走了。

“你们想出去的话，请随时跟我说，我马上开门。”

“别担心，目前我有时间。”樱花用嘴角抽回唾沫，“到了这里，我就不再想着催债了。”

“当然！”

虫贩子插言助兴，除我之外，大家都笑了。女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始摩挲她的腿。这是露骨的装戏；但我不想责怪她。

“你们谁也不认识医生？嘴严，又能出诊的医生。”

“是啊，是需要医生。正规船必须有个船医。”樱花看看虫贩子，虫贩子首肯称是。“如果有医生，不但可以免除乘船费，还要发给工资。谁有线索？”

线索并非没有，但我现在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先让我看看吧。以前我在消防队干过一段，还能看得出是挫伤还是骨折。”大家又笑了起来。为了维护船长的尊严，我只好和他们一起笑了一下。我边笑边目测着和女人的距离，有十八步到二十步。我想若无其事地走近她，等说完话，也就到了她身旁。顺利的话，即使触及到她的腿，他们也无怨可言。“即使不是急救队员，也该懂些应急处理方法，处理骨折，人工呼

吸……但这儿不合适，到我的房间去吧。那儿有沙发，虽不高级，但有软垫……”

我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与虫贩子对称的位置，把女人夹在了中间。女人催促着，高高抬起右臂，在寻求着我的肩膀。这让我难以相信，但她确实回应了我的诱惑。我呼吸急促起来，跪在她的左前方，象是把多找回的零钱揣进口袋。这是个一去不复返的机会，不能顾忌虫贩子的不满了。她的手搭到了我的右肩上。不是梦幻，这是真正的女人的手。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个有生以来的最初体验，只感到大脑的表面象是贴上个冰凉的熨斗。这时，我完全可以用手挽住她的腰，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只是用想象的感触忍耐着。在我起身的同时，一只手伸到我的股间，搔了一下我的睾丸。这一定是虫贩子的恶作剧，我傲然无视。

樱花先向了望塔（船长室）走去，在梯子下踢了恭桶一脚，发出神经质般的大笑。这帮毫无意义地乱笑的家伙！

“这确实象厕所。”

“是恭桶！”

追过樱花的虫贩子，从樱花的肩头投来窥视的目光。

“特别定做的吧，是不是马用的恭桶？现在能用吗？”

“当然能用。”

“你是不是露体癖？”樱花靠在恭桶的横柱上，“在这般光天化日的地方，能拉出屎来？”

一根铁棒直立在地上，象个铁路道岔扳手。表面看来，象是排便时保持身体稳定的扶手，但实际却是排水柄。没容我提醒，樱花就把它扳倒，身体向后踉跄一下，响起了地铁列车驶近时大地的轰鸣。这轰鸣声如同被聚音透镜所集中，在恭桶蕊

处结成焦点。瞬间之后，恭桶里泡沫飞溅地盛满了水，几乎溢满边缘，卷着旋涡，再次轰鸣着流走。阴郁的破裂声。寂静。

"真讨厌啊！"

女人摇着我的肩，发出粗野的笑声。从她倚在我身上的体重看，岂止骨折，连挫伤都令人怀疑。疑也无妨，这种状态大可延续下去。

"这水压真让人吃惊。"虫贩子回过头来，诘问道："这真的是恭桶吗？连十头大象的粪都能冲掉。形状也奇怪，象恭桶，又不象。"

"恭桶也可以有各种形状。"

我也没有自信，也许是别的什么。它比普通的恭桶大一圈，高得多，前后没有区别，而且宽得很。它还没有安便座，因而很难跨上去，缺乏稳定性。其形状也很怪，从地面上支出来的不锈钢管，郁金香般高高支撑起厚厚的陶罐。我见到这个恭桶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因强奸嫌疑而被监禁到废石矿的时候。我生物学上的父亲猪突，就是把我锁在那根导管上的。任何监牢，只有排泄设施才是必需品。在附近打制墓石的石匠们（我这么个小兔崽子就能强奸，因而，他们厌恶我的同时，又有畏惧之感）分给我盒饭吃的同时，也在我的眼前坦然地小便，把烟蒂、盒饭包装纸丢进去。有时，他们也把死猫、虫蛀过的旧座垫拿来处理掉。扔死猫时，如果是小猫，就囫囵冲掉，大猫就用铁锤砸碎，或切为两半，一一处理。它的构造，大概是利用了地下水的水位差，但为什么它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低压呢？其详细结构，至今仍是个谜。虽然是个谜，但它是个能冲走一切东西的万能恭桶这一点，却是事实。

"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个遮围。"

樱花抢先抓住了通向了望塔的石阶扶手。

“危险！”我大叫一声，从女人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抓住衬衫把他扯了回来。“不要随便行动！不是说过有装置吗？”

与此同时，石阶上的喷火装置喷出火来，朝地面爆炸了，燃起橙黄色的烟雾。

“这是干什么！”

樱花尖声大叫。女人的喉咙也象沸腾的水壶嘴一样尖叫起来。

“真是防卫过度！”虫贩子悠然而又斩钉截铁地说“：太过分了！只能说你是被害妄想。”

他边说边向我频使眼色。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似乎是向我要白纸委任状。

“好，对正式承认的船员，我将事先通告装置位置。如有必要，我将切断电源，确保安全。”

我转过身去，打算让女人靠在肩上。这时，虫贩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胳膊伸进了她的腋窝。她毫无犹豫反抗之色，处之泰然了。樱花一脸浅笑，把脸扭过去。真卑鄙！只有我才有权利给她的腿贴湿布。

第　八　章

淡淡的失意如旧鞋般熟悉可人

两米宽的陡峭石阶，有二十三级台阶，扶手是杉木方子。石阶顶上的右侧，有根七十公分的四方石柱，高五十公分的胸墙向里面延伸。就是说，船舱的壁面，开辟成了阳台状。只与幻想中的船员生活时，我很喜欢这种开阔视野和开放感（对付出其不意的侵略者也有万全之策），但是，一旦开始真正的共同生活，就需要一个厚窗帘了。了望塔（船长室）横向很长，是个歪扭成菱形的长方形，面积不到二十个榻榻米①。

我在前，虫贩子扶着女人在中间，樱花殿后。

“惨不忍睹!”虫贩子故发奇声，“废品收购站的仓库都比这利索。”

不用说也是脏乱不堪。我没打算现在就向别人公开，因而，这里如我的脑细胞一样杂乱至极，对他人视线的免疫力近于零。如果事先知道，我当然会收拾得不有碍观瞻。我后悔不已。电视机、组合音响，所有的高档品齐备，因而，当然不至于给人以如此恶劣的印象。

①榻榻米，日本式房间里铺的草垫，约一张床大小。（译注）

“虽然乱七八糟，但没有灰尘。石阶上面的方箱子，是我发明的吸尘器，效果极好！”

“发明？”

樱花用讽刺的目光比较着我和吸尘器。这是个五十公分见方，深度不足二十公分的塑料箱，表面沾满的灰尘竖起绒毛，象包裹着旧毛毯。

“这不是过滤式的，而是应用了静电吸着力。”

“原来是这样。”樱花的语调开始改变了。也许，他的性格要比我想象的直率。“静电除尘，这可是第一次听说。”

“是吗？”

“大致是合乎道理的。”

樱花在吸尘器旁蹲下身去。我直奔摆在墙根的长沙发，把乱堆在上面的报纸和旧杂志扫掉，为女人清理出一块座处。

“无论怎么说，这房间都够乱的。”虫贩子咬牙切齿地哼叽着，把掉在地上的三根香蕉和花生米口袋踢到桌子下面。“真象小偷住在当铺里。”

女人把一条腿水平伸直，在虫贩子的搀扶下坐在长沙发上。虫贩子的手挽在女人腰上，在女人旁侧和女人一起倒下去，被不大好用的弹簧弹了起来。他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骂道：

“别调戏人！”

樱花毫无反应，仍蹲在吸尘器旁。

“沾在表面的全是灰尘吗？构思太妙了。你真是目的明确，头脑明晰呀！”

“我当然没有连脑浆子里都长满脂肪。”我没有生气。

“有声音，里边有转动部分吧。”

“为了与空气均等接触，整体每分钟转五圈，里面羊毛和

尼龙制成的刷子，以整体十倍的高速逆转。这种摩擦产生静电，放在房间空气自然对流的合流点上……怎么样？不错吧。”

“申请专利了吗？”

“还没有。”

“不想申请？”他焦急地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你要重视你的才能。就连今天百货商场楼上市场，这种吸尘器水平的商品一出台，肯定称雄。菰野也是这么看吧。”

“嗯，我们船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虫贩子敷衍了事地答道。他的眼镜片上的雾气，使我看不出他的真正表情，但他对吸尘器象是毫不关心的。这也许是他为了迷惑樱花而做的伪装。据说，好奇心弱的人冷酷。他表面上给人以内省的印象，也许这也是他图谋乘船而披上的猫皮。让他当参谋真是期望过高，要注意别让他找麻烦。我想修正一下对樱花的印象。社会执著于金钱物质，而对发明和筹划这些无形价值，未免有些冷淡。现在，我十分关心由布凯恰，而虫贩子则视我如怪人。

剩下的由布凯恰还放在吉普车上，过会儿别忘了拿回来。

女人平伸着腿，身体前后摇动起来，象是忍耐不住了。虫贩子站起身来，象是要过去扶女人的腿。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我叉腿挡在他的面前。这是任何人都得屈服的最近距离。

“我让她别弄痛了，并无恶意。”

虫贩子若无其事地拍一下我的肩，把地方让给了我，向屋里走去，边走边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弹接着长沙发摆着的五个铁保险柜。当他走到折成一百二十度角摆着的书架前时，回头看了我一眼。为了躲避他的视线，我跪在了她的斜前方。

“还痛啊？”

“当然痛。”

女人两手交叉放在膝下，用手腕把脚抬了起来。没有弹力的人造革裙子卷到了大腿处。比我想象中描绘得更加肥胖的皮肤上，汗毛滑润有光。我从长沙发下面拉出急救箱。房间里的东西，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用品摆列有致，以长沙发为中心，以需要度或使用频率为顺序，零散地放置成一个同心圆。

“伸腿，放松……”

我把两只手掌放在一起，插进了她的腿肚子下面，女人夸张地大叫道：

“不行 别胳肢我！”

“别让我们大吃一惊，你不是只想诊断一下吗？”

樱花回过头来。

“诊断完了吗？”樱花从吸尘器前慢慢站起来，大大的喉节上下蠕动着咽着唾沫，把两只手支在占了半个了望塔兼用作业台的桌子上，上身微微探出，充分地传达着他的恐吓意志。“应急处理就需要冷却吧。用湿毛巾作湿布，用棚带包上就可以了。”

“那不行！”虫贩子一面抚摩着从书架上取下的大开纸书皮，一面左右摇着大脑袋。“不能冷却，要用温湿布！”

“开玩笑，冷却是常识！”樱花不甘示弱。

“温湿布！一定要用温湿布！”虫贩子也决不相让。

鹬蚌相争，我得渔翁之利。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毫不犹豫地把两手滑进了女人的腿肚子下。这次女人没吱声。暧昧的动作，反而加强了刺激。

“听我的吧。”贴在手掌上的肉的感触。“消防队教过，骨折冷却，挫伤用温湿布。”

女人的手指触到了我的手背。我以为要把我的手推回去，但是没有。她的指尖没有离开我的手背，反而象没有翅膀的虫子一样开始爬行。这回该她胳肢我了。但这种胳肢值得忍耐。

“医院为什么还要拍 X光？”

“什么为什么？”

“不拍X光就无法诊断，所以才拍X光吧。”

“大概是的。”

“那么,你这样诊断不是没用吗？”

好厉害的诘问！樱花笑了，喷雾器般从牙齿间喷出唾沫。虫贩子啪地一声合上书。

“你为什么加入消防队？”

“问我为什么吗？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理由。孩提时代，都在诗笺上写下心愿，我写了消防队员，所以……”三人一齐忍俊不禁。我反击道：“那么，你为什么加入自卫队？”

虫贩子没有回答，而是摘下了眼镜，用衬衫擦拭着：“总是雾濛濛的，空气湿度真大呀！好象有冷气空调吧。”

即使如此，我也心情坦然了。因为女人的手指仍在我的手背上若无其事地、悄悄地、有节奏地动着。

幸好在身后，樱花和虫贩子都没注意到女人手指的动作。我真不知道秘密的乐趣竟如此刺激。热气从耳孔吹进去，从鼻孔冒出来。血压急骤上升。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明白女人传递过来的手指信号的含义。她是个有卓越的同情心的女性呢，还是在樱花的教育下，染上了对谁都献媚的习惯呢？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到了。汗全干了。”樱花把手伸到衬衫里，敲着胸脯。

“成年潮湿，容易产生空气虱子，对呼吸系统有害。”虫贩

子吹毛求疵地装出一副博学多识的样子。

“空气虱子有什么？和你一样！”

“不骗你，报纸都登过，你忘了？”虫贩子把书保持水平，使它象鱼一样游动着，“水母似的虱子只有零点三毫米，都上了图鉴。它飘浮在空气中，以灰尘作饵料，在肺里繁殖，引起恶性炎症。”

樱花没有理睬，绕过桌子，隔着长沙发对面的胸墙，窥视着船舱。

“下面的汽油桶里装着什么……我刚才就注意到了。”

“第五个是饮料水。”我的声音混浊如糊上了浆糊。由于女人的手指不断地摩挲我的手背，连我的喉粘膜都浮肿了。“关健时刻，还是水贵如金哪。”

“到处都是水，看，这本书都能拧出水来。”虫贩子抓住书脊两端，左右一拧，书皮剥落下来，书页掉在了地上。“对不起、对不起。《自给自足入门》？真有意思！都什么时代了，还自给自足？准是苦于交际的怪人写的。这个书签，是图书馆的吧，你怎么借书不还？”

我没有义务回答他。我想起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印刷过的纸捆、旧报纸杂志的利用方法……嗯，石膏……用石膏固定之前，可以作为临时固定受伤关节的代用品。

“太棒了！”樱花坐在胸墙上，躁动不安地高声说：“说实在的，开始，我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才看了一下。但是，我非常满意，这洞窟绝对有意思。潮湿没什么，这也是地下室的一个特征嘛。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利用它。这里冬暖夏凉，温度恒定，利用价值极高。比如，这是常识了，当作蔬菜和谷类的贮藏库再合适不过了。不，保存稻谷种子效率更高，单价高，

又有人需要……”

陈腐之辞！简直象是看见王冠上的钻石，就联想到碎玻璃。这种人容易招惹是非，还是不得要领的虫贩子平安无事。

“别听别人的！”麻木的腿使我语气混沌。我扬了一下眉毛，又一次紧紧握住了女人的大腿肚，“先用石膏固定一下。无论是骨折还是挫伤，固定患部都很重要。”

“先固定一下倒可以，然后怎么办？”

女人的大腿开始轻微痉挛。虫贩子立即插进来。

“决定了吗？我扶你下去吧。”他叼着烟放进烟盒里，“你们是从上面的公路下来的，可正确的路是沿着海岸走，吉普车还放在那里，跟我走吧。走之前来杯咖啡怎么样？”

“你怎么迟钝得象个旧管灯！”樱花故意拖腔拖调地说，“这是秘密地点，连救护车都不能靠近。即使我处在船长的位置上，只要你不是个模范囚徒，就绝不会发给你外出许可证。”

“你留在这里作人质就可以了。”虫贩子若无其事地答道，向我使眼色催促我同意。

这个冷不防的打击使我张惶失措，我一时无法判断这个提案是否于我有利。如果是她作为人质，那姑且不论，若只剩我和樱花两个人，于我何得之有？她贴在虫贩子的背上，也许一去不复返了。

“岂有此理！”樱花用刺耳的声音吸着唾液，“你看，连船长都满脸不高兴。”

“走哇！”虫贩子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旁若无人地催促着女人。也许由于仰视，不仅他的大脑袋，连他的全身都大了一圈。“船长，把我们送到吉普车上吧，那狗太吓人了。”

“狗，什么狗？”女人轻轻拧了一下我的手。

“饥饿的野狗！完全是亡命徒，面目狰狞，有五六条。不过，不用担心，船长是学狗长嚎的专家，船长一嚎它们就老实了。”

满手是汗，淫猥如涂上了润滑油。虫贩子完全看得见，但他缄口不言。也许他是视而不见。果真如此，他提出把他们送到吉普车上的诱惑，便是意味深长的。虽然去留立场改变了，但在把樱花排除之外这一点上，又全部实现了我的愿望。做得太巧妙了！在外面把门一锁，樱花就无法再度出现在地面上。他能否生存下去，在于他什么时候发现食物贮藏库。发现不了，数周之内便难逃饿毙，即使发现了，也会碰到某个击退入侵者装置上，受到致命打击。我打算要托人处理他的遗体。肢解之后，投入高压水洗便所，几分钟之内便会无影无踪了。

还是应该信任虫贩子。快速明灭红绿灯的交通事故信号，应该踩自动器还是加速器，我迷惑了。

“出去之前,先打上石膏吧。”

我伸手去拿扔在地上的《自给自足入门》破碎的书页。地面一阵旋转，我摔倒在地。长时间的别扭姿势，使我麻木不堪。脚部受伤的女人一闪身站了起来。樱花喷出笑来，发出为忍住笑而塞在嘴里的软木塞被他一口气喷飞的声音。百货公司楼上小摊上那台无人问津的“水大炮”发射弹丸时，也一定是这种声音。

“好,演出到此结束!’樱花打了一个响指,兴致盎然地从胸墙跳到地上。“小姐,可以啦,辛苦你了。”

“是装病!”

虫贩子慢慢叉开两腿，充满杀气。而我则意外地平静。事物运动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向来是一种梦想。淡淡的失意如旧鞋般熟悉可人。樱花用指尖擦着嘴角回答说：

“我不能说我不知道！”

我的腿开始恢复感觉。一种不想让苍蝇落上去的感觉。

“玩笑分善恶！”虫贩子表情抑郁地摘下眼镜，放松肩膀，拧紧眉头。“你和船长有约在先，岂能如此肆意妄为！”

樱花也毫不示弱地抱起双肘，探出身子，伸出下巴。姑且不谈我担心这种紧张气氛，双方看起来都无视对手，囚闭在自己的壳中。猛兽砺爪磨牙，窥视着对手的疏忽处时，也装出他们这般漠然无视的样子。

“赶我出去，可得凭力气。”

“我知道！”

“好自信呀！”

虫贩子把眼镜腿折起来，放进衬衫口袋。樱花把右手的手指插进裤兜，象要扯出刀子来。他们夹着桌子角，相距三米半。

女人踩了一下我的脚，低声问道：

“外面下雨了吧。”

在紧张的空气中，这低语如眼中的垃圾一样显眼。他们的兴奋渐渐退去。虫贩子把拳头放在嘴上咳嗽一下，樱花不断咂舌。

“石壁这么厚，又没窗子，知道天气只好依靠这机器了。”我打开了装在长沙发和保险柜之间的书架中段的监视器开关，外部传感器送进来的电讯号由个人电脑变成记号映出画面。“雨象是停了，风力每秒四米二十，西南风……”

“你这人真逗，船长……”樱花的视线不客气地舔遍我的身。

“湿度八十二，气压正在下降。”

“我说头怎么这么沉。”女人把垂在额头的头发撩开，“不喝杯咖啡？”

“用咖啡换换口味也不错。”虫贩子肩膀放松了。

“菰野做事真做作，总让人感到不快。小姐，祝你痊愈请喝杯咖啡！”樱花的居心是显而易见的，他想利用女人的帮助使他赖着不走成为既成事实。“船长，告诉我咖啡粉和咖啡具放在哪儿。”

“好吧，我来弄。”

女人窥了一眼樱花的脸色，樱花用赶苍蝇的手势催促着。

“看我的吧，我煮咖啡很拿手。”也许是要掩饰她的装病，她突然高声叫道。

“是电热咖啡具，谁弄都一样。”虽然这么说，但我暗想，就连我都肯定比樱花煮得好。我与女人两个人在一起，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那就帮我洗洗杯子吧。在下面的洗手间洗，做饭、洗衣都在那里。别用恭桶里的水，墙上安装了水槽和水龙头。电热咖啡具是三人用的……煮浓些，水够吧？”

女人向下扯了扯裙子，先站起身催促我。

“我对暴力没兴趣。”虫贩子躲开道，从挂在腰带上的包里拿出竹鱼糕。“吃吗？忙得忘吃了。空腹喝咖啡对身体不好，容易烦躁，引起便秘。”

我拿了四个竹鱼糕，拖着麻木犹存的脚，向女人追去。下到第三级台阶，就来到柱子背后，看不见了望塔了。樱花喊道：

“这是什么机器呀！连老鼠牙都能削。”

“小型精密工作机。”嘴里塞满了竹鱼糕的虫贩子答道，“我，以前，摆弄过一次。”

第　九　章

再 论 恭 桶

“这马桶，越看越感到古怪……”

女人带着鼻音私语，象在挑衅。我也觉得确实古怪。首先，它的前后没有区别。排便时毫无遮挡，使人无论如何想要背靠遮挡物，想让它前后有别。特别是在废石矿这样偌大的空间里，即便背靠石壁，肛门也会立刻发生拒绝反应。初住这儿，我的烦恼之源就是便秘。用了几种泻药都毫无效果，到一周时开始耳鸣，十天时眼睛发花。曾试着灌肠，结果更加悲惨。只有便意，但肛门仍被塞子顽固地塞住。如果没体验到大肠粘膜炎般有屎拉不出的感觉，是不知道这种错乱的痛苦的。医院对我轻描淡写，说有便意就说明病情很轻，让我蹲在恭桶上别急躁。这用他说，我一离开马桶就要拉，只得飞也似地回到马桶上去。我翻着《家庭医学》，在上面坐了整整两天。我想也许我要死了。

《家庭医学》是给外行人写的入门书，但最终还有点作用，至少比医生给了我更切实际的指导。一般说来，一提起便秘，首先就会想到大便脱水硬化或大肠松弛，也就是肠功能低下。但《家庭医学》举了个肠机能亢进的病例，说直肠痉挛也会引起

排便困难。这是一种没有列入便秘项目的便秘。我忽然想起来，由于我的心性不合于肥胖体质，每年保证有二、三回（不得不见讨厌的人，如生物学上的父亲猪突的时候，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叫去的时候）拉痢疾。病情一重，肠子剧痛如绞。如果是由于痢疾加重而引起的便秘，可否吃吃常备药丁溴东莨菪碱。这种药平时用于治疗月经痛，可对肠痉挛却显出了特别的功效。真是戏剧性的成功。几分钟后，便喷出了巨大的粪块，留下了充满快感的洞穴，令人心旷神怡。我把这告诉医生留作参考，但被不愉快地充耳不闻了。

但这场苦战也使我习惯了废石矿的庞大。前后左右，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能蹲到恭桶上，再没有便秘的恐怖了。一没拘束，为排便以外的目的也开始使用恭桶了。首先是作为垃圾场的使用频率提高了。接着，洗濯处也就当然成了随便使用的厨房。等着开锅的当儿，把恭桶当椅子休息一下，吃饭、喝咖啡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离开恭桶。我喜爱的航空地图旅行和每日进行的整理废石矿测量结果，也都在恭桶上边喝咖啡边干。如此下去，以恭桶为中心的生活设计便渐渐枝繁叶茂了。可以说，我不知不觉正在变成由布凯恰。

洗濯处凿在离地一米高的位置，里侧磨成蓝色的釉状，漂亮得有个奖杯我都想装饰一下。一次，我发现洞顶有一块用玻璃腻子抹住的痕迹。用小刀一抠，露出个铅管，头用螺丝塞住。松开螺丝，立即有水喷出。我拧上个水龙头代替螺丝，扯根电线安上了万能插座，放个小型冰箱，嵌进个荧光灯，放进大型电炉，安装了食品架。我决定装一个折叠式柜台，平时用手风琴似的帘子挡起来。玻璃拉门的四周垫了橡胶，密封性能很好，放上干燥剂保存摄影器材、旅行用品（航空照片地图)、测

量器材等。安全对策也万无一失。不关掉隐藏开关，只要手一触拉门把手，电流就会烧伤手指，蒙受催泪瓦斯的攻击。给由布凯恰找个地方的话，摄影器材旁边最合适不过。

拉开帘，连动装置便打开了洗濯处的灯。

“ 真好看,大理石一样 !”

“ 这叫含水页岩，潮湿时总是光滑可鉴，所以叫水石。缺点是一干燥就有粉末，用这种石头装饰大楼，四五年就会变得象个豆馅年糕。这个矿山被封，也象有这方面的原因。 ”

“ 是吗。这儿好象没有过女人。 ” 看见洗濯台上堆满五天的脏物，女人意味深长地笑了。

“ 当然没有。”

“ 给你洗一下吧。”

“ 你别在意，我每周集中洗一次。 ” 我把从虫贩子那里拿来的竹鱼糕叼在嘴上一个，另一个递给女人。“ 不热乎了，但刚刚买来，我想坏不了。 ”

“ 谢谢。 ” 女人的嘴唇如薄薄的橡胶沿着竹鱼糕的形状伸缩。 ” 竹鱼糕高蛋白低脂肪，有益身体。

“ 我现在的体型…… ” 毫不隐讳地说自己的缺点，会给她以性情开朗的印象。“ 但这种竹鱼糕好象是用淀粉固定味素。谷氨酸苏打就是钠盐，所以对血压有害。 ”

“ 你没听着 象是犬吠。”

“ 如果想听，什么声音都能听到。到处是隧道和空洞，象住在大喇叭里一样。”

“ 外国影视中常出现这样的画面：巨大的石头建筑有个铁门，宽阔的庭院有个看家狗。电影一出现这样的镜头，故事就开始了，这时就有一种需求音乐的感觉 。”

“真奇怪！”

“怎么？”

“好的意义上的奇怪。有意思。”

“别讽刺我。他总是对我有意见，说我脑子里开了个洞。”

“讨厌的家伙！”

“他知道自己是个讨厌的家伙，所以才变得那样吗？”

“那样……”

“咖啡粉，放几杯？”

“浓点的话，放五杯。”也许由于身在洗濯处和恭桶之间这个特殊场所，我陷入了儿童时代过家家般的视野狭窄的兴奋里。“我不喜欢他对你的态度，无论怎么说都过于高压了……”

“他有病，没办法。”

“病，什么病？”

“癌……”

我以一种翻回一页没读完的书的感觉，重新审视了对樱花的印象。

“……癌？什么癌？”

“骨髓。你别对别人说。白血病的一种。你要保密呀。他本人还不知道。”

“是重症吗？”

“癌症没有重症轻症。他大概还能活半年。

“你，说真的，……和他是什么关系？”

“难说呀！”

“他为什么称你‘小姐’？”

“好让别人浮想联翩呗。”

“以香鱼钓香鱼？”

“是的。”

“可按一般的常识，癌患者的病情，只告诉亲人呀！”

我们两个人好容易单独聚在一起的壁橱里，充满了一种不和谐的烦躁。女人没有回答，向上挥了挥手。樱花和虫贩子并肩双肘撑在了望塔胸墙上，一边吃竹鱼糕一边俯视着我们。

“咖啡,在那儿喝吧。”

“我们下去。”虫贩子手扶后腰伸个长长的懒腰，“节省时间，又好收拾。”

“还是在上面喝吧。”樱花双手飘动，消失在里面，绕过柱子,下了楼梯，“我要小便。”

“不行，我先撒尿。”女人叫一声，把四个洗过的杯子（有一个不是配套的）叠放在茶盘里推了过去。“水开了把壶拿走。”

以小便为口实离开我是无懈可击的。樱花拿着茶盘回去了。我也跟着他往回走，在桌子角收拾出一个空处，摆上杯子。虫贩子越过胸墙向女人喊道：

“没有别的吃的了吗？”

女人的回答弹了回来，被回声渲染着：

“讨厌，别看！”

与其是真心拒绝，倒不如说给人以调情之感，我有些不快。虫贩子嘴边带着浅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胸墙。

“快吃吧，船长，饿得连话都说不了啦。”

我并非不饿。但问题是以什么形式用餐。这很容易因此而左右今后的关系。我想，大致说来有三种形式。一是四人一起吃碗炒面。二是四人围着某种程度的饭菜，使之含有乘船欢迎会的意义，这要准备酒水。最后一种是告诉他们放食品的地方，各自付款选择喜欢的食物，烹制和用餐随意而为。我最希望最

后一种方式，但现在居住部分尚未分配，反而容易产生容许他们为所欲为的结果。在第一个晚上开个快乐的欢迎会，作为今后关系的润滑油是有效的。如果能形成不受樱花拘束而与她开怀畅谈的气氛，我是不惜拔掉酒瓶塞的。

为了下决心，我想至少犹豫到喝完一杯咖啡。

“船长睡在这儿吗？”

樱花敲着长沙发的扶手询问道。

“是的。为什么……”

“我们的床在哪儿？”

“着急的话，放哪都可以。因为我准备了最好的睡袋。”

“这么说，是让我们回家呀！真遗憾。”

这样说来说去，是无法确立方针的。别让晚饭的菜单扰得我头昏脑涨了。

“没什么遗憾的，随你便可以吧。”

“我不枕自己的枕头就睡不着觉，真是恶癖！旅行的时候，也要带着枕头到处走。”

“真傻！”

“不，我明白。”虫贩子贴在长沙发边上，象个晒干的墨斗鱼。“填塞物好坏没关系，可在枕头问题上有人有这种习惯。问题是气味，就是渗入枕头的头垢味。”

“枕头的确容易有味。我就受不了农村的廉价旅馆，薰得慌……”

“五官中，据说嗅觉是最原始的感官。”

“忍受不了别人的体臭，但对自己的体臭却很留恋啊。”

“是有很多这种人，他们喀哧喀哧地搔头皮，然后嗅指甲间的头垢。”

“请你们静一下！”我已经兴趣索然。我没想到和船员共同生活竟如此厌烦。“我好长时间不听别人的声音了，神经受不了。”

那种寂静一去不返了。这是笔毫不上算的交易。我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他们浑然不觉。

迸出的风敲击水面的声音。她开始撒尿了。没想到这声音如此生动悦耳，历历在目地描绘出水量和水压，如在长沙发下鸣叫的蟋蟀般近在咫尺。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强迫人家沉默。三个人都抓耳搔腮地装出没听的样子。小便的声音无休止地响着，大家无法忍受这般沉默。

“人为了共同生活,需要规章制度。’因为是代用耳塞,我也快嘴尖叫道：“规章制度不遵守就不成其为规章制度。就是说，为了遵守规章制度，共同的价值标准应该是前提。就是说，只有明白这个废石矿真正利用价值的人，才懂得真正的价值，而不应该挑肥拣瘦。”

虫贩子声音粗涩地快嘴道：“是的，能够自由地使用这些空间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价值。特别是日本，国土狭小，患有绝对的空间缺乏症。”

他的大脑袋里塞满了豆腐呢，还是故意装蠢？

“请别误解，我绝不是拘泥枕头。”喊破嗓子般的快嘴快舌似乎具有传染力，樱花也以相似的声音喋喋不休起来。“我有连续服用的常备药，还有没读完的书。我还是凑合着把家搬来吧。但是，我不能空手回来。船长，让我承包那些乘船钥匙怎么样？我绝对能募集到好伙伴，反应机敏，善于变通。反正这些洞窟的用途是很广泛的，稍加考虑，就可以想出贮藏农产品、做避免干燥的漆器工厂，栽培蘑菇，搞酿造业，还可

以…… ”

“ 你还不明白，不能让人看见！”

“ 我知道。简言之，就是做些不用交税的工作。这正是我得意的领域。比如搞个黄色录相摄影室，实际是很赚钱的。再搞个供在逃犯人潜伏用的旅馆也不错。设备的费用很便宜，随便收费。作为精神病院的重症患者室则更好了。有一种无期徒刑用的监狱，正由于当地的反对运动而苦于找不到建设用地，我们只要确保场地，就是个下金蛋的鸡。因为这是终身隔离病房。 ”

他似乎完全没有理解。但对一个苟延半年的癌症患者来说，有可能让他理解方舟必要性吗？即使他本人不知道得癌，要说服他也是徒然的，让人过意不去的。即使如此，也不能听之任之。真是背上个麻烦的包袱。

小便声终于停止了，排水声轰响。

“ 不用特意出去了，天气也不好……，如果需要什么的话，不要客气地说出来，总会有办法凑合的。 ”

“ 是的,枕头什么样都行。”虫贩子几乎要说一切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他以沉着镇静的表情，选了一只自己用的杯子，用指甲不断地弹着。“ 如果是借的枕头，用自己吸了汗的衫衣包起来也一样。”

第　十　章

樱花失踪　拍屁股仪式

也许因为憋着尿，樱花夹着两腿，跳舞似地下了石阶。

“肚子真饿。”虫贩子嘟囔着，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樱花刚才注意的地方。“船长，你靠什么生活？”

我理解他提问的目的，谁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收入来源是看人高低的国际通用尺度。但我没有义务回答他，也不想回答。电都是偷的，所有备品都是从市政府窃的。我怎么能故意授人以柄呢？我决定装出没听见的样子。

轻轻的脚步声传来，似乎和樱花擦肩而过，用不了十秒，她就会走上楼梯。

“你用不着挽留那家伙。”

“别想不开，要摆出一副船长架子。”

“据说，他，得了癌！”

“是吗。”

“她告诉的，是秘密，本人不知道。”

“这家伙象是癌症，也不一定真得癌呀？”

他毫无顾忌的大笑起来，夸耀着和我的意气相投。女人一只手提着咖啡壶出现在我们面前。小便声仍不绝于耳，这余音

让人联想到小便的出口。

女人无所顾忌在我们的笑声中大喊道：

“冰箱里有很多筒啤酒！”

“不行不行！”虫贩子倚着长沙发的扶手支起上身。“你对自己的地位还认识不足呀，小姐。被经理感化到这个程度可不太合适。”

“经理？谁……”

“别大惊小怪的，这年头张三李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经理。这是个连回收废品的老头都卖弄着‘东洋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的名片招摇撞骗的时代。”

“什么公司的经理，”

“催祭。”女人嘴也没张地回答。

“什么？”

“催是人字旁的催，祭是祭日的祭。”

“这公司真奇怪。”

“是招徕顾客的。总之，”虫贩子右手一挥做了个擦灰尘的手势，左手扶了一下眼镜。“因此，我们，没有船长的许可，别说啤酒，连喝水的权利也没有！你还装什么骨折，好好反省一下吧。”

这种充满说教的口气显得装腔作势。女人点点头。连我也感到打怵。

“别夸大其辞！我只说乘船手续要慎重，啤酒什么的不算问题。”

弥天大谎！啤酒我想一人独饮。一听到啤酒，汗水就渗到皮下。而且下酒菜是巧克力。每天一次，用点时间，吃着巧克力喝啤酒。这是猪在没人看见时最幸福的时刻。

“真的可以？”虫贩子的小眼睛在厚厚的镜片里更加细小了。“饭前咖啡对胃不好，这时可要承蒙船长美意。为庆祝乘船干杯也是个理由吧。”

我常常梦见在垃圾堆斜坡上脚下登空，此时便是这种感觉。为了收复失地，我又一次让步了。

“可以喝一杯，可光喝啤酒太寒酸了点。”当然不能用巧克力做菜。如果没有偏见地品味起来，虽然酒花和可可的甜味在二氧化碳中融成和谐的苦味，是让人不忍舍弃的……。“喝啤酒的菜，油调沙丁鱼不错。”

“好，油调沙丁鱼对身体好，加入了前列腺素成分，有利百病，无论是动脉硬化，还是癌。”

讨厌的家伙！这里怎么能提癌。最初泄露秘密的是我，所以不能光责备虫贩子，幸好她的表情没有变化，朝船舱高喊道：

“撒完尿把筒啤酒和油调沙丁鱼拿来。”

我也不甘落后地喊：

“罐头在冰箱上面的笼子里。”

没人回答。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女人把咖啡壶放在桌子上微笑起来。

“你不喝咖啡吧。”

“不，我喝。西洋人总是把酒和咖啡一起喝。好象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女人分倒咖啡。船舱仍然毫无反应。现在应该听到樱花的小便声了。男人小便比女人的放出位置要高，应该很响。

“沙糖在哪？”

“你问在哪吗？”

我习惯于咖啡红茶不加糖，因而马上想不起在哪。为了不爬上蚂蚁，我好象装进瓶子放到冰箱里面了。我想告诉樱花让他找一下，就绕过桌子，走到胸墙和书架形成锐角的里面，向船舱望去。樱花已无影无踪。

我无法理解眼前的情景，这个石头立方体明快得无处躲藏也无需寻找。我焦急如正用一架失灵的影像叠映取景器。我已习惯于空无一人，但应该在的人不见了我还没有习惯。

“跑哪去了……”

女人从桌子对面绕过来，站在胸墙旁。

“不见了吗？”

我并没有特别担心，无宁说感到有意思。他不知道无处可藏，因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小。虫贩子端着倒入咖啡的杯子也走了过来。

“在汽油桶后面吧。”他吱吱地吮着咖啡，“别装模作样了！你的教养没达到没围栅就撒不出尿的程度，出来吧！”

“汽油桶紧贴在石壁上，桶与桶之间也站不下人呀。”

我知道我找到了他的行踪，只是不想相信。他一定钻进了石壁另一端开着的坑道口，在了望台上很难看见。只要他不把自己骨头砸碎变成肉袋子，被恭桶冲走，他就无处可藏。

“经理,你在哪儿?”女人喊声的余音,如辽远的海滨浅滩之波留下长长的起伏。“要捉迷藏，也得先猜拳再决定谁藏呀。”

我侧耳等待着发出惨叫。没有向导，他是无法通过那个坑道的。那里设置着根据弓的原理制造的击腿机，地上一厘米处张挂的丝线是枪机，一碰上钢板弹簧就会跳起来夹住双腿。原来是为了防止老鼠侵入的，但人的脚脖子也会被它轻易夹碎。

“这小子骗了我们！”虫贩子沿着我的视线，象是立刻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看到坑道口，就得探出胸墙。“那个通路里有什么？”

如果他们是我所期待的船员，那么用不着他们寻找，我也会首先把这里告诉他们。这里是方舟的心脏部分。从这里分出三个坑道，是通向第二、第三船舱的通路。如果把各船舱作为居住区，这里是最适合共同使用的位置，因而，我称它为中央船舱或作业船舱。我的方针是尽量不干涉船员的私生活，但得有一个大家不得不依赖的共同作业部分，如空气净化装置和发电机。方舟生活的成败，与这里的协调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大家都象由布凯恰一样生活，也就不需要这种协调了。如果没有相互扩张势力范围的冲动，也就不用担心相互侵犯势力范围了。容忍樱花乘机逃掉，是我的失态，是对寄生的毁船者的宽恕。

“放机器的地方，”我过于气势汹汹，又说了一句“早晚会告诉的……”

“什么机器？”

“当然是为了活下去的机器。”

“从什么活下去？”

女人象是终于明白了事态，把腰弯成直角，体重放在胸墙上，深深探出上半身。包裹着弯着腰的人造革裙子被扯得如真皮肤般光润可人。如此柔软的球体，就在我的腰旁，而且，不是空幻，但比空幻还要空幻。我的脑子也象被揭去皮肤一样带着红色。

“活下去？从什么……”

女人不断问着。真是从什么活下去吗？归根到底，她不该问‘从什么’而该问‘为什么。’如果能在被浑圆的屁股撑满的裙边生活的话，活下去的意思也就毫无疑问了。由布凯恰交尾时

都要羽化成蛾。羽化成蛾是再生，同时也是死的准备。我侧目看着女人浑圆的裙子想，也许我也在羽化成蛾。

“当然，光是活下去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我还没有开始生活于不值得生活的人生。”

这等于没有回答。虫贩子代我回答道：

“你没想到战争之类的事？”

“我没兴趣，电视一演战争片我就换频道。”

“那就没办法了。”虫贩子背对船舱，颓然倚在胸墙上。这是个把女人屁股一览无余的位置（约二十五厘米）。“女人这东西，生来就缺乏想象力。”

这家伙说话就是不中听，我条件反射似地庇护起女人来：“你还说呢，你不也是讨厌狗叫？”

“是讨厌，怎么啦？”

女人若无其事地躲开了。“她没想到战争，是因为每天去超级市场采购。咖啡不加糖真苦，我一点也不喜欢。”

“是吗，喝啤酒之前，还是喝不加糖的咖啡好，”

虫贩子把咖啡一饮而尽，声如枯井中的水泵，就是在喝咖啡时，他也没停止观察女人的屁股。女人似乎感受到这种视线，赶小虫一样挥了一下手。但弯成直角的腰仍旧如故。我想她是在故意挑逗。

“下去看看吧。”女人催促道。她的本意是要远离虫贩子，哪怕一米也好。“万一受伤就麻烦了。”

“他这个人很冷静、敏捷，连飞着的苍蝇都能用手抓住。”

“那是我的绝活。”

“飞着的苍蝇！”

“怎么啦？”虫贩子锐声笑着，一巴掌拍在女人的屁股上，

响起令人吃惊的声音。猴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是大猩猩，……输了的猴子伸出屁股，要使对方屈服，先要统治其屁股。“不行，弄不好已经死了。也不知里面有什么装置，如果受伤，一定会听到求救声。”

女人被打了屁股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扭着身子缩了缩脖子。她如此轻易地受治于虫贩子了，还是已经习惯于此了呢？也许这种行为不象我感受的那么深刻。我也想模仿一下，但真动手还要避人耳目。

“我想不会危及性命，可里边够黑的……”

“他提灯进去的。看，挂在柜子把手上的，矿工戴在头上的那种。”

他说话总是自相矛盾，糊里糊涂地抓话把儿，刚才还夸张危险的严重性，转口又强调安全。女人随和道：

“是的,不用担心,他有办法。”

她若无其事地把重心从左腿移到右腿，两个球体紧贴着，形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裙子贴在屁股上更加透明了。我并不真心惦记樱花的安全，只是想尽快把女人和虫贩子这令人不快的合谋打上休止符。

不能说樱花绝对没可能安全越过陷阱，侵入作业船舱。我并不认为他如女人所说的那么机敏，但装置也许因别的原因，比如老鼠侵入而解除。如果他为所欲为就麻烦了。空调设施和发电机尚未搞完，很多部位没有用螺丝固定，我不在场被他动过就麻烦了。更不妥的是被他发现武器库。库里保存着五挺射箭枪，七挺模造枪，一挺是枪身和枪机都用钢铁加固的改造枪，试验时连发五弹都没问题，落到樱花手里可麻烦了。

面对方舟漏水的危险，我岂能袖手旁观！我应该马上下到

船舱向他们讲解防御方法。但他们俩却全然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愿意把她委托给在拍屁股仪式上夸耀了统治权的虫贩子。现在最紧要的是名副其实地行使船长权力，使他们承认我的权威。我想毅然决然地拍女人的屁股，不能输给虫贩子。

“还是下去看看吧。”

我利用说话的机会，在精神上断然决心，肉体上伸出手来，朝女人屁股拍去。声音难听，但有手感。人造革有些粘，渗入肉里的感触很重。女人上身一耸，脸红了，张开眼睛直视着我。我不知道她是害怕，还是害羞。

“干什么哪！”

虫贩子隔着女人的肩捅了我的肩胛骨一下，舔舔嘴唇，神秘而亲切地笑了，毫无嘲笑挖苦之色。我成功了吗？虫贩子先站起来走开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我好象终于把稳了船舵。今天的一切并非皆为徒然。

第 十 一 章

一眼看去，坑道口象耸立于两壁之间的裂缝

一眼看去，坑道口象耸立于两壁之间的裂缝或锯口，这大概是其高度超过十五米的缘故吧，但实际上只有小卡车自由通过的宽度，因而，越往近走人收缩得越小。往里走五米左右向右拐弯，从第一船舱射进来照在脚下的灯光只能照到这里，通往黑暗的路是一个漫坡。我警告他俩停止前进，朝黑暗望去。樱花在里面的话该看得见灯光了。浓淡相间的影子和眼球一起在动，这大概是眼中的残像，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是他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把灯熄灭了？可这又为什么呢？我按下吊在腰带上的开关操作盘的第二个电钮，各石壁上均等排列的荧光灯束明灭几下点亮了。作业船舱南壁和坑道右壁是没有界线的，就是说第一船舱和中央船舱夹着坑道，处于互为交错的位置上。与西壁互相并列的一堆白色导管象座小型工厂，这就是手动空调装置。

“ 这 家 伙 ,找 到 开 关 啦 ?”

虫贩子对我耳语道。他没注意到我操作遥控开关。我没必要非要解开这少有的误解。女人窜出一步，两手握成喇叭型喊

道：

“出来吧！别藏猫了！”

“危险！”

我抓住手腕把她扯回来。可不知为什么，她的手腕这般柔软，不一会儿就把我的手指陷进去了。拍屁股之后，我的心境发生了变化。制女者制群。我在想象中浮现出电影里反面角色的笑容，凝视着几步之外的石地。

事情坏到了极点。钢板弹簧断路器一样挡住了前进的道路。本来，钢板弹簧用铁卡子固定在石壁上，只要猎物一触到铺在地面上的丝线，铁卡子就会脱落，钢板弹簧就会横扫地面。是谁（也许是樱花自己）识破了装置把它解除了？还是上了圈套？

“那是圈套吧。”

女人紧紧搂住我的胳膊。征兆越来越好，小便声……拍屁股……接触感，同时也是愈加强烈的不安……没有找到猎物紧闭着的圈套……

“嗯。可弹簧弹回来了。你看，地上那几根丝线散乱着松动了。”

“原来是丝线呀……”虫贩子蹲在钢板弹簧上，摘下了眼镜。“这眼镜度数好象不太合适。真奇怪，被害者哪去了？被钢板弹簧扫在腿上肯定跑不掉！”

“是啊，也没听到惨叫……”

“不一定是人，也许是老鼠撞上了。”

“是老鼠的话，该有死尸呀。岂止死尸，钢板都是干干净净的，血痕不用说，连点毛屑也没有。”

“那还是人。站在安全处用棒子尖拨开铁卡子，或是用石头砸丝线……，可这要预先知道有圈套呀，还是看不透。”

“能看透！”女人断然说道：“有名的人都是将计就计，无论是玩纸牌，还是麻将……”

“嗯，遇到硬手了……”虫贩子手扶着腰打了个呵欠。“石阶踏板上是火焰枪吧。可是船长，不单单是催祭经理吧，没有别人吗？比如趁船长不知道悄悄潜入的密探……”

可能性是无限的，当务之急是查明樱花的去向。

“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消失，又不是雪人。”我跨过钢板弹簧向前走去。

“真坏！不说一声就不见了。”女人随和道。我想她是真着急了，这说明他们事先没有商量过。

来到作业船舱，其规模和第一船舱一样，但由于宽度和纵深相同而给人以狭窄之感。但洞顶很高，仰望时给人以宽阔感。最里面，就是延伸到坑道石壁的尽头处，耸立的柱子恰有七米，由于洞顶很高，柱子粗细和根数象担负着某种义务。柱子后面开着一个宽一米，高两米的洞，但堆着旧汽车作伪装，很不容易发现。旧汽车有二十八辆，我打算全改装成脚踏式发电机。在相当于柱子对角线的位置，从坑道口看去，左前方的最里面，开着第二个坑道口。斑锈的矿车用铁轨还残留着尾巴，大体可以看出是开矿时的主坑道。第三个开口在左前方里面的洞顶附近，设置着垂直运转的传送带式升降机。掘进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因而最初该是用这部升降机搬运石材。大概随着掘进加深，发现优质岩石层比预想的深，为提高采石效率，又追加了主坑道。

“即使这样，采石量也太大了。这样连根掘的话，储量一定很庞大。”虫贩子的大脑袋摇晃着，象脱落了脖子关节。“那家伙藏哪去了？我是船长的话，到哪去找呢？”

升降机高达十三米以上，即使原自卫队员也不容易够到。柱子背后的洞穴，看起来只是个废品堆。三个人的视线商量好了似地射向了露出铁轨尾巴的左坑道口。

“出来吧！”女人喊道。回音使喊声腹蛇般延伸。“扰得我们连饭都吃不成！”

“那家伙自己就吃了八个竹鱼糕，”虫贩子翻起衬衫，搓着侧腹的泥垢。

“不管怎么样，去找找吧。”

我带头朝里面的坑道走去。他俩跟在后面的脚步声迟缓地传向远方。

“这个象跷跷板的是什么东西？”女人看到安装在道旁石壁上的跷跷板式泵，问道。

“连接空调装置的泵。预计两个人一天踏四小时跷跷板，就能净化船舱内三成的空气。”

“是吗，真有具体进展呀。”虫贩子把搓侧腹的手指在裤子上擦一下，把手搭在跷跷板上面的鞍座上。十五厘米不锈钢管中的空气压力，使泵粘着而平滑地转动着。“了不起！太棒了！”

“为什么不做成电动式的？”女人不满地插嘴道。

“到紧要关头，肯定要把空调设备的电停掉。”

“再解释也白费，女人不懂道理。”

虫贩子抬起右肘扭着身体，目的是看女人屁股。我轻轻地躲开了。女人踢了一下空调泵边上的三辆无轮汽车踏板，得意地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象是健身美容器，可实际上是发电机，对吧？”

“是的，是利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当然，也可以兼作健身

器。因为在这里无论如何都容易运动不足……。”

“至少可以带十二伏的灯泡吧，这个发电机。”

虫贩子又一次攻击女人屁股，发出了湿手巾掉在地上的声音。大概是命中了屁股裂缝，女人发出了夹杂着母音的悲鸣。

“堆在那边的旧汽车，我准备全部加以改造。如果二十八台全部运转，给车内电池充电，那么，日常消费的电力预计能够得到供给。”

我装做登汽车踏板，接近了女人，毫不示弱地伸出了手。这与其说是拍屁股，不如说是摸屁股，接触时间至少延长了五倍。女人以扶在改装汽车方向盘上的手为轴，一边向对面转身，一边弯腰哧哧窃笑。对面，虫贩子拭手以待。女人屁股成了手球。

“船员，必须确保相当的人数”虫贩子拍屁股。

“光是男人真讨厌！”女人又被打回脚踏发电机这一侧。

“当然，女人也要多些……”我胆大起来，捏住屁股肉般又把她打回去。

“行了！”女人两手抱着屁股蹲下了。“我和船长一组踏跷跷板的话，跷跷板就不动了。讨厌，你别误解！”

我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但兴趣锐减，大概是因为被人道出了最敏感的体重差别。虫贩子也幡然醒悟似地伸出长长的舌尖，舔着拍屁股的手掌，吐一口气，环视着洞顶。

“即便如此，用电还是太浪费了。”

虫贩子的看法果然是实利主义的。光这个船舱就安装了九十六支荧光灯，五只五百瓦的卤灯。洞顶太高，而且，被电锯剥痕磨沙了的蓝色石壁反光效果极差，作为工作处无论如何要有足够的光线。如果交纳电费，我是付不起的。因为是盗电，所

以能够如此奢侈。但向他们说明内情为时尚早。

有滴水声。女人站起来。

“什么声音？”

因天气和时间而异，每隔三十分到三小时，从第一船舱的洞顶上滴下的水珠，就会敲一下汽油桶。其音干燥得不象滴水，听着倒象有谁拉倒了椅子，也象装满豆子的袋子底裂开一样。而且没有方向性，因而你的想象可以无限膨胀。我省略了说明，直奔第二坑道。

作业船舱的灯光，能照到锈铁轨的七八米处。灯光都是朝下，因而两边峭立的石壁从中途就融入黑暗，让人感到直达天宇。

“这儿也有什么装置吗？”虫贩子悄声道。

“当然有。”

“他,很敏捷呀!”女人也悄声说。

“这里可不象刚才的丝线圈套。”

我在铁轨上向前迈了三步，把齐肩平举的胳膊慢慢划下。警报铃受到了感应，响了起来，跟在身后的虫贩子立即不见了，绊在铁轨枕木上摔倒在地，把女人撞得大叫。

“快关掉！有害心脏。”虫贩子坐倒在地，两手捂着耳朵。

开关在前面第七根枕木左侧。我在铁轨下找到开关，跳起身来。铃不响了，耳鸣尚存。

“这个装置也没什么危险呀。”

“你知道吗？银行常用这种红外线防范装置，注意的话看得见红色光源，所以可以从下面钻过去，是吧。”

“不可能，排了三列，越往前越低，最低的离地面只有三十厘米；钻不过去。”

“里面通哪儿？”女人弯着腰，把手放在耳后，“我听到什么了……”

“到头了。以前好象能通到山的西侧，就是现在的市政府下面，塌顶事故后就成了死路。可途中有很多小房间，也许适合作居住区。”

“这座山上是街道吧。”

“都是住宅区。”

“好象有什么声音……”

“这是感觉的缘故，连听不见的声音都能听见。不同速度的风相互磨擦声，虫子爬行声，水滴声、石头裂纹声，这些声音反射到洞顶、石壁上，就会增大。”

“可我不喜欢这种地方。”虫贩子掸着粘在屁股上的石粉，仰视着洞顶边缘的隧道说。“这家伙真鲁莽，得承认他有行动力。可也奇怪，这里点亮灯是在我们到达的前二、三十秒，我们只检查了一下钢板弹簧，所以也许不足十五秒。那个升降机连登脚处都没有，有七、八米高吧”。

“是十三米。”

“无论如何不可能。”

“你是说他的藏身之处吧，这里到处都无处可藏啊。”女人伸出下巴，脸象雷达一样倾斜着，全身转了一圈。“是什么，比刚才气味还浓，绝对不是烧乌鱼。”

“嗯，我也闻到了。”虫贩子也转过脸来，用鼻子快速吸着气。“好象在哪闻过。”

“风的味。风从上面吹下来，就是那个洞顶上的洞。”

“那里边也有中国菜馆吗？”

“当然没有。”我大概推测到了气味的元凶，但我没有报告

的义务，没必要。“十五秒的时间，能干的事比想象的要多，连女人都能跑完百米。”

女人径直朝升降机走去，几束浓淡相间的影子以腿为轴，象打开的扇子一样向外延伸着。她两手抓着踏脚处下面的地方，吊在那里。

“很结实，谁上上看！”

“有十三米呀！”

“你不是受过救护队的训练吗？”

“离队后就得了高处恐怖症。”虫贩子撩起衬衫襟，搓着泥，兴趣索然地说。“船长，听我一句直率话，让他在里面打转转，对我们也没什么害处吧。”

“是没什么……只是前面还是迷津，没有进行彻底的调查。有一次探查到了山那边的蜜桔田，带着饭盒，用了半天时间。那山里面还有山、谷和河流。”

“能钓鱼吗？”虫贩子的额头上堆起了皱纹。这是他认真时的表情。

“可以吧，栖息在那里的有蛇、龙虱和蜈蚣什么的。”

“那就讨厌了。他讨厌蛇。”女人交替地看着我和虫贩子。她好象仍担心着樱花的处境。

“毋宁说，回来倒成了难题，使我吃尽苦头。半天时间到达那边还算轻松，本来想原路归来，但却迷路了。在洞窟中指南针也靠不住了。道路危险，又饿着肚子，把我累得膝盖打颤。这时就已经过了半夜。不是夸张，那时我真想死了。你常听在富士山的风洞中迷路而死的故事吧。”

“后来哪？”

“野营啊！只有一块巧克力和岩石中渗出的水，没有睡袋，

手电的电池也没电了。真是可怕极了。但是，天一亮……”

“你怎么知道天亮了？”

“你问这个呀。山的那边，叫北口或蜜桔口，我是回到那附近睡的，朝阳射得进来。”

“原来如此呀！”女人口气尖酸，但目光中渗着共鸣。“人真是感觉迟钝啊！”

“一到黑暗中感觉就迟钝了。”

“是吗……”虫贩子晃着上身眯起眼睛。“这就是说，这种情况只是他本人受罪，对船长来说无关痛痒。是吧，这样的话就不用管他了，完全可以弃之不顾。让他尝点艰辛对他有好处。”

“是这样的。”女人若无其事地随声附和道。这种意外的转变竟如此自然。“我们这么担心是有点傻乎乎的。去年岁末，我们去滑雪场市场轧马路的时候，一辆卡车从斜坡路上滑了下来，时速能有六十公里啊。这时我们正要横过马路。他一下子滑倒了。你猜怎么样，卡车过去以后，他满不在乎地爬起来，一点也没伤着！真是个铁人！”

“即使是铁人……(半年之后)”我慌忙停住，没说下去。女人毫无反应。一个患癌症只剩半年寿命的人，竟具有近于铁人的反射神经！我竟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我打怵了，悄悄向樱花道歉。就要死于非命者的武勇传奇，是有一种难于反逆的特权的。我开始感到应该纠正对他的不当敌视，发给他特别优待乘船券。

虫贩子朝自己的侧腹潇洒地打了两下。

“那么，吃饭吧。”

女人朝升降机上看着，象是还在担心。即使他有杂技般的

惊险技艺，我也无法放弃对他能登上洞顶的怀疑。但我却担心着里面右边柱子后面。吃饭之前，我只想确认一下樱花是否藏身于此。

“我也这么想，可为慎重起见，还是查看一下吧……旧汽车里面是个不错的仓库，还有洞穴。也用不多少时间……”

二十八台旧汽车堆在石柱和石壁相夹的三角形里，方向盘和车轮互相纠缠着，形成一个让你无计可施的障碍墙，轻易钻不过去，毋宁说使人当初就产生不了这个念头。我设法使这里看起来只象个石壁。光线不足，让人感到管理者（就是我）对它很轻视。但这是诡计。或许可以说，船内设置的所有陷阱中，这里进行了最精巧复杂的伪装。实际上，旧汽车相互纠结形成的三角形总体就是一扇门。

钥匙是右边汽车的前轮。使劲扭方向盘，拔下嵌在旁边汽车幅条里的踏板就行了。

“这就打开锁了，把最前边的车轮给我对齐。”有一个榻榻米大小，灯光幽暗之中，象块挂在汽车上的破布，但实际上是个贴裱着装饰用薄板的折页门。

“好象有一种虫子窝是这样的，盖着树叶子……”

“是鱼窝吧？”

“是虫子！”

内部结构和入口伪装是相适合的。刚一进去，就有个六个榻榻米大小的小房间，洞顶很低，恰好两米。从那里掘开上、中、下三层隧道。隧道尽处还有小房间，各自被不规则的狭窄石阶连接着，让人联想到把游乐园里几头怪兽的内脏连接在一起。

“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个试掘坑道。从这里向各个方向

进，石头质量却不如意，结果就中途放弃了。所有的洞穴规模都很小，掘削处理也粗糙，这里分类保管材料倒很方便。

石边阶梯上那个高洞顶的稍大些的房间是有关食品的贮藏库。罐装干面包三十打，真空包装五公斤装的米十七箱。面粉二百份。干菜各种。豆酱油、盐、沙糖。日本式煮牛肉、油炸金枪鱼，沙丁鱼等大箱罐头五箱。其他还有水栽蔬菜器具一套和各类种子……

中层隧道象一组走形的木雕工艺品，结构复杂起伏，与其说是房间，倒象个崩溃的城市模型。利用凹凸分别装进了以医药品、肥皂、牙刷、刮脸刀等日用品为中心，从杂货到厨房用具等各种材料。此外还有镍镉交电电池、电灯泡、固体燃料酒精、照像胶片、磨刀石、焊锡和烙铁、粘接剂、各种丝线、灭火器等……如果不尽快整理记录，我自己都要搞不清楚了。

下层隧道象是最好的房间了。不只作仓库，还有七把椅子，桌子、幻灯机、银幕等备品，我绘制的整开纸大的废石矿略图挂在正面石壁上。这不过是半月之前制作的，因而，其后的测量结果还未添加上，但分涂三色的平面图却很象样子。

“哪儿也没有哇！”女人站在地图前，歪着头观察着，象是缺乏方向感。“当然没有，那个入口……”

“准备太周到了，我服了！”虫贩子用指尖在桌子上划了一下，把粘在手上的灰尘，擦在裤子上，夸张地拧着自己的一片嘴唇，“可是，太孩子气了！这种趣味……”

他似乎在讽刺我的模造枪。他大概认为只是一种装饰，这样也未尝不可。

“如果要钻进洞顶的隧道的话，”女人歪着头，用手指描着地图‘就是这条黑线吧。”

“我实际测量的部分全标黑线。红线是参考放在市政府的开矿者图表画的想象图。有意思吧，相互重叠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联络点。大概由于各开矿者都无视协定，任意开掘吧。这样当然要发生塌顶事故。”

“蓝线是……”

“实线是沟壑和水流，虚线是没出地表的地下水脉。”

“无论如何，到了需要武器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虫贩子举起一支射箭枪，瞄准了地图。“那条黑线画到地图外面去了。”

“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画满。”

“那家伙现在也跑到地图外面了吧。”

女人回过头来大叫一声：“别瞄了！危险！”

“别担心，弓上没搭箭。”虫贩子说着把准星转向女人的脸。“你讨厌这样吧。知道开玩笑也讨厌！我从心里不喜欢武器。这种东西从来都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说教很不合适，充其量不过是个模造枪，而且射箭枪还是用于打老鼠的。”

女人从桌子对面转过来，伸手从旁边拉开了射箭枪的弦。

“这种东西能打老鼠？”

“打中的话就一命呜呼！”虫贩子用脚踩住弓，把弦挂在钩上，动作熟练地搭上铝箭，立起了照尺，修正一下距离递给女人：“射射看。从孔里看去，把目标正好对在准星上就可以。”

“真有些害怕。”

“这和火药不一样，没有后坐力，别担心。”四米之外的椅子背上横放一个七星牌香烟空盒。“那是靶。你别想着固定枪，放松，屏息……”

弦弹了一声，定是偶然，但命中了。空烟盒被打破，穿过去的箭撞到哪儿的石壁上弹了回来。女人扭着身子发出欢声。

“真厉害！命中了吧。借给你吧。”

“可以，法律上也没有禁止携带呀。”我的心情很复杂。按照虫贩子的看法，我煞费苦心的武器库竟是充满孩子气的。“狩猎是禁止的，但可以用来打鱼。”

“在哪能打鱼？”女人一边端着射箭枪瞄这瞄那，一边说：“稍沉了些。但比气枪有威力多了。”

“但它不是用于实战的。”虫贩子从摆满枪架的改装枪中，毫不踌躇地选择了微型枪，用富有深意的手势抚摩着枪身。“装填，也就是搭箭很费时间，如果是一发即中的先发制人还好，否则交战能力还不如弹弓。在三十米之内才能给敌以致命伤，因而，第一箭没命中，就只能赤膊上阵了。但这个微型枪就不同了。”

“你知道得太详细了吧。”

“我可不是为了虚荣才进自卫队的。船长不是知道得更详细吗？如果没有点研究，船长怎么能想起用微型枪？因为这种枪不适合正规军使用，奇袭部队用起来最合适。”

“算了吧！不就是个模造枪吗？我在电视中看里根总统遇刺事件的新闻时，发现美国秘密警察就使用这种枪。这种小巧漂亮的枪很合我意。”

“不对，这是改装枪。”虫贩子擦着枪栓柄上的锈，嗅了一下枪口上的气味，往枪膛里看看，把手指伸进去试探着。“没做过试验射击吗？你真是宰相腹中能行船。如果射击后哪儿也没坏，就算成功了。是单发的？还是半自动？不能打连发吧。”

“你拔下子弹夹看看，全是玩具子弹。”

“别唬我！是装两、三发空弹伪装和吓唬人吧，这倒是个慎重者的所为。可不巧的是，上边船长室的小型工作机周围，洒着些黄铜色的合金粉末。以前，我因喜欢玩枪，志愿参加了自卫队，你在加工什么，逃不出我的眼睛。”

没有比这更有力量的反驳了。的确，弹夹的第三颗子弹以后，都是手工制的实弹。

“在枪械方面，你好象挺有些研究。”

“那我给你检查一下枪械吧。”

也许，我应该断然请他检查一下。五发子弹的试射是顺利过关了，但能否经得起实战，我还没有自信。

“可你不大喜欢这种装备吧。”

“只能说这种装备没甲。我有兴趣，反正有市场出售的特种钢，可以用补强和火药量调整一下。”

“怎么搞的！”女人叫道。她坐在装了二十公斤活性炭的桶上，无论两脚怎样用力登射箭枪也无法把弦挂在钩环上。“好象是力气不够。”

“她是外行，不足为奇。等我借你一副开车用的皮手套。”

我给她拉上了弦。女人抓起五支箭，朝试掘坑道的阶梯跑去。

“真没办法！”

“挺有魅力的啊。好久没玩照像机了，真想为她拍一张。”

“枪是能改变人的。”虫贩子拉开微型枪的扳机，夹在腋下。“船长，你是不是讨厌人类……你的性格，排他性过强了……”

突然，作业船舱发出一声大喊，是女人的声音。

“出来！再不出来我可要射击了！”

她的声音比平时低沉，似乎高音部分被凹凸濡湿的石壁吸

收了，让人想不到是在开玩笑，只感到一种紧迫。有声音回应，但混沌不清。

我和虫贩子前推后挤地跑上石阶，女人周身瘫软，张开弦的射箭枪从肩上掉了下来。樱花顺着升降机从洞顶上的洞穴里滑了下来，回过头看着我们，脸上浮现出暗示的微笑。他的确是身轻如燕，毫无危险。

第 十 二 章

谁 都 有 隐 私

大家都知道，这里不是拐弯抹角地相互刺探的地方。窥视对方态度的第一回合结束了，一赌雌雄的第二回合就要开始。我调整一下呼吸，以沉静的心绪努力掌握对方的动向。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启开筒啤酒之前，大家都避免触及樱花让人担心的远征，保持着停战状态。

午饭是快餐面，加葱段、二片火腿和鸡蛋，下酒菜大家已经约定好，打开了油调沙丁鱼罐头。餐桌还可以装饰得更丰盛些，但以前我从未如此奢侈。

各自把自己的面条容器和五个筒啤酒搬上了船长室。我坐在阶梯边的椅子上，虫贩子坐在胸墙上，樱花和女人各占长沙发的两端。长沙发很低，坐在上面下颏刚刚超过桌面，但坐上去很舒服，也算利弊抵消了。

虫贩子一口气喝下了第一筒。樱花隔着桌子又把一筒啤酒扔给他。是樱花把装啤酒的筐抱了进来的。他顺便从女人脚边拿起了搭上箭的射箭枪。

“菰野，把那个空筒放到我对面，是做靶子。保险机在哪？”

女人把下颏伏在樱花的肩上，为他把扳机根上的保险机打开。即使他们是那种关系，在人前为之，也未免过于亲密了。她是本能的媚态，还是过于天真呢？对谁都摇尾乞怜的狗，只有孩子才喜欢。

“算了吧。”虫贩子把空筒放到樱花面对的胸墙上，不快地说“不快点吃，面就粘到一起了。”

樱花扣动了扳机。空罐子似乎微微摇动了一下，但没有命中。远处传来箭被弹回来的声音。

“臭水平！”女人笑着，偷看了我一眼。“连我都能射中七星烟盒，嗖 一 啪！”

樱花把脸伏在装面条的大碗上，吸进去的面条塞满了两腮，用混浊不清的声音嘟囔道：

“他妈的，当时我要是拿着这东西，管叫他无法逃走！”

女人天真地反问道“是老鼠吗？”

“啤酒也喝了，该进入正题了。”樱花擦了擦嘴，翻起眼睛瞪着我。停战结束了。“船长，那家伙是谁？”

啤酒和面条在胃中形成的混合物成了粘糊糊的焦油块。他看见什么了？他想说什么呢？

“那家伙……不是谁也没有吗？”

“穿着白色衣服。”

“是错觉吧。”

“喂，等一下，”虫贩子把塞满两腮的油调沙丁鱼用啤酒冲着咽了下去，“作为船长顾问，我最终当然是支持船长……但是，遇事仍要实事求是。因此，经理，也请你如实回答。你戴在头上的灯是在这里预先准备好的吧。你最初是不是想做洞窟探险？我们怀疑你看见奇怪的人影是一种借口，你也无可辩白！”

“你的心真细,不愧是菰野。”樱花打开了第二筒啤酒,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笑容。

“小便之后，想到那边散散步，这是事实。但是，毫无理由地穷追不舍，我还没有这么鲁莽。”

“这就怪了!”女人从大碗上抬起脸,闪电般地把垂在唇上的一根面条吸进嘴里。“那你为什么不喊大家？如果你还信任船长的话，就当然会这么做。”

“住口,我不是不信任船长。”

樱花朝我伸出手，用手指打了个响，气魄十足。也许，樱花会出乎意料地说出真实情况。

“他是什么人？你发现的时候，他在哪里，干什么？”

“我全看清了!”樱花盛气凌人地踢着地;“他是谁,为什么藏起来?”

“没藏起来吧。”

“我不是问你了吗？他是谁？是个有线索的证据吧。”

“别太兴奋了!”虫贩子把手伸到桌子另一头,从女人那儿接过第三筒啤酒。他的额头和两颊都渗出了紫色的斑点，他也许是个不能喝酒的体质。“有个测谎仪该多好。但是，在所处立场上，经理有义务说出真情，而船长没有。因为你们不是特邀乘船的，也不是请来的客人。”

“开玩笑!”樱花唾沫乱溅;“我不是义正辞严地说过吗,我不枕自己的枕头睡不着觉，而是你们强迫我留下的。”

“说强迫有些言过其实了。船长没有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是事实。”他敲了一下胃的上部，把酒气一口气吐了出来，“就是说，问题是，船长无论怎样说自己是船长，没有得到船员的承认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个问题可以用实力去解决……”

“还可以选举。我不喜欢暴力。”

“开工资多好啊，只要双方认可。”女人象有个巨大发现似的，声音很兴奋。“领工资的人总是一定会听从发工资人的命令的。”

“有道理。”虫贩子用斟酌抵压品似的目光看着女人。“我们船长手头象是很富裕。他在设备等方面花了大量资金呀。摄影也停业了，也不象有其他职业……是不是土地暴发户资本家？外面高速公路下面的钓鱼旅馆，实际上也许是船长名下的。”

“是吗，这样的话，就违背原来的协议了，”樱花把身体沉到长沙发里，放下射箭枪，伏下眼光，“当然，我们产生了义务，船长就产生了权利。也许我们误解了事态。可是，在百货商店楼上，他拿着船票和钥匙，完全象是商品……”

“是啊！”女人庄重地伸着下巴随声附和道。

“可是，你们最后还没付钱。”虫贩子摇着大脑袋，得意地笑着。

“菰野付了吗？”女人疑惑地看着我。

“付了，六十七万日元，全部付清。”

被虫贩子语气所迫，我也不得不点头。的确，由布凯恰一只价值二万日元的话，皮箱里有三十只，那么他就付给我六十万日元左右。

“这就怪了。”樱花仍不肯罢休。“菰野，你是受雇于人才这么说的吧，但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样的话，你不成了堂堂正正的客人了吗？”

“不多，才六十万日元。当乘船资格审查费还算便宜的，本人感激不尽。况且你们连船票钱还没交，扣除这些钱，不和付

给你们相当数量的钱一样吗？别说三道四的了。”

樱花和女人似乎都被蒙住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能言善辩。我感到，他和樱花对辩，也含有向我要空白委任状的意思。虫贩子喝完第三筒啤酒，继续说：

“我们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是分不出胜负的，谁也不是加害者，谁也不是受害者。今后就需要相互信赖的保证了。怎么样，空口无凭，要达到能相互看屁股眼的亲密关系，还需要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我们古人是靠交换人质相互牵制的。我们相互告白自己内心隐秘怎么样？任何人都会有一根不愿意让别人抓住的尾巴，就以这根尾巴做担保吧。这样的话，即使弄错了也不会产生警察前来干预的丑行。”

“那怎么才能知道说的是不是假话呢？象菰野这样的人，能说真话吗？”

“不一定，捏造自吹自擂的假话很容易，而编自己的隐私则不那么容易，”他自信地眯起眼睛，舔着嘴唇，“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也许是这样的。”女人打开了第二筒啤酒。

“向别人借钱的时候，可能编得出来……”樱花勉强打开了第三筒啤酒。

虫贩子干咳两声，继续说：

“船长，把录音机拿出来吧。人这种东西很怪，一看见麦克风，就很难撒谎。而且，录音以后还可以作为证据。当然，船长可以免了。这个废石矿本身，就是船长的隐私。我们猜拳为序怎么样？”

谁也没有异议。第一次猜拳女人胜了，第二次猜拳樱花胜了。

“好，按下录音键。”虫贩子开始告白：“我进自卫队的最初动机，是向往军服和枪械。我很快就失望了，我自幼就不擅长团体行动，因而，我想用军装改变一下我的根性。可太没劲了，当兵还不如当和尚。无聊至极，我就偷了手枪，开始和街上的无赖们同流合污。我那时把枪私卖给谁了呢？过一会儿你们就会从我口中得知……”

虫贩子向上翻着眼珠看着樱花。樱花伸手盖住了麦克风。

“犯规了！”樱花的舌头发硬了，他象个酒精发作也脸不变色的人。“你也没说清楚露出什么尾巴了。而且这种事情，早已失效了。”

“好，就算失效了。你松开手。我实际上搞了三支枪。第四支我一时疏忽没有到手。有个展室，摆着全世界代表性的枪械。那儿有一种叫MW-本的比利时制的枪，你知道吗？性能象机关枪，大小则象手枪，是个很厉害的代用品，缺点是价格昂贵，让我看得垂涎三尺。展出近千支，但出入口处有电子计算机监视装置，意外的是，查票很松。进入展室时，把通行证插入监视装置，你的名字和体重就被记录下来，出展室时，再把通行证插入监视装置，体重一有三百克以上的误差，门就自动关闭，警铃就响了起来。你们看怎么办？”

“把它拆开拿出去可以吧。”女人说出个理所当然的办法。

“也可以，从里面往外拆。可是，最后剩下的枪身部分，就有八百克呀！”

“我知道，”这是我喜欢的话题，肯定能比她答得好，“带进去一个五百克左右的东西，放在里边就可以了。”

“这方法并不新鲜。”他轻蔑地说，“他们能这么粗心大意吗？你最后离开的时候，必须按一下完成开关。这时，桌子周围一

米以内的地方，如果重量不等于零，红灯就会亮起来。就是安装的纸篓，一扔进五十克以上的东西，也会响起警报。

“真厉害……”樱花眼睛望着空中，不停地在膝上划着正方形。

“快说呀,真急人。”女人盘腿坐在长沙发上,把拖鞋似的平底鞋脱了下来。

“只有一个漏洞,”他微微地点着头,得意地翘起嘴唇“你们猜是什么，是饮水处。出入检查严，可是有饮水处。我在那里一想，有了……让我说出这个秘密吧……在塑料袋里装上六百CC的水带进来。”

沉默。大家各自理解、咀嚼着当时的情况。

“可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吧”女人悄声说道。

“何谈失败,干得漂亮极了。”

“你就是因此被开除的吧。”

“不,不。我把战利品缝在枕头里,心里十分高兴。妈的,我们金属探测器实习，偏偏在宿舍里进行，你说我能不逃跑吗？藏东西总是比偷东西麻烦。”

“同是尾巴，也有没用的蜥蜴尾巴。”樱花懒散地倚在长沙发的扶手上，把筒里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被除队以后，你的罪状就一笔勾销了吧。”

“少废话！现在我负责点名。我是在验明正身之前开的小差。现在该你说了，你要说真话。”

樱花看了看虫贩子，又看了看我，沉默了一会儿。他抽了抽鼻涕，看女人一眼，绝望般地从裤袋中拿一束卡片。

“你们看，这里边的计谋你们不知道，我他妈就发行这种现款卡似的东西。一共二十六张，是放债的卡片。”

“是为同行们用电子计算机交换情报吗？”

“如果包括没有卡片的，超过三十张，合计七千万日元。我曾干过催债的活儿，对这套把戏了如指掌。我是个声名狼藉的赖帐者，几乎所有的店里都贴着我的通缉照片。”

“这就是你化妆的理由呀。”我解开了一个疑惑，心情轻松了许多。

“好象有个专门抓我的侦探，赏金也是十分可观啊……就说到这里，停止录音。”

“是这样，不错。有资格乘船。”虫贩子按下暂停键。“船长，没收他的卡片作为证据。”

“不行。”又是他那令人难以相信的特技。我伸出手去，那束卡片已经在我的手下消失了。

“录音就足够了。”

“那，好吧。来下一个。”虫贩子把手握成空筒，从中看着女人。

“不行，我不说了。”女人的脸涂了浆糊般僵硬。

“为什么？”

“我害羞。”

“你要是害羞的话，就无法设立抵押权了。别担心。”

醉酒的晕眩突然向我袭来。我想抵抗而又在期待这种晕眩，连女人也看不清了。悸动在我的耳畔踏着脚踏式泵。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没什么可说的才感到害羞。”

“那就算了，她就免了吧。”樱花出来援救是不多见的。是不是有不想被别人追问的秘密呢？“因为小姐是不能从这里一个人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个和我一起干的催债人，想把小姐放在我这儿做抵押。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大家都授人以柄，可以赤诚相见了。我刚才追踪的那个男人倒底是……”

虫贩子又坐在胸墙上，身体大幅度地前后摇动着，大概是喝醉了酒，连高空恐怖症都被麻痹了。女人盘腿坐着，反绞着两手。短短的裙子，象缠在脖子上的绳子。三个人的视线揪住我的前襟，毫不客气地推搡着我。

“你真的不知道吗？你不说，我们是无法知道的。……真让人不寒而栗……不过，仔细想想，不是一点也猜不到的……是老鼠吧……你还是详细说明吧。”

“你不是说过是什么了吗？这完全合乎逻辑。”

“你别这么固执己见。”虫贩子把前后摇动的身体变成左右摇动，“我们不是白乘船的，这一点船长应该认识清楚。”

“菰野，危险！”女人提醒道。虫贩子象是让人制止了一样停了下来。

“很简单，里面的通路好象有人，我就跟踪上去，仅此而已。”

“肯定是个人吗？”

“不是人又能是什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老鼠？”

“说真的，很早以前，我就感到有个入侵者。可如果是人的话，又过于敏捷了。在目光所及处悠然闪过，定睛看时已经无影无踪了。视野的中心部分对物体反应强，而周围部分对运动敏感。因而又象老鼠又象人。”

“老鼠能穿着帆布鞋和运动衣吗？不过也的确敏捷过人，好象十分熟悉地理环境，他能在复杂的路上毫不犹豫地飞奔，我以为他钻进了死路，可他肯定会找到出口。真是了如指掌！”

“你追到什么地方了？”

“我说不清楚，没有自信能够再原路走一遭。下了两次台阶，然后是向上登。有两个流水的沟，第二个无论宽窄还是深度，都象条河。”

“是追到那里了。”

“追到那里就不见了。我以为他无路可走了，可他却飘然消失了。奇怪，真想象不出他是怎么越过那个大水沟的。我说船长，出口不只这一个，其他地方还有吧。”

“那一带我也不太了解。”

“有人在那边住，对我们进行周密研究，而我们却一无所知，这可不怎么样。”

“有种怪味,没闻到?”女人插嘴道。

“也许有吧。”

“过了水沟，是一块狭窄的蜂腰状细缝吧，那儿便是坑道区的边境了。我计划把那里封锁住。令人难以置信，就是直线距离往返也有六公里，况且还有悬崖、深谷、石阶，是很难行的路。难道他们涉足到了坑道区?”

“他们,是谁?……你好象知道线索。”

“没什么,他们也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他们叫‘扫帚队’，是一群老人。”

“扫帚……是什么?”虫贩子身体僵直,伸着下颏,眼镜滑了下来，右眼里溢满了泪水。

“扫垃圾的竹扫帚。队是军队的队。是个平均年龄七十五岁的清扫服务队。”

“这个服务队也住在废石矿里吗?”

“大概是吧，不过他们只是使用垃圾场。反正他们离这里有三公里以上。菰野看见过。”我第一次叫虫贩子姓，对这种关

系变化感到困惑，“ 在我们抄近路时看见的，那儿有个岩石露头…… ”

“ 原来是垃圾味。”女人仍在纠缠不休。

“ 但是,清扫队多半是来侦察的吧。”樱花也在纠缠不休“ 那种逃跑速度，不象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呀。 ”

“ 是指挥班的家伙吧。‘ 扫帚队 ’ 的指挥班里好象也使用年轻人。”

“ 是大部队吗 ?”

“ 有三十五人到四十人。他们只在深夜作业，因而很少有人见到过他们。据说他们总是排成一列，唱着军歌，到处打扫。 ”

“ 这帮人真有点可怕。”

“ 可还没听说妨碍别人的睡眠。他们只是窃窃轻唱，都被风声和扫帚声淹没了。”

沉重松弛的醉意，使女人之外的所有成员萎靡不振。

第 十 三 章

“扫帚队”上了报纸的地方版

报纸地方版上，也登载了“扫帚队”的事，使当地人无人不晓。最初，只是个由几名老人发起的空罐回收运动，但渐渐有了众多的响应者，成了从中体验到人生意义的社会复归运动，受到很高评价。后来，他们成立了组织，做了制服，还带上了两个交叉竹扫帚图案的徽章。这群老人，身上裹着近似于战斗服的深藏青色制服，从夜阑人静到东方破晓，在街道上扫除。老人觉少，又不想打扰市民休息，这就是他们深夜作业的理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排成一列横队，嘟囔般低声哼唱着往昔的军歌，合着拍节挥动着竹扫帚，在街灯下映出蜈蚣一样怪诞的影子向前爬行着，真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军歌在市议会似乎也成了问题。但据说有位议员为他们说话，使这个问题断然解决。这位议员说，“离家去国几百里……”这首歌词唱出了士兵的哀怨，应和军舰进行曲一视同仁，与日本教职员协会的想法是相同的。而且，关于队员在清扫地区集资一事，也似乎被义正辞严的论辩压了下去，这种论辩认为，老人们用自己的双手，为建设老人之家而举行集资活动，我们应热心响应，这难道不是常识，不是健全的市民感觉吗？实际上，北滨市的卫生

的确出类拔萃，光着脚走路也不用担心弄脏脚掌。合成洗涤剂消费量之少也很超群，市政当局只好表示欢迎。

“这群老头子真讨厌，假正经！是不是得了神经病……”虫贩子从胸墙上滑下来，双手托腮挂在桌子上，视线在眼镜里面摇动着。“大凡喜欢扫除的人没有好东西……我讨厌扫除……清理整顿都是狗屁！”

“他们是让人讨厌。他们干得干净利落，而我们却被侦察得了如指掌。”樱花拉开射箭枪的弦，搭上箭。“奇怪，那个混蛋侦探，逃到哪儿去啦！那里象个地铁站台，左右都在水里被悬崖隔开，只有飞过水面才能逃掉。”

“那样的话，是泅渡过去的吧。”虫贩子瘫软地坐在地上。这种位置关系，是我所不希望的，因为他坐在地上，能够通过桌子腿中间，直接看见她盘腿而座的中心部位。

“不可能！”樱花似乎也看穿了虫贩子的居心，突然架好射箭枪，用手指勾上扳机。“对岸是直达洞顶的绝壁。”

“住手！”虫贩子条件反射般地拿起挂在胸墙上的微型枪，拉开枪栓蹲起身来。“喝了酒别玩枪！”

樱花脸上浮现出微笑，仍然扣动了扳机。没有命中的箭掠过空罐子，在远处响起干燥的声音跳了回来。

“我这个人，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摆弄玩具……迷上枪，玩具枪也能过过瘾啊。”

虫贩子没有回嘴，放下了枪，但也不想钻到桌子底下了。女人想说什么，也闭口不言了。樱花弹着射箭枪的弦继续说：

“船长，你是怎么想的？休息一会儿，再到水沟那里去一次吧。”

“太晚了，天亮之后再去吧。”

“在洞穴里没有昼夜呀。”樱花急忙吃完了剩下的面条，喝起了第四罐啤酒。“我是喝醉了酒脑子才清醒，真的……不过，啤酒就面条，真不尽兴。”

“没必要特意去一次。”虫贩子抓着最后一条沙丁鱼的尾巴，用舌头卷进嘴里。“有事他们会来的。”

“这么畏首畏尾，真让人讨厌。老头们当作垃圾场的洞穴，一定和这里相毗连。这还不是加害于我们？街上干净了，而我们这里却完蛋了。”

“不只是垃圾……”女人也对自己的看法纠缠个没完。“这种气味，绝对是有害物质。如果是工厂废弃物，我们起诉还能赚上一笔钱。”

“清扫街道，老人之家，都是痴人说梦！”樱花他们开始一个鼻孔出气，“什么为了活下去的船票，这些有毒物质就会把我们弄个半死！”

所有人的眼睛，都象把满是洞眼的铁丝网，换成个巨大的超合金硬壳披上去的蜗牛。真是个死心眼！我的下眼皮处，响起小气球爆裂的声音。我的视野模糊了，似乎喷出了泪水。记得以前也有过这种体验，对了，猪突把我关进废石矿，用那狗锁把我锁上时，我也流过这种泪。我在什么地方看过文章，说泪腺有三种，其使用频率各自不同。大概我这次使用了不常使用的泪腺，导泪不畅，因而响起了声音。

“他们来看看船长是不是死了，现在得到报告，一定引起大骚动。不仅没死，还增加了四个伙伴。”女人表情惊讶地看着我。“怎么，你哭了？”

“嗯……”擦泪反而感到羞耻，就任其顺着鼻翼流下来。

“船长不应该哭呀！”虫贩子紧闭双眼，张开双臂，靠近桌

子。

“也有窝心的泪。”樱花加重语气，喷散着唾沫星子。“船长还没有坐以待毙。”

“所以他才说准备封锁那条通路。”

“这未免太怯懦了。动手动脚的是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帮扫地老头，跟他们干！”

“即使对不起老头们，也要想办法搞个领土宣言。”虫贩子爬上桌子，象个受伤的海参。“他们只作垃圾场，而我们当然会使用得更有意义。即便不是如此，日本也很狭小，绝对会陷入空间缺乏症。”

“还挂日本国旗？”女人不可思议地凝视着我的泪水。

“这有什么。无论什么旗，挂上就是了。”樱花斩钉截铁地说：“金钱能使鬼推磨。设下陷阱，征收地盘税，和他们划清界限。”

他们各自立场不同，可除我之外，似乎都有兴趣和“扫帚队”交涉。我也认为不可能永远维持现状。他们已经派来了监视员……光被人监视就是一种屈辱，而发现这种监视却是借助樱花之手，这使我产生了双重的败北感……“扫帚队”的监视败露了，一定会采取新的对策。这种针锋相对无论如何是无法躲避的，我感到他们俩都不想放过这个摆保镖架子的机会。

最终还是让她得渔翁之利吧。

“认输吧，正如你所说的。这帮家伙，在倾倒六价铬。过去，奸细的嗅觉都十分灵敏，即使在暗中也能象狗（这种比喻有些欠妥当）一样嗅出人和物。隐身术最终就是嗅觉的训练。没想到，你也许就是个奸细……”

实际上，我和“扫帚队”的关系，比虫贩子和樱花想象得还

要密切。最初的契约是在去年的现在。交易的内容，正如她所指责（虽然元凶不是“扫帚队”，也不该说是我）的那样，是非法排弃工厂废弃物。每周一次要处理五件装在聚乙稀容器里的超过环境基准五十八倍的六价铬废液，工作内容颇为恶劣。也正因为如此，报酬十分可观，一件付给我八万日元，每周四十万，一个月大约就是一百六十万。对我来说，这是笔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数目。

我当然不是和“扫帚队”直接履行契约，而是通过可以信赖的中间人。每周二的黎明前，那位中间人从对方领取现货，用轻型卡车运到市营公路。在那里接货之后的工作，便由我一人承担了。我先用滑轮把货卸到伪装用的昴306号废车顶篷上,然后通过摘掉玻璃的后座移进车内，再用手推车运进船里。劳动很繁重，但一想到急于筹集资金，也就不能对工作挑肥拣瘦了，而且谁也不知道恭桶的存在。

开始营业之前，我做了相应的准备。不确认一下冲进恭桶的东西流到何处，总是不能心安。按一般常识，是流到海里。这一带的陆地一直延伸到海底，因而，很难预测地下水的流出位置。开门营业，总要处理些非法排弃物，有必要事先知道容许范围的标准。如果玩赏动物尸体和有毒物质浮上海岸汀线的事件频发，转眼之间就会引起社会注目。

在风和日丽的一天，我选了一个潮汐小的时候，把一罐五百克食用红色素冲进了恭桶。我站在便于眺望的“云雀丘”行人桥上观察着，海面的任何地方也看不见被染红的征兆。营业之后，我也没听说附近飘上来过死鱼。恭桶下的地下水大概直通大海深处，而且出口处还会有特别高速的潮流冲刷。没引起社会公愤就没问题，业务因此而顺利发展。反正世界也快毁灭

了。

但进入本月不久，事态发生了急变。在刚刚宣布梅雨期就要到来不久的一天，我来到梅子饭卷店前等信号，旁边停着一辆警察押送车或右派战斗车似的黑色中型旅行车。车的侧面印着交叉竹扫帚的白色标志，前面横杠的一端还迎风飘动着相同图案的队旗，象是传说中的“扫帚队”巡逻车。我听中间人说过，但亲眼目睹还是第一次。我并未感到亲切，但它事实上是我的客户，因而，我以某种（极中立的）关心的目光眺望着它。这时，我的目光，与坐在助手席上的男子的目光相遇了。一个身材高大得顶到旅行车顶篷的魁梧男子，正在看着我的吉普车。一种以为是水气而把手伸进干冰烟雾般冲击向我袭来。他戴着大型太阳镜，留着满腮胡子，相貌不同以前了，但他那绿色的鸭舌帽我是不会认错的。

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猪突。

我们五年未见面了。单是知道他仍然健在就令我感到不快。（象个乞丐或是脑组织软化症患者似的男人）竟厚颜无耻地坐在我最大客户“扫帚队”巡逻车里，象个大鸡蛋黄。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足两米，因而，看得清他深藏青色的制服右腕上的标记，是个金色刺绣的三条山形条纹。按照一般的常识，金色是将官之位，三条则是最高一级，也就是大将、元帅或司令官。我虽然不知道，但我选择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作为我的交易对象了。我的大脑麻木如染上白蜡病，信号变成了绿色也没挂上离合器。

立刻就有了反应，第二周我的工作就突然绝迹了。我最初怀疑中间人。他是在城里开个叫“千石屋”的点心铺老板的儿子，姓也是千石。只要他不传话，猪突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和

我结成处理六价铬的联盟。猪突大概只是由于露恶冲动（虐待亲人是从猪突体内分泌出来的嗜虐趣味之一），才让“扫帚队”的同伙在梅子饭卷店前与我相会。碰巧在场的千石，一定是为了哗众取宠而炫耀我便是非法排弃的最终实施人。猪突决定立即采取停止提供废弃物的措施，也是极为自然的。其目的，就是断我粮草，试图切断兵粮，夺回阵地。他是把我绑在恭桶上的罪魁，当然熟知恭桶的功用。

不用说，千石断然否认了我的怀疑。作为中间人，他从我手里领取两成的手续费，停止供应废弃物，他也是受害者，在这点上我们是共同的。无论“扫帚队”提供多么有利的条件，只要找不到另一个六价铬的安全排弃场，他们是无法轻易地改弦更张的。我疑团未解，可还是委任千石重新交涉，让他们重新提供排弃物。我下定决心，对断我军粮者威武不屈，固守城池。如此说来，在船里感到有“老鼠似的东西”似乎也始于这时。

“要是我，就不再信任千石这个人。”女人用手指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不断地画着小圈，盘腿坐了起来，露出了优美柔和的膝盖。

“我也是这么想的。”樱花舔了舔唇边的唾沫，“刚才我追捕的那个家伙，说不定就是千石。”

“这就叫根据预先判断的预料搜查吧。”

“今天最后一支。”虫贩子手势庄重地点燃香烟。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信任千石。千石这个姓，的确有些装腔作势地隐藏名门家世的感觉（也许其祖先确为名门），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个市营公路尽头那家星夜逃窜的点心铺老板的儿子，比我小三、四岁。他们家点心店的格子门镶着玻璃，上面的招牌字已经斑驳剥落了，只有他和迷上一种宗教而经常外出

的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经营些粗点心、甜面包、牛奶和用其他店卖剩的东西做的油炸带馅面包。唯一例外的，便是自制白薯点心。他放的天然黄油很多，以甘薯为原料，味道纯正，因而小店前总是飘着独特的甜味，批发给火车站前的咖啡店，似乎也很受欢迎。他星夜逃窜的父亲，原来是哪家食品厂的糕点师，听说是个白薯点心专家。我很喜欢吃这东西，省时方便，养成了每天早晨来买刚出锅的白薯点心的习惯。而且，如果避开高峰时间，到“千石店”也不会碰上熟人。

我每早去“千石店”不到半年，有一天，千石的母亲奇怪地不见了，他自己在站柜台。以前，我曾有几次看见他在里面干活，但和他说话却始于这一天。

“你是……猪口吧。”

“不，这是以前那家钓鱼旅馆的名字。叫我鼹鼠好了,以前我搞摄影时都这么叫我。你看我还象个鼹鼠吧？”

“不怎么象，鼹鼠的胡子是长的。你总是光吃白薯，对身体不好。”

“维生素C和纤维质很丰富，是一种理想食品。白璧微瑕便是价格贵了些。”

“原料费涨价了。过去，这是平民食品。”

“你母亲呢？”

“她很忙，在搞布教活动，马上就要晋升为教团的见习干部了，……不过我可吃不消，采购，洗净、烧火，站柜台，就我一个人干。”

“教团？是信仰什么的？”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一次也没有劝你信教？……是吗！……原来她是个和信仰毫无关系的人呀！”

我们一起忍不住笑出声来。相互之间有一种共有秘密的感觉。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友谊，但有亲切感。从把点心摆在薄木片上，装进纸箱，到算帐，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说话，我们口气轻柔，都没感到烦闷。关于我的生活（他并非没有听到传闻）他只字未提，没想到他还这么需要友谊。

……你知道，我父亲离家之后便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做白薯点心真是无聊至极，令人烦闷而且忙乱不堪。只是烦闷和忙乱倒还好，日复一日总是如此，人就会变得阳萎。我老妈经常让父亲脱去短裤，对着那个缩成粪蛋似的东西又是吹气，又是缠上念珠念佛。你每天做上一百个白薯点心看看，马上就阳萎。而我则断言绝对不会阳萎，毋勿宁说，不会阳萎更使我烦恼。也许，我和父亲都意志脆弱。这种怯懦的人交上好运你猜怎么样？残酷至极！我象盛夏披上大皮袄。三年前，我们认识的一个车赛预测人得了感冒，父亲去临时帮忙。预测本身就是不可靠的，似乎不需要任何知识，因而，预测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可也不知是万幸还是不幸，他连续三天都预测正确。这种传闻传染力是很强的，不久，买主便开始蜂拥而至。如果他是个有主意的人，这时就该见好就收，逃之夭夭，可他一心想今后不再做使人烦闷忙乱的白薯点心，最后终于真正接受了自己的灵感。他把三天的卖项全部赌在了下次比赛上，结果就不用说了。车赛预测人逼他还钱，当知道他还不起时，就殴打了他。我父亲是满面是血地躲藏起来的。我想起来了，我的姓千石，也许是有些来头的名门之姓。形成这种不合群性格，大概该有这种血缘沉淀的因素吧。对于我父亲来说，这大概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实，他从白薯点心中解放出来，现在他的阳萎也该好了吧。你也阳萎吗？有这种趋向吧。我帮你治吧，趁我老妈还没给你

念佛。别这样，你还不明白，别这样轻易地认命了，你可以试试帮帮我的事业。也许没有预测车赛那么惊险，可这对开动你血统的直感还是个绝好的机会。你说保证不行？干白薯点心，烦闷得要死，忙乱得要死。首先，是没那种时间，我老妈也不会同意，成了准干部，上缴金不就相应增加了吗？这么做工赚钱 也就没问题了。太危险了！一不留神做些有利可图的事，就会重蹈父亲的复辙。干不干随你的便，我不过是向你说说。我给你个提示：假定有个不受一切规定的限制，可以自由排弃任何东西的秘密下水道。你有什么办法吗？

没出三天，千石就象个恋上电子计算机游戏的中学生一样，陷到探寻下水道使用方法中去了。他继承他倒霉父亲的血统不仅是一种宿命，而且在耽溺奇想方面和他的父亲不相上下。不久，他就创造出个宏大的“下水道理论”。有件很有意思的事，发生在几年前的夏天他想在海滨浴场买下产权，建“海洋之家”的时候。在哪里筹建最费钱，你知道吗？铺的东西是用真正的席子，还是用塑料伪造品？设几个淋浴处？每个供应多少升热水？热水应该保持多高的温度？冰柱应设几根？西瓜应该买进几个？……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客人是很聪明的，他们是闻着味选择旅店的。就是说，问题是在厕所上花多少钱。最重要的是清洁。为此采用水洗方式是不合适的。最终还是屎尿槽的容量决定成败。没预料到这一点，光是用漂亮的纪念品强行拉客，渐渐就会充满氨水的臭味，客人就会远远离开，旅店也就寿终正寝了。你还记得历史教科书有“迁都”的记载吧。在古代的日本，好象有过一定阶段就要迁都的习惯。这大概与‘海洋之家’同出一理。人口密集，就要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这就会给生活带来种种便利。人一集中，物就集中；物一集中，

人就集中。用不了多久，就会产生处理废弃物的问题。屎尿、垃圾，还有尸体。以前，在学习旅行去京都时，听到一首歌，说当时的人……当时是什么时代，我已经忘记了……无论从哪个方向刮风都会闻到臭气，这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你知道吗，那时还有风葬的习惯，把尸体抬到近处……大概是郊外的竹丛里。为什么扔到竹丛中呢？所以，竹笋是京都的名产。这样就只好迁都了。人被自己的废弃物战胜了。在任何地方，废弃物都会超过人。外国也常有都市废墟吧。用坚固的石头建城，就无法轻易迁都，因而，就会被屎尿和尸体埋起来，传染病蔓延，只能变成废墟。木制建筑留不下遗迹，也许多少有利于卫生。如果想避免迁都和废墟的话，建设都市，首先必须从建设宏大的下水道开始。理想的污物处理场，也就是未来都市的脐带。

作为这个下水道理论的具体成果，我们从妇产科医生那里接受了处理人工流产胎儿的工作，这是千石先想起来的。这想法不仅奇妙，作为事业也是成功的。以前，出入医院的同行们只好采取权宜之计。把死胎悄悄混在鱼市产生的厨房垃圾里，因而，一开始就心情不悦，于是便心甘情愿地和我们打起了交道。

我们俩马上就设立了“特弃社”（特别废弃物处理社的简称）。

“职务名怎么办？经理、总务部长、事务局长都行，你选个喜欢的吧。”

“你选什么？会长吗？”

“叫下水道主任就行了。”

“那我就叫事务局长吧。没有经理，没有副经理……够民主的。其它成员呢？”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这更好了。人一多分钱就少了。”

“水龙头少些，漏水就会相应减少。”

“是呀。”

“因而，我暂时想只设一个水龙头。这倒不是信不过你，真的。不让你知道下水道的实情也是为了你。你不知道就无法坦白。虽然这样好象很见外。”

“可以。到紧急关头，不知道罪还轻些。

处理人工流产胎儿这个想法，奇妙而卓越，也正因为如此，刚开始营业时，千石征求订货似乎费尽苦心。只要不是尸体和工业废弃物，扔掉的东西，给价都很少。到第三个月，终于联系到了处理六价铬。这一项目马上定期化，成了收入的中心。千石给他忙于布教的母亲一些零用钱来蒙骗她，那爿店实际上已经歇业了。只是在心血来潮时，才作为一种兴趣给我做点拿手的白薯点心。

那以后一直干了一年。直到在梅子饭卷店前遇到猪突，一切都进展顺利。我和千石的协作关系，平静之中也充满了友情。每周一次。早上四点，为交接聚乙稀容器里的六价铬，我们在烟店前见面，此外，我们还在摘下招牌的“千石店”里屋喝咖啡，聊家常，交换过期杂志，偶尔下下将棋①，还为“下水道”干过杯。千石说他一生都没有体验到现在这样满足的心情，只是阳萎好了之后，总有些抑郁感，可这也象用高级化妆香皂洗脸时的昂扬感。说到这里，他笑了。他多少有些余暇没事可干，因而我就让他帮我干些“特弃社”以外的工作。比如购买、

① 日本式象棋。(译注)

搬运些空调装置零件和火药原料等方舟建设的资材。现在想起来，那时应该向千石讲明一切。并非我对他不信任。我打算早晚也要给他“为了活下去的船票”。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完全是因为我优柔寡断。他当然会产生疑心，但从未溢于言表，这大概是因为他懂得自己的地位，或是因为他是个过早衰老的饱经风霜者。“我多么渴望和平啊！”这是千石的口头语。

“那我们就抢在千石之前下手，他知道了一定生气吧。”樱花把第四筒啤酒剩下的沫子一饮而尽。

“所以我总感到内疚。因为我应该把毫无贡献的你们，以先斩后奏的形式报告给事务局长。”

“……真不可信，千石这个人。”女人靠在椅子背上，使劲拉着裙子。人造革裙子弹性很差，使劲一拉，反而夸大了膝间的缝隙。

“你能不能想起来，船长，你开始警觉到入侵者，是在饭卷店遇到猪突之前，还是在那以后？”樱花忍住呵欠，也对这个问题咬住不放。

“想不起来了。”

“尽管如此，也可以一锤定音了吧。你信任事务局长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

“千石这人可是深谋远虑呀！”女人用微笑岔开语尾，想在我未说话之前封住我的口，“也许一开始他就是‘扫帚队’的同谋！”

这里面的确有文章。千石在什么时候感觉到了“扫帚队”和猪突的关系呢？说没感觉到，那是说谎。他当然知道六价铬的出处是“扫帚队”，也知道猪突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他知道那

个猪突是“扫帚队”的干部，但为什么对我缄口不言呢？这就不能不让我感觉到他隐藏着深谋远虑的企图。在我把废石矿的生活向他采取直率态度之前，他肯定不会打出他的王牌。

虫贩子“啪”的一声从桌子上滑了下来，坐在地上，虽然眯着眼睛，但他斜歪着的脖子则显示他已沉睡过去。他又回到了窥视女人裙子的特等席，但他睡着了，我们也无可奈何。最好樱花也接着睡去。我把第五筒啤酒扔给樱花。

“准备睡觉吧。”

“现在怎么可以高枕无忧？”樱花一边开啤酒筒，一边看着桌子下面。

“你猜现在是几点了，才八点过五分。”女人象是把脸贴在长沙发上，也看着桌子下面。桌面以上看不见人了，因而，我的视线一旦保持水平，马上就会感到自己是孑然一身，寂寞和不安一起向我涌来。

“我们都能熬夜……等会出去吗？”

“去哪儿？”

“当然是洞窟探险。”他在桌子下卷曲着身子，“泡沫塑料箱边上的袋子是什么？莫非是睡袋？”

“也许是，藏青色的，有红色条纹……”

“怎么满是灰尘。”

“这可是马克仑公司的呀，和在那边体育用品商店买的便宜货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女人问。

“满是灰尘也没关系，底部是三层构造，装有尼龙和碳纤维的弹簧，无论在岩石上还是在石头堆上，都象睡在宾馆的床上。”

樱花拿起射箭枪，把剩下的铝箭插在腰带里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拉出睡袋，从胸墙上扔了下去，然后抓住倚在桌腿沉睡的虫贩子肩膀，粗暴地推搡他。

“喂，菰野，到下面睡去，起来！”

“着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等菰野醒酒再谈吧。再怎么说吧，我们也是人手不足。”

“让对方赢得时间，我们就更亏了。在任何时候，进攻都是最大的防御。政治家动刀子吓唬人的时候，就是表示他坚定不移的决心。吵架的窍门，就是先大吼一声，削弱对方的气势。特别是象千石这样的家伙，任凭他飞扬跋扈是不足为训的。”

“但是，有什么证据证明千石叛变了呢？只是有些迹象而已……”

“要证明他叛变，最好到现场去！”

“这不就具有攻击性了吗？”

“我越醉脑子越清醒，没有什么胆怯的。”

“明白了，呼叫他一下吧。他的白薯点心店里设有他的个人无线电。如果他回话，就证明发案时他不在现场，这样，你说他现在正与‘扫帚队’在一起,便是没有证据的冤枉了。”

“我并不是把那个千石看作眼中钉，他只不过是个怀疑对象罢了。不过还是和他联系一下吧，这样就可解心头之疑了，也许还会为我们提供某种新情报。如果他不在，怀疑就可以成立了，船长也能下定决心了。”

“联系一下吧。反正……无论怎样想，他都不象那种讨厌家伙。”

无线电放在N。3保险箱中。号码锁的开锁数字也很容易，3……3……3。我调准号码，打开了开关。

“查对频道，查对频道。谁在使用。”

（没有回答）

“撤回。喂喂，我是鼹鼠，鼹鼠，请回答。”

（没有回答）

“撤回。喂喂，我是鼹鼠，鼹鼠，请回答。”

（没有回答）

“撤回。喂喂，我是鼹鼠，鼹鼠，请回答。”

（没有回答）

“哈，证据确凿！”樱花拍起手来。“别抱希望了，船长，带上照像机，这是你的专业呀。能拍到证据照片，可是个意外收获。让茄野起来，太忙了，把他带到下面去……。”

樱花再一次使劲推搡他的肩膀，把他全身的瞌睡都抖落掉，虫贩子终于站起身来，可手里还拿着微型改装枪。

“他好象要撒尿。”

虫贩子一靠在樱花的身上，樱花便开始双腿打晃。他俩身高相差十厘米，体重也好象相差不小。我用头支撑着他的身体，绕到他的身后，差点把椅子撞倒。喷人的体臭！体臭也是一种威慑力，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喜欢魁梧男子（大概是由于我联想到了猪突）。为了转弯，樱花紧紧抓住虫贩子的腰带，支撑着他。他俩踏着杂乱的脚步声，向楼下走去。

“我这是怎么了……”女人身体卷曲在长沙发上，表情干瘪地看着我。

“在游泳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潜入水底了！”

“我不会游泳。和他不一样，我喝不了啤酒……”

“没关系。女性总是累赘。”

我顺便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屁股。女人叹了口气，表情依旧。

“你再不隐藏感情可不行……”

“那么露骨吗？”

“你就象个撒娇的狗。”

“是吗。”

“他，想开始新的生活。可他只能活半年了，这一点你别忘了。”

下面，小便声夹杂着争吵声。还有带笑的怪声。停了一会儿，便响起了深夜地下铁一样的排水声。

“和外表不同，他是乐于助人的。，

“性格够复杂呀。在人前他装得还挺单纯。”

“你被暴力伤害过吗？”

女人只是用手捂着屁股上我拍的地方，缄口不语。樱花在下面催促的声音响遍整个船舱。

“船长,出发吧！”

第 十 四 章

樱花拿着射箭枪走在前面

樱花拿着搭上箭的射箭枪走在前面，我提着带扳机的高压催泪瓦斯瓶跟在后面。我们踢着解除掉的陷阱钢板弹簧，穿过作业船舱，脚步声在远近回荡。我习惯于蹑手蹑脚，而樱花却热衷于拉开距离，步伐很大。我们俩的跫音都有回响，合在一起就成了房檐滴水的节奏。

“这么好听的声音，你感觉出来了吗？刚才逃走那家伙，说不定又回来了，正埋伏在那里。”

“没关系。只要对方没有积极的进攻意向，就是头熊，你大吵大闹也是安全的。”

登上作业船舱的升降梯，我就感到上气不接下气，靠在石壁上喘息着。樱花在前面晃着手表催促着我。再前进数米，就来到了地面有落差的中等规模（即便如此，也有学校讲堂般大小）的废石矿。从作业船舱射来的灯光，在这里形成了间接照明的柔和效果，整个石壁，都发出厚厚的天鹅绒般的光泽。我准备将来把观察外界的潜望镜设在这里。这里在构造上防音效果很好，因而目前用于改造枪和模拟弹的试验场。

“才这么高，上面就要接近地面了。”樱花打开矿灯，仍旧

呼吸平稳。啤酒在他的胃里似乎马上变成了水，这家伙的肝脏简直象牛一样强壮，真想不到他只能再活半年。

“即便如此，光是岩盘厚度就有四米以上。这是规定。”

“那边怪味很大呀。”

我们走过来的通路直达洞顶的开口，夹着正前方的石壁，向两边岔去。樱花似乎打算向右前进。

“向这边走没关系吧。”

“没有……为什么……”

“怕是有什么装置吧。”

如果外敌侵入，这里是必由之路，因而我配备了很厉害的装置，不惜每个月换一次积层电池。这是个红外线传感器传动的杀蟑螂用的杀虫剂高压瓶。

“你没注意吗?这些装置，”樱花在入口前停住脚，“刚才那段通路上，有个钢板弹簧装置……可这附近好象就这一个装置。”

樱花一语言中。安全装置没有被触动，但这样使我受到了更恶劣的损害。高压瓶的动作部分是用喷雾器凝固剂固定的，其巧妙精致一眼很难看出。这个对手完全识破了我的用心。也许他很久以前就在一直监视我。的确，从千石的角度看，只从请他为我购买的资材一览表上，就能知其一二。

“别的装置，也象这样被抽掉关键部分了吗？”

“好象是的。”我们借着矿灯的微光，继续前进。“这样的话，首先，就不该让他跑掉，也就不该反而担心他入侵。我们这些人入伙，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是这样的吧。”

几米之外，坑道的顶壁突然增高了。左边有一段缓慢的石阶，尽头是很多排列杂乱的小房间，让人联想到穴居人的遗

址，大概是采矿试掘时没有取得满意结果而放弃的。

“把地上碎石清理一下，很适合做单间型居住区。”

“可以。”樱花回头笑了一下。“装上铁格子，做狂暴性患者的隔离病房最合适。”

“你该反省……”

“反省什么？”我们开始走下石阶。

“一开始我就该和你讲清楚。这个废石矿的使用目的，实际上早已决定了。也就是，‘为了活下去的船票’……你曾问过从什么活下去……也就是万一发生核战争，可以把这里当作隐蔽壕……”

“你也是个怪人。”樱花回过头来说，可步伐仍未减慢。矿灯晃了一下我的眼睛。

“事实上，危险已经迫近了，可大家却活得若无其事……”

“用不着你再解释一遍。不是吗，为了活下去的船票、乘船资格、在人力发电机上安装空调过虑器，除了隐蔽壕还能是什么？”

“原来你看出来了。”

“当然啦……真是个怪人！”

“那你为什么还说什么做蔬菜贮藏库呀，在逃犯人旅店呀等这些无聊事情？”

“你船长不是也搞副业吗？处理死婴，非法排弃六价铬……”

“这与你说的可不同。我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在任何时候停止，而且停止之后不留下任何影响。可在逃犯人和病人仍然是人哪，一旦让他们乘船，我们怎么能单方面赶他们走？”

“嗯，就象我们一样哇。”樱花神经质地抽了抽唾沫。“那么请问，作为船长，你希望什么人乘船呢？你大概想要熟悉的人

吧，可光收罗一些熟悉的人，也没什么意思。首先，你船长本身不就是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吗？事到如今你还装腔作势，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可没有装腔作势。可是，一到关键时刻，这里就会成为为了未来的遗传因子集中处。我有这个责任。”

“挑明了说吧。只要她不走，我是不会离开的。”

第三大废石矿。不只是个立方体，其内部还错综复杂。如果用略图说明的话，就象个沿着大箱子的对角线，从上到下装进了许多小箱子，以角作支柱支撑着，冥冥之中，有种古代神殿般庄严的威压感。也许应该说是神殿应用了这种感觉。樱花悄声说：

“……实际上，我只是跟你说……她有病。”

“什么病？”

“癌。好象是骨髓造血机能受到了损害，医生诊断她只能活半年了。”

我想笑，但憋住了。空气如玻璃般坚固。他们俩一定有个人在说谎，否则便是两个都在说谎。他们打算用香鱼钓香鱼，也许由于配合得不周全，同时垂下了两根钓竿。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双方说的都是事实，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比如，他们俩是偶然在医院候诊室认识的朋友……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我没有勇气问清楚。如果两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又相互庇护的话……没收他们的“为了活下去的船票”的确过于残酷了。

正面的石壁上有三个坑道口，相互间隔有一米左右。右坑道是个铺着铁轨的下坡，中间坑道是个浅洞，左侧坑道是个上坡，道旁有缓慢的石阶。樱花歪着脖子说：

“奇怪！这可怎么走？”

“到水沟去的话，就走左坑道。”

“我还真没注意到有三个坑道紧挨着……我当时正专心致志地追赶他…… 这地方我追赶他时来过一次，这个混蛋!”

“右边发生过塌方，堵死了。”

“你真熟悉。”

“这是我每天都干的事，早晨做体操，白天最少测量两个小时，从未间断过。”

过了一段平坦的路，就是个急下坡，我们就在道边的石阶上走。由于温度相差很大，洞中刮起了风，在水和水藻的气味中，还夹杂着刺鼻的金属离子气味。

“下面水沟里的水，最终是注入大海吗？”

“一部分成了神社的泉水吧。再径直往前一段还有两、三家卖荞麦面和虹鳟的小店……”

“现在还没受到排弃六价铬的影响吗？”

“还没听说。”

“把你测量的地图让我看看，那上面有吧。”

“略图贴在会议室（叫作战司令部有些不好意思）了。”

“你当然是测量了，可有测量记录吗？”

我不是没有，而是做了极为精密的记录。用了半年时间，经过充分测量，我搞了十六张平面投影图。我想搞个立体图，可不知为什么搞不起来。一强迫自己大脑去想透视图，就会在大脑中产生山崩或地陷。我的测量技术和制图能力大概也有问题。但我想，矿工（或是工匠）的开矿作业本身，就是一种臆造，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因，直线不是直线，直角不是直角，就象有意积累着些微的误差，不知不觉就把西南方向扭成东南方向，把石阶下的地面拱成凸坡。但这种复杂，似乎并非单单是

无计划性和试行错误造成的结果，四个开采人无视协定，在同一山上竞相开采，使四种试行错误互相复加。开采人A钻到开采人B的腹中，断了B的分枝之路，开采人B绕到开采人C的前头按住了C的头，开采人C在开采人D的屁股上挖了个大窟隆，开采人D又在A的怀里纠缠不休。他们在内部掩盖过去的塌顶事故和流血骚乱，简直是家常便饭。

"实际上，我正在制做新式测量器具，把温度计、湿度计、风力计组合到一起，我想能制作出地图等高线和天气预报用的气压分布图那样的图纸来……"

"你不讨厌吗？"

"讨厌什么？"

"测量图。那么不顺利，还不便给我看看。"

"你看了也没用。"

"有没有用得我来决定！"

我不喜欢这个人，打了人还说自己拳头痛。

"听，有水声！"

"嗯，不远了。"

下了坡，路突然变得崎岖难行，路旁的石壁也粗糙不堪，自然剥落的石头碎片零乱满地。我若无其事地回了一下头，用电筒照了照地形开始变化的地方。随着地形变化，石头颜色也变了，从墨绿色变成了枯黄的艾蒿叶色，中间有一条清晰的斜线。沿着这条斜线，散布着几个空穴，这是剥离的坑钵。上数第二个——一眼看去，与其他并无两样，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里面装有爆破装置。在关键时刻，一按开关就能起爆炸药。坑道就是在这里分为船内和船外的。在地图上，这以外的地方是不存在的。现在，如果我后退几步，按一下开关，

樱花也会被封闭在地图上不存在的空间里，进退维谷。

如果他们想攻占我地图上划定的船舱，可有点妄自尊大，过于轻视我了。爆破点不仅这一个，总共九处都有爆破装置。连接雷管的导线集于一处，操作一下就会连续动作似地接上线（为慎重起见，我使用了两重系统）。起爆开关和船长室点灯用的红外线探测器是共用的。操作我手里的发射信号开关盘，比点灯难不了多少。这还是方舟出航的信号。船的震动使身体摇晃，但瞬间之内便可与外界隔绝，响起“全员各就各位”的电铃。而且，从那时起，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一小块天地了。

决定爆破点，我当初十分迷茫。因为我认为船的总吨位并未超大。八年前，采矿者一齐停止作业时，已经根据规定把坑道口都密封了，采石矿的开口部分不复存在，这一点在市议会和市政府都形成了正式意见。的确，除了这个通往“蜜桔口”的通路和通往合同市政府锅炉室的坑道外，似乎再也没有能进入的开口部分了。但要抵御核爆炸则是另一回事了，任何微小的开口都不能忽视。不妙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到处都是洞穴，都是些配线、配管、排水、换气用的小开口，越仔细调查，开口数越多，于是只好改变方案了。如果不能把山从受到放射线或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外界遮断的话，就只好放弃有可能被污染的大部分山。我决定选择可能发生塌方的地方，装上炸药。炸碎的岩石作为过滤器是会有效地发挥其功用的。但由于没有地质学家和土木专家指导，对爆破结果我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只能说但愿保持安全状态。以作业船舱为中心，至少有两个船舱是安全的。这只不过是我这个外行人的保证，但我确信安全地带比这要多。水石与水秉性相投，含水量越高，其特有的绿色越深，强度也就越高，致密得能磨出光泽来。实际上，

我是参考了这种浓度分布，才决定把方舟的心脏部分设在现在的作业船舱的。决定之后就只有相信它。如果因炸药爆破的连锁反应，使整个船都崩溃的话，就谈不上防御核爆炸了，便也只好断念。实际上，与其说是活下去，倒不如说是在最后的一瞬间，顽强地抱着生的希望更加重要。而且，只有这个比金字塔还巨大的坟墓，才确实是我们的注定命运。

“往前真难走。”

石堆挡住了去路。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石，与其说是运出的碎石，还不如说是撞碎的石头。其中有些堆得象赛河滩上的塔①。隧道在这里终结了。再往前便是深崖，足有十米。在我的心目中，这里便是边境线了。

“撒泡尿吧。”

“好吧。”

就要进入敌阵了，似乎有些紧张。樱花喝了那么多啤酒，想撒尿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俩一起并肩往石堆上撒起尿来。这声音听起来就象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令人十分不安。我们向后弯着身子，终于弄湿了裤子。矿灯不及处，漆黑不见五指，这也许是绝壁之下，雾在翻腾的缘故。

“奇怪，刚才没有雾。”樱花登在崖边向左侧伸出的铁梯子上，战战兢兢向下看着。

“大概是地下水与外面有温度差，而且为了达到湿度均衡才产生雾的吧。”

“那家伙到地面后，我看见他是向右跑了，就开始准备梯

①赛河滩上的塔：赛河滩据说是小孩死后去往冥途上的河滩。死亡的孩子想在这里为怀念他的父母用小石子砌一个塔，砌了几次，都被赶来的鬼弄倒了。这时，地藏菩萨来了，救了孩子。这个故事比喻徒然的努力（译注）

子。可等我下去一看，早已无影无踪了。”

“那他就是潜到水里了，水面下面有个洞穴。”

“最多有十秒到十五秒，真令人难以置信，那时还没有雾。

“不管怎样,下去看看吧。”

“可是，下去想干什么？船长的真正意图是……”

“问我想干什么……嗯，我想就是到那里也不要过分。注意不要过分挑衅……我知道，你认为进攻才是最大的防御……但是，可能的话我还是想协商解决……比如，以下面的水沟为界进行调停……”

樱花借着矿灯光看了看表。

“用了十八分钟……”

“什么？”

“出发到现在。”

“时间过得真快。”

“船长你怎么办？我们各自随便吧。我是到这里就回去了。”

“回哪里……”我不太懂他的意思。

“哪里？原路返回呀！往返正好三十分钟，现在正是时候。”

“为什么？下去不就到水沟了吗？”

“这是借口。什么水沟不水沟的。”

“可还是有查看价值的。注意一下，说不定还会在岸上找到湿脚印呢。”

“这梯子太吓人了，别开玩笑！”

“不是你提出要来的吗？”

“所以我才说是个借口。”

“借口？什么借口……”

“我还没好事到跟一个不知敌友的人找碴儿的程度。”樱花

又用灯照了一下手表，用脚踢了一下地面，象发出竞走信号。“但是，对于看不起我的家伙，我还是豁得出去的。”

他比来时走得更快。我想喊他，但我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只好追他而去。我不明白，有谁说看不起樱花了呢？虫贩子烂醉如泥，我也不记得虫贩子曾对他恶言相加。可除虫贩子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冒犯樱花的，大概只有第二个人。

来到试射场，他终于停住脚步。他并没有质问我什么，却在拉满弓的射箭枪上搭上箭，回过身来瞄准了我的脚脖子。

“再往前走不准出声，最好把鞋也脱下来。”

“菰野真的醉倒了，不象是装睡呀。”

“别出声！”

他语气带电，几乎要喷出火花。脱下鞋子，夹在腰带里。我想制止他，可升降机已经把我们拉开很大距离。等我下到作业船舱，他已经到了对面。我们蹑手蹑脚地踏进最后一个坑道。我们并不想瞒着虫贩子什么，可以说他是自做自受。他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特别是他对女人毫不客气，连我都感到他不够稳健。但是，樱花的射击水平很糟，总是瞄不准，不一定能射中总在翻身的女人。当然，射中了也无所谓。只叫个救护车还好，如果惊动了警察，那我这个船还未举行下水典礼就沉没了。也许还是射成致命伤好，把死尸一肢解，扔进恭桶里冲走了事，剩下的就只有回想起来不是味儿了。说不定半年之后（最坏的结局），我就要处理这二个死于癌症的尸体，又成了孑然一身的船长，连再一次出去兜售“为活下去的船票”，寻找船员的劲儿都没有了。

樱花端着射箭枪，伫立在坑道口，搭着箭，并不想发射。藏青地红条纹的睡袋在了望塔下卷曲成青虫形，响起深深的呼

吸声。樱花关上射箭枪的保险机，难为情地笑了。

“凭我的直感,或许‘扫帚队’那帮老头们想在今晚诉诸武力。”

“为什么？”

“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菰野吊儿郎当的,顶多能喝点啤酒。”

第 十 五 章

奥林匹克阻止同盟成员
胸前别着猪徽章

女人也趴在长沙发上，头上盖着毛毯（不，是露着下半身的意思），发出不亚于虫贩子的深深呼吸声。樱花坐在石阶中段，用手背擦着嘴唇絮叨着。

“我内心里并不想射她，真的。既使事态发展到最坏的程度，实际上我也不想扣动扳机，事实上，我想也扣不了……我只是外表和嘴粗鲁些，这只是一种策略……妈的，我这个人，真没用。我真嫉恨死了，反正她还能活半年，无论属于谁她都得死。真有些恋恋不舍呀，她真是个好女人！你也这样想吧。”

“是的，我一直这样认为。”

“我在来这里以前，偶然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本漫画读物，这使我的人生观为之一变。说什么生存竞争，夸张点说，如果流氓的争吵是真正的争吵的话，用适者生存的理论看，人不都成了流氓了吗？对于流氓来说，世界只是流氓的世界，争地盘便是他们的人生。流氓这东西，嫉妒心强得出乎意外。”

“就是说，何为适者吧。”

“是的，活着的人都是适者。如果菰野想脱掉小姐的短裤，

如果成功了便是适者。”

“你真是大彻大悟啊！”

“这不是什么大彻大悟，而是进化论。”

“这么说，由布凯恰的地盘也很小啊，只有它身长大小。”

“宗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它只有地狱和天堂。”

“你说过，光让熟悉的人乘船没什么意思，我现在才明白。”

“你明白吧，因为我们不是奥林匹克村，光来些运动员是毫无意义的。”

“这么说，大概有一个奥林匹克阻止同盟吧。”

咖啡煮沸了。我在恭桶边缘摆上杯子；把象溶解的绘画颜料似的咖啡倒进杯里。樱花抱起虫贩子，把足以烫伤人的杯子送到他的嘴上。

“菰野！起来，才九点半！有事商量，快起来。”

虫贩子睁开一只充血的眼睛；只喝了一口咖啡，看看改装枪还在手上，便摇摇头，一句话也没说，又沉睡过去了。我和樱花回到石阶上，一边慢慢喝着咖啡，一边等待着什么。樱花一边用鼻子打着呵欠一边说：

“他们是想行使实力呀！啊——船长怎么看？呼——”

“再呼叫一次千石试试。”

“为什么？”

“作为情况证据，他仍是有力的嫌疑者。”

“他们为什么都是老头，怎么没有老太太？”

“好象没有，我也不知为什么。大概因为老太太过于现实了吧。”

光喝咖啡胃有些难受，我想做煮鸡蛋，便向恭桶那边走去，这时，坑道口有个人影似的东西一闪而过，我放下杯子，从虫贩

子的睡袋上抽下改装微型枪追了过去。

樱花一口气跑下石阶，不大工夫就追过我，跑到前面。樱花端着射箭枪，叉着腿站在作业船舱入口处的背影，让我感到他是十分靠得住的。

“没人哪！他也没时间登上升降机呀。逃进那边的洞穴中了？”他朝着通往第二船舱（居住区预定地）打了个响指。

“不可能，那是个死路……”我这样说，樱花还没明白。我向前跨了一步，伸出微型枪身，上下晃动了几下，电铃便响了起来。我关上铁轨下的开关，说：“刚才我试了一下警报器没有失灵啊。”

“奇怪了。”

“是错觉吧……以前我也常有这种错觉。这里空空如也，光线也暗，因而，眼睛一进灰尘，什么都看得见。”

“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能说是错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还断定不了不是错觉。因为在这么大的屋顶下生活，我还是第一次。”

“我说你怎么一会儿看不见他，一会儿又发现他了呢？如果是错觉的话，即使看见了，也只能是一次呀。”

“大概是吧……那堆货物里查找了吗？”

樱花用射箭枪瞄准了掩蔽资材保管室入口的旧汽车栅栏。方向盘的方向七扭八歪，没有被人入侵的痕迹。如果是知道那是伪装自动装置的人的话，也就该知道里面就是尽头。但如果想利用武器库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有可能反击。我也拉开改装微型枪枪栓做好了准备。我把左右两端的方向盘扭向同一方向，挪开旧汽车栅栏，点亮了里面的灯，让樱花把守着

出口，从上到下查看一番，谁也没有。

“我是不是有些过于神经过敏了……”

“我们彼此彼此。我也露怯了。”樱花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我手里微型枪身，“原来如此，这枪并不只是个玩具。喜欢枪械的菰野好象有挂心的事情。”

“这是改装枪。就是不改装，把火药弄少些，也能半自动射击。”

“装个安全装置吧。否则很可能带来麻烦。”

“按菰野的说法，射箭枪不能连射，对付不了复数的敌人。”

“这里的枪都改装完了吗？”

“还没有。”

“是吗……这样的话，不是完全成了军队了吗？……”

樱花深深地坐在最下面的武器库里的椅子里，兴奋地左顾右看。他嘴里说讨厌暴力，可一旦被枪械围起来，也是热血沸腾。枪械这东西，也许是麻烦之源。这些枪，我是为了对付老鼠、蛇和迷路闯进的狗的，到现在已经消灭了七只老鼠和一只猫。对于真正的外敌，毋宁说我期望于炸药。人工塌方最终会象保险柜门一样保护我们。

“从上面把睡袋拿下来吧。”

“喂，这里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

我一看，樱花开始热衷于石壁上的地图了。我扛着两条新睡袋回来的时候，他正在摆出一副参谋的架子，把红色塑料带弄断，往地图上贴。

“这里，和，这里……嗯，敌人至少必须通过三个关口。特别是从升降机上下来时，不得不排成一列，背对着我们。我们

可以轻而易举地全歼来犯之敌。”

“只要不是趁我们睡觉时偷袭……有黄色条纹的是M号的，给你用。”

“今天晚上最好设个值夜的。”

我们回到了望塔下，在虫贩子身边摆上睡袋。我挨着石阶，樱花睡在中间。一种大脑搅进面粉似的疲劳感向我袭来。樱花连招呼也没跟我打，就从冰箱里拿出了啤酒。

“没完没了地为庆祝乘船干杯，就没意思了。”

“怎么能这么说？我一开始不就让你们提出关于饮食的请求书了吗？这是共同生活的原则呀。”

“我只是对值夜这件事放心不下。因为没有睡觉的，只有我们俩。”

“这个糊涂虫！”樱花打开啤酒，象喝热酱汤似地喝了起来。“大脑袋菰野,睡得象猪似的。”

“别说猪!'我不由得高声叫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樱花辩解似地笑了，马上又认真起来，“我要是真那么想，是不会说出来的。”

“别瞧不起猪。”我脱掉鞋子，撕下新睡袋的标签纸，拉开拉链，枕着胳膊躺下身来。

“猪是愚钝，至少象人那么愚钝。可是，如果你认为猪比人还要愚钝，那你就更加愚钝了。这一点，菰野也明确表示过。我和肌肉信仰派，是绝对不共戴天的。你要记住，这条船是要经过极为漫长的旅行的。”

“明白了。”

“你知道奥林匹克阻止同盟用什么图案的徽章吗？”

“不知道。”

“猪。是个圆圆的绿色猪，就象画球添足……”

……奥林匹克阻止同盟成员，胸上都别着猪的徽章。你没见过吗？是个镶着银边的绿色圆徽章。在示威游行时，还打着猪的旗帜。为了不同卖猪排的广告宣传混为一谈，他们的脸上都保持威严，微微张开嘴，露出獠牙。他们虽然还是少数派，但人员已散布于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好象是以胖子和他们的朋友为中心。那是哪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来着，你没记得那天的电视新闻吗？阻止同盟的人打着猪旗，开始威武堂堂地向运动场进击，看到这个场面，我有点同感，但也感到反感和羞耻。阻止同盟的手握扩音器里，不断喊着口号。

反对赞美肌肉！

反对维生素！

反对悬挂国旗！

他们的目的，似乎是扯下悬挂着的各国国旗。的确，奥林匹克会场林立的国旗，过于炫耀国家了。即便不是不如此，人这东西也容易毫无根据地结成具有某种偏向的组织。悬挂国旗就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争风吃醋。象国家这么巨大的组织，顶多会不自然地偏袒发达的肌肉。这里一定有什么阴谋。而且，为强健的肉体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明显对一部分国民的歧视行为。在公然张扬国威的会场上，猪伙伴们决定以国旗作为攻击目标，组织委员会方面当然会出来阻止。场内治安人员慌慌张张地吹着哨子，满场乱跑。比赛中断了，观众开始愤怒地扔东西。

汉堡牛肉饼

饭盒　　　　铝筒

眼镜腿　　　　高级手纸

假牙

避孕套　　　　　口香糖

运动员和治安人员开始袭击同盟员。

场内广播一边用沙子漱口一边请求：

“运动员们，请在固定位置上等待。竞赛过一会儿就重新开始。观众们，请静一下。现在，厕所都堵死了。”

但是，要制止沿着阶梯式看台的斜面涌来的熔岩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研钵型的运动场埋满了垃圾，一部分裁判团宣布退场。运动员们更加疯狂，把阻止同盟的猪打得四分五裂还不解气，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甚至对观众大打出手。体育评论家评论道，这样下去，运动员们太可怜了。不一会儿，整个大型运动场就象被缝合了肛门的内脏一样膨涨起来，形成巨大的恭桶形，也象个背上有坑的飞艇，不久就启锚飞舞，开始在全部热带低气压云集的海洋上疾驰。

趁检票口没关上赶快逃跑哇！

一定化装成卖猪排的。

〔大团圆〕

“船长，没电视吗？”

樱花的说话声叫醒了我。我好象和他说着猪的事情，可想不起来说到哪里就做起梦来。

“什么电视，没有！”

“真遗憾。现在正演‘万岁！7’。”

“什么？”

“‘万岁7’。”

“我从来就没有过电视。”

“那你不闷得慌吗？”

“可以去旅行。在立体航空地图上，我可以飞到任何一个我所喜欢的地方。你看吗？”

“不用了，我现在不想看。”

樱花深深地打个长哈欠，倒进自己的睡袋里，擦着眼泪。几个小时前的寂静，终于又回来了。废石矿的石壁叹了口气，象是在体谅我的心情。吱吱吱吱……沉默的低语，象草种裂开的声音。以前，我感到废石矿的石壁，就是我的第二皮肤。但是，这种亲密感到此为止了。自从与他们共同生活以来，这里不得不对谁都是相同的景色，石壁只是石壁，地面只是地面，洞顶只是洞顶。面对石壁大声地自言自语，拚命唱着跑调的歌子直至汗流浃背，尽情地跳裸体舞，这些举动还是节制掉吧。是的，事态发生了变化。即使赶走了樱花和虫贩子，这种宁静也是一去不复返的。监视者正盯着我。即便我看见的是错觉，也应该相信樱花发现踪迹的人影，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存在的。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几处的陷阱都被拆掉了。这个谜一般的入侵者如果是千石，那么，他不但清楚恭桶的秘密和防御设施，而且还偷听了我的自言自语和歌声。一想起这些，我全身的粘膜都象贴上了丹宁酸。

在采取具体对策之前，只好设立值夜人员了。我想到这里，樱花突然打起鼾声。何止用粘上体臭的衬衫，连代用枕头都没有，他也能昏睡如泥。能在现在起来的，只有我自己。想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值夜人员，但连制作抽签的时间都没有。我生起气来，但不想强迫樱花和虫贩子起来。我把射箭枪和改装微型枪收集到身边，向洗濯处走去。为了清醒头脑，我还是坐在恭桶上，一边用巧克力当菜喝啤酒，一边悠然地观察由布凯恰，

来度过这段时间吧。

但是，我的兴趣自然而然地上了石阶，来到了望台上。一种似有似无的担心开始增殖。现在，她正全身紧紧贴在浸入了我的体臭的长沙发上睡觉。现在，我身体压出的凹处曲线，正把她完全吻合地裹住。也许，她正在梦中嗅着我的体臭。长沙发正代替我拥抱着她的肌肤。她在梦中一定接受了某种信号。如果她具有正常的接收能力的话，现在，她就该起来……她果真起来了，穿过了望台，从胸墙边上向下望着，向我点头招手。

“喂，船长！保险柜中，有奇怪的声音。”

“小声点！”

女人上半身裹着枯叶色的毛巾毯，也许下身赤裸着。她只有一件T恤衫，因而有这种可能。我指了指睡袋中酣睡的两个人，故意作出困惑的表情。这是帮凶的演技。女人也向我挥挥手。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象是第三个保险柜……你听到了吗？”

“象是个人无线电的呼叫声。”

我自己应付这个事态的急变，无论如何是幸运的。我左手拿着射箭枪，右手拿微型枪，以充血的步伐跑上石阶。我边抽鼻涕边想，拍在她没穿裙子的屁股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 十 六 章

我是鼹鼠，请回答

——我是鼹鼠，请回答。

——我是千石，事态紧急。现在可以吗？有空儿吗？请回答。

——有空儿吗，这是什么意思？我正找你呢！请回答。

——我们最好面谈。请回答。

——你少摆架子！请回答。

——我是“扫帚队”的代理。挤进别的频道被窃听到就糟了！请回答。

——频道核对完毕了吧。请回答。

——尸体！他们请求处理尸体！被窃听去就糟了！请回答。

——尸体？谁的尸体？是熟人的吗？犯人暴露了吗？请回答。

——见面谈，怎么样？请回答。

女人在我耳边低声说：

“不行！不能卷入犯罪中去，这也许是个圈套。”

我坐在长沙发的扶手上，她跪下身来，也把肩靠在扶手上。我扭头向下一看，这是个最近的距离，是个视线相遇的位置。通话器的声音继续呼叫着。

——喂，喂，下水道主任，请回答……有谁在你身边？请回答。

女人微笑着吐了一下舌头。

——谁也没有。请回答。

——这事情不错！东西先不说，他们可肯出大价钱呀！不过，“扫帚队”要和你直接交涉。你不愿意吧。所以，我向他们说明鼹鼠先生不愿意见人，终于说服了他们。你再磨蹭，对方的代表可就直接到你那里去了！请回答。

——代表？是谁？是不是我那个假父亲？请回答。

——所以，我们面谈吧。不过，猪突先生并不象主任你想的那么坏。请回答。

——你别为他说话！这家伙终于出人命了吗？请回答。

——我可没这么说。请回答。

——我不再信任你了，你支持猪突去吧！请回答。

——我只是作为“特弃社”的事务局长开展外交活动。在这点上我是完全中立的。鼹鼠主义也要有个分寸呀。请回答。

——趁尸体没烂，可以搞一个烤肉晚会 请回答。

——那里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安全。你还是和猪突先生商量一下吧，他有很多好想法。这种时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付诸东流吧。即使没有感情，分别五年后的父子相见，也是不错的事情吧。听我一句作为朋友的忠告吧！请回答。

——你这家伙，算我看错人了！我打算早晚把这里的钥匙给你的，说了你也不明白……不，你明白……能够自由出入这里的钥匙……但这回我可要重新考虑一下了。在这里到处乱窜的老鼠，大概就是你吧。请回答。

“不行！别被他识破你的用心！”这回是女人拍我的屁股。

——这是误解吧。主任和猪突都怀疑我，我可无立锥之地了。请回答。

——没必要见面！通话到此为止。通卡其。

——慢！对手可是善者不来，我都惧他三分。而且，这事谈妥了，运出六价铬的事似乎也可以重新考虑……请回答。

——无须回答！通卡其。

——前些日子，猪突硬是抓住个中学生，用钳子把人家手指夹断了！开始我以为是威胁中学生，可猪突没当回事，硬是没完没了地使劲夹，结果给夹断了。咔嚓，咯崩！那惨叫，真瘆人啊！请回答。

——通卡其。通卡其。

——鼹鼠，你也真固执！改变主意再跟我联系吧。快点啊，我等你。通卡其。

我把通话装置放回保险柜。女人问道：

“通卡其是什么意思？”

“QRT，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通话结束时的用语。”

“有意思！通卡其……”

“真讨厌！让人不堪回想。”

“够可怕的。用钳子把手夹断了，真有这种人？”

“千石他，千石他……”

“你刚才的做法有些生硬，要是菰野，准会策略些。”

“一年多了，每天早上都买他的烤白薯，够得上大主顾了。六价铬的利润也如数付给他两成……”

“你打算怎么办？不理睬他们，让他们进来？”

“他们是想把我引出去，以尸体为诱饵……是谁的尸体呢？还是想把我卷进去，让我当同案犯？”

“别这么苦思苦想啦！下决心和下面那两个人商量一下吧。”

“这怕不行吧。”

“行与不行，得商量之后才能知道哇。”

“好象不是冲着我，而是为了组织一个集团。”

“集团？不就我们四个人吗？”

“经营核避难所，有三个基本条件，他们是知道的。第一是处理粪便，第二是换气和温度管理，第三是经营组织。”

“等一下，他们起来之前，我得先去撒尿……冲水声肯定会把他们弄醒的……”

她是想只裹着毛巾被就坐恭桶？不可能，过于淫猥了。她是想在这里换上衣服吧。她穿个短裤，在我鼻子底下穿上红色人造革裙子，上半身裸露出来，又伸袖穿上印着椰子树的T 恤衫。腋毛剃过的痕迹，肚脐的形状，都近在眼前。终于，我也和别人一样，亲身融进这男女在一起的风景之中了。细想起来，这还是托建造这条船的福。也可能是因为她把我看成了不用担心的猪了吧。

毛巾被划了个半圆，滑落在长沙发上。她偏偏穿着裙子和衬衫。我猜对了一半，但却扫兴得象孩子没有得到许诺的跑腿钱。她走之后，扔在那儿的毛巾被象个被切成两半的炸面包圈。由布凯恰的粪，也是这种形状。我跪在地上，将脸埋进去，闻到一股发馊的剩面包味儿。这是毛巾被的气味，不是她的气味。

颤抖的手划线般的排尿声和撕纸声从下面传来，接着传来水和空气相互撕扯，一气而下的冲水声。我后悔没问问她的名字。真正的癌症患者，是他？还是她呢？

过了一会儿，便响起了男人们困倦但很兴奋的笑声，象是在嘲弄女人。似乎我一不在，整个气氛就立刻得到了解放。我

自己也讨厌这种封闭在自我阴影中的性格，但我独处时，还是满可以寻欢作乐的，对着石壁又唱又笑地演独角戏……云一样轻盈地跳舞……很少感到无聊和孤独。

“船长！”是虫贩子的声音，好象嗓子还肿着，“听说和他们联系上了？”

“请下来吧，咖啡煮好啦！”接着传来了女人过于天真无邪的声音。我终于从毛巾被里抬起了脸。

“还是准备好打个通宵吧。”樱花打着的哈欠里突然发生了怪声：“啊……唔呃呃，啊……唔呃呃……”

做想做的事和拒绝不想做的事似乎是一样的，其实完全是两码事。我不想和任何人交换目光。我抱着改装枪，在石阶的第三阶坐下。女人在洗濯处量着咖啡粉，樱花坐在恭桶上擦着眼屎，虫贩子从睡袋中探出上半身，将点燃的香烟在头上摇晃着给他们看。

“就这一支，今天超量了。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但是，不管水压多大，这个洞也冲不走人的尸体吧。”樱花从两腿之间向下窥视着恭桶的排水孔。“所谓尸体，当然是指人的尸体吧。”

“要是动物的，就叫死骸了。尸体指的当然是人。”女人打开咖啡壶的电源开关，用樱花的衣角擦了擦手。

“从前冲过死猫，”我特意夸张地伸开双臂，“有这么大，是个大猫精哟！呼隆一下，全进去了。”

“人和猫可不一样，头太大。”虫贩子深吸一口烟，过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从鼻子喷出来。“比头窄的地方是钻不出去的。笼子格也是根据里面关的动物头的大小确定的。”

“你说头骨啊，砸碎不就行啦？”我也固执地反驳道，“扫帚

队’里好象有个专家，是个受他们煽动关了店的卖肉的。”

“别说了,真烦人!”女人象是真生气了。“你打算接受下来?”

“哪儿的话！和那种人搅在一起，我绝对不干！”

“不干就干脆说不干，为什么不断然告诉他？你说得模棱两可，岂不给他留下口实？”

“什么口实?”樱花追问道。

“船长要是不去交涉，人家就要不请自来了！”

“逞强逞得够意思了！”虫贩子说着，用鞋底捻灭了香烟。

“我是拒绝了的。听他说话我都恶心！有一点我可要说清楚，只要我还是船长，就绝不承认这个猪突的乘船资格！就是能收容下全世界的人口，也要让他一个人留在外面。对我来说，我要活下去，就要让他死！”

“你的心情我理解……”虫贩子打开眼镜盒,取出眼镜。“你打算怎么拒绝？到时候被他们闯进来……况且，一个人还好说，也许还要带着同伙来。”

“总之，船长把头缩回来了。”樱花脱下一只鞋，揉起脚心来。“这不就是让我们出面吗？我们当然该代替他坐到谈判桌前。”

“是呀。”女人端起壶,朝各个茶碗里倒咖啡。“他们不也是让千石做代理人吗？我们船长是不能亲自出面的……来，拿咖啡吧。”

“怎么能说他们出代理我们就出代理？”樱花接过咖啡，冷不防朝她左脸一掌打去。

“啊,疼!”女人惊叫着捂住左脸。可樱花的手转瞬间变成了魔术师的花架子，脸上溢出微笑：“可一点也不疼。”

“这是混世的智慧。”樱花将茶碗递给虫贩子，点着头说道：

“手的凹处正好合在脸的凸处上，使空气炸出响声，声音很响亮，但不疼。装做朋友绝交，使谈判对手不知所措时，就可以用这招儿。看来效果还不错，算个小小的特技吧。”

“的确是特技，这下我的觉可全醒了。”虫贩子带上擦好的眼镜，在睡袋上坐起来。“船长都这么想的话，我和经理可以接受谈判任务，闯江湖的和樱花，秉性相投哇！”

“是啊，骗子和上当的凑在一起正合适！”女人将茶杯递过来，仰视着我。我在石阶上，她在石阶下，仰视是必然的，可我却随心所欲地听出了潜台词：樱花和虫贩子一走，可就名副其实地剩下我们俩了。

“好吧，我没什么意见。”我走下石阶，接过咖啡，指尖有一种碰到凉豆腐似的感觉。“但要强硬，他们可不讲情理。而且，虽说是谈判，我们可是无条件的……”

女人飞快使了个眼色，我便缄口不再说下去。她一边吹凉自己的咖啡，一边问道：

“喂，菰野，我想问问，由布凯恰是边吃自己的粪边随着太阳转吧，那么，天黑时，该是朝西的吧。”

“大概是的。”虫贩子漫不经心地说“这不就怪啦，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该是怎么样呢？”

“我怎么会知道！问问船长吧，买的人不是更清楚吗？”

“这我倒没想到，可你一问，我也觉得挺奇怪。”

“没什么怪的。”虫贩子把眼镜迎着杯子的热气，特意让它濛上一层水蒸气。“动动脑子嘛，要动脑。钟表不一定都是十二小时指示的吧，也有二十四小时指示的，我就见过。”

“可是，不管几点，它的头不都是朝着太阳吗？”

“让它推着粪转半圈不就行啦？正合道理！”

“太妙了！”女人嘴唇贴在水杯上笑了。咖啡表面上，泛起几重水纹。“照这样子，什么都可以巧言蒙骗过去了。这叫随机应变，我算服了。”

“可我没那么乐观。”

“别担心！”樱花出声地咂着咖啡。

“是啊，我们的谈判原则是始终站在船长的立场上的。”虫贩子眼镜上濛着水雾，点着头说：“既受人之托，又怎能负人所望呢？”

“但是，他们提出谈判本身，也许就是为行使实力的口实。”

“菰野是怎么想的？你可是有过当自卫队员的经验啊。”樱花看着我的微型枪，反复做着扣扳击的姿势。“万一的时候，能防卫吗？”

“对方上了年纪，又是外行。这里在结构上是万夫莫开的要塞，而且还有五挺射箭枪、七挺改装枪，可以说是很有战斗力的……”

断断续续的信号声响了起来。是无线电在呼叫。

四个人商量好了似地站了起来，扶肩接踵地奔上石阶。樱花在前面，虫贩子扯着女人的手腕，我扶着女人的腰。本来无须如此，但这样更让人放心。

大象感冒似的声音敲打着受信器震动板。

不是千石，是猪突。

第十七章

生存比赛

——喂，一向可好！好久不见啦。我是你爸爸呀，请回答。

——说得倒好听。我讨厌和你这种人说话。通卡其。

——等一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彼此不都是大人了吗？请回答。

——不能让它过去！通卡其。

——这情报听了对你没坏处。请回答。

——通卡其。通卡其。

——要是能听一下，会发现线索的……

樱花捏住我的手腕，我不由得张开手指，这当儿，通话器经过樱花的手移到虫贩子手里。

虫贩子的肩顶着我的胸，把我从最前列挤了出来。而我的腰却紧紧贴在女人的下腹部，有一种合葬在一起的感觉。

——喂，请说吧。我是代理，请回答。

——你是谁？请回答。

——我是菰野，负责外交，有事请说。

——“外交”？好大的派头呀！实际职业是什么？请回答。

——卖学习用品，主要是昆虫标本。那么，恕我单刀直入。

请问，到底发现了什么线索？请回答。

——有意思！当然是尸体。请回答。

——是吗？听说贵处正为尸体为难，是什么性质的尸体？是被杀？还是暴死？当然会有各种可能……请回答。

——我怎么知道？问我儿子去吧！请回答。

——看来是话里有话呀。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回答。

——没有什么意思。是你们扔的尸体吧……

“胡说！什么尸体？我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因为是单方对讲机，不能双方同时通话，我明知对方不转换开关，话是无法传过去的，可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大叫起来。虫贩子不住地敲着我的肩劝我，而女人则更使劲地顶着我的腰。猪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当然，没有物证说你们是犯人，但现实情况足以证明是你们干的。一旦败露，会招来许多麻烦的。作为不寻常的社会服务团体，我们的业务是收集垃圾，发现非法遗弃物，有义务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而在此之际，我们并没有措辞强硬，只是提出稳妥的处理方案。我儿子在那儿吧？别固执己见啦，和我商量一下吧。有句话叫孩子难知父母心，我认为你干的是有意义的事业，尽管不太光明正大，可我还是支持你的。我并不想把你们逼到窘境，只望今后能竭诚合作。请回答。

樱花在麦克风旁大声问：

——你说的有意义的事业，是指处理垃圾吧。请回答。

——希望你别打岔。你知道，防原子弹的隐蔽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真有先见之明。无线电通话不好讲，详细情况，见面之后再细说好吧。我们也在募集会员，大家都到齐了，我想能形成一股力量……

“到底还是威胁！”女人的气息掠过我的耳朵。

“所谓尸体，一定是个小骗术。”

“好象被他们占了上风。”樱花咬着嘴唇说。

猪突的声音仍在继续。

——你们一定很吃惊吧。市里的助理，信用银行的理事，两名市立病院医生和菱富仓库经理，都在我们的合同上签了字，很有希望，很有发展。因为一两个无聊的尸体就把你们逼人窘境，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是这个道理吧。请回答。

开关处在受讯状态。虫贩子伸着下巴，咬着牙问我：“船长，你真不知道尸体吗？”

“不知道。”

樱花不等我回答，就将通话器从虫贩子手中抢过去，推上送讯开关说：

——能告诉我们被害者的死因和年龄吗？请回答。

——又换了一位？请问你负责什么？

——事务长，负责接待。请回答。

——有意思。不巧，我不是法医，对死因和年龄均无可奉告。你们该有什么线索吧。请回答。

——诱导询问，真狡猾……

樱花关掉开关，盯视着我。“是不是有个老头误入迷途，碰上我们的防卫装置，或是迷了眼睛，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可那里是设了障碍的,用粘着剂加固着,你也不是没看见。”

“也许是发生事故之后采取的对策吧。”

“不，那种化学凝剂需很长时间才能凝固。”

“尸体也不一定是新的吧？”虫贩子插嘴道。

“也许就是我刚才追踪那家伙。”樱花弹着指头说：“大概掉

到水沟里淹死了。喂，是这样的吧！想不到竟是卖粗点心的千石这家伙的尸体。”

“我想不是。”女人的气息，冲得我耳朵发痒。“况且，船长用无线电通话，是在那之后，是你们正睡觉的时候呀。”

“那就可能是刚死的尸体”虫贩子不容分说，不慌不忙地硬从樱花手中拿回通话器。“死者被害，也许是在通话之后。从道理上来讲，现在那个卖马铃薯的就应该出面，应该在通话机旁。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船长对父亲猪突敬而远之。”

蜂鸣器的声音在焦急地鸣响着，催促再次通话。

“是啊，想一想是很蹊跷。无线电设在千石店，而和我们通话的却是猪突，这本身就不自然。”

“不可思议。”樱花舔舔嘴唇，咽口唾沫。“这不成了卖马铃薯的自己来交涉处理自己的尸体了吗？”

虫贩子推上通话开关。

——请等一下，我们正在商量。

他关掉开关。“如果卖马铃薯的是在自己店里被杀，从情况上分析，第一值得怀疑的就是船长。但是动机是什么呢？”

“当然没有动机。况且我也没有杀人。”

“不，我是说猪突他们的动机。”

“别这么胡思乱想了！被害者并没肯定就是卖马铃薯的……”

女人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她盛气凌人地催促着虫贩子，让人感到她的意见勿庸置疑。

“确认一下看看，要能把千石叫来通话，不就真相大白了？”

虫贩子点点头，又推上开关。

——喂喂，麻烦一下，请千石说话。

—— 恰好不在。有话可代为转达。请回答。

——你那里是马铃薯店吧。他怎么会不在？请回答。

—— 不，这里是“蜜桔口”办公室，这里也有无线电对讲机呀。卖马铃薯的？是有个卖马铃薯的。（旁边有谁在耳语）买香烟去了，是走着去的，他说马上就回来。

“打听一下发现死尸的现场。”樱花催促着。

—— 发现死尸的现场在什么地方？请回答。

——别装糊涂啦！当然是在蜜桔口里面。如果你们不承担处理，就只好交给警察了。可一旦让警察去处理，即使你们不愿意，废石矿也将成为搜查现场。我也很想避免那种事。叫我儿子通话吧，他正在旁边听着吧。现在正是和解的好时候。别再误解啦。如果你还记着小时候挨的打，我想解释一下，那都是做父亲的一片心哪。假如当时把你送到家庭裁判所，就会给你留下终生的心灵创伤。这些都是为父的苦心呀……你都听见了吧，理解这份心吧。所谓踩死妻子，那都是毫无根据的中伤。在此，我们达成协议好吗？父亲儿子和好了，是吗？大力协作吧！爸爸也在变嘛。人格完美，父敬子爱。唉，我老啦。请回答。

我从虫贩子和樱花中间挤过去，冲着话筒忿忿吼道：

——收起你那父子情面！听了让人肉麻！

——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你的染色体的一半，就是我的精子呀。请回答。

——通卡其。

——等一下。爸爸也想把人生的晚霞抹得更鲜艳呀！我们“扫帚队”也想受到好评，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度过有意义的人生。我是变了吧？我也……请回答。

“不管怎么说，尸体的事算是掺和进来了……”我不由得吐出几个微弱的字音。真是残酷的一天！只是想象中的偶然事件，竟然一下子掀起轩然大波，劈头压将过来。什么十三日的星期五①，什么如来佛祖逝世之日，真想相信坏事周而复始地出现是有周期性的。虫贩子凑近话筒，带着妥协的腔调低声说：

——请原谅，能给一点儿时间吗？请回答。

——真罗嗦！我要和儿子重归于好，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我等着。请回答。

“怎么办？”虫贩子关上开关，叹了一口气。

“说是商量，可不会有多少选择余地的。”樱花忙不迭地说着，将头转向我。

“是这样的吧,为了不与‘扫帚队’为敌,我们不得不承担处理尸体。不过，只要真正的犯人还在追查，我们就用不着胆战心惊……就这样。我们应该顶住！船长不是犯人的话，犯人就一定在他们那里。”

“也不见得这么简单。我是相信船长的。可是，目前，我们根本无法保证他们没将手伸向现场。即便是捏造证据，如果编造得巧妙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洞窟入口真的只有两个吗？”女人将一只膝盖拄在长沙发上，移动一下重心。和我紧贴一起的下腹部，离出一缝之隙。“真不敢想象,听说‘扫帚队’以外的一伙,在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占据着地盘……”

“难以想象。”我没有根据断言说这绝对不可能。我以高速印刷机般的速度，浏览了一遍记忆中的测量图。即使知道其存

①耶稣蒙难日。（译者注）

在，又能怎样？事实上确有我没有调查到的洞窟，特别是东侧断崖中部象磨崖佛小庙一样的挖削旧址。但是，我们内部没有与之相连的通道。那里是容易干燥的地形，因而石质不好，大概只是试掘就被放弃了。至今为止，在我所调查的地方，除“蜜桔口”以外，还没有人出入的迹象。“完全没有这种征兆……”

“怀疑是无边的，光靠分析情况来证明，我不也是个很好的怀疑对象吗？”樱花用手捂着嘴，满面含笑。这简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不正经的表情。“我刚才说让那个可疑的家伙逃掉了，光凭这句话当然构不成证据，说不定只是杀了人却佯作不知呢。百闻不如一见，我看还是直接前去，亲自确认一下好。”

“没完了！说来说去总是兜圈子。”虫贩子将通话器放在架子上，两手捏着发出指响。“这种时候，靠臆想和推测无论怎么论证也是得不出结论的。我们应该只以掌握的事实为依据，分析形势，制定作战纲领。目前，我们应该做出决断的事有二个。一个是处理尸体，或者说是被称为尸体的东西；另一个是‘扫帚队’，或者说是他们头儿。猪突提出申请参加经营的事……”

“别没完没了地议论啦！”我几乎觉察不到地向女人凑近了几毫米。是恢复了接触呢？还是没有？其微妙之极，使我无法判断我们是否恢复了接触。

“当然，”虫贩子的眼镜由于出汗滑落下来，“作战决定权最终属于船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只是做一下形势分析。总之，处理尸体和猪突介入这两件事应该分开，混为一谈进行交涉，便正中对方下怀。把尸体做为交易条件，正是对方的居心所在，绝不能上他们的当！就是这样。”

蜂鸣器的声音在催促通话。

“是这么回事。”女人轻轻点头，颤抖传到我的腹部。“这的

确是另一回事。不过，如果我们接受处理尸体，而拒绝他们入伙的话…… ”

“ 是啊,关于尸体,我们还没有抓住对方的痛处…… ’我试着又大胆靠近几毫米。

“ 这是我的拿手戏。’虫贩子用衣角擦一下眼镜腿。“ 讨价还价的事就交给我吧。到现在为止，不就是靠这三寸不烂之舌挺过来的吗？我有把握。 ”

无形中，虫贩子和樱花中的一个或者他们俩同时作为我的代理去交涉，已成为既定事实。我并不完全信赖他们，但这却是件应该欢迎的事。我没有与猪突针锋相对的自信心，而且他们两人一起出去，我与她还能度过一段独处的时光。

“ 可是，太恶心人了…… ” 那股恶心劲儿在她嘴中变成糖球，在舌头上滚动。“ 要是把尸体从这个厕所冲走，这地方就无法使用了。”

“ 没关系，不会有血的…… ” 不，这是撒谎。不用说人工流产的胎儿，就是冲死猫的时候，我都有好长时间不愿走近恭桶。有时憋不住去小便，结果惹得一阵呕吐，过四、五天才能在洗濯处做饭。我现在能这样若无其事，大概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相信尸体的存在吧。

催促说话的蜂鸣器叫个不停。

“ 好 了 吧 。”

虫贩子顺次环视大家一遍。樱花和女人盯着我。

“ 好了，只是尸体的问题不限制一下不好办。绝不能让那家伙钻空子！ ”

虫贩子打开了通话开关。

— 喂，喂，久等了。我是负责外交的菰野。可以说吗？

请回答。

——请说，请说，我等着呢。请回答。

——我们决定进行交涉。但是手续费等问题，要让我们看看实物再说。你要详细说明一下发现现场和当时情况等。那么在什么地点好呢？请回答。

——等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不是说过，为了你们我想扣下给当局的通报吗？请回答。

——算了吧，故弄玄虚！这个交易可正被自动录音哪。最先发现尸体者不向警察局报案，还企图非法排弃，这是很难申辩得清的。请回答。

——真有你的！完全如此。

看来是见效了。猪突无端地笑了起来。

——明白了，明白了。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地点嘛，哪儿都行，我们也可以去你们那儿。啊，请别介意，工作用的轻型卡车现在正闲着。请回答。

“不行！决不许过来！”

“为什么？”虫贩子用手捂住通话口。“你是不是太害怕了？当然，由你船长决定。”

“他们人多，又是军队组织，仗势攻过来怎么办？”

“如果担心他们人多势众，那么进入敌阵不是更危险吗？”樱花奇怪地用含着媚腔的细声说：“我们要是在他们那里成了人质，船长去救我们吗？”

虫贩子向通话器呼唤。

——是这样……听见了吧？是信不过你。请回答。

——真是个懦夫！那么，找个更中立的地方吧。喂，“哈哈坡”怎么样？在那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了事。问问我儿子。

回答。

“什么？叫哈哈什么？”

虫贩子开着送话开关回头问我。

“是个沿着海岸的偏僻坡地。”

“好奇怪的名字。”

“向南穿过站前马路，绕过渔业合作社仓库就到了。附近有个海穴，根据风向能发出声音来。有人听到那声音就笑。听说患老年性抑郁症的人，甚至带着饭盒，在那儿等着来风。”

“真滑稽！听了都想笑。”

女人忍住笑，扭动着腰，我感到她下腹部象垒球一样，在向我的臀部侵入。我也试图再扩大一下我们共有的空间（肉体互相压入的部分）。没有拒绝的反应。我都快忘记自己是猪了。只要不把猪突叫到船上来就能解决问题，管他到什么地方交涉！

“我希望能再考虑一下。”樱花伸开手，用指头弹着通话机。“要是到那儿一看，只有尸体在那儿，这工夫警察突然冒出来，那可就全完了……”

“这倒也是……”虫贩子将开关从受话位置开到送话位置。

——他说不行。我们都很胆小，要是我们到那一看，只有尸体放在那儿，冷不防警察出现了，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

——岂有此理！你们想我会使出那样卑鄙的手段？真没办法，我也是很注意城市净化的嘛。不仅是垃圾、罐头盒子，净化精神也是我们的目标。今后，我们是不会忽视净化人的。真的，我衷心赞赏你们的运动，想与你们协手合作……那么我怎么做才能得到你们的信任呢？请回答。

——你说过卖期货相当赚钱吧。请回答。

——我是说正在招募伙伴。这可是合理合法的募集。从名

单到经营管理，都可以毫不保留地接受监查。请回答。

“废话！到方舟出航的时候，还有什么地位和财产？因为不管怎样，招募船员窗口只有我这一个！”

——我们还是把目前的交涉内容只限于尸体吧，这已够棘手的了。不过，光这事也让人为难。你真不能让我们信任你吗？你就拿不出更让人放心的保证吗？请回答。

——怎么总是这样非讨人厌不可呢？我无可奉告！请回答。

“因为你不洗澡！”我在通话器旁吼叫道。

——别说傻话了。洗澡是从事清扫者的义务，这是常识。只有喝醉了酒才不洗澡，因为对心脏不好。请回答。

女人身体痉挛着笑起来。这种震动在我身上施行了催眠术。我没有实际体验过催眠术，但一定是这种感觉。时间的流逝停止了，只有“现在”在到处任意飞旋。

——和你的讨厌比起来，你倒有些直率。告诉你吧，有一种回答方法能使我们多少有些放心。想听吗？请回答。

——想听！请回答。

——进一步讲，你要是个恶棍会怎么样呢？如果你真是恶棍，我们就不在这儿跟你罗嗦了！你只要悄悄将尸体从上面公路上扔到出入口的垃圾堆里就行了。我们尽管不愿意，可又不得不去处理。是这样吧？请回答。

——是的，你说得对。有你这样精明的朋友，我儿子也就坚强起来了吧。这个道理我儿子也能明白吧。我不是你想象得那么坏吧。表面看我是非常吃亏的。那么在哈哈坡可以吧。请回答。

——不，在你们办公室吧。发现尸体的现场，也在那附近吧。请回答。

——也好。反正我是热烈欢迎的。这里有酒有菜。如果需要的话，我跑一趟河岸，派人去一趟也行。现在正好是第一趟船回来的时候……不过，可别说什么“我们的交往至此为止”之类的外道话呀！请回答。

——对不起，就讲到这儿吧。尸体处理完我们相互就用不着了。交涉定在什么时候？请回答。

——谁来？一共几个人？请回答。

——去两个人。负责外交的我和事务长，就是刚才和你说过话的。请回答。

— 我儿子不来吗？请回答。

—— 船长不行！请回答。

——为什么？请回答。

— 为什么，我不是回答为什么的外交人员。请回答。

——现在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原因，可还是让我和儿子说说话吧！你也劝他一下，只两三分钟就行！求求你了，请回答。

“怎么办？”

“还是问问千石怎么样了吧”?

— 他问你卖马铃薯的现在怎么样了？请回答。

—— 奇怪，他出去买香烟去了……

——如果尸体是千石，我们可不能原谅。他是个好样的。要是和他，我想是可以联合的。

—— 怎么会呢？活蹦乱跳的。我也很喜欢千石。你知道他的口头禅吗？毁掉重来，毁掉重来，全部毁掉重来！活该！……你明白吗，那心情，就象到了一切都毁掉重来，重新确定谁有价值活下去的时代。怎么样？和你们完全一样吧。请回答。

——什么完全一样？请回答。

——我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呀！请回答。

——交涉时间定在什么时候？请回答。

——喂，听我说嘛。在这个社会全部毁掉重来的时候，决定谁有价值活下去，谁死了也无妨，这实在是个大问题。你们也这么认为的吧。你们准备用什么尺度？请回答。

——别开玩笑了！好一副说教腔调。

——这不是说教。记得前不久中学生春季运动会上，有一项叫生存比赛的奇怪比赛，说起来，那可真是生存竞争啊。实际上，这是为研究利用市政府地下的防空洞，一些有学识，有经验的人集中起来开研究会的结果。怎么样？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请回答。

虫贩子看着我的脸色。我不必反对。与市政府地下有关的事，正是我所关心的。

——请说得简单些。请回答。

——我说一下要点。作为庆祝市立中学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项，进行了谁值得活下去的资格审查。从早上就开始下起了毛毛雨。但气象台做出了乐观的预测，而且事到如今，谁也不愿为纪念活动付出的费用和热情付诸东流。这个生存比赛倾注了大规模的准备和装饰，早已成了叫座节目。这样说下去可以吗？请回答。

——请说下去。

——虽然是比赛，可开始谁也摸不着头脑。比赛规则非常奇怪，有胜负而没有竞争。所谓活下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先把运动场纵向分为三部分，用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带区分开，两端是起跑线和终点线。听明白了吗？运动员看到宣布比赛开

始的信号旗挥动后，就以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的旗为目标，向终点前进。不比速度，因而没有必要着急，选择旗色也可以在最后一瞬间进行，所以尽可以悠哉游哉。学生、教师、父兄和应邀而来的客人，都以徒步旅行的兴致参加进来了。他们也许是受奖品吸引，可作为一个中学生运动会，可够排场的啦。这样说下去可以吗？请回答。

我们四人同时交换了一下目光。我想，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免于和他们一起去交涉，还是多少可以忍耐一下的。这种场合，沉默就是消极的同意。

——可以吧。请回答。

——就这样，出场的运动员跑出来，分别进入各自选好颜色的阵地。这时，裁判长抛出涂着三种颜色的骰子，随后，被选定颜色的旗便迎风飘扬，鼓声大作。按规定，以此为信号，输的组就要倒在地面上。明白了吧？只有活下去的组才能回到起跑线上去。然后，再一次发出开始的信号。就这样重复多少次，幸存到最后的便为胜者。有什么问题吗？请回答。

——用骰子定胜负，与其说是比赛，莫如说是打赌。请回答。

——战场上还要靠运气呢，打赌有什么不可以？这样才有相当的紧迫感。一等奖是红色的丰田牌小型摩托车，是当地的商店联合会赠送的。实际上我也参加了，可是，别人投骰子，你自己无论怎么拼命也无济于事。请回答。

——别扯远了，只讲要点。请回答。

——你们不喜欢我可以不讲。请回答。

——你说那些就扯远了。请回答。

——我已经说过天气的事了吧。与天气预报截然不同，反

而变得越来越糟。雨下得用毛刷涂过一样，连雨缝儿都没有。

女人笑了。虽然并没有那么可笑，但她还是随和着对方的语气嗤着鼻子。她的腰依然和我紧贴着。这种勉强的姿势大概要被纠正过来了。樱花舔舔嘴唇，虫贩子在左右摇了摇头，两个人一起紧紧闭上了眼睛。

—— 学生们的橡子帽象涂了油一样粘在头上，运动场上的沙地凸凹不平，到处是水窝。校医几次对校长耳语，校长好象也在下决心中止比赛。他小心谨慎地去察看宾客帐篷内客人的脸色。看来是不行的，崭新的丰田牌小摩托车等在那儿呢。因为这点儿雨就中止比赛，肯定会引起暴动。这大概是大人们约好了的。不管怎样，比赛要继续进行……你们猜结果怎样？请回答。

——怎么样啦？请回答。

——成了一场大骚乱！校长认为活下去的机会应是平等的，就没有限制比赛资格，所以不知从那儿冒出来无数个要出场的人，使得比赛一开始规模就很大，简直象下饺子一样。为了让全体人员参加比赛，将起跑线向前挪了五米，开赛时间也推迟了八分钟。那场面真不得了，真想让你们也看看。湿淋淋的密集人群溅起飞沫削剥着地面。母亲扯着大声哭闹的孩子奔跑，老人挥着手仗，病人靠在护士肩上蹒跚而行，渔联青年团挽着手臂向前突进，好容易才涌进了各自选择的阵地，用的时间之长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掷骰子，舞旗子，大鼓咚咚。虽然有人过后要换阵地而遭到众人殴打，但第一回都均等地分散在各个阵地上了。按规定，输的组要倒在地上装成战死者，但他们并不能立刻遵守这个规定，因为不仅输了，还要在雨水中滚泥猴儿，这是谁也不情愿的。场地四周的扩音器里，不断传来体育

老师的大喊大叫：输的组，请倒下！你们已经战死了。输的组请全体倒下！有人愤愤不平，开始退场。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万弹齐发的射击声，是自动步枪的连射呀！当然是录音的声音，但却有百分之百的威慑力。你们没体验过也没关系，和电视电影中的声音一样。输组的人们象受到了诱惑一样开始倒下，就象不倒下就对不起谁似的。这与其说是战死，莫如说是集体处死。歇口气儿怎么样？请回答。

我和女人紧贴在一起的部分成了一个独立的生物，开始支配我。它蠢动着，要占有我。但产生这种非现实感，似乎还另有原因，随着通话器传来的话语，逐渐象谜一样组合起来，一个新的猪突开始形成，与我心目中的猪突判若两人。我不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如果是我所知道的猪突，是不会说出这样条理分明的话来的，简直象刚从洗衣房取回来熨烫好的衣服，棱是棱角是角。我有一种遇上了蝉在脱皮似的感觉。

——快点说出结果吧！请回答。

——就这样，输组退场，随着裁判的信号，开始第二次战斗。那个靠在护士肩上的病人患的大概是中风。这家伙幸存在了胜组中，因而缠住手脚也没关系。即使这样，每次减去三分之一，到第四次仍进行顺利。眼看大局已定，有人已经开始准备回去了。可第五次一开始，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这样说下去行吗？请回答。

—— 看样子都在听，继续讲吧。请回答。

—— 太好了。剩下的正好有十一个人。除了中风病人外，十个人都一齐跑出起跑线。但是不知为什么，十个人都在终点线前停了下来，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在等东倒西歪地追上来的中风病人。病人跑进了蓝色阵地，其他十人见了，也跟着跑

进蓝色阵地。你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奇怪心理吗？他们是在讲究吉凶之兆？还是一种群体心理呢？这是一种要死也死在一起的精神。而且，奇怪的是，骰子正好投成蓝色。十一个人都幸存，都要回到起跑线。他们都生存倒可以，但奖品没那么多。但大家都没犯规，裁判也无法讲歪理。第六次结果和这次一样。真没想到，第七次又重复了同样的结果。这就有些令人不快了。雨越下越大，虽然没到时间，水银灯也亮了。就连在平时早就闹起事来的学生，也成了垒在运动场周围的湿淋淋的沙袋。在第八次比赛的途中，工作人员们践踏了协议。就在这时，自动步枪开始一齐射击，怕是负责音响的人发了歇斯底里。这时，只见中风病人腰腿一弯，额头撞在地面上，突然摔倒在地。有的人误会了，竟大笑起来。校医提着卫生箱跑过去，但已经晚了。就这样，比赛流产了。你们怎么想的？活下去的结局竟会是这样？请回答。

——摩托车怎么处理的？请回答。

——啊，奖品呀，看来只好由十个人抽签了。但死者的家属提出异议，说既然大家都等着老人，那么，老人死了，其他同伴也应看作死了。这也不无道理，最后也没得出结论。摩托车至今还在学校保管着呢。这故事有意思吧，请回答。

——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请回答。

—— 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不是说过，因为不知道才想相互交谈一下吗？你们是不是知道呢？请回答。

我们都无力地笑了。对方的通话器里，传来空气冲出厚厚的橡皮气球的声音。原来是那个猪突在笑。

第 十 八 章

之后，坠入恭桶

我们在作业舱的材料保管室挑选武器。各自对目前形势看法不同，挑选方法也不一样。虫贩子拿起了改装的小型左轮手枪。如果以威吓为目的，最好选显眼的武器。在无线电交谈中，他故意表现得很友好，也许内心却估计到了最坏的事态。或许这只是一种偏爱枪械的表现。樱花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护身用的催泪瓦斯枪。虽说是枪，只不过是加了扳机，增大了有效射程，其实只能算个喷雾器。这也是实用重于威吓、但只能剥夺对手的战斗能力，不是以杀伤为目的的。大概他感到催泪瓦斯枪虽然不象改装枪那样具有进攻性，但确是必要的防卫手段。他对刀和枪连看都没看。

我和女人选择了射箭枪。对战斗内容的不同设想，决定了武器的选择；而武器的选择，自然也就决定了战斗性质。

为了哄住垃圾场的野狗，我们将腐坏了的沙丁干鱼（狗食，每周市场上可以分到）分成小份，来到升降口处。外面热气吹来，宛如拉开帷幕，充满了碾压混凝土路面的轮胎声。我们从伪装用的轻型汽车破铁门往外撒食饵。撒食物时模仿的狗吠，虽然同那种显示头领威信，使狗群慑服的长吠不同，但效果差

不多。我向等在那儿的虫贩子、樱花发出信号,通知他们没有危险了。只要控制住野狗群，这个出入口便在我们的统治之下了。

“回来时拉响警笛,我来接你们。”

“我们尽可能不带回让你讨厌的礼物。”

我挥挥手，虫贩子和樱花慌忙钻进吉普车。也许感到气氛与平日不同，争食的野狗也显得很粗暴。我目送着他们，直到红色尾灯消逝在桥下阴影中。高架公路在帽檐的位置横贯风景，使我看不到天空的模样。雨象是停了，但看不清地平线，大概云还很厚。只有右边渔港的灯光，显示出海的所在。过往车辆很多，正是早晨第一班去九州的长途卡车通过的时候。运沙船正在海面向东驶去。

我返回方舟，想着如何利用两位使者回来之前这段时间。这是被裹在香蕉汁似的世界里，只有我和女人的日日夜夜。她身穿红色人造革裙子，薄薄的嘴唇和低垂的眼睛之间，好看的鼻子上渗着点点汗珠。我将在她的身旁，象一只默默无言的大猩猩，看着她打发时光。有了这种打算，我虽不致于希望两个使者发生偶然事故，可凭我的意志，立即创造出香蕉汁似的意境也并非不可能。

只要我打开起爆炸药的开关，船和外界相连的一切通路就会截断。两个使者纵使围着山转上几万遍，也休想再一次找到这里。不，岂止他俩，我有力量将整个世界拒之门外，毁灭这个世界。我知道遁离这个世界的咒语。如果核战争确实在所难免，那我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此后，将开始由布凯恰的和平生活……（也许我会后悔，恨不得想把自己切碎了从恭桶中冲走）。

她在洗濯处洗茶杯，短短的裙子下面，是她那宛如吹玻璃时一口气吹出来的腿。只剩我们俩了，为什么反倒犹豫起来了呢！

“这些事过会儿再干吧,我来干。”

女人停住手，过了数秒钟，毫无表情地回头看着我。

“……那,洗茶杯之前干什么呢？”

“你说什么？”

“你是说洗茶杯以后再干吧。”

“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她关上水龙头，慢慢走上石阶，在上数第五级处坐下，双肘支在并拢的双膝上，用手托着下巴。是情绪不好，还是挑逗？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想，虫贩子有过突然拍屁股而取得成果的先例，就是误解了也没关系，因而我理解为挑逗，但我怎么也说不出该说的话来。我总是这样错过机会。

“我可不太喜欢,你那种态度……，”她的声音水一样有气无力。

“那种态度？哪种……”

“鹦鹉学舌似的……，”她露出仁丹粒似的微笑。“讨厌，……，真讨厌……”

“讨厌什么？说说看。”

“我想,女人是吃亏的。”

“不一定吃亏吧。你不是占便宜了吗？”

“我表面上还看不出很有害吧。”

“有害？想象不出来。”

“所以，正合我现在的工作。让人相信，使人麻痹。”

“不愧是樱花同伙……可实际上你真的有害吗？”

“嗯。我曾两次诈骗结婚。”

“……可是，男人也有诈骗结婚的呀。”

“不一样。男人诈骗结婚，大多是医生啦、地主的儿子啦、公司董事什么的，是以职业和财产为诱饵的。但女人的诱饵，不是女人。这太亏了。被人问起职业来，男人中没人会回答自己只是个男人，而女人却可以说自己只是个女人。”

“我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职业呀。”

“你过去是消防队员，以后是摄影师，现在不是船长吗？”

“可我没有诈骗结婚的勇气。百分之百没希望。”

女人终于笑了。

“被警察问起职业时，你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做出回答。不过，对女人的职业，女人就是女人，没必要再去做更细的区别。”

“的确有差别……做点胡萝卜汁吧。”

“那还不如做晚餐。”

“我来做，因为我熟悉情况。”

“男人结婚前都是这么说。不过，这种人最容易受骗上当。”

“可是，你还是连诱饵的味儿都没让我嗅到呀。”

“你渴望诱饵吗？”

又说到危险话题上来了。我将米量出四合①放到锅里，用流水淘洗。不论怎么说，自己做的饭总有股糠味儿。大概是米太陈了吧。

“那么说，女人这东西，总是想诈骗的了？”

“是的，虽然不是惯犯，但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

① 合，容积单位，一合约等于0.18公斤。（译注）

“可我还不曾被诈骗过……不过，也好，反正就要毁掉重来了。”

“真的毁掉重来，你还有信心活下去吗？”

“有。我这种人，一生下来就毁掉重来了。因为我母亲被猪突强奸才有了我。”

也许没有必要说到这一步。但我希望她明白，我不是那种耍大男子主义威风的人。我不担心被诈骗结婚，我是个不可能搞阴谋的鼹鼠似的男人。但我是朝毁掉重来方向启航的方舟船长，我的手掌握着发动机钥匙。就是在现在这一瞬间，也可以按下开关，起锚开航。假如她知道了这些，会说什么呢？诬我为大骗子，还是撩起裙子露出屁股，让我唾手可得呢？

“这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我家有个木板套窗，鸟把窝筑到了板窗隔里。这只茶褐色的鸟象个缩小的乌鸦，我很讨厌它，早晨吵闹，又生虱子，仔细一看还面目可憎。因为睡不了懒觉，我十分恼火，晚上就把一块套窗板留在窗隔里不管了。间隙太小，使鸟无法出入。事情过后我就忘记了，夏天过后才想起来。一个干巴巴的死鸟，从套窗板和窗隔的缝隙中露着脑袋。可能是在那段时间里，它只能伸出头来，母亲喂它食吃。这期间它长大了，变得出不来进不去了。是不是听了都心颤？父母之爱，竟得到如此结局。”

我将淘完的米煮上。

“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做一次噩梦。是强奸的梦。我强奸别人，被强奸的也是我。”

“真有意思。这样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一定是个满是泪水口水和污水的粘糊糊的孩子吧。”

“你说这话可不合适，不象从你嘴里说的。”

“ 没什么,本来也没想合适。”

令人窒息的沉默。怎么到了这般田地！

“ 如果在现在这一瞬间落下颗原子弹，只有我们两人活下来的话，会怎么样呢？ ”

“ 天晓得！对于小鸟来说，鸟妈妈不过是送来食物的鸟嘴。 ”

简直是 鼠的对话。一对只靠着胡须触觉，闷头向前掘土的鼹鼠。或象是提心吊胆地在糯米纸上跳舞，不管怎么说，也还是跳舞。我的心情奇妙地亢奋起来。象是随时都可以打开爆炸开关似的，我想在这里由我们俩定下来毁掉重来后的日月。

“ 可我们和那雏鸟不一样啊，我们不是孤身一人，而且你看，烧饭的锅咕嘟咕嘟响起来了…… ”

“ 现在不好好生活的人，并不会因为毁掉重来就能好好生活吧。”

“ 让你看看地图吧。是立体地图，国土地理院拍摄的彩色空中照片。据说是用测量用的空中指挥，每十秒按一次快门拍摄的。也就是说，适当地变换角度，使地形每四分之三重复一次，所以，按号码排列起来，戴上立体眼镜看，远近景物都会浮现出来。一栋栋房子不用说，就连跑动的人影、车、路面情况都能看清。你很吃惊吧，就象身临其境一样。如果有电视塔和高压线电杆，一看就象直刺眼睛似的。 ”

“ 立体地图，由布凯恰……你是个彻底的冒牌货爱好者。 ”

“ 别以为我骗你，你先看看再发牢骚…… ”

地图，立体眼镜和照像机等贵重物品一起都放在恭桶上面的架子上。玻璃拉门装了滑轮，但因为包上了防潮橡胶，开关时多少还有些窍门。我脱下鞋。恭桶边缘很滑，我本来也喜欢皮肤接触石头的感觉，平时我都是赤脚生活的，而且在百货商

店楼上弄疼的左膝还没痊愈。

“如果这里有直径一毫米的钻石和直径一米的玻璃球，你要哪个？”

这种时候，最好是主动受到伤害，引诱她做一次地图旅行，顺便再摆弄一下久违了的照像机。

“要是毁掉重来之后，我当然要玻璃球了。我喜欢手工活。我做手工活时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人不是猿猴，人不是猿猴……不知为什么，一这样我就愉快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生存的意义不是被其他什么东西所埋没，而是充分的自觉。人不是猿猴，人不是猿猴……人的指尖活动，精巧细致得令人难以置信啊。”

“忘了是什么时候了，我在电视上看到大猩猩和人比赛用线穿针，你猜谁胜了？”

“当然是人，不过……”

“毫无疑问是大猩猩胜了。”

“是吗？简直不敢相信。”

“速度是人的两倍呢！”

脚下一滑。左脚从脚尖开始完全嵌进了恭桶的洞孔里这是被猪突捆绑时留下锁链伤痕的那只脚。为了支撑身体，我慌乱间抓住了排水柄。水柱流下去时颇有重量感的轰鸣响彻长长的管道。低压象老虎钳子一样夹住我那只栓塞一般嵌进去的脚，向更深处拉去，我越是挣扎它拉得越快，转眼已吸到腿肚子处了。

女人站起身来，僵在那里。

“这是怎么啦？”

“我真傻。这种事我也从未遇到过。”

只有脚指能微微活动。滑溜溜的感觉掠过脊背。管道壁上，一定是霉菌的巢穴。

第十九章

空气生物

女人屏住一会儿呼吸。她舔湿下唇，似乎想笑，但眉宇间皱纹太深，停在恐惧和笑之间，僵住了。这并非不正常，我自己也被恐慌慑住，但仍有点忍着笑的感觉。

“这可糟了……”

“拔不出来吗？”

“一点儿也动不了。”

“能不能换个舒服点儿的姿势？”

“是啊……最好不把身体的重心放在掉下去的腿上。”

这种时候大吵大闹反而会使事态恶化，应该努力保持平静，不着急，不气馁，避免无偿消耗。为了先把体重平均放在两条腿上，我抬起腰，想用膝关节夹住恭桶边缘。我把体重平均放到了两条腿上，但这种姿势看来无法持续许久，因为膝盖会向外弯曲。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最好的姿势，也许是将膝盖弯成直角，坐在椅子上似的坐在恭桶上，只是找不到不可缺少的坐处，看来有必要让她给我弄个适当高度的台架。但是在沿着恭桶的弯曲处安装加工，是需要相当的时间和技术的，她似乎很难胜任。我真想去和电视里那个用线穿针比人还快的大猩

猩交涉一下。我以解九连环的感觉，描绘着自己的肌肉与关节的关系。她仍在用没有释然的表情观察着我，也许是在戒备着突然袭击。

“这种时候,一般要打119电话吧。”

“是的，被电梯夹住时就打这个电话……”

“你在消防队工作过，没接过这种电话吗？”

“记得有人问我戒指从手指上拔不下来找谁商量。”

“那怎么办呢？戒指拔不下来。”

“手指向上，比心脏高些，吐上唾沫，涂上肥皂，这是常识性的指导。可我的脚是举不起来的，抹上肥皂也只能适得其反。”

“听说我们备有切削机。”

“嗯,也有使用切削机的。”

“上面桌子上的机器是电锯吧？”

“别开玩笑了。使用切削机需要技术，外行是干不了的，手一慌连脚都要给锯下去。”

“最好在要小便之前拔出来……”

“你不是刚去过吗？”

“我倒没什么,哪儿都可以。”

脚脖子上象坠了秤砣。我的思路错乱了，宛如缠得过紧的线团，开始咯崩咯崩地断裂。

“借你的肩膀往上拔拔看好吗？时间一长就会浮肿加剧，那就更难拔出来了。”

她背对着我站在恭桶前。我毫无顾忌地用两臂挽住她的肩紧贴着她的上半身压上全身的重量。她头发的气味似烧焦的枯草。如果不是这种滑稽的处境，这便是个也许使我的人生发生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重大事件。我当然不能放弃希望。说不定能够拔出脚来，而这种姿势则保持下去。我收紧两肘，垂直向上拔起身体。可是，发生变化的只是她的姿势。她的肩膀下搭，向前颓然倒下，我的膝盖也扭着关节弯到前面去了，好容易才忍住疼痛。尽管毫无结果，但这种接触感却把我从陷入恐慌状态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了。

“不行,管道是真空的。”

“从这里到‘扫帚队’办公室,往返要多少时间?”

“一去最多需要十分钟。”

“要是办得快,也该回来了。”

“不会那么容易，这可是尸体交易呀。我想在他们回来之前拔出来。”

“最好用无线电联系一下。要是他们半路再喝上一杯，可就时间长了，就象被胶水粘在椅子上一样。”

“尸体就放在车上不管了？”

“是啊，那太危险了……”

她回到台阶上，在下数第二级上坐下。她只离开我一步，我的手就再也够不到她了。这就是我所期待的只有我们俩的时光吗？我不由得陷入悲凉的心境中。

“连葡萄酒瓶塞拔不出来都束手无策呀。”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

“没有,不想要什么。”

“疼吗?”

“又酥又痒,各占一半吧。大概淤血了。”

过了一会儿，女人扬起脸来。

“管道是真空的，底下应该有个阀门吧。打开那个阀门，压

力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也许是这样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想这是利用地下水的水位差建造的。也就是说，形成这个压力的直接阀门，是靠水本身的力量，在里面与杠杆连动来切断水流的，比如有一个水轮机阀门似的东西在转动。”

“我来看看”。她象松开的弹簧似地站起来。即使手无缚鸡之力，身子轻便也能做出这种动作。“你告诉我怎么走。”

“我想告诉你，可我也不知道，哪儿也没有出入口。”

“这就怪了，应该是有人进来才能修工事呀。应该有通路。”

“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才打算对周围一带进行周密调查。”

“堵上了吗？”

“不，没有堵过的痕迹。我猜想，大概有别的同行，通过其他坑道擅自钻进下面一层了。为抢占地盘，他们激战过，使这里变得蜘蛛网般纵横交错，塌方一类的事故似乎始终没断过。……看一下地形图好吗？刚才踩滑了，将剪贴簿和航空照片一起扔了。捡起来让我看一下吧。”

女人很不情愿地下了台阶。

“我还是觉得奇怪，真不可理解。要使上边能用，下边应该加工得细致无误。靠毫无关系的作业是不可能加工好的。”

她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将剪贴簿递给我，慌忙将手缩了回去，再也不肯向前一步了。也许我显得太狼狈了吧。的确，对这种尴尬的失态，与其同情，不如轻蔑更合适些。

“你看，这是以作业舱为中心的平面图……”

“算了吧！看你那费劲样子。你脸色不好，吃点什么药吧。”

“吃点阿斯匹林吧，给我拿来。刚才那个药箱塞到长沙发下面去了。大概是绿色的纸筒儿吧。”

趁女人去找阿斯匹林的工夫，我翻开剪贴簿，扫了几眼调查所未及的外围部分。没有搭升降机、梯子的垂直洞穴和特别深的水路，几乎都没调查过。那些地方很危险，又都在预定用炸药炸断的界限以外。可是，假如用现在的心情重新查找一下，也许会意外地找到通往恭桶下面的通路。我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了，膝盖发响，大大小小的疼痛突然间一下子延伸到了肋骨 。

“阿斯匹林吃一片就行。”

“三片。药量一般是按年龄规定的，其实应该按体重规定。”

“我给你拍张照片吧。”

“为什么？”

“你就象一棵栽在田地上的人。天下少有，我想留个纪念。要是真的有人对我说，现在开始毁掉重来啦，我就不当女人，而去搞摄影。”

“到毁掉重来的时候就晚了。现在是广告时代，媒介物到处泛滥，只要有营业本领，就可以做好买卖，会不会摄影都无所谓。”

“别挖苦我了。这种姿势你能坚持几天呀？”

“妈的，膝盖跳着疼，腿肚子象剥了皮似的。如果血流不畅引起肌肉组织坏死，就会象冻伤一样需要截肢吧。靠镇静剂和抗菌素只能忍耐一时，再能维持也就是四五天吧。”

“大小便也是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睡觉问题。也不能总不困呀……”

“简直是上刑。”

“可无论怎么上刑我也没什么坦白的呀……”

“能自由走动真是太重要啦。”

“是重要,因为人不是植物。”

“可你不是只在地图上旅行就满足了吗？”

“你说得不对。你没在天上飞过吧。航空照片上的旅行可是在飞呀……”

“我一看你心里就不好受。在这种地方活下去，和死不是一样吗？”

“那可大不一样。能走二、三步和完全不能走可完全不一样啊。不能自己去厕所是可悲的；但有的人却在为去不了南极而悲伤。”

“你可是一步也不能走啊。”

“会有办法的，总不会永远是这副傻样吧。”

“是啊，气球时间长了也会渐渐瘪下去的。”

“自由是自己发现的。这里也有自由呀。”

“你是从学校毕业的吗？”

“不是,高中时退学了。”

“你有时说话象个爱学习的人呀。你有很多书吧。”

“我喜欢看书，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可我还是干手工活最拿手。手提包的卡子什么的，我能很快修好。”

“如果你想读么书的话,我给你拿来。”

我的嘴角象被风吹动似地淡淡一笑，象是被嘲弄了一句。

“明知自己即将死去的癌患者，不也想活到最后吗？临死之前的活，才真叫活着呢。”

“对不起，我看你并不那么幸福，尽管你有一条确实很棒的船。”

“可活着便是先决条件。”

“你可真怪,简直象在等待战争。”

“你听说过鲸鱼集体自杀吗？”

“听说过，但不太知道。”

“鲸鱼的智商是很高的，但它们会突然发疯般朝海岸游去，成群成群地触礁搁浅，怎么赶它们归海也无济于事。它们就这样淹死在空气里了。”

“是被什么追赶的吧？”

“能让鲸鱼感到恐怖的，只有鯱和鲛。但在没有鲛的海域里也发生鲸鱼自杀。鯱本身就是鲸的同类，好象也要集体自杀。学者们为这事绞尽了脑汁，提出了有趣的假说。有人认为它们大概是害怕溺水，才从水里逃出来的。”

“是吗？它们本来不就是海里的动物吗？”

“但它们不是鱼。它们原来是用肺呼吸的陆上哺乳动物。”

“是返祖现象吧。”

“怪事，这脚针扎似地疼起来了，就象蚂蚁在里面筑巢……所以，鲸鱼如果失去漂浮能力就会窒息。也许会有一种传染病吧。染上这种病就怕水，就象狂犬病似的。”

“鲸鱼也许是这样的……”女人揉着脖子嘀咕道：“说真的，比起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落下的炸弹来，我更怕癌症。真可怕啊。”

“你也染上鲸鱼病了？”我顶了她一句，但象逃向洞去的蚯蚓一样无依无靠。没有她的帮助，我连庆祝启航的信心都没有。

“我看不见天就受不了。”

“什么意思？”

“我也有一个能念出来的咒语。有一次我眺望天空，觉得空气就是个生物。树枝象血管，不仅是形似，它能将二氧化碳变成氧气，吸收氮气，无疑是在进行新陈代谢……风和气压的变

化，就是空气的肌肉运动，草和树的根须就是指头和手脚。栖息着的动物，就是血球、病毒、大肠杆菌……”

“人是什么呢？”

“也许是寄生虫。”

“癌吗？”

“也许。最近，空气的身体不太好啊……”

“你的咒语怎么说？”

“空气呀，你在活着……”

“太天真了。一旦发生核战争，空气也会被杀死的，被爆炸尘埃覆盖几个月，地球就完全冻结了。”

“可是，我看不见天空就受不了。”

我必须止住她的话头，想办法从恭桶中拔出脚来。即使能走一步，也不至于这样熬时光。从前被猪突锁在这个恭桶上时的屈辱和愤怒，此时象轮胎被钉子扎漏一样从泪腺里喷涌出来。我要在虫贩子和樱花回来之前获得自由，不能让他们参观看笑话。逃脱的意志绞成了一点。哥伦布的鸡蛋，不过是也通用于廉价鸡蛋的一般法则。

“难为你了，把管子周围的混凝土刨一下……”

“怎么刨……”

“得用钢凿子。在桌子下面的工具箱里，和铁锉放在一起了。从管口到地面有十二、三厘米，我的脚被吸进去部分有三十厘米，还差十七、八厘米。也就是在地面再掘进二十公分，在管道上钻个孔，冲进空气，就不会弄伤我的脚了。这和操作下面阀门是一个原理。”

“我看可不全一样。”

“为什么？”

“那样,恭桶不就不能用了吗?”

“耐水油腻子也是工具呀。”

“油腻子不行，一有压力就承受不住了。我们还要处理尸体呀!”

“我的脚拔不出来,不是也不能处理尸体吗?”

“把恭桶弄坏,还不如切断你的腿。”

“你疯了 我是船长,这是我的恭桶!”

我左右牵动着嘴唇，露出一点微笑，象是在开玩笑。

“可是,要是等脚自然出来,尸体就会腐烂。那多讨厌,我对臭味很敏感。”

“那当然。我想大家回来后会有办法的。立滑轮架，用绞盘扯什么的……”

“那关节还不脱臼了?”

虫贩子和樱花也会反对在管壁上钻孔吧。对呀，油腻子不行，还可以焊上嘛。不，还是不行。一旦没有脚做栓塞，管道里的水落下去，按虹吸的原理，还会再满到管口的，水便会从钻孔处不断流出来。虽然有在浸水状态下焊接这种特殊技术，但这种机器全然指望不上。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可行办法了吗?

吸水肿胀了的神经咬破了皮肤，直接接触在管壁上，就象用锯齿咬冰似地巨痛难忍。全身百孔千疮，喷射出疼痛的瓦斯。

“不行了!我的腿完了!受不了!只能大声喊叫啦!”

“麻木了吗?”

“不。能把手给我握握吗?我身上发冷!让我摸着你的什么地方吧，乳房也行，屁股也行……”

她仍坐在阶梯上，表情木然，身子一动未动。我的喊叫象

挤牙膏一样从嗓子里溢出来。我的双臂扇动翅膀似地敲着大腿，不断发出猿猴般的嚎叫。她捂上了耳朵。我边嚎边想：真愚蠢，我连她的名字都没问过。

第 二 十 章

尸体包在蓝色塑料苫布里

“安静一点儿！”女人喊叫着用脚跺地。地面是石头的，几乎跺不出声响来。我也喊累了，正好可以就此告一断落。“……哎呀，这不是汽车喇叭信号吗？”

她这么一说，我也注意到了。

“去看看情况！”我的喉咙火辣辣的，喊叫的余音仍萦绕耳畔，使这句话听起来象是自言自语。

女人一手拿着射箭枪，从恭桶很远的地方绕着向舱口走去。拿着射箭枪是很难爬上垂直梯子的。她把枪立在脚下，笨拙地向上攀登，每登一级，红裙子都卷起来一下，露出赤裸的腿。她的每一个动作，都使我象被高压气体静脉注射了一下。我的脚在恭桶中增加了重量，变得比身体还沉，我对此感到恼火，但对自己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机会难得，而我却无所作为，我又为自己的愚蠢生起气来。

女人拔下门闩，打开了铁门，汽车喇叭声清晰起来。狗也在尖声吠叫着。狗耳朵很敏感，大概它们隔着门听出了我的嚎叫而变得分外兴奋。女人向我轻轻示意一下便消失在隧道里。再过几分钟，我就可以借助于男人们的力量了。这多少会有损

于我的威望，但也是不得已的。且不说用什么办法，反正救我出去是有希望了。可能是因为紧张的心情松缓下来，脚上的搔痒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搔痒比病疼更难以忍受。

女人从外面回来，露了一下脸。

“怎么办？他们说想让你把狗撵走。”

“岂有此理 我动不了啊！”

“可那狗太厉害了……”

“真笨……试一下传声器吧。”我为她下梯子时谨小慎微的动作感到着急，同时也在享受着她裙子不断卷起带来的刺激。”在桌子靠书架那侧，大概是和电器零件、电烙铁等放在一起的吧。红色的、喇叭形的……拿个麦克和扩音器能分开来的无线电麦克……

麦克留在我手里，扩音器被搬到隧道的那一头。接过麦克时，我特意用指尖触了一下她的指尖，她似乎没有拒绝的反应。是因为樱花回来了，还是我在自欺欺人？

“光打开开关就行了吗？”

“将天线全拉出来,指示音量的旋纽向右拧到头。”

我把麦克也接通电源，拉出天线。

“试验，试验，现在正在试验麦克……”我本想小声说，可声音却变得象雾中的警笛一样粗野，从隧道那边传来。我调节一下呼吸，象狗远吠一样，将舌根抵到软口盖，吸足一口气。这时，恭桶中发出了蒟蒻①掉在地上似的声音，我感觉到脚又下沉了几公分。大概是情绪在作怪，我竟倾注全部感情，使出全身解数，唱起了深长的挽歌，音量之大，连我自己都感到吃

①蒟蒻：一种有球形地下茎的植物，可吃，亦可做淀粉。也称魔芋。（译注）

惊。声音传向街市夜空，爱管闲事的人也许会挂 110[①] 电话吧。女人返回来，向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担心野狗们今后不再会满足我以前的嚎叫方法了。

狗的骚动恢复了平静，可派遣的侦察兵们却全然不肯露面。我拧低了麦克音量，喊道：

“磨蹭什么哪？”

“他们说有件包裹。”女人在中间传话道。

“包裹什么的过后再说吧！”

女人象是与外面商量一会儿，而后答道：

“他们说是非常重要的包裹。”

“比我的脚还重要？岂有此理！”

“到了……”

女人倒退着下了梯子，如果只和女人有关，再慢我也不会在意。过了一会儿，出现了樱花的背影，拖着一个工地等处使用的厚厚的蓝色塑料苫布包，大小和重量象是包着一个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就是尸体吧。接着，押送包裹的露出脸来。万没想到，竟不是虫贩子的大脑袋，而是两肩起伏着大口喘息的千石。他上身穿着熨斗烫过的白色开襟衬衣，下身穿着土黄色的工作服裤子，膝盖处破着口子，整个装束显得很不协调。千石先向女人深深地鞠躬致意，然后看见了我。他似乎没理解我眼前的处境，只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樱花也转过头，松开了手指，满腹狐疑地放开苫布包。事情发展得如此意外，我也一时无言以对。

“是陷进去的。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女人替我申辩道。

① 110电话在日本是报警电话。(译注)

很不自然地沉默良久。谁先开口，谁就被动。

“对不起，我，小便去。”樱花飞快地说了一句，毫无抑扬顿挫之感，转身返回隧道里面去了。

“是从恭桶里拔不出来吗？可是，为什么……”千石不安的声音堵在了嗓子里。

“是拔不出来了。菰野在哪儿？”我的声音也有些干燥，但最好还是等一会儿再喝水。

“正在与‘扫帚队’协商，有很多事情啊。”

“那个包裹里该不是白薯点心吧？”

“怎么会呢？无疑是尸体嘛。”千石压抑着急躁，把声音也压低了。

“不是以前就说好的吗？”

“要是尸体，原以为是你的……”

“别说丧气话！”

“真讨厌……”女人拿起射箭枪回到恭桶这边来。她转过头估量一下她和我之间的距离，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停下了。

“是谁的尸体？”

“你想是谁的？”

“是熟人的吗？”

“我想会让你吃惊的。”

“既然不是你……这样的话，难道是菰野？”

“这怎么可能！”女人忙不迭地插嘴说：“说尸体这件事时，菰野还没出去呢。”

“那么是谁呢？”我的思路被脚的感觉搅得理不出头绪来。难道还会有别的人死了让我吃惊吗？就连我亲生母亲死的时候，

我的惊慌也没到照像机掉在地上弄坏了镜头的程度。当然也有些客观原因。这也是因为她那时正与猪突同居（虽说是半强迫的），死亡通知又是迟到了半个月的明信片。

“这真是个棘手而又微妙的尸体呀！”千石用贪婪而又充满好奇心的眼光，飞快地扫着第一船舱的每个角落。对他来说，这是个初次目睹的废弃物非法处理场，是个莫名其妙的工作伙伴——下水道主任的住处。

“主任……不对……在这里该叫船长……你现在腌着脚的恭桶，就是我们那个下水道吗？”

“什么？腌着！可不象你说得那么悠哉悠哉。”她一强硬起来，马上就让人意识到了她的年龄。想不到，我也许还没有她成熟。“你看看就明白了。”

“我并没有对你隐瞒什么。”我最打怵这种场合了。“反正我已经打算让你入伙了。在我的心目中，你早就是伙伴了。我知道，我和你合作得很好。真的，乘船券也为你准备好了。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瞧，你这样不令人讨厌吗？”

“怎么……为什么？”

“你这不是为了阻挠处理尸体而在耍花招吗？”

“哪儿的话！我还等着你们救我呢。快帮帮我吧！”

“花招？”樱花一边拉裤子上的拉锁，一边躬着身子从隧道出来。他看着我，手放在拉锁上象一幅拙劣的纸板画一样静止不动了。

“磨蹭什么？还不拔出来！”

“种种办法都试过了。”女人使劲摇着头，终于又兴奋起来。也许朝夕相处的伙伴在她身旁，她就壮起胆来。“好厉害的压力

啊！里面象是真空的。拽呀，转呀，都纹丝不动。也许是阿斯匹林见效了吧，他看起来象是好些了，刚才可吓人了，又是喊叫，又是怒吼……”

“不是在撒娇吧？”樱花关上铁门，挂上门闩。

“你掉下来试试就知道了。不信就用钢毛刷子刷一下你的脚心试试！”

“虽说是真空状态，可问题是具体有多少个大气压。”千石冷冷地说：“据说，一定面积内的减压比一旦超越了极限，便先是渗血，接着皮肤裂开，然后肉就会迸出来。管子和肉紧紧贴在一起保持均衡，这就说明也许没有多大压力。”

“说得有道理，想办法帮帮我吧。”

“还是先将尸体搬到恭桶这边来吧。”

樱花催促千石，二人开始拖苫布包。樱花想往楼梯那边拖，千石却向梯子方向拖，他不知道那里有陷阱，结果把缆绳拉开了，苫布包的一端露出个大口子。没淌出血来，也没露出肉块，一个黑色塑料垃圾袋似的东西鲜艳夺目，反而给人一种尸体存在的现实感。

“别去那儿！”女人提醒千石，声音温柔如风平浪静的海面吹来的风。对初次见面的男人，她大概都会本能地发出这种声音。“那个楼梯有陷阱，危险！”

“这里到处是陷阱，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樱花并不期待千石回答，他从踏脚处向下看了看说：“从这儿扔下去吧，死沉死沉的。”

“可这是尸体呀！”

“正因为是尸体，摔碎了才容易冲走……”

女人象是做个什么动作，我在她身后无法猜出她的意思。

樱花难为情地笑了，向着苫布包双手合掌。千石身体摇晃着把脚伸向苫布包，想把散开的苫布塞进缆绳里去。

“弄尸体之前，还是先帮帮我吧。”我试着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心脏掉到膝盖里跳动似的不快和担心万一找不到挣脱办法的恐怖，使我的声音背叛了我，变得不堪入耳。“如果恭桶不能用，还处理什么尸体！”

“你别那么催我！”樱花催促着千石，把尸体包从踏脚处推了下去。“要是知道了是谁的尸体，连船长都不会这么狠心。”

“把尸体推下去不是更狠心吗？”

女人大叫的时候，蓝色的苫布包已经离开了踏脚处，旋转了一圈半，落在地上，发出了水分很大的肉块落地声。当然，粘土大概也会发出类似的声音。

“是谁的？”

“冲走之前，我们还是郑重地吊唁一下吧……”

樱花先下了梯子，千石跟在后面，女人将射箭枪抱在胸前，盯视着苫布包。

“是谁的？”

“正确地说，这是船长的遗体！”樱花擦了一下嘴唇，回过头来。从正面看，他鼻翼很薄，白眼仁里泛着青色，似乎并不象他表现得那样冷静。不管怎么擦，他的嘴角总是残留着白沫。

“你说是谁？”

“是的，正确地说，是这样的……”千石的喉咙反倒干涩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哪有心思开玩笑！”

“也就是说，是你……”樱花把拭过嘴的手在衣襟上抹了一

下。“这是替身！也就是替身杀人！最先下手的犯人好象是要杀船长的，所以，要是没杀错人，现在船长就该被裹在这个苫布包里了！”

“犯人是谁？”

在我问的同时、女人也问道：

“替身是谁？”

“应该被杀掉的那个人不是最清楚是谁吗？”千石显然是在逞强。

“我怎么知道！他象我吗？”

“虽然并不那么象……”千石心绪不佳地歪着脖子，求救似地看着樱花。

“是菰野吧。”女人咬紧牙关，离苫布包更远了。

“菰野？你说他怎么啦？”

“成了替身啦！”

“那么，是猪突杀的吗？”只有在这一瞬间，我才确实忘记了脚的痛苦。

“不是。”樱花用下巴指了一下苫布包，似乎有些难于启齿：“要是说谁杀谁的话，毋宁说是正相反。”

“你是说菰野把猪突杀了！”我紧张得声音发抖，如针刺耳膜。“这么说，苫布包里面是猪突？”

“好啦，我们虔诚地为他祈祷冥福吧……”

“少说废话！”

我凝视着蓝色的塑料苫布包。这真是那个猪突吗？就是那个头上顶着个绿色鸭舌帽，散发着旧抹布包着纳豆①般的体臭走

① 类似我国的豆豉。〔译注〕

来走去的怪物吗？就是那个踩死自己的妻子，强奸了我的母亲，把我锁在恭桶上，开着推土机冲进不见石开采者住的预制件建筑物中的狂暴分子吗？就是那个丢掉了很有名气的钓鱼旅馆和两条二十五吨的钓鱼船，也不做做斋戒沐浴就去争当市议员，到头来名落孙山，当上了扫帚队队长，终于把徽章戴在了胸前的那个讨厌的家伙吗？我有一种解放感。我对猪突似乎惧怕透顶。这种惧怕似乎超过了憎恶。但我却再没有其他感慨。也许是因为脚陷在恭桶里，我的感情已经麻木了。如果目睹了猪突被杀的现场，我当然会多少有些别的感受。他被这么折叠着卷起来仍是庞大无比，这使我惊叹不已。他只是被折着卷起来了，还是肢解后归拢到一起了呢？我现在才明白人们所说的那句话：在所有的销赃灭迹中，处理人的尸体是最难的。

“可是，这不合乎道理呀！”女人下巴紧绷着，很难听清她的声音。“为什么菰野把他和船长弄错了呢？为什么……”

“不，不是菰野弄错人了。事情很复杂，我虽然不象菰野那么善辩，可我认为，害人者和被害者是无法简单地区分开的。就是说，最初还有一个想杀船长的嫌疑犯，猪突把菰野当成那个嫌疑犯了……”

“是的。’千石为了解释他的意思，伸出两个拳头打帮腔说：“猪突原来说的尸体，就是指那个嫌疑犯。猪突真打算杀死他，还是只想威胁他一下便不得而知了。现在，菰野正在听取‘扫帚队’他们的汇报，这些事情马上就会水落石出……据我所见，菰野对猪突的戒心是不是过强了？被船长灌输得太……”

“他是有点过分害怕意外打击了。’樱花看着苫布包,两手在裤子上搓着。“还有，那手枪也成问题。不，我绝不是对菰野的立场说三道四，那的确是正当防卫。只是手枪子弹没有打穿尸

体，还留在尸体里。要是解剖尸体，追及枪的出处，连船长的处境都会恶化。不过，菰野让我转告你，他已经彻底封住了‘扫帚队’他们的嘴,这一点尽可放心。”

“光让他搞外交，真可惜呀！”千石故做深沉地点了点头：“这个人很有领导能力。现在已经完全是‘扫帚队’队长了。猪突尸骨未寒，他就用新方法改编部队，发号施令了……”

在我脚上做窝的蚂蚁变成了苍蝇，它们产下的蛆虫在啃咬我的神经。我不想喊叫，但还是大叫了起来。如果手里拿的不是剪贴簿而是铁锤该多好！我气愤得用那只自由的脚狠踢恭桶。遭到痛击的不是恭桶，而是我陷进去的膝关节。

第二十一章

“致香肠制造者阁下：免费赠送猪尸体”

若不是樱花和千石从两侧架着，我的狂暴也许会葬送这条腿。疼痛反倒使我能够冷静下来。我撒了点小便，但无关大局，换来的收获，是他们俩被我的发作所震惊，开始认真商讨怎样救出我了。他们给我服了二片阿斯匹林和三倍的抗组胺剂，把冷却的冰布缠在掉进去的大腿根部。然后他们支撑着配水管道剩下的铁管两端，我用肘和两肋将身子吊起来。女人用双手替我按摩关节。我罄尽了全身力气，樱花和千石喉管要裂开似地喊着号子。铁管弯曲了，千石的肩发出脱臼前的鸣响，我又撒出许多小便（大约有一杯多），脚还是纹丝未动。我感到有一股液体从短裤经内股流向膝盖，我想，再憋下去怕会得尿毒症了。我让他们从厨房取来蒸锅。反正这锅烧糊过，锅底满是炭黑，用它干什么也不可惜。我让他们都转过脸去，将小便撒在蒸锅里。

“在恭桶里用便盆，这话谁听了能相信？”我心里明白，樱花在用玩笑来掩饰我的困惑和狼狈。他们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就看过蝴蝶在飞机里飞。”女人的声音过分昂奋，大概想掩盖小便的声音。

小便声中断了一下，千石转过头来。

“对不起，我以为完了呢。没想到尿这么长。”

樱花也被引得转过头来。

“是憋得时间太长了吧？谁都是这样。”

当然，女人没有回头。我将蒸锅盖上盖，想放在地上。突然，膝盖一阵巨痛，准备好的答话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千石替我接了过去。他到底不象是坏人。下腹的疼痛渐渐减弱了。刚才膀胱的紧张似乎也助长了脚的疼痛。我注意到千石开襟衬衫衣襟上的徽章。虽觉得该感谢他，却不由得表现出讨厌来。

“还是金扫帚呢，真气派呀。什么时候开始戴的？”

“只是镀金的。”千石用拇指指肚抚摩着‘扫帚队’的徽章说：“一般队员是银色的。要是船长，当然是镀金的，还要外加一条横杠呢。高级干部都加横杠。”

“噢，总的说来，这种情况就象带软木塞的玻璃瓶在冰箱里过分冷冻了一样。”樱花后退一步，从上到下仔细观察我和恭桶的关系，“象这样该怎么办呢？”

“是加温使里面空气膨胀好，还是用钉子钻孔放进空气好呢？大概只能从中选择其一了。”我用视线恳求女人，让她什么也别说。“这种时候，没法加温，只好钻孔了。”

“我想也是。”千石揉着受伤的肩，抿嘴笑了。是心理作用吧，他给我以卑屈的印象。“从理论上讲，只能均衡气压。”

“要是钉钉子，在哪儿钉好呢？”樱花看着恭桶和地面之间的地方。

“将水泥地掘进二十厘米，就到我脚下了。”

“毫无疑问,这不行！”樱花冷冷地在此做了结论。极少露出的笑脸是残酷的。“船长的脚上点药就行了，但弄坏了恭桶可不行。这是有恭桶的大船，菰野辩解也没用，处理尸体是头等大事！”

“顺着腿捅过去一个橡胶管子试试？”女人声音很高，但似乎并没有多大把握。

“怎么会有通过管子的间隙？我再胖也不能象橡皮枕头呀！”脉动的威胁，又一次袭向腿肚子。只要想象一下在皮肤和管壁之间插入异物，整个肺胞就充满悲鸣的萌动。

“不，这个方法还是行得通的。用铜管或细铁管不是很容易就能插进去吗？”

千石走过来，看样子是想将手指从我腿和恭桶壁之间伸进去。他沉醉于自己的想法里，似乎忘记了斗败的猪的疯狂。我抓住他的手指，用力一拧。我对自己的手腕虽然缺乏自信，但比起千石那晒干了似的肌肉，还是强壮得多。

“放手 拧折啦！”

“向我赔罪！”

“赔什么罪？”

“赔什么都行,赔罪！”

“对不起。疼死人了。”

“你没看见我比你更疼吗？”

“对不起。”

“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就该坦白交待。猪突终于完蛋了，可你们却说是我的替身。有什么证据？你给我说明白！这么编造谎言还有个完吗？”

“在蜜桔口垃圾堆墙壁上，有人用喷雾涂料写着‘致香肠制造者阁下免费赠送猪尸体’。”

千石的声音过于软弱，我不由得松开了他的手。千石一退到安全之处，就揉起指关节来，同时恢复了不太友好的神情。我这种笨拙的做法，似乎又树起了新的对立面。

“这东西能当什么证据！”

“大体上能猜到是什么人用喷雾涂料写上去的吧……”

“也就是说，这帮家伙认为船长和‘扫帚队’是一丘之貉。”樱花象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凝视着自己握在一起的双手。“或者猜测船长是‘扫帚队’的幕后指挥。也就是说，他们把对‘扫帚队’的仇恨,都对着船长来了。”

“‘猪肉……’他们写的什么？你再说一遍。”

“‘致香肠制造者阁下免费赠送猪尸体。’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一种杀人预告。”千石的脸上浮出一丝淡淡的笑。

“是啊，现在看来，我和菰野都堂堂正正地从正面进去就好了。”樱花仍旧凝视着两手之间,继续说道“：可是,菰野是个买卖人，总是算计别人，所以又总是怀疑自己也在被人算计。而且，菰野是个不可貌相的人，他最喜欢用突击队或少数精锐部队潜入敌阵作战。与其说这是因为他参加过自卫队，还不如说是电影、电视看得太多了。所以，一旦打起来，就是一场救出人质的战斗。而我，本来就是樱花，不过是在一起凑个热闹。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停下吉普车，然后走过去。我们沉着地观察了一下，对了对表，便分头潜入进去。约好三分钟之后，我从正面敲门，趁敌人的注意力——我们认定他们是敌人了，说起来真可笑——被我吸引之际，菰野从正面窗户突然闯入敌人队长室。这是我们的打算，事实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要吸引注

意力，我敲办公室门时用力过猛，真不走运，把玻璃打碎了。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停电了。是谁意识到危险关上了电闸，还是偶然停电，这先不去说它。几乎就在同时，我听到了手枪声……作为船长，你是怎么认为的？这是同室操戈！作为个人，他们是首先杀人，可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我们不就成了陷入阴谋的受害者了吗？他们的目标，最终还是你船长！”

“说得不错呀！我可说不了你这么头头是道。”既不是奉承，也不是讽刺，我喜欢千石这种直率。对于一败涂地而又摆出刺猬架式的我来说，是学不来他这种样子的。

“可那又是谁写的呢？我猜不出来。首先，他们没有动机呀！”

“刷掉这类字迹,是我们‘扫帚队’的工作。……不过,把这作为杀人动机，还是牵强了点儿。”千石一边抡着受伤的手腕，一边反复做深呼吸。“详细情况，我想一会儿菰野会带回来的……”

“那个蒸锅，借用一下行吗？”

女人小声说。不必问其目的，也无需回答。女人捧着我的小便余温尚存的蒸锅，向作业舱走去。一种负疚和乡愁似的感触，使我心中发热。脚已发烧到了极限。但阿斯匹林也许奏效了，疼痛不再那么剧烈，抗组胺的大量使用，也抑制住了我的急躁。我看着千石竖起耳朵倾听的样子，心里竟悠然自得地玩味起这滑稽的胜利感来。

此后，事态急转直下。一阵嘈杂声响起，应该是发自作业船舱，但你无论如何臆想也觉得不可能，至少在她的生理范围内，无论如何驰骋想象，也想不出这种声音。是虫贩子从坑道回来了吗？他最害怕狗，因而有可能大喊大叫。他既然当上了

“扫帚队’的高级干部(我并非不信,只是十分怀疑)就应该能够很容易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向导。

女人从坑道里跑出来，狼狈和惊慌使她跌跌撞撞，完全陷入了失调状态。她象是要说什么，但喘息哽住了她的喉咙，发不出声来。她象被狂风刮起的牌子一样跳下石阶，抛锚似地抓住射箭枪，喘得双肩起伏，隔着裙子正里面的内裤。

“怎么啦？”

三个人几乎同时问道。

无须等待回答，坑道里急促的脚步声已随之而至。步子很快，但声音象水一样轻。象是穿着胶底运动鞋。女人在射箭枪上搭上箭。两个形色如枯枝的少年，猛地跑进来，立在汽油桶前。他俩额前头发倒竖，身披红色和紫色革制运动服，穿着勒紧裤脚的肥裤子，一眼就能看出是十七、八岁的少年。

“打扰了！”

一个少年用变声时损坏的哑嗓子喊着，从皮带上抽出一个链条。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喊一声，不觉竟忘记了脚已被吸住，把手伸向洗濯处下的微型枪，也许两个少年以为我的喊叫是进攻信号，便在我喊的同时，抡起链条冲了过来。这是很在行的攻击法，不给对方留有余地。女人条件反射似地扣动了扳机，铅箭命中了披红运动服少年的耳朵，打在地上弹了回来。这轻微的瞬间残响一旦奏效，便是强大的威吓力量。樱花眼明手快地在另一个射箭枪上搭上箭。红运动服用手摸一下耳朵，看到满手鲜血。两人一言未发，同时向升降口跳去。跳鼠的跑动大概就是这种姿势。

这样看来，莫非是他们？我已经几次感觉到他们了，但他们如此迅捷，我便以为是错觉或是老鼠而没当回事……就在

几小时之前，樱花还被骗出去追了几百米……如果真是他们，那么用彩色喷雾器写的字也是他们干的吧。为了占领这个废石矿，想除掉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我和猪突看成一丘之貉了吧。樱花和千石的报告有点合乎现实。

我不能不重新考虑猪突成了尸体被搬进来之前，曾在无线电中要求处理尸体的事了。我曾认为这个要求搅得大家不得安生，但这也许只是向我隐瞒实情。这些少年也许就是蚕食方舟的白蚁集团。不知不觉中，方舟也许已经百孔千疮了。果真如此，他们就是不亚于猪突的敌人。在我接到通报的时候，哪个少年已经成为尸体了呢？还是仅仅预约处理尸体呢？千石说得含混不清，但从少年们的狼狈像来看，可能形势已相当紧迫了。

少年们沿着汽油桶，向通往升降口的阶梯跑去。就在这时，没出我之所料，他们踏在活动板上，掉了下去。樱花和女人，特别是女人，全身扭动着大笑起来。但是，少年们不愧是身轻如燕，他们借着反弹力跳了起来，抓住梯子上的横木，一口气攀了上去。他们拔下门闩，钻进隧道里。狗狂吠起来。铁门靠自重关上了，响起了很响的回音。

“吉普的钥匙是不是还插在车上？”女人好容易止住笑，擦掉眼泪。

“他们敢吗？你没听到狗叫？”樱花也抽抽鼻涕，唾口唾沫。

“据说，这里的狗咬住就不撒口。”千石皱着眉头说“别再死人啦！”

“你们真要开始战争游戏吗？”樱花用下巴指了一下梯子下的蓝包。“恭桶肯定会更活跃了。”

“这种战争不死人。”千石语调低沉地说。

“什么战争？”女人的声音好奇得象猫崽一样胀乎乎的。

“是和小崽子的战争，”樱花用轻蔑的眼光看了看千石。“是这样吧。”

“小崽子，不就是两个人吗？还象兔子似的逃之夭夭了……”女人一下子没了兴趣，看着我的脚，绕到恭桶另一面。“船长的脚要是拔不出来可糟了。我们再好好想想办法吧。”

“不，不只是两个人！”千石反驳道。

是的，刚才那两个人不可能是小崽子的全体。查清少年们的根据地，也许会意外地找到解决脚的问题——到紧急关头，就只有在管道上打个孔了，我想让他们这么做——的捷径。我以前没注意到他们的寄生，大概他们就栖居在我没有调查过的地方。这么说，他们有可能熟知通往恭桶下面装置的通路，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在东侧的加太桥口，从里面是完全发现不了联络坑道的，但从外面看却显而易见。这个坑道洞口面对兜川的断崖中部，现在仍放在那里没有封锁。小崽子们要是筑巢，那里便是绝好的去处。据说从前这里好象有过运输石料的汽车路，但在封山前几个月发生的那次巨大塌陷事故中，象被刀切去一样塌落了。被压缩的空气吹过坑道，整个山象野兽般呼啸起来，有一半市民从梦中惊醒。那以后过了两星期，白线瀑布便成了新的名胜之地，好象用了四个月才清理完堵塞河道的石头。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测量上的错误，蜜桔口的开矿者不遵守界线规定，竟向东口一带掘进，说是为了凿取建造所需的石壁和支柱。从对岸的加太市放眼望去，可以辨认出凤尾草和常青藤掩映之下的部分坑道断面，但容易风化的不见石已经变成了土色，并不显眼。用高倍双筒望远镜可以看到石料遍地，象炮击留下的痕迹。石料中，明显地留着人呆过的痕迹。铝罐

子、空烟盒、象海蜇一样贴在地面上的高级手纸、漫画周刊杂志、或许还有用过的干避孕套……

“不仅仅是两个人！”千石重复道。“小战斗三天前就开始了，今晚大概是决战。”

“可是，队长已经成为尸体倒下了呀？”女人想起什么似的揪着鼻子，伸着下巴，“是谁和谁的战争呢？刚才那两个人慌慌张张的，是从什么人那儿逃出来的吧。”

“即使队长换了，战斗也仍在继续。因为老人们对这场战斗也斗志昂扬。”千石的语气里有一种令人担忧的成分，让人感到象是碰到了饵料巧妙地包起来的鱼钩。

“太无聊了，我对这事不感兴趣。”樱花叹了口气，看看我，又看看苫布包。

“下决心请医生来看看吧。”

千石大笑起来，笑中含着露骨的嘲讽。

“有什么可笑的!”

“知道了战争内容，你还没兴趣吗？”

“我在说请医生的事。”

“这种时候,哪儿会有出诊医生？”

“什么战争？”

“得无条件地和我配合,打赌也行。”

“那我跟你配合吧。”女人冷淡地说完，马上恢复了商业性的微笑。“我们一配合就是商业性的了，兴趣是另外的问题。简单说来，我们是摊床上的樱花，需要我们时，请多关照。”

“我可不喜欢这种态度。”千石挪开上身,拉着架势说“即使有些疑问也要注意理解，这不是共同生活的起码条件吗？你看我，在对船长提出疑问之前，他一直惠顾买我的白薯，为什

么不能完全信赖我呢？我这是做自我分析。”

“你干得真棒！”樱花声音响亮地咽下一口唾沫，舌头啧啧作响。“让我们樱花都无话可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千石陷入迷津般结结巴巴地说。“我帮过几次忙，但为竞选者拉选票的都是你们樱花啊。”

“你想说什么？”

“我认为，净化人类的确是‘扫帚队’的业务之一，也认为‘猪肉火锅’的小崽子们，是人间败类。”

“‘猪肉火锅’？”

“是啊，你不认为这是个很幽默的队名吗？这是挑衅！因为‘扫帚队’到处把他们车轮胎扎破放气……”

“就连菰野也不会配合你们去打这种战争！”我一边用手指压着膝盖，一边反驳他。尽管他当过自卫队员，对枪迷恋不已，可他根性是利己的，是个只信眼前利益的冷笑派。走江湖者从不寻求永无止境的希望。“不过，万一抓住小崽子，哪怕是一个……”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已经戴上加三条杠的金徽章了。”

“发号施令的，挺象样嘛。他是打算为老人服务了吧！”

“不，我想菰野是出于真心。”

“你真怪，是在担心什么吧。”

“是在担心。”

“那肯定是社会渣滓啦，‘猪肉火锅’小崽子什么的。不过，‘扫帚队’老头儿也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讨厌把人大体分为废物和非废物。这一点我在进化论中已经学过了。”他自嘲地笑了一下，“废物做肥料能滋养树木。”

我的脚又开始和着脉搏一跳一跳地疼起来。我预感到这次

将是用刀割裂皮肤般的巨疼。这是个危险的征兆。不管你平时多么讨厌牙科大夫，如果你的龋齿疼得受不了也会想飞到他身边，让他把牙给拔下来，即使用钢丝钳子也不会在乎。如果疼痛再这样加剧，说不定我会求他们把脚给割下来。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任下一届船长最合适。”

“我当船长？”樱花刚想笑，又绷起脸来，“你不是认错人了吧？我要是当了船长，这船可就是‘樱花丸’了。可笑，没有罗盘，也没有海图，这船不成了一个不能开船却要摆出开船架子的船了吗？”

“我也没有罗盘之类东西呀！”脚在继续膨胀。“可是，如果抓住个小崽子，我想问一下，他们或许知道通向恭桶下面的通路……”

“是呀，刚才那两个人一定还在，我们快出去……”女人在膝头支着射箭枪，手指搭在弦上。

“白费！他们怎么可能对石矿内部了如指掌呢？进到这么深的地方来，也就是这二三天的事，是被人追赶才狼狈逃窜来的……‘扫帚队’的目标，实际上是猎获女中学生！”

“什么？”

“猎获女中学生……”

第二十二章

影子副官

当时，我们都凝神看着梯子上面的铁门。女人抱着射箭枪，站在离恭桶正面三步左右的地方，樱花在石阶下半蹲着身子，手搭在柱子上，千石倚在洗濯处旁的石壁上。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猎获女中学生”这个词，每个人似乎都在想象中各自描绘着这个带有刺激性的词义。我想，即便是为了捕住处理那两个应该是躲在铁门那一面的小崽子，也有必要嚼透这个词。

所以，即使通向作业船舱的通路上闪出别的身影，我们也不会注意到他们在打招呼。

“打扰啦！”

口气和态度虽不一样，但肯定是“猪肉火锅”的人。把倒竖的头发一半染成黄色，整个身体象浸油的枯枝。女人迅速端起了射箭枪，枯枝用慌乱的目光把整个船舱扫了一遍，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什么。

“打扰了。”

这次他认出了千石，鞠躬行了个礼，千石也挥手答应了一下，但似乎迷惑不解。

“干什么来啦？”

“打扰了。”

他右手拿着小竹扫帚，胸前别着银色徽章，这使我们能够把他和“猪肉火锅”那帮家伙区分开来。他拉出挂在左肩上的大型携带式无线电天线呼叫起来：“本部请回话，本部请回话……我是侦察兵B，现在位置，海岸口一号石室，未见异常，请回答……是的，没发现可疑分子……是的，全体四人，请回答……知道了，对不起，请回答……”

“是和菰野联络吗？”女人放下射箭枪，咂了一下舌，象是翻了一下嘴里的药丸子。

“队长正向这里出发，马上就到。我们将移动本部设在这里。我在这里等待。打扰了。”

他说话时把语尾挑起来，很象现在的年轻人，但态度和表情却象疲惫不堪的老人一样淡漠，对我这种奇怪状况，也没表示出丝毫的关心。他不可能提前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在扮演现代风度的冷漠的年轻人，还是加入了老年集团变成了化石。他也许是唯命是从，而且没有命令也要服从的忠诚者的榜样吧。事实上，他给周围的人以一种畏惧感。他轻轻地跳到最前方的汽油桶上，摇晃着腿，敲着扫帚把打着节拍。嘴里大概还哼着军歌。

“真讨厌！”樱花嘀咕着。

“特务！”千石骂道。“他原是‘猪肉火锅’的人。两三天前从猪突那儿拿了零花钱，就说出了同伙的情报。是这样的吧？你怎么不吭声！出卖女中学生的，也是你吧！”

少年只是漠然地看着千石，一句不答。

“什么是猎获女中学生？”女人回头问千石。

“你去问菰野吧。”

“这对你们女人没 意思。”少年公事公办地淡淡答道。

“什么？小崽子！你再装蒜，当心我射你！”女人蹲在地上，做出跪式射击姿势，手指勾住了扳机。

“姿势不错嘛，裤衩都露出来了。”少年并不惊慌。

“混蛋！她真会射的！”

樱花大叫着抄起恭桶旁的测量图剪贴簿从下面掷过去。剪贴簿掠过女人的肩头，砸在射箭枪的V形瞄准尺上。打偏的子弹射在汽油桶上，发出清脆的声音飞上洞顶。

“你别捣乱！”女人站起来，樱花径直从她身边走近少年，使劲给了他一个耳光。少年也从汽油桶上跳下来，端着扫帚拉开了架势。

“你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向你道谢呀。你不是救了我的命吗？”

少年慢慢放松了肩膀，不好意思地摇着膝盖。

“请原谅……”

“这还差不多。”

“讨厌的小崽子……”

女人伸出射箭枪，樱花给她拉开弦，挂上了保险栓。千石离开了石壁，身子僵在那里。也许刚才的冲击太大了。但我看出来了，这不过是相互默契的樱花在作戏。不过这倒是个很漂亮的圈套，形势已为之一变，想问他什么，现在正是时候。

“这下面有个机械室之类的地方吧，你知道吗？通路通向哪里 ？”

少年第一次正视我。他的目光落在恭桶上，又看了我一眼。

“你在干什么？”

“回答问题！”女人重新在拉满弦的射箭枪上搭上箭。

“我们只知道那张图的复印件。”

“那张图？你说哪张图……”

少年用扫帚把指了指刚才樱花作戏时用的我那本剪贴簿。女人从地上拾起来，平展开折迭的页，递给我。

“你怎么知道这张图？”

“我们从那个架子上借走一段时间，在街上的书店复印了。”

这是双重的打击！竟被这个小崽子识破天机，真是奇耻大辱！我还以为这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秘密呢！真是天真已极。而且操纵恭桶下的管道装置，安全而准确地逃出去的希望也就此破灭了。

“你们的根据地在加太桥口的废坑道里吧。应该能通到那里的。你想想，海岸一带没有一个向下延伸的坑道吗？应该有的，只能这样认为。”

“在这下面吗？”

“是的，就在这正下方。”

“这下面呀……”

“有什么线索吗？”

“你没看漏什么地方吗？”

“告诉我吧，暗示一下也行……”

“加太桥口东侧面对兜川的悬崖上有个洞。那里以前发生过塌陷事故，你们知道吧？”

“知道。”

“那个洞往里走出十米就到头了。”

“这就怪了，你怎么知道这下面有房间呢？”

“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了。”

“你不是说看漏了吗？”

“只能那么认为。”

女人又端起射箭枪，叉开双腿。

“你不好好说话！”

“请原谅。”少年表情如故。

“我们也想知道。”

千石焦急地插嘴说：“也许是这样的。事实上，他们也正在搜寻。十个女中学生不知跑哪儿去了。”

“你说哪儿？”樱花咽了口唾沫。

“是巧妙地放了诱饵，才从蜜桔口给撵进来的吧？”千石不动声色地诱导着。

“我们聚集了离家出走的人。”少年这才用少年特有的声音朗朗辩白道。“我们不是特务，我们打算在这里随心所欲，不受大人干涉。我们打算建设自己的村子，搞好了让他们看看。所以我们才和‘扫帚队’的猪突交涉，给他钱让他把这里的权力分给我们。”

“越说越不得要领。”樱花窥着千石的表情。

“别说跑题了!”千石神经质地笑了。“你们把骗来的女中学生带进来，这时，‘扫帚队’突然闯了进来，是这样的吧？”

“不是。已经有人埋伏在里面了。”

“你说有人？是谁？”

“是这里的猪。”

樱花缓缓走上前：“说得过分了吧，啊？……”

“不，让他说下去，”我终于明白了。受到袭击的‘猪肉火锅’一伙在黑暗的迷途中仓皇逃窜，其中包括女中学生在内的一群人已经失踪了。他们的隐藏地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地方。追踪少女们的去向已不是与己无关的事了。“现在只有我一

个人住在这里。其余三个人都是今天才按新规定入伙的。不信可以问一下菰野。我一个人怎么能袭击你们呢？”

“可我们的确被袭击了。”

“所以,这是被‘扫帚队’袭击的。”

“‘扫帚队’掩护了我们!”

“你这个讨厌的傻瓜！”千石大叫着，两条伸出的胳膊大象鼻子似地摇摆着。

“没见过你这种人！撒谎的人多的是，可没见过自己对自己撒谎的！那么，为什么你们别的队员都从‘扫帚队’那里逃之夭夭了呢？别胡说八道了！你知道岸口的废石矿里只住着一个人，一切你都知道。就因为这，也能说你是特务！懂吗？”

突然，少年把扫帚把压在额头上，抽动着双肩哭了起来。

“傻瓜……”女人提着射箭枪回到石阶上。

“你回想一下，女学生们是在哪里不见的……”吞食我腿肚子的蛆虫快长成蚯蚓了。我不知道我能否用正常意识去忍耐这次疼痛的发作。如果蚯蚓再生出爪子来,变成蛐蜒,我可就完蛋了。我忍受不了长着许多爪子的虫子，那还不如让他们割掉我的腿。

这时，响起一阵脚步声的回音。听起来显得离我们很近。这次大概是虫贩子。坑道口露出个大脑袋的影子，在勉强能看到他身影的地方停住，发出一串悦耳的声音。

“辛苦了！留下二名传令兵，其他全部并入搜查班！此令。”

这是我们那个虫贩子吗？当然是他。看到他的身影，我才松了一口气。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樱花也心情释然地大声说。我不知道能否再依赖虫贩子了。

“嗯，是晚了点儿……”

“对不起！”少年止住哭，把扫帚象枪一样立在身边，打了个立正。

“你是……”

“我是侦察兵B。”

随着粗哑的公鸭嗓声音，又一个人影站到了虫贩子身后，是个象在空间突然裂开一个人体形空洞的老人。虽说是老人，但只有六十多岁，肩很宽，后背挺直，穿着紧绷绷的藏青制服。倒夹在腋下的扫帚头里，夹杂着黑色发光的东西，大概是加进了铁丝，可以当武器使用，另一边肩上背着个大帆布包。

“想起来了，你是侦察兵。”虫贩子微微点点头，向影子似的老人（他的脸色近乎于制服的浅黑色，让人联想到影子）抬一下手，向我介绍道：“这是副官，上一任队长在时他就干过，是个相当有阅历的人……”

“请多关照。”影子深深地低头施礼。

虫贩子将少年和老人留在原处，慢慢走近前来，象是为了整理一下发问顺序而争取一点时间。我对虫贩子和老人都没弄湿衣服感到不可思议。如果是从蜜桔口来，必须渡过那条蓄满地下水的壕沟。而且少年的身上也是干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不精通这里的地形？

虫贩子看看我，看看恭桶，又看看苫布包，看看我，然后环视了一下其他三个人。

“这可难办了!”他用下巴指了指尸体包说“对于船长来说会怎么样呢？既然是亲骨肉死了，事情也就变得严重了吧。或许还真是件麻烦事……”

“没什么严重的。虽然我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他作

一般尸体的重要性。”

“可恭桶成了问题了。你该不是阻挠处理尸体吧。”

“你看看就明白了。”女人断然说。

“我当然明白。”

“很糟糕！”千石的声音有些胆怯。

“已经试过很多办法了，可还象葡萄酒瓶塞子一样拔不出来。”

“我都快烦死了。”樱花不断摩挲着手腕子。

“这里的麻烦太多了。”

“的确是太过多了。”虫贩子又看了看我和苫布包，用指甲搔了一下鼻翼。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和‘扫帚队’他们商量了一下……，可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船长的脚……”

“我刚才就想，办法只有二个。”女人慎重地注意着周围的反应，轻轻说道。

是的，这事是应该轻轻说。我能象洞察自己的想法一样洞察女人的想法。的确只有二个方法，而且选择哪一个是相当微妙的。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出乎意料的是，樱花也马上赞同。

“我在原则上也是这样认为的。”千石也合上拍了。真的是四个人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吗？还是这种结论是一条无论谁走都不会迷路的必由之道呢？

虫贩子把石阶旁的睡袋卷在一起，当椅子坐下了。

“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众人所赞，必是良策。”

谁都不愿当系铃人。最后还是女人面带自以为有益无害的微笑开了口。

“简单地说，一种方法是毁坏恭桶，另一种方法是找到下面的机械室，操纵阀门排除压力。是这样吧。”

“是的……”

“可又各有不足之处。毁坏恭桶，就只好等到修复之后才能处理尸体。要找下面的机械室，就必须查明失踪女中学生的潜伏地点。”

“为什么……”

“按船长的推理，这两处都是我们没调查过的地方，所以说两者应该有关系。”

“可也是……”

在坑道口待命的副官搭腔道：“这叫一举两得，还是叫一箭双雕呢？不，现在应该表达我们的哀悼。但一切还在改变，目前，我作为负责人，向你们提供一下搜查失踪者的线索。我们长年在猪突先生指导下，梦想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老人王国。不，我们不用‘老人王国’这个词。在‘扫帚队’，‘老人’一词被指定为歧视用语。猪突先生是个很严厉的人，对任何事都毫不妥协。我们叫作弃民，所以严格来说这是个与年龄无关的概念。只是老龄会带来某种程度的肉体衰弱，在青春之不返和万众之宿命这一点上，是代表弃民的。所以，在‘扫帚队’的辞典上，把‘老人’叫作弃民代表。这样，我们所梦想建设的国家正规称呼是‘弃民代表王国’幸而，实现梦想的一天来到了。不久，铀和钚的地狱之火就会从天而降，那位千石所说的毁掉重来的时刻正在逼近。”

“他是什么人啊？”女人嘟囔道。

“是个行家。”樱花嘟囔着回答她。

“……你们听见了吗？世界在哭号。在看着温暖的家庭图画

哭号，在看着结婚典礼厅的电视广告哭号；一边在卡拉OK快餐店合唱一边哭号，我们所有弃民代表都清楚地听到了这一切。不能让猪突先生匆匆死去。菰野队长，船长，请领导我们吧！”

影子副官打开挎着的帆布包拉链，取出个象烂卷心菜似的东西，恭恭敬敬地捧着，步仪庄严地向我走来。他在我面前站定，象敬赠纪念品似地递给我。这是猪突生前的象征——绿色鸭舌帽。影子低垂着头，恭恭敬敬地说：“这是先生的遗物，请收纳。愿您能不遗余力地实现先生的遗志。”

触摸一下都恶心。这是用猪突最讨厌的部分熬练而成的结晶，是化为物质的臭气。可是，我没有理由不收下来。仪式这玩艺儿就是这样。即使这个周身上遍了润滑油的老人能容许我粗暴地对待帽子，冥冥之中的佛祖也不会容许我无视仪式的。虫贩子就在我身旁，但未露出丝毫的冷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刚认识不久，他无疑是意识到了潜藏于副官心中的疯狂。副官一边后退，一边窥视着恭桶点了点头。

“灾难哪……”他自己也将扫帚当手杖拄着，欠起身子对虫贩子说道。这是带有强制力的尊重。“现在把出外勤的全体清扫班叫回来搜索小母崽子怎么样？他们士气一定高涨。目前，这不仅有益于船长，也是事关‘弃民代表王国’存亡的问题。世界在地狱之火中毁灭，即使我们幸存，但留不下子孙，岂不失掉了幸存的意义，无颜以对世人？竹子干枯之前都要开花结籽，同样，弃民代表大都性欲旺盛，在让女人妊娠的能力上，我们毫不逊色，这一点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论证。因为任何人对女人都比对吃饭感兴趣。”

“你说错了吧？”少年僵挺着身体，用清冽的声音喊着“你们不是说好了不插手吗？”

“不插手也得露‘鸡儿’呀。你不同意吗？”副官挺直身子，用扫帚把敲打着地面，发出铮铮金属声。“要想分沾利益，可别有失恭敬。懂吗？恭敬！难道你想接受判决？你说！到底要怎样？回答的方法我已经教过你了。”

我感到这很象猪突的口气。虫贩子看着地面，一边搔着耳朵，一边煞费苦心地想把表情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这个人物可非同一般。”女人咬着嘴唇说。“这样的对手，可容易做出一副上当的样子呀。”樱花随声附和道。少年踌躇了一下，端正了姿势，面无表情地唱歌似地说：

“对不起了。”

“的确……”虫贩子在摇晃着大脑袋，一边在摆弄着裤兜一边说：“最后决定用哪个方法，还取决于船长生理忍耐的极限啊。”

“我想是的。”女人立刻语调严肃地做出反应“那种漫无边际的搜索是不行的。他刚才就快失常了。”

“那就得弄坏恭桶了，用什么办法呢？”

“那里面应该是真空的，因而，可以在管子上开个孔，放入空气。如果把周围的混凝土挖进二十厘米的话……”

“的确，这是个赌输赢的概率问题。”虫贩子从兜里掏出镀金徽章。“怎么样？诸位，就是在街里闹市，也挺能吃得开呀！特别是金徽章……”

谁也没想要伸手去拿。副官催促道：

“向外面的清扫班传令吧。应该马上让他们回来，编入搜索班。”

“女中学生十几个人，而‘扫帚队’的老头们有几十个……”樱花的声音混浊不清，象澡堂里拧毛巾挤出的水泡。

“我不能答应！绝对不答应！”千石大发雷霆。“即使这个世界毁掉重来，即使只有我们幸存下来，也应该永远保证这些女孩子有选择对象的自由！我提议把这一点作为规则的重要项目予以采纳。总说什么小母崽子，要是再这么说，我今后将拒绝一切合作！”

沉默几秒钟后，少年嗫嚅着：

“你可说错了。根本就不……”

“怎么样，船长？还能再忍耐多久？”虫贩子将双肘支在睡袋上，一边玩弄着徽章，一边向我微笑着，很象他停下吉普车，为我买来竹鱼糕时的表情。

“我想问你一件事。菰野，你们是从蜜桔口进来的吧，为什么没沾湿呢？衣服不用说，头没湿，别处也都没湿……”

“是啊，我也感到奇怪。”樱花也急忙插了一句。

“坐船啊。”副官脸上浮现出了微笑。“橡皮船。这么方便的方法都不知道。那儿叫水门吧，就塞在东侧贴近水面的洞顶下面，你什么时用都可以，船底朝天放在那儿呢。你用脚和手扶着洞顶前进，划出四，五米就到了阶梯处。从外面往里划船时，水门洞顶的滑轮上装有缆绳，所以……”

我无言以对。这个极其合理的说明，打破了我唯一的希望。未知的通路并不存在。

“并不是没有第三种办法。不过，这是问题外的问题。”虫贩子把一个徽章在膝盖上擦一下，别在胸前。“把脚切断。虽说这种方法只有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太浪费时间了。要是队长猪突先生，早就发布命令了。先生懂得怎样用人。不用小母崽子振作精神，就拢不住人心。”

副官向恭桶走来，我不由得做出防卫架势。可他似乎不想

加害于我。他把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的猪突那顶绿色鸭舌帽拾起来，掸去灰尘（尽管帽子比任何尘土都肮脏），穿过船舱，郑重地供奉在蓝色苫布包上，双手合十，然后拍手相拜。是神道仪式，还是佛教仪式，似乎无关紧要。他那背影，象个在空间开出的窟窿。

“好，下命令吧。”虫贩子站起身来“：你们谁认识医生？倒不一定是扫帚队的专职医生，但要答应一点分外要求……”

“有，但可是妇科医生。”副官困惑地答道。

“你们想干什么？”我口干舌燥，可又想小便。

“什么科都行。”他伸出手掌制止别人说话。“要是不能出诊，只给药也行。尽可能要强力镇静剂。药店卖的那种不行。在规定使用的麻药中，要吗啡级的烈性药。过量使用能见效吧。”

“想让它见效就能见效，只要不始终过量使用。”

“还有催眠药和抗菌素。快传令！十万火急。”

“叫回清扫班的事……”

“那事责成副官负责。”

第二十三章

“想看看天空……在一个和平的日子悄然启航”

“多想看看天空啊！”女人叹息着细声细气地说。

“现在还是半夜呀。”我的脚跳痛得有点奇怪，竟和心脏的跳动不一致。

“所以，要是到了明天……”

“想出去吗？”

“是想出去。”

女人一边若无其事地装做冲涮洗濯处，一边拾起微型枪，给我立在了恭桶边上。这个位置，我不用屈腿也够得到。她也许是在为我担心。事态变得更加紧张了，这是事实。

副官从作业船舱回来了，大概是向传令兵传达完了命令。他用扫帚把叩了一下地，向少年命令道：

“侦察兵B！”

“到。”

“到上面房间去借椅子和桌子！”

“是,去借椅子和桌子。”

“别这么为所欲为！”

我叫了一声，向虫贩子和樱花求援，而马上做出反应的，却是樱花和女人。樱花叉开腿挡在石阶下，女人打开了射箭枪的保险机。虫贩子只是左右摇着头，消极地牵制着少年的行动。我还没有习惯这新的势力分配。毋宁说，在那儿深深叹息的千石，也许对我怀着同情。

“为什么？”副官与其说是不服，不如说是感到意外。“我想借此机会，向新队长说明一下每天例行公事的两三个重要程序。我看资料需要桌子和椅子。”

“不管什么理由，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那就请允许吧！”

“我看都不必这么认真吧……”虫贩子赔着笑脸劝解我和副官，在地上铺开了睡袋。“先在这上面将就一下吧。这就叫铺上凉席赏夜樱。”

看到副官从帆布包里取出东西摆在睡袋上，也许是受到了职业意识的刺激，樱花也笑了。不，只有樱花笑了。这情景，跟不花本钱的摊贩商的气氛差不多，虫贩子也不禁苦笑了。女人在石阶最下面一级坐下，樱花选了个能从栏杆处俯视下面的位置，坐在第三级石阶的上面。虫贩子在了望塔一侧的石壁边上盘腿坐下，千石也转到恭桶附近往下看着。我当然坐在恭桶的特等席上。只有侦察少年在汽油桶边呕气。

脚的状况使我愈加有一种险恶之感。

症状似乎开始遍及全身，阵阵严寒向我袭来。尽管我在理性上百般拒绝，可情绪上却有点期待着医生拿药来了，抗菌素姑且不论，对吗啡简直是望眼欲穿。

副官摊开的物品中，一本电话簿引人注目。

“这电话簿是干什么的？”虫贩子疑惑不解地问道。

“以后裁判时用。我马上就加以说明……”

“难道队长只能听取说明，而没有决定权吗？”

“没的事。我只是不能推荐过于激进的改革。全体认同的习惯，已经成为各自肉体的一部分了，让他们对习惯抱有怀疑，不是上策。对自己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感到自豪，是与服从心理密不可分的。”

“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些东西的？”

“随你怎么想象都行。”影子似的男人第一次笑了。既不是讨厌，也不是愉快，这是毫无意义的笑。“因为我不久就要与政治有关系了……”

“政治的确很有意思呀。”

“如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并不那么有意思。如果连担心被剥夺统治权的恐怖，都作为代价算进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拥有国土更加奢侈的了。猪突先生在这点上满足了。

“所谓‘国土’,不就是‘弃民代表王国’吗?’

“你这是认识不足。在一小块纸上玩耍的猫，是个笑柄，而国家的价值则不取决于贫富大小。根据国际法，主要是得到外国的承认。一旦被承认，即使是巴掌大小的国家，其国家主权也就被承认了，明白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力。不论你做什么……杀人、偷窃、诈货骗钱、损公肥私，都绝对不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受到非难，却不会受到惩罚。因为本世纪确确实实是个国家主权的世纪。”

“他还真有趣!”虫贩子寻找什么似地环视了大家一遍，转瞬便沉思起来。“可是，归根到底还是梦呓。你恳求，你拜托，可有谁会承认‘弃民代表王国’呢?’

“不知道。不，请原谅。请不要忘记，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毁掉重来的时代了。这是个自己可以承认自己的时代。是个新时代啊！”

“你也真心认为核战争要开始了吗？”

“就要开始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咬紧牙关忍住严寒，不由得插嘴道。

“为什么？”副官似乎并没有对出现了赞同者感到高兴。

“可在发现了战则能胜的人手时——大概谁都在为能发现这样的人而竞争——往往对好不容易发现的新手顾虑重重，不去使用。”

“着眼点不错。”虽然是转瞬即逝，但我仍然感觉到影子睁开了影子般的眼睛，让我窥视到了他的另外一只眼睛。“但更重要的是，即使国家染上了恶性传染病，也没有地方和办法强迫国家进医院呀。”

“这不完全绝望了吗？”千石呻吟道。

“所以，也可以说是很有意思吧。如果认为我们遇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了。这可是创立国家呀。”

“但我不喜欢王国。”恭桶中的膨胀感已经扩展到膝盖上边，我开始感到难以承受压在脚上的体重了。我想坐下，哪怕是一会儿也好。

“菰野也说过，王政和独裁不合他的脾性。”

“我也一样。”副官把摆在睡袋上的电话簿和书捆按一定标准重新整理好，“船长是想说民主化问题吧。所谓民主化，不过是国家为了提高个人生产效率而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这和为了提高计算机的效率，扩大终端的自由度是一样的。因为任

何民主主义制度都有反叛国家罪或以此为准则的对自由的限制。”

“那么自由里面也有自我防卫权力吧。”

“当然有。但保障这种权力的仍是国家呀！对外防止干涉内政，对内防止叛乱，也就是说，军队和警察是国家的两大原则。没有一个国家不把其统治理论机能化的。无论施行统治的是个人还是组织，护照发行处都是俨然存在的。而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当前，我们的问题不过是‘弃民代表王国’。在这里，‘王国’只是语言上措词。在谈论与世隔绝的理想国时，不是常用这个词吗？我想责成队长，或是船长决定具体制度。”

我和虫贩子条件反射似地面面相觑。他巧妙地打进来个楔子,而且,在‘我想责成’这一不无含义的表述中,他也没忘记以自己的立场向我们示威。他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骗子。我好象曾经做过类似的梦，大概是个一旦真卖起“为了活下去的船票，”便不得不直面任何人而无法躲避的场面。我虽然对自己说，就是妖怪栖居的林中神社，跑过去时不看它便没什么可怕的，但仍无济于事。这大概就是活下去的实质吧。

“我受谁雇佣啊？”樱花的声音显得疲惫，换了一个姿势，大概是在石阶上坐疼了屁股。可我要想恢复疲劳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情势越来越难把握了，我帮助谁好呢？谁来雇我呢？”

“我雇你。”这种时候，哪怕是一个人也应该拉过来。我也想让他先帮帮我。

“那么,你要卖什么东西呢?”

“你明白我的立场吧。对不起，先从上面书架上把百科事典给我搬下来好吗？”

“你说吧，我替你查。”

“我是想摞起来当椅子用。膝盖眼看就撑不住了。”

“要五六册吧，七册足够了。”

副官展开大张的记录用纸，用碳素笔划上线，勾勒出几个框区来，写上了数字。

“对不起，我简要说明一下一天的例行程序。下午四点三十分，工作结束。入浴，全体合唱”。

“合唱？是军歌吗？”千石插嘴问道。

“是的，就是那首‘离家去国几百里，这里是遥远的满洲’。”

“真扫兴，没一点新鲜感！”虫贩子摇头反对。

“不，这是适合于弃民代表的歌。它唱出了只能象狗一样死去的士兵那种狗一样的善良与悲哀。”

“这也太悲凉了！‘朋友葬身荒野尽头乱石下……’”

“不，正好唱到‘泪盈眼眶’时大家再提高声音。只有唱到那儿大家才齐唱。”

“这不是都差不多吗？”

“五点，在食堂集合。”

“地点在哪儿？”

“从今天起，使用隔壁的第二石室。”

“别开玩笑！谁批准了？我决不允许胡作非为！”

“可是，筹备班已开始搬运器材和粮食啦……”

“菰野，不能因为你当了‘扫帚队’队长，就有这个权力！”

“不行吗？”副官象背商量好的台词儿似的腔调说：“改升降机上面的第三石室也行。他们现在已经把八成的货物搬到那里去了。总之，大家都希望尽快编入搜查女中学生的搜

索班。所以，这也是个有关士气的问题。”

“船长，眼下还是听我的吧。我认为要在混乱中改变形势，就得以乱治乱。我打算想办法解决一下，使大家都能相互理解……”

我期待是更有虫贩子风格的三寸不烂之舌，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沮丧。在副官面前这般表现，今后的事态真不可想象。虫贩子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队长宝座的呢？如果他只是用手枪射杀了猪突，那便无异于猴山的首领之争。而现在最应该追问虫贩子的，是副官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樱花扛着摞在肩上的百科事典走下石阶。

“而且，这隔壁不是什么第二石室，而叫作业船舱，它有自己的名字，”

“对不起。”

女人和樱花一起把百科事典在恭桶的斜后方摞起来，替我找好高低。千石也用手腕架着我的两肋不让膝关节吃劲儿，帮助我坐下。挺过伸开扭伤的肌腱肘的疼痛，身体确实舒服些了。团团瞌睡似的浓雾在我脑海里轻轻飘动。一种冲击不断向我袭来，宛如膝盖和脚心埋进了电极，不断流过有节奏的电流，虽然极其缓慢，但我知道电在不断增强。

“再忍耐一会儿就好了。”副官说完，眼角皱起了象是贴上去的皱纹。影子开始渐渐长上了皮肉，真正占据了空间。

“就是吃了药，也只是舒服一下，不能解决问题。”

“你是先想舒服一下呀。”虫贩子摆摆手笑了，“怎么样，即便你不坐上去，他们拿来百科事典也还有别的打算吧。”

“你是说他们要用麻药把我弄睡了，然后切断我的腿……”我先盯视着樱花的眼睛，然后和女人互相看了一眼，又和千石

交换了目光。

“保护我呀！绝不能让这帮家伙动手！”

“你说话可要慎重些，船长，”虫贩子断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无论如何，你的话可说过头了！”

“你自己不也这样讲话吗？说什么你进入自卫队感到失望，可我看你挺高兴的，刚才你发的那些命令……”

“这一点我自己也感到意外。虽然我那么说没什么利益，但我没有撒谎。命令别人和被别人命令大不一样，其实截然不同。这种差别，就象汽车零件和司机的差别一样。”

“真想看看天空……”女人一边在洗濯处喝水，一边用读课文似的语调抑扬顿挫地说。

“不管怎么说，拥有国家是最大的奢侈。对不起，”副官在记录用纸上画的线上，点上第三点，“吃饭从齐唱‘扫帚队’誓词开始。扫干净啊，将挡在我们前途上的一切废物，……我想今天早晨——在这个季节里，夜现在就要泛白了，当然是早晨了——要特地安排出对猪突先生默哀的时间。对死去的伙伴尽礼节，是维持部下信赖的秘诀之一。可能的话，船长最好致悼词……”

“你少捉弄人！”

“对不起，我并没勉强你。五点四十分，吃饭结束，休息十五分钟。从六点开始是裁判时间。裁判分二步进行，第一步是互相裁判，用不记名投书的方式，让队员在内部互相告发，这对保证纪律极其有效。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但是，某种程度的相互不信任，作为活跃组织的樟脑剂是不可缺少的。当然，没必要全部公布投书，队长和我可以压下不提，也可以创作……”

“为什么不说‘捏造’?”樱花在阶梯上向他发动了纸飞机似的进攻。

“随你怎么说都行。”

“阴暗，这伙人太阴暗了!”千石呻吟道。

“真蠢……”副官闭着嘴大张着下巴，吸着里面的牙。他大概镶着假牙。

“别讲漂亮话了。这种方法现在已经应用于公司组织、学校教育等所有领域。这叫自主管理方式。好了，开始裁判的第二步吧。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一天进行总结的最重要的活动……不，如果在这之前我们运气好，女中学生投入罗网的话，也有必要变更计划。普通队员大概都在描绘着这个出乎意外的美梦。这种时候就要靠抽签来分配了。处理小母崽子和说服队员，都必须慎重研究。对此不起劲儿的人就没必要让他参加了，我正盼着呢。船长也许能抓住解决问题的线索。对普通队员，只给他们见见面介绍一下，总之只有我们才能面对面地慢慢调查。”

“这种话我们怎么能充耳不闻？”千石的呼吸超过了说话所需要的呼吸量。“我受不了啦!”

“我可没请求谁忍受。”副官回了一句便接着说：“小母崽子暂且不说，在裁判的第二步，这东西可越来越重要了。”

他把手按在那个用得很旧的电话簿上缄口不语，象是要看一下效果如何。效果极好，他如愿以偿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觉察到人们的情绪更加沮丧了。

“那孩子还在哭吗?”

女人在我身后耳语道。只见少年将脸伏在搭在汽油桶上的双臂里，身子一动不动。他也许在哭，但也许是在打盹儿。

“脚象是要烂了。”

“再稍忍耐一下……”

“用微型枪在管子上炸个口不行吗？”

“那只能打出血，因为管子被肉塞着。”

“也就是说，用它决定人选。”副官拿起电话簿，一页一页地翻着给我们看。电话簿里用各种颜色的笔画着各种各样记号：〓、✸、♁♀、☆☆、△▲、※、Ω、䒑、○、?、……“以此来判定谁是否值得活下去。按照日语第一行假名的顺序，每个假名选一名，一天平均审查三十名。否决占压倒多数的时候当然被除掉了。也就是说，其结果就是宣判死刑。意见有分歧可以保留。保留里面也有各种顺序，经过再次审查变更顺序来确定死刑。”

“这种审查的基准是什么呢？就连搜集资料也不是件容易事呀。”樱花将他的废物才是理想船员这种进化论似的一贯主张束之高阁，代我发出了疑问。

“可我知道，这样做很痛快。”虫贩子向副官点头，想表示对部下的理解。“生杀予夺之权就是这样。当然，这是件对未来负责的重要工作。”

“不用说，有各种资料可供参考。可以阅览相当详细的家庭构成、职业和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从市政府的电子计算机里取出来的。还可以利用秘密信用财产调查所和私人侦探的报告。但是，无奈事态紧急，因此一天最少要平均处理三十人。我一个人不能当五个人使，因此必须干得迅速麻利，有时也把社会上的谣传和评论，以及从外面看其住宅所得到的印象作为判断材料。如果除了电话簿上的记录外，再没有值得参考的资料的话，就靠姓名、商店字号、公司名称和电话号码等给我的直感来决定。”

“这就有可能无罪也被判死刑啊！”虫贩子调换了一下盘着的腿。

“在接受裁判之前谁都是无罪的！”

“是吗。这还不如用骰子做决定。”

“骰子不行，死刑率太低。”

“死刑竟那么多？……哎，真没办法，收容人数本来就受限制。”

“他是不是有神经病。”女人在我的耳边声音嘶哑地说。

“死刑和无罪释放的比率……”由于口腔容积的缩小，樱花的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

“还没有人完全无罪。”副官的声音依然平静如常，也许是故作镇静，以此为乐吧，“大半是死刑，剩余的保留。保留之中，还有复审、未决、保释、假释、缓刑、上诉等各阶段，等有了新证据和新证词再进行复审。但无论如何都要判死刑。参观一下裁判现场，你们就会理解了。弃民代表队员们在宣告死刑的那一瞬间最狂热。作为弃民代表，这是感觉到生存意义的一瞬间啊。但是，我们不想处理人格异常者。”他把手掌压在打开的电话簿上，脸一动不动，只是看着女人和樱花，象是要用视线把他们弹射回去。“宣告死刑应该是为了选择活下去的人而采取的于心不安的手段，这种手段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目的，而且是变成了伴随着欢乐的目的，这大概可以解释为是弃民代表扭曲的根性吧。但又不仅如此，在我小时候读过的童话中，有两个场面终生难忘。故事情节都忘了，只有这两个场面历历在目。一个场面是《荒诞国中的艾丽丝》中的女王不管不顾地喊着：死刑！死刑！另一个场面是，年轻的王子藏在树荫里，向路过的旅行者宣判死刑，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掉。这是安

徒生的童话。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孩子的世界都是这样，更何况弃民代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本身就是缓期执行的死囚。而且，我们的死刑宣判是不执刑的。执刑的是接受宣判的死囚自己。”

现在我已经把肩膀靠在前后轻轻颤动的排水拉杆上，揉着膝盖两侧，玩味着尿床弄湿了全身的心绪。副官这套理论，也许是他把猪突无视他人的狂暴溶解在溶剂里蒸溜而成的结晶。看来，如果能否定他的理论，我还有救，但仔细想来，我无意识中采取的行动与这种理论是同出一辙的。我不愿意出售“为了活下去的船票”，这种消极行为是与副官的理论相类似的，他们一旦指出这一点，我便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了。虫贩子和樱花都反复指责过我的排他性格。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最后没进行裁判，但这与不断把人写进秘密死刑簿是一样的。哪种方法最残忍呢？这种判断是微妙的。至少，我已经失去了非难“扫帚队”的根据。我真想先责难自己，把自己捏碎。

“不过，光用这种消除法效率太差了吧！”樱花弹了弹手指，敲了一下阶梯扶手，试图扭转眼前的形势。“相反，增加人材不也很有必要吗？医生、护士、计算机专家、汽车修理工……

“核爆炸之后还用什么计算机呀。”千石故做深沉地讽刺道。“一受电池波干扰，那些东西全没用了。”

“这些方面都考虑到了。”副官回答说“我们的队员中有厨师、会计师、也有搞农业的。还有木匠、泥瓦匠、入段的柔道家、屠夫、白薯点心师、摄影师，而且我的队长还有镇压暴徒这种特殊技术经验……”

他提到后面三种人，象是在夸耀着自己掌握情报的准确性，还多少有些嘲弄的意味。作为我，毋宁说对他提到屠夫时夸耀

柔道家和白薯点心师感到担心。樱花不服气地插嘴道：

“我会变魔术，连行家都赶不上我。”

“你很有前途啊!’副官说着,轻轻合上了电话簿“魔术也是如此，活下去并不光需要实用品，任何斗争都需要希望。精神上的满足，是战胜一切的报酬。这就是我们的裁决。”

“我也卖过希望……”虫贩子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象是在黑暗中寻找着什么。“剩下的由布凯恰还在吉普车里放着吧。”

“光靠希望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小刀、手枪，还有恭桶。”樱花猛地站起来，紧张得全身发颤。他做了一下深呼吸，又重新坐下。”住在这里简直就象了却了金钱之苦。那么，如果毁掉重来，借钱的和讨债的就都不存在了吧。可是，越出这里一步，满天下便都是借钱的和讨债的在乱哄哄地捉迷藏。什么毁掉重来,岂有这等好事!”

“也需要空气呀。’女人心不在焉地重复着这句话。

“所以我们才追捕小母崽子。女人还是年轻的好。你不也这么想吗？队长。就象一张濡湿的纸，花时间慢慢烘烤，直到着起火来，这可是一种享受。话是这么说，不过早着呢。药怎么样了？让侦察员去看看叫医生和搜索小母崽子的情况吧。请队长下达命令。”

虫贩子点点头站起身来，用拇指轻轻摸了一下胸前的金徽章，凝视着把脸伏在汽油桶上的少年，喘息似地深深吸足了一口气。

升降口处的铁门吱一声打开了，传来一声惨叫。虫贩子特意吸足的气息没等变成声音就泄掉了。

“救命啊！快死人啦！”只见一个少年从外面滚了进来，趴在梯子上面。是被女人射中了耳朵的“红运动服。”他的耳朵好

象还在流血，红红的，象是肿大了两倍。”同伴被狗咬了，快救救他们吧！”

“怎么？你们在那儿！”副官笨拙地迅速站起身，又半蹲下往额头上抹唾沫。这大概是治疗麻木的符咒，记得从前奶奶就是这样做的。“快下来，别害怕！”

“救救他们吧，求求你们！狗正咬他们呢！”

“喂，侦察兵！为什么你的报告不可靠？”虫贩子突然挺起身子大声问道。“你说过没有可疑分子，难道这家伙不可疑吗？这怎么解释？”

“对不起，谁也没告诉过我。”侦察兵B咬着牙说。

“是因为你谁也没问过。”千石盛气凌人地回了一句。

“不，我也有责任。我没告诉他这里的人未必都是通力协作的。”副官向汽油桶那边走近十步，盯着地面。“这是血迹，我没注意到，太粗心大意了。是谁把他打伤的？”

“我……”女人高高举起射箭枪给他看。

“是这样！这里的人都不通力协作，侦察兵也没履行义务。让队长给他们处分吧。”

“快想想办法吧！他们会被咬死的！如果被咬死就是杀人！你们知道吗！求求你们……”

“讨厌！”虫贩子胀粗了的脖子和他的大脑袋很相配，“怎么现在还对尸体大惊小怪的！侦察兵，把那小崽子拖下来！拖下来让他坦白女孩子藏到哪儿去了。”

“他不知道哇！”他恢复了少年特有的声音。“只有和他们一起逃跑的人才会知道。”

“红运动服”也应声说：“我要是知道就一起逃跑了。一逃跑就不会这么倒楣啦。”

“队长 ，一旦下了命令，最好不要撤回。”副官用手捏着眉头，悔恨 丢了东西似地垂 着头回恭桶这边来。

“我知道。”虫贩子从皮带后面拔出了改装手枪，拉开枪栓，用力叉开双腿。“快拖下来！拖下来让他坦白！”

少年侦察兵端起扫帚，沮丧地向梯子上面前进。“红运动服”跪立起来，解下铁链抡成一字形。铁打在梯子上面木板上的声音，引起了强烈的生理反应，使我联想到厚厚的切菜刀砍进骨头的场面，不禁悚然。

“别过来!”

“下来吧,求求你。”

“是我求求你!”

“这是命令。”

“你这叛徒!”

“不,你这是误会。”

爆炸声响彻四周，回音乒乓球似地跳来跳去。虫贩子朝洞顶开了一枪。火药味象烧焦了的苦涩草药。尝受过射箭枪之苦的‘红运动服’立即陷入恐怖之中。

“拖下来！就是用扫帚捅进他的屁股也要让他坦白。弄不开他的嘴，船长就不好办了。死了也没关系，别担心处理不了尸体!”

“船长不好办了，”这是什么意思？虫贩子说过，枪可以改变人，他自己已经明显地被改变了。

“下来 要不杀了你!”

“我不知道哇。我怎么能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呢？”

“红运动服”全身虚脱似地从梯子上滑了下来，倒在蓝色苫布上。“那是尸体!”少年侦察兵一提醒，“红运动服”跳起来移

动了几米，又倒下了。

“干吧！”副官用履行公务的口气说：“照教你的方法干就行。”

少年侦察兵把扫帚把捅进“红运动服”的下腹部。

“疼啊……”

“坦白交待!”

“我不知道的事怎么坦白……疼啊……”

“希望你别干得太过分了。”女人瞪了副官一眼。这是厌恶的视线。我想，还是装做漠不关心效果更好。让人猜透心情是要吃亏的。

“但是，一旦下了命令，简单地撤回来便不足为训了。而且，部下只能服从命令，绝不能进行评论和批判。对命令进行反省是不允许的。”

“红运动服”哭了起来。少年侦察兵汗水淋漓，继续用扫帚剜着牺牲者的下腹。

“要是真不知道，你再拷打他也交待不出来呀。”樱花呆然地把手挡在脸上，从指缝窥看着拷问的情景。

“看来还挺费时间呢。”在恭桶周围来回踱步的副官停住脚步，看了一下虫贩子的表情。虫贩子微微点一下头，象得了痴呆症一样面无表情。“趁这段时间，我到上面第三石室……不是，那里应该叫什么好呢？那儿，升降机上面的房间……”

“随你叫什么都可以。”

“那就叫大食堂吧。和蜜桔口比起来，比那儿大三倍还多呢。监督炊事班也大意不得。那种工作在管理上很容易出毛病。卫生纪律不严就会带来实际危害。遗憾的是，明天早晨得吃鱼，虽然特意找来两个原来的专业屠夫正举刀以待。真对不起了。”

副官穿过船舱，从汽油桶旁走过去，消失在通向作业舱的坑道里，让人感到他用了几十分钟。

“菰野！”樱花喊了一声，但虫贩子毫无反应。“让他停下来吧，这样……菰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你让不让他停下？”女人打开射箭枪的安全装置，搭上箭。

我也悄悄移动着，将腰从百科事典上挪开，把上半身扭过来，伸手去拿女人为我立在恭桶边的微型枪。虫贩子轻轻举起手枪，枪口对准了我。

“不要这样……”他跑过来夺走了微型枪。“我的脑袋并没有出毛病，也许象是出毛病了，其实很好。你们再等一会儿，我正在考虑很多问题……是的，抽支烟吧……”

他退到安全的地方，在墙边蹲下，把枪放在膝上，手里仍拿着手枪，点上了香烟。少年侦察兵仍在擀饼似地机械地上下捣动着扫帚把，象是暂且手下留情了。“红运动服”仍在随着扫帚的捣动呻吟着，不象是在承受着致命打击。无数只长着刺的蚰虫在我麻木的脚面上爬来爬去。

“我去小便。”千石一面向侧目看着苫布包，一面升降口走去。谁也没有理由阻拦他，也没有人会阻拦他，他反正会被野狗群截住的。多少让人不放心的倒是‘红运动服’伙伴们的存在，但也许他们真的遭到了狗的袭击。虫贩子吸着烟站起身来，拉上手枪枪栓。

就在这几秒钟之内，我以能够上台演出般的娴熟指法，在脑细胞的键盘上打出了结论。我向女人耳语道：

“能求你一下吗？要保密。”

声音小得连自己都难以听见，而她确实有所反应。

“好的。”

“上面二号保险柜是配电盘。在齐眉高处的左面，有个红色控制柄，向上推一下好吗？”

“保险柜锁的号码是什么？”

“和保险柜号码一样，是2。反复向右、左、右拧就行，2、2、2……”

“红色控制柄啊。”

“虽说不会马上发生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炸药起爆装置是双重构造的。只凭我手里的送信器是没用的。接上送电盘上的继电器，送信管就会从沉睡中醒来，进入受信状态。虽然微型枪被拿走了，但只要她能成功地操作好配电盘，我就掌握了几倍于微型枪的强大武器。

女人若无其事地走上石阶。在期待和紧张之中，脚的疼痛似乎也一点点地离我而去。我给在阶梯中段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的樱花，发出一个拚命的信号。他大概没能理解我的意思，但现在除了将事态公开，是不会有什么共同遵守的秘密的。他顺从了我。如果事情照计划进展顺利，我不打算抛弃樱花。虫贩子只是用眼角扫了一下女人的举动，没有太大的反应。女人的行动准则当然有异于男人，而男人则有义务视而不见。女人的身影平安地消失在了望塔后面。我想起了濒死的空气生物，想起了为了活下去而集体自杀的鲸鱼。由布凯恰的和平也许不过是梦幻。那么，为什么被称为游乐园的地方都有旋转木马呢？如果能够以此证明假日里的孩子们都是得了精神分裂症，那就只好把孩子沮丧地拉走了……

我感到腿肚子上有一种破坏性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绷带裹着，肯定会迸裂的。这种感觉，就象牙疼时的牙床肿胀，我真想用针扎个洞，把里面的脓全挤出来。这种时候，就是医生操

起手术刀来，我也没有信心抗拒到底。如果屠夫操起刀来，我死也不依，但医生的手术刀我却可以依赖。不过这种软弱是很危险的。药迟迟送不来，可能是因为医生不愿意拿出吗啡，和传令兵争执不下而延误了时间，或许是医生换衣服费时间，也许只是汽车开动引擎很费事。医生愿意为我执刀吗？减少痛苦可是他们的大义名分。只要成功地止住血，把血管缝合，处置好了预防化脓，也许就无所谓医德了。尔后，我那只被切断的脚，就会发出软木玩具枪般的声音掉下来，和被肢解的尸体一起，一块一块地被处理掉。即便如此，这也和医德毫不相干。

女人在胸墙上发出了信号。

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知道这一刻终归是要来到的，我也知道用不着谁命令我，我必须自己做出决断。这一决断之所以拖至今日，其原因和我下不了决心与虫贩子赌核战争就在五分钟之内爆发是一样的。但是，核战争是不能有预告的。预告只能给对手以先下手为强的机会。按导弹按纽，只能是发生突然事件或是开发破坏力量均衡的先发必胜技术的一瞬间。这一瞬间，是没有预告便突然来临的。突然间便开始了，等你觉察到时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核战争。它比地震的不确定因素还要多，预知它是极其困难的。核战争是不可能有警报的。如果攻击能力还停留在给对方的警报系统留有开动余地的水平上，那么，双方就能够相互牵制了。方舟要在一个和平的日子里悄然启航。今天启航也没什么不可以。反正决断就是独断。千石小便回来了。

我从腰带上的小包里取出摇控操作盘，打开安全装置，按在红色按纽上的手指就要沉下去了。我期待着地下水流的变化，但把握很小。搞好了也许能靠自己的力量从恭桶里拔出腿来。

这是个没有举杯欢庆，悄然而孤独的下水典礼。我想，核战争也只能这样在开始之前便开始了，意识到现实大爆炸的人大都会死去，只有那些没听到爆破声的人才能活下来。

第二十四章

逃　　脱

闪光。无数条鞭子在皮肤裸露处抽打而过。首先，升降机口被炸，这样，靠海一侧的入口就毁掉了。轰鸣并不似想象般巨大。剧痛袭击着耳膜。亮光闪过，周围一片黑暗。停电了。虫贩子点着了打火机。微光反而使黑暗显得巨大无穷。只有拿着打火机的虫贩子的身影在石壁上摇晃，其他人连影子都没有。“红运动服”也停止了呻吟，即便仍在呻吟，由于耳鸣也无法听见。

接着，远处传来雷鸣般的轰响。交错而过的风的磨擦声。看来，我的计划终于成功了。

与爆炸声比起来，断断续续的蜂鸣器声是那般微弱。作为操纵者，我有义务首先发言。

“象是核爆炸！这信号是紧急警报！”

谁也没立即答话。

“是地震吧？”女人声音嘶哑地说“一定是地震。”

“要是地震，地面摇动也不大呀”大概是千石。

“虽然我不愿意这么想，但我认为是核爆炸。”我想让虫贩子替我撒这个谎。“这里是个自动封闭系统，一感知到核爆炸，

炸药便会自动封锁与外界联系的坑道。”

“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传感器，但还不能断言定是核爆炸。”虫贩子手中的打火机摇曳着粗大的火苗向我走过来。

“不是断定，我也只是说有可能。”

在室内和洞穴中，黑暗也有容积。壁橱大小的黑暗，则能使人心气平和，祛除恐怖。但随着容积的增大，黑暗就会变成恐怖把死者放入等身大的棺桶这一风俗，也许就是为了把死者从对巨大黑暗的不安中拯救出来，而把他用一个小黑暗包裹起来。我们只有七个人，可发出的声音却似几百条鱼挤在缺乏氧气的水槽中发出的喘息。

“我想知道这种可能性的根据。”虫贩子将油灯的火焰伸过来。“也许只是突然刮来一阵风扇的吧。锋面正在经过，是不是传感器过于敏感了？”

“我可没那么幼稚！”想到对手是以三寸不烂之舌自夸的虫贩子，我的舌头就越发萎缩了。“这可是微型电子计算机控制的，风压计设在山的南北两端，两端之差如在三分之一以上，则可以认为是局部的，能量也不大，用不着进行第二阶段检测，此外，还有压力持续时间，有没有热气流、温度上升曲线，当然还有放射线检验……仅仅是突然刮阵风？怎么可能……”

一束亮光照在坑道口处。副官肩上吊着个大灯。这是一种很有战斗素养的提灯方法，使对手只能辨清自己的下半身。

“对不起。”

他的声调毫无变化。我应该对他这坚韧的神经表示敬意。

“发生了紧急事故。可以认为有发生核爆炸的可能性。”虫贩子的回答与其说是否定，莫如说他更想肯定。“油灯的火焰中夹杂着火花，油好象快燃尽了。”从本质上说，核武器是先发制

人的武器。全面核战争是没有宣战的，现在这已是军事常识了。”

“我去拿灯来。”樱花摸索着走上石阶。

“这是放射能的气味吗？”是少年侦察兵的声音。

“蠢货，这只是火药味。”副官语调平板地一气说道“这叫硝烟味。男人闻到它就会兴致高涨。”

“放射能被隔在外面了。”千石对自己说道。

“有收音机吗？”副官用手掌拍了拍耳朵，他好象在肉体上受到很大冲击。

“广播电台不可能存在了吧。一百万级的爆炸会使五公里以内全部蒸发，十公里以内全变成玻璃片。”

“所以，收音机要是能接收到电波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万不可大意！这家伙不但疯狂，大脑反应也很敏捷。

“石壁这么厚，电波大概传不进来，有收音机也白费。”

“要知道是这样，船长，咱们可以赌个够。你的胆量也太小了。”虫贩子辩白似地对副官说“我和船长赌过，二十四小时之内能不能落下原子弹。”

“是五分钟以内。”

“一码事，这样一来，金钱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没有可赌的东西，想赌也没法赌了。”

“有哇！”副官抓住话题不放“女中学生不就是最高的赌金吗？”灯光掠过了望塔的胸墙，沿着洞顶在被破坏的升降口处停住。破坏力超出了我的想象，铁门的中心被炸坏，石块溢了出去，其形状很象日本高级点心。野狗们想必吓破了胆。灯光又移到蓝色尸体包上，上面落着好几个拳头大小的碎石块。如果不是尸体，他肯定会发出惨叫，或许会因此而死去。

突然，千石用拳头砸了一下手掌大叫道：

“这么说，我们活下来啦！”

灯灭了，樱花从阶梯上走下来。

“只是我们没死核战争就结束了吧。”女人困惑地答道。

“我们，活下来啦！”千石带着哭声抽着鼻涕。

“重要的是活下来之后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活下去。”副官用灯光抚摸了一下千石。“队长，请指示。”

“不过，我们活下来啦！”千石不断用脚踢着地。“外面那些家伙都见阎王啦！是吧，鼹鼠先生。”

“别嚷啦！真叫人头疼！”

尖锐清脆但没有棱角的打击声象是鼓声。如果是滴水声，地下水流便如我所愿发生了变化。我感到腿肚子里蚯蚓的蠕动在变化。这也许是心理作用，不可能这么快就有效果。

副官用灯照着走近“红运动服”。如果倒在最初那个位置，他也许会饱尝石弹，身受重伤。

“请原谅！”少年侦察兵发出近乎绝叫的喊声。

“他死了吗?”

“还活着。”

“坦白了吗?”

“没有。”

“侦察兵B！你忘记命令了吗？”就在副官举起加了铁蕊的扫帚的同时，虫贩子用职业性的流畅语调下达了命令。

“紧急命令!‘扫帚队’以班为单位,分担空气净化装置,交接班时间表随后制成。用脚踏式发电机为电池充电作业原则上全体参加。选拔有机工经验的人，作为突击工程重新组装发动机。对有各种技能的人都要登记，按技术类别制成名簿，指定负责人。”

不错,是水滴敲在汽油桶上的声音,连续三声,隔了一会儿,又是二声。终于出现水流变化的征兆了。

“重复一遍！”副官用扫帚把戳着少年侦察兵。

“重复不上来。”少年声音颤抖。

“命令必须全部复述一遍！”象是在责难少年，也象是在责难虫贩子。

打火机的火熄灭了。

“副官，走吧。”虫贩子先站起身来，向作业舱迈出脚步。“把俘虏作为主要使役人员带去。”

虫贩子似乎不想失去主导权，变得急躁起来。在樱花用灯光送他们照出的背影中，虫贩子紧紧握住微型枪把。他象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说：“船长，空气净化装置的过滤器安装好了吗？”

他是在虚张声势。我也虚张声势地回答道：“当然，那可是BG式三重冷却过滤器呀！”

“空着手的全体到作业舱集合。”

副官跟着虫贩子走去，象是追赶那群少年。“活下来啦……”千石也叨咕着随后追去。

“本来就空着手，还怎么再空？”

“不行！你不看着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女人撵走了不肯离去的樱花，用灯光给他照着脚下，然后，灯光沿着石壁爬上洞顶，照到了一个蜂群一样在动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蜂群，而是宽宽地漫延着泄下来的水幕。滴在汽油桶上的，只是从洞顶流过来的一少部分水滴。变化如此迅速，其影响波及到恭桶的时间便屈指可数了。

“渗水了……”女人用灯四处探照。“总是这样吗？汽油桶后

面都快能养金鱼了…… ”

渗水在加速，恭桶底部很快就受到了冲击。我的耳朵没听见，但脚听见了，很象高层建筑底下传来的电梯门声。调节阀大概马上就要反转了。

“ 趁着没湿，快把那边的东西给我捡起来吧。地图、船票、由布凯恰的盒子…… ”

“ 水能漫到这儿来吗？ ”

“ 大概会的。 ”

“ 这是巧克力吧？ ”

“ 是利久酒心巧克力。这可是喝啤酒的下酒菜，你感到很奇怪吧，可它味道不错…… ”

“ 怎么办 ?”女人捏着一块巧克力,不安地说“ 这样下去可怎么办！你的脚算什么，还是保住恭桶要紧！ ”

女人一只脚登在恭桶边上，把由布凯恰的盒子放回上面的架子。裙子边正好在我眼睛的位置上，而裸露的膝盖正好在我的唇边。

“ 别担心！ ” 我象小心翼翼地配火药一样屏住呼吸，象解开包着一年全部收入的红包一样，兴致勃勃地对她说：“ 这是撒谎！你别慌，冷静点听我说。哪儿也没落什么原子弹，是我撒的谎，根本没发生什么核爆炸！ ”

女人哑口无言，捏在她手里的利久酒心巧克力，无声地碎了。

“ 撒谎？你说的都是撒谎？爆炸是撒谎？ ”

“ 全是撒谎！刚才只是炸药爆炸了，你不是也帮忙了吗？把配电盘里的控制柄向上…… ”

“ 可是 ,为什么…… ”

“理由有二个。一是害怕。核战争还没开始就到了这种地步，我受不了。另一个是恭桶，也许这有点自私。我的脚……我已经有五分，不，七分绝望了，但和你商量过管子下面的阀……这是我最后一线希望了，地下水流发生变化，会对其结构产生影响吧。”

“结果怎么样？”

“有影响。你看，洞顶已经漏水了。”

“脚呢？”

“也和我希望的一样，感觉完全变了。”

“舒服点了吗？”

“虽然谈不上舒服。脚坐麻了，血液刚一畅通时比坐着的时候还难受。咳嗽时的难受劲儿也是这样。但脚被往下拖的感觉确实没有了。你要是帮我一把，大概能拔出来了。”

“这事得保密吧。”

“当然。他们要是知道把恭桶毁了，还不把我打个半死！”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呢？”

“因为，我们一起逃出去吧，逃到能看见天空的地方。”

“怎么逃？通路全被堵住了呀！”

“通路当然剩不下了，我有一条秘密通路！”

“在哪儿?”

“这当然是秘密。最近常说什么情报公开的原则，但撒谎在方便这一点上看，不是也有实用价值吗？在上面了望塔上的一号保险柜……我都向你挑明了。柜锁号码是1、1、1……打开保险柜里边的盖子就有一个通往市政府地下的暗道。”

“外面还是太平世界吗？”

“外面有天空！阴云密布的天空，夕阳残照的天空，蓝色的

天空，烟雾弥漫的天空…… ”

樱花借着钢笔式手电筒的微光，躲着脚边溅起的水花，象走在沼泽地里似地从作业舱回来了。

“ 你想找人帮忙，只能找他呀。 ”

“ 再没别人了吗？ ”

和他的脚步相反，樱花的语气异常轻快，让人感到他已经完全和“ 扫帚队 ”融为一体了。

“ 大家干得很出色！他们交替登着五台自行车，可大家干劲都很大。是女中学生搜索班吧，他们终于点着了七个供佛蜡烛似的小灯泡。即便如此，他们仍谈笑着猫发情似的话题。老年人实在有些肮脏。 ”

“ 船长说他的脚好象能拔出来了。 ”

女人只提恭桶，并不想提及通往市政府下面的暗道。我一时竟判断不出她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意思。

“ 为什么 ?”樱花的反应非常夸张“ 淤血倒流到他的脑袋里了吧，这怎么可能呢！ ”

“ 可以对他挑明真相吗？ ”

“ 什么 ?真相 ?”

女人无视我的意见。

“ 那边的气氛怎么样？得想办法让菰野和副官劲往一处使。他们有信心在这里干下去吗？ ”

“ 怎么说呢…… ”樱花用手搓着脸“ 会有办法的。吹捧人是个买卖活儿，这和卖马铃薯可不一样。他是不是得了那种躁郁病了，明明郁闷得很，可一会儿又欢闹不已。其实，即使你一动不动。人生的欢乐也会从肚脐进去，又从脑瓜盖跑掉的。有人说这种时候会发出闹时手表似的声音，真可笑！我倒不致于如

此，只要不再化了装到处躲避放债人就心满意足了。跟在我身后伺机害我的都是我过去的伙伴，因而我的心情十分沮丧。不过，我想我当不了直属船长管辖的备品管理室负责人，那里可是个很重要的独立要塞……

“有枪，有药，还有食品……”

“不，食品方面都归卖马铃薯的管。”

“但那里还有反坦克火箭炮吧。”

“那是菰野的玩具。我更喜欢那间作枪械库的会议室。我们也想要那样的办公室呀！桌子四周围着一圈带扶手的椅子……”

“你觉得菰野和副官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我想听你的意见。”樱花用一只手向我做了个恳求的手势。“你的脚要是拔出来，不就有两个指挥系统了吗？这可就复杂了。”

“大家都在为上厕所犯难吧。”

“现在在汽油桶那儿，将来怕是很伤脑筋。不过，船长的脚要是能拔出来不是很好吗？你还恋恋不舍地等什么？快出来吧！你一个人出不来我们帮你，用再喊些人来吗？”

“你一个人足够了。我在等着麻木消退呢。”

“麻木是叫人受不了，不过总算好了。事到如今我才说这句话，事实上，恭桶和船长的脚是尖锐对立的，对啦，《宝岛》里那个叫希尔巴的海盗头子就有一条假腿，很有风度，如果你真以船为重，可以学学他。”

“怎么拔好呢？”

“抓着我的肩！我象驴拉磨一样转转看。”

我上半身趴在樱花肌肉横生的肩上，肯定象一块被戳起来挂在树枝上的粘糕。樱花用嘴叼着钢笔手电筒开始转圈，女人

用另一个钢笔手电筒照着我的腿。脚上的皮，特别是小腿上的皮，被擦破了，似乎马上就要撕裂。但我的脚确实开始转动了，转了四分之一圈却毫无陷下去之感。

“进展顺利呀！肯定会把那帮家伙吓破胆。”

他的嘴被钢笔手电筒堵着，声音含混但很快活。我感到很内疚。如果能出来，我曾想只和她两个人逃出去，可眼了我却难于启齿了。樱花也应有这个权力。恭桶（如果不经过大规模的设计改造和施工）大概不能用了，我也打算从暗道逃走，如果这些事我都瞒着他弃之而去，将来我肯定会后悔不已，只要没有特别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想象的——我应该带他一起逃出去。

“不疼吗？”女人问道。她为什么不想把真相告诉樱花呢？

“多少疼点儿反倒好受些，可以缓解一点麻木。”

“上来三厘米了！加油！”

“奇怪！”樱花含着钢笔手电筒声音含糊地说“我想都没想过我竟然撇开世人自己活下来了！”

“你以为是撒谎？”

我怎么也沉默不下去了。这也许和女人的期待相反，也许不是。女人看看我，又看看樱花，只是歪着头左右撇了两下嘴唇。

“我为了去掉恭桶的压力引爆了炸药。”

“真是小题大作！”他不象是受到了很大震动。

“那么，你说的谎言，就是核爆炸啦？”

“是的，那是撒谎……”

“是吗，这事儿社会上常有。这回反着转转看，轻松多了吧！”

“好象超过四公分了！再加把劲儿。腿肚子从管子口里出来就没问题了。”

“好疼！”

“要慢一点儿吗？”

“没关系，只是膝关节受了点影响。”

“是吗……谎言？……这么说世界还是一切如故……”

“我们当然没有被封闭在这里，有一条暗道我一直没公开。”

“这么说，照以前什么也没有改变……我没事，你别客气，把体重再往我身上移一下。”

他过于冷静了。也许是超常的猜疑心在他感情上打上封印了吧。这不可能，应该说樱花是个稍有刺激就表现出过分反应的人。虫贩子也说过，唾液分泌多的人狂暴易怒，要提防他。或许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重大。也许是以魔术自傲的人有一种自尊心，他们对诡计的公开从不表示惊讶。

聚光性很强的手电筒光在作业船舱处一闪，有脚步声向这里走来。

“把灯关掉吧。”女人低语道。

“那样反而让他们怀疑，你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人影站在坑道口。渗出的水快涨到脚脖子了，所以他们好象不想从那儿下来。

灯光象灯塔一样旋转着舔着地面。除了里面五个装灯油的，三个装酒精的和二个每周换一次的饮水桶，十几个空桶都已经离开了原来排列的地方，开始倾斜着向靠海岸一侧的石壁漂去。地面大概在向那边倾斜。蓝色塑料苫布包底部浸在水里，依旧停在原位。强迫这个讨厌洗澡的人浸在水里，他也许正在悔恨现在死去了。我即使理解他也不想帮助他，也无心帮他，我感

到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孤独的人。光旋转着捕捉到了我们。

“渗了这么多水！你们在干什么？”是虫贩子。但他似乎并不想追问下去，大概是对负责我的事感到麻烦。“点名的结果说明我们的运气不错。十分之七的队员隔在了封锁线以内。不过，可把我们忙坏了。过去没用过的地方减少了，所以搜索方法也有必要改一下。现在正用集音传声器彻底搜索呢。我们还打算把石壁切削一下。船长，能再坚持一下吗？再忍一会儿就好了。要吃的、喝的尽管告诉我，不用客气。尸体还没臭吧。”

“外面怎么样了？”樱花什么也不知道似地问道。

“现在正下玻璃粉和放射物质雨吧。真的，船长，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尽管说。”

他说完话，灯光便飞过洞顶。虫贩子回去了。樱花没有出卖我，看来他并没有无视事情的严重性。

“腿肚子现在好象能拔出来了。”

女人用灯往恭桶里照着，把手指插进管子和腿肚子之间。我没有感觉。

“嗯，好象有一指宽的间隙了。”

以后的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我扶着他俩的肩，一下子就把身体竖着提了起来。与此同时，水从管子底下喷了上来。我逃脱出来大概借助了下面加压的力量。但是，这个恭桶已不再是恭桶了。在我的想象中，脚已是血肉模糊了，但实际并没有这么严重，只是脚脖子和脚背蹭破了皮，几乎没有外伤，但整个脚肿成紫红色，看起来象是涂了神社纪念图章印油，以便领取重伤担保书。仔细看来，被锁锁过的疤痕上渗出的点点血迹，就象撒上了粗粗磨过的胡椒，暂时还无法穿鞋。关节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如果麻木退去，走路不会有什么防碍，我整个身体

太疲劳了。我坐在百科事典上，决定等脚心恢复感觉，脚脖子痉挛好了之后，再把脚从恭桶里拿出来。

“这回可得救了！刚才还卡在里面呢。”

“是吗……原来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啊……这哪是什么活下来呀……”

我用脚尖站在恭桶里，忍耐着裸露的神经被风吹打般的麻木，做着脚脖子屈伸运动。

“你真是个怪人！你还懊悔什么，那帮家伙不值得你恋恋不舍！”

“这些老头子的确有些肮脏，他们眉毛长长的，鼻毛也长出来了，下巴上堆着河马似的皱纹……算了，外表上的东西就别去计较了，但他们那种自以为什么都懂的悲惨的愚钝都令人难以容忍。”

“决定了就走吧。再磨蹭一会儿，他们又该来喊我了。”

“是啊，材料管理员可是个大忙人啊！”女人笑着在我身旁做了个跳马姿势。

我把手搭在女人肩上，用右脚站着，把左脚从恭桶里拔出来，踩在地上。没感到痛疼，股关节和膝关节也能按我的意志转动。我的脚外表象个烂茄子，可里面似乎并不痛。我小心翼翼地把身体重心移到左脚上，顿时天旋地转，还没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胳膊和肩膀便一阵剧痛，脸已浸在地上的水中。看来左脚的感觉还没有恢复。樱花和女人把我抱了起来。

“我背你！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出了恭桶就得争分夺秒啦。”

的确如此，他们要是知道我从恭桶里拔出了脚，我便很难找到逃跑机会了。为了减轻樱花的负担，我把右脚踩在地面上，

手臂挽住他的脖子。樱花摇摇晃晃地大声说：“你有多少公斤啊！真够劲儿！”

女人紧接着说：“把照像机带走吧，我给你拿来。”

“有一台拿出来了，连旁边的铝盒一起拿来吧，够沉的……求你顺便把由布凯恰也拿着。”

外面的吉普车里肯定还有几十个卖剩下的由布凯恰，但我总觉得那些和这只不一样，不是自己挑的由布凯恰，我是无法接受的。

“有件事我很担心……”樱花喘着粗气说：“渗水会不会把整个洞窟都淹没？”

“从地形来看，水最多能淹到地面三十厘米的地方。我想作业船舱没问题。”

“比这里低的地方呢？”

“有的地方就会成为大水漫到洞顶的游泳池了。”

“如果女中学生真的站在什么地方，那就有可能被水赶出来让他们抓住吧？”

这件事我从没想过。的确有那种可能。他们会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呢？副官说过女中学生是一张濡湿的纸，这句话牢牢粘在我的脑子上不肯离去。我想这事是不能的，但如果在这个假方舟中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抑或十年以上，这些坚信此处便是整个世界的人们肯定会编织出新的日日夜夜的……

女人追到了保险柜前。

“好沉啊。摄影不只是照像，还是体力劳动呢。”

“是啊，让你调教跳蚤耍杂技你也会闪了腰吧。”樱花用手背擦一把下巴上的汗抹在裤子上。

NO · 1保险柜门上的标签写着：易燃性溶剂，各种车床刀

具，橡皮作业围裙，红外线干燥灯，加工用玻璃原料，各种耐水砂纸、各种衬垫、填充材料、铝棱棒、耐热颜料。这些煞有介事的材料和工具名字罗列起来，几乎没有人会感到需要它，也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而且不会引起怀疑。无论是多么欲壑难填的小偷，也会避开向这个保险柜号码锁做徒劳无益的挑战。

向右1……向左1……向右1……

实际上，里面装的东西和门上标示的几乎一致。但里面的包装箱里装的东西很少，有的还是空的。这是为了减轻整体重量，但尽管如此，也没有轻到令人生疑的程度。保险柜顶棚，安着钢轨，摘下挂钩，就能把货架子和东西一起拉出来，原封不动地向保险柜门的相反方向打开。这个架子便起着秘密门的作用。

摘下保险柜里面的挡板，便迎面吹来潮湿的风，令人想到鱼市仓库。樱花的钢笔手电筒照出了宽六十五厘米，高八十厘米的暗道口轮廓。樱花哼哼道：

“我还真被这东西骗了！”

“也许你预感到这里有个暗道吧。”

“通向哪里？”

“说是市政府地下。”女人替我答道。我很兴奋，象是看到了漫长隧道尽头的亮光。

“安全吗？”

“没问题！核爆炸是虚构的，引爆前我还把这条路的导线接点摘了下来。走吧，现在磨蹭不得，要是被他发觉可就没戏了。”

“菰野发觉我们逃跑了会怎么样呢？”女人缩了一下脖子，

不禁笑了出来。

“没关系，他们优先寻找女中学生。”樱花吹毛求疵地用手在保险柜门上到处摸着。

“我也是女的呀！”

“你是有名的射击家，谁敢动你？”

“这是什么意思！一起逃跑吧！”

“我可怎么办……”

“没有考虑余地了！你不也讨厌那帮老头儿吗？”

“可是，怎么说好呢……”樱花咬着下嘴唇离开了保险柜。这时，从作业船舱传来一阵不规则的击掌打拍子的回声般的声音，过一会儿又渐渐远去了、象不断打在屋檐上的雨声。

“外面的世界依然如故。核战争也是信口雌黄的谎言。既然知道是撒谎怎么能在这里呆下去呢？”

“可是，如果你认为是真的，它也就象真的了。你不是也说过吗，核战争早晚会成为现实，核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三人在黑暗中一起倾耳侧听，虽然听不清内容，却听得出虫贩子在发号施令，千石在大笑，还有惨叫。樱花接着说：“我在哪儿都无所谓，再在这里呆一段时间也……”

“神经病！”我看着女人，请求她帮我说话。“不管你的射击多么有名，你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不睡觉……”

“是啊，这里的空气太恶劣了。”女人含混的声音透着踌躇。

“岂止是空气，这里没有天空，没有昼夜之分，连照片都拍不了……”

“要出去的话，最好快点儿。

女人左右撇了撇嘴唇，歪着头看看我，又看看樱花。他真是个怪人！他在犹豫什么呢？

“走吧，没工夫扯皮了！”

“不…… 还是再斟酌一下吧。在哪里如何生活，重新改变并不一定比原来好。而且，樱花本来就是明知是撒谎还要在人前强颜欢笑的呀。”

“好吧，那就把菰野叫来。”我知道这是个轻率的提议，但我不能对他俩坐视不救。“我跟他说。”

“还是别喊他，其结果只能是让他生气，说你多管闲事。”

“是啊，如果他相信那是真的，也许还是让他那样相信着是幸福的。”女人嘟囔道。

“我们和谎言也是性情相投的呀，因为是樱花嘛。”

他们如此固执己见，只好随他去了。我感谢他帮我拔脚之恩，感到有义务为他提逃脱机会。但我可能带不走女人了。我最初希望和她两个人逃跑，如果没有樱花的干涉，她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告诉樱花有一条暗道的是我，她是一直缄口不言的。

“你至少得让她自由些呀。”

“她是自由的呀！你可别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啊，自由的……”樱花的声音逗人发笑，女人迟疑地点点头。“这事就这样吧。你知道樱花的语源吗？‘徒赏樱花’，……意思就是看樱花不用花钱。”

他似乎不想再叫我船长了。也好，我把开关操作盘递给樱花，说完该说的话，也就尽完义务了。

“吉普车钥匙还插在车上吗？”

樱花点头接过了操作盘。

“是的，还在车上……”

“你就这样看着我逃走，他们一定不会轻饶你！”

“我……有可能……”

“你怎么说才能推托过去呢？菰野暂且不说，副官可不好对付啊！”

“我就说你泡得象药蒻一样稀软，被恭桶吞进去了。”

“他们会相信吗？”

“会信的。好，你走吧……我来照顾船，虽然我没信心肩负重任。好不容易才起锚，就这样沉没太可惜了。”

“真可惜呀，靠下面的三册百科事典浸在水里了。”女人将照像机套放在保险柜下面，用脚尖往里踢了踢。我想跟在她后面，结果绊在她的脚上，向前摔去，我顺势把她推进了保险柜，看起来象是倒在了她的身上。她为这点小事还感到羞怯，以后便不难想象了。只有我们俩的漫长的隧道之旅。天亮之前，我们必须以体温相互温暖着，去抵御寒冷和黑暗。但是，我的双肩被保险柜卡住，上半身倾斜着悬了起来。我肩宽四十三厘米，保险柜宽三十八厘米，不侧身子是过不去的。

“坚持住！”樱花脸上渗出一丝苦笑，揪一下我的左肩，推一下右肩，使我的身体旋转了九十度。

我的脚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我感到自己在向右倒去，但无法保持平衡，女人从我腰下挤了过去。樱花为什么把钢笔手电筒关掉了呢？我倒下的同时，抓住了女人的裙子边。我的衬衫后背发出破裂声，好象有两个纽扣被扯掉了。保险柜里面修得很粗糙，但我肚子上的脂肪也是太厚了。肋骨撞在照像机盒上，发出捣粘糕似的声音。巨痛直冲膝盖和脖子，比挨撞的地方还疼。有人抓住脚脖子推了我一下。我知道自己和照像机盒

一起滑倒在地。一个东西掉在腰上，是鞋。女人在哪儿呢？我明明抓住了她的裙子，但却不知她的下落。

“一路保重……”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保险柜货架子的移动声。接着便是关门的铁板声。我抓着裙子的胳膊运足了力气，她倒了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只有裙子毫无抵抗地留在了我的手里。她大概是把裙子脱了。这真是个悲惨的结局！就在这一瞬之前，我才意识到这不是裙子，而是橡皮作业围裙。这种错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是自由的。她是以自己的自由把自己关在里面的。被关起来的，或许是我吧。我抱着盒子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她就在离这里几米以外的地方，睁着她那双即使讨厌也不能不使人相信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暗中的什么地方。但是，这段距离究竟有多长，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试着站起来，但马上又摔倒了。我把鞋带系起来挂在脖子上，拖着照像机盒，用两只手和一只膝盖向前爬去。

第 二 十 五 章

透明 的街道

过了很长时间。途中，我好象睡过去几次。麻木消散了，膝盖感觉复苏了，但到达市政府地下时，已是黎明。等开始有人进出，我就出去。

久违的透明阳光染红了街道。北来的自行车流驶向鱼河岸，南来的上班人流与自行车流交错而过，急匆匆走向火车站，人声鼎沸了。一辆印有‘ 活鱼 ’字样的卡车飘着小旗,旗上写着‘ 鱼命如泰山，人命如鸿毛。 ” 另一辆卡车在等信号，车厢上写着 “ 我凋谢了，樱花开时，爱将吐艳。 ” 我面对着市政府大楼镶着黑色玻璃的墙壁，架好照像机，拧上二十四毫米广角镜头，想为自己拍一张街道纪念相。可是一切都太透明了。不仅阳光，连人也是透明的。透明人的对面，街道仍是透明的。难道我也那么透明吗？我在眼前张开手。透过手，我看到了街道。回头看时，仍是透明的街道。整个街道都活生生地死去了。

谁能活下来呢？谁活下来了呢？我已经决定停止思考了。

编　后　记

近几年，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被大量迻译进来，形成强大冲击波，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和欢迎。然而，对日本现代派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则较为鲜见。现在能读到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中译本，确实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安部公房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幼年随父移居中国东北，在沈阳读完小学和中学。异国他乡的长期生活与日本投降后的坎坷遭遇，加之耽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作品，使安部公房在思想上形成了有如沙漠般的荒凉感和孤独感，在创作上大胆引进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表现形式。迄今已有十几部小说、剧本问世。发表于1951年的《墙壁》曾获第二十五届芥川文学奖；出版于1962年的长篇杰作《沙之女》经他自己改编成电影，获戛纳电影节奖。这部《樱花号方舟》一经出版便轰动日本文坛，被评论家交口赞誉。

这部小说成功地运用了现代诸流派的艺术手法，把不可思议的幻想情景和非常逼真的生活细节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日本当代社会的一种形而上的现实。所谓形而上，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指一种处在具体事物之上并且起支配作用的本体。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亦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形而上在现代派文学中表现为一种高于现象世界的抽象本质，一种

支配着生活真实的最高真实。在《樱花号方舟》中，什么是形而上的现实呢？

虫贩子贩卖的由布凯恰，是一种属鞘翅目的昆虫，靠发达的触角转动身体，从早到晚吃自己的粪，头部总是指向太阳，可当钟表使用。这种无论移动多少次，也只是原地循环的完美封锁性系统，无疑是隐喻人类固守地盘、城池化发展的倾向，含有拯救人类于敌意与不安之中的某种启示。小说形象地探讨了钟表虫的生存方式与人类生存方式的相似之处，以及两者存在着的荒谬而内在的联系，因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猪突率领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每夜身着制服，合着扫帚的节奏，唱着伪满时代的军歌，在路灯下爬行着蜈蚣般的影子。这个老人“扫帚队”声称要净化城市、净化人类和精神，其实目标是侵占他人住所，追逐女中学生。然而，“扫帚队”上了报纸地方版，得到了众多人的响应。也许这不是日本当今社会的真实状况，但从形而上意义来说，“扫帚队”象征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精神废墟和统治着现实世界的邪恶而疯狂的存在。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鼹鼠惨淡经营了三年的废石矿。他把它当作防备核战争的掩蔽壕，贮藏了大量的粮食、饮料、燃料、武器，以及一系列现代化的装置，更为绝妙的是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巨大恭桶。他把掩蔽壕想象为诺亚方舟，一旦发生核战争，这艘巨船便立即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启碇远航以求生存。他招募三个船员，使一向宁静的洞穴骚动不安，船员之间相互猜忌，以出卖各自的隐私为共处条件，并且为女人争风吃醋。老人“扫帚队”和少年“猪肉火锅”两个集团的侵入，废石矿遂成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战场，身为主人的鼹鼠只得仓皇出逃。在这里，方舟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作为真实的防范

设施，废石矿怎么能够防御核战争呢？因而它是一切徒劳无益的反抗的悲剧性工具。作为幻想的产物，它又是人类解脱苦难、寻求活路的希望所在。作为人物的活动场，它隐喻一种“偶然性”，不仅船长是偶然陷入废石矿，几个船员也是偶然得到船票而上船。作为哲学现象，方舟中人互为掣肘，每个人都有一条尾巴被他人捏在手心，如同萨特的《禁闭》，因此它又是妨碍自由的存在。很显然，方舟不是一种实际的东西，它是现象世界之上凌驾于日本社会的形而上现实，尴尬而荒谬。

然而，毫无疑义，《樱花号方舟》不能不打上日本战后生活的烙印。两次世界大战，核恐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使安部公房感到了人的孤独和人在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在文学作品里借助怪异荒诞的东西来分解日常生活现象，表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动荡与冷酷。他把对世界未来的不可知和社会的失望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形象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痛苦，即威胁感。这种威胁感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没有。从表层意义看，核恐怖本身就足以构成对人的精神上心灵上的压迫感。大自然、世界、地球与人均濒于危机，也许两个月、两年，也许明天乃至十秒钟之内，比地震、火山爆发还不确定。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人惶惶不安，宛如死亡的阴影尾随在人身后或者等候在人的前面，说不定什么时候来那么一下，一切都归于热寂。假如进一步从深层意义看呢？弥漫着的威胁感似乎不单是甚至主要不是来自核恐怖，而是社会的精神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每时每刻窒息着每个个体存在，正如鼹鼠听说：“核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置身废石矿中的人，哪一个哪一刻不是提心吊胆地活着？怕狗吠，怕‘扫帚队’的跟踪，怕‘猪肉火锅”的闯入，连石壁上一滴干燥的水声也会使他们大惊失色，

时刻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而船员之间呢，也早把核爆炸抛到九霄云外，钩心斗角，相互防范。通过这些，小说表现了这个深刻思想：人在陌生环境里的威胁感与压迫感来自人本身。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人是唯一使毁灭得以发生的存在……毁灭本质上是人的事情，正是人通过地震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城市，通过风暴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船只。"这一惊人命题，不是可以作为《樱花号方舟》中威胁感的最精确的概括么？

诚然，这双重的威胁感使人们喘不过气来，陷入绝望处境。而人这个高级动物是不能忍受没有前途的迷路的。安部公房悲哀而幽默地寻求解脱，痛苦而绝望地寻找出路。在他早期作品《墙壁》中，就借用了诺亚方舟的典故。而这部长篇，他索性以方舟为名，让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在其中展开，描绘一条幻想性的出路。

这条出路是容易走通的么？也许本身就是半截死胡同。猪突就失败了。他妄想侵占方舟，但他活着就进不来，只能以尸体的形式折叠着进入。鼹鼠建造了方舟也颇不妙，无端端掉进恭桶无法自救，同时受到"扫帚队"的威胁。废石矿不真如他想象的是方舟，可度人于苦海。它是这样不安全、不稳定，充满了无法理解的敌对气氛。那么只好毁坏恭桶，抛弃向以生存的方式，寻找外界天空吧。可是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一切都是透明的，街道、物体、人与自己，宛如跑了光的照片，一切都陷入空白和虚无，叫人不可思议和无所适从。

我们再重温其他事件和其他人物，其中学开展的荒唐的生存比赛，"扫帚队"影子副官搞的'谁值得活下去'的裁判活动，虫贩子贩卖"希望"，男女樱花继承船长的事业，等等。不论形式如何，手段如何，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骗局

是实情是无所谓是荒诞不经，归根结底，无不是为了生存，希望活下去。可是，“谁能活下来呢？谁活下来了呢？”不知结局，没有答案，命运难卜，仍旧是一种绝望。但哲学意义上的绝望乃是希望的一种表现形式。鲁迅先生多次引用裴多菲的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存在于绝望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充满深刻的危机中，以绝望的方式寻求希望是安部公房贯穿全书的又一主旨。这个主旨深化了威胁意识，也冲淡了威胁感，从而使作品露出微茫的亮色。

最后，简略地分析一下小说中的人物。要想找到如同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中至善至美天使一般的人物，我们肯定是会大失所望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象猪猡一样遭到杀戮，人们崇高的信念和感情受到利用和嘲弄。安部公房也和其他现代派作家一样，用另一种目光来审视世界和人生。所表现的世界是荒诞的世界，所描写的人是丑陋的人。

主人公猪，又名鼹鼠,如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葛里高尔，已异化为非人。动物的鼹鼠白天藏身地穴，夜晚出来活动；人物的鼹鼠生存方式也差不了多少。他有猪的身材，猪的迟钝，也有猪的孤独感，灵魂深处有一个猪的王国。他没有由布凯恰的生态系统，却患有由布凯恰似的堡垒愿望症，自我囚禁，尤爱坐在恭桶上原地不动地周游全国。与其说他营造方舟是为了防御核战争，毋宁说这是他企图与世隔绝、以自我封闭系统来改变境况的一种生存方式。一旦他人加入，啄破了他坚固的自我外壳，他也或多或少暴露了猪突式的人性恶，自封船长，向往权力，玩弄女性，终于使方舟成为“苍蝇竞血脏脏地”。最后他的逃走，乃是由布凯恰式的理想的幻灭。

虫贩子贩卖由布凯恰近于叶公好龙。他并不认同钟表虫的生存之道，恰恰相反，是个地地道道的具有扩张倾向与攻击性的家伙。开始受雇于船长时，他装得很老实，殷勤，事事站在船长的立场说话。能言善辩与拍马逢迎，取得了船长的信任。在代表船长和男樱花一起同猪突的交涉中，他生意人的行径与野心家的面目原形毕露。心里总在算计别人，又怀疑自己被人算计，因此一上来就枪杀了猪突。猪突尸骨尚温，便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收编了“扫帚队”,自任队长,发号施令。可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成为一个冷酷残暴不亚于猪突的不正常人。柏拉图在《法律篇》里说“:人是一种驯化或文明化了的动物。’虫贩子的形象，不是证明了只要条件发生变化，剥掉了文明的涂料之后，人的本色就显出了黑暗的动物性的东西吗？

饶有趣味的是男女樱花形象。这两个演双簧以鼓起顾客购买欲的摊贩伙伴，关系暧昧，象路人般的夫妻，如夫妻般的路人，友好亲密，又互相揭短，背地里都说对方患了癌症，只能活半年。是有一人撒谎，还是二人都撒谎？抑或他们讲的是真话，两人都得了癌症？到了也是个谜。男樱花头脑灵活，虽也有过罪恶，但比虫贩子有人性，后来尚能营救船长。女樱花算得上一位开放的现代女性，对什么都无所谓，让人挑逗也挑逗他人。骨子里冷漠多于热情，抑郁胜过开朗。当船长告诉他俩核爆炸是谎言，劝他们一起逃走时，男樱花尽管很讨厌虫贩子那一伙，明白呆下去毫无意义，但仍坚持留下来照顾方舟。女樱花早就厌恶这里空气浑浊，渴望见到天空，然而她在最后的一刹那也不走了，以她自己的自由把自己关在了里面。知道了骗局，又深恶其处境，而且渴望见到外面的世界，却仍然呆在其中，维持现状，继续下去。男女樱花的这种命运与希腊神话

中的西西弗、中国传说中的吴刚何其相似乃尔！西西弗明知巨石在到达山顶的一瞬间又滚下山脚，依然千万次地重复一个动作，往山顶搬动巨石。吴刚清楚他锯开的桂树须臾之间又合拢，仍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锯着。他们的悲剧力量就在于用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意义和永无效果的事情，而且正视这种存在。加缪认为，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我们是否可以说，男女樱花也是荒谬意义上的英雄呢？

总之，《樱花号方舟》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颇多借鉴之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根据自己肤浅的理解，写下这点编后感想，聊作引玉之砖。倘若广大读者能对这部作品产生浓厚兴趣，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水　舟

1987年10月